
武俠世界
生死判
(仗劍走江湖故事之二)伴霞樓主·新著
生死判，不但判生死，邪惡之徒的生死不但操在她手中，無數名門正派的命運，亦決於她的判上，而她，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較之上集，更見驚險奇詭。
$3.00
1005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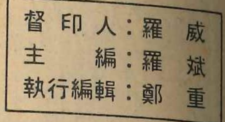
今期巨型小說是伴霞樓主的仗劍走江湖傳奇故事「生死判」。是篇情節內容，均賡續數期前刋出的「醉芙蓉」發展下去，題材結構，緊湊曲折，峯廻路轉，哀艷感人！主角中的她，是個身世飄零、來歷不明的棄嬰，自小由一個終日沉迷醉鄉的和尚所收養……她有貌若天仙的姿容，有驚世駭俗之絕世武功，但她却自幼妖嬈過市，倏忽又冷若冰霜，耐人尋味，難於蠡測，她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孩，請萬勿錯過今期的刋出。

＊＊　＊＊　＊＊

長篇故事「八仙鬥八魔」，是東南亞名家諸葛青雲的得意傑作，莊諧並重，緊張刺激，主角人物，車載斛量，他們每一位都具有「八仙」人物的特出性格，維肖維妙，令人發笑，要看一部既輕鬆而又刺激、絕不冷場的正宗武俠巨著，編者敢以絕對保証，是篇不會令你失望，可有廻味再三閱讀之感。

＊＊　＊＊　＊＊

我們自從增厚篇幅後，內容更見精采充實，本刋每期都特選一部題材不同，新穎超凡的大型故事刋出，下期是由馬雲担綱執筆特警故事「殺人狂」。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威

武俠世界

第100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穆宗長慶四年，西元七六八—八二四）

韓愈，字退之，河南南陽鄧州人。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愈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任監察御史，上言論宮市，貶陽山令。愈才高數黜官，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中書舍人。裴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平元濟有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切諫，憲宗大怒，欲殺愈，賴裴度等營救，得不死，乃貶為潮州刺史，有名之驅鱷魚文，即著於斯時。愈以六朝以来，文章專重詞藻，不能載道，始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一改過去頹靡之風，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是也。當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李符桐敬撰

林麗華拜書

江湖傳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生死判

迷霧矇影　古剎顯靈魂

雨，仍在淅淅瀝瀝的下着，姜問天更清醒了。

這是甚麼地方？他清醒得甚至辨得出那是簷前的雨聲，不是蕭蕭雨，也沒有凄凄風，那雨聲淅淅瀝瀝，點點滴滴，分明是從簷上滴落下來的。

那麼，他不是在崖下的野地裏，而是在屋中。

可不是更清醒了麼，他連身在崖下的野地，也記憶起來了，他記得，在那崖下的野地裏，亂石堆中，如織的雨絲裏，他又再次暈厥過去了，暈倒在那堆肉泥的傍邊。

那恐怖的景象更清晰地重現在眼前了，雖然黑暗中，他的眼睛閉得那麼緊，但也驅除不了那恐怖的景象，那頭顱不但破碎得不能辨認，且有一半埋進那胸膛裏，血肉模糊的再也分辨不出四肢來，但不用辨認，也知道那是醉芙蓉，因爲散落的肉泥上，崖壁的枯樹枝上，醉芙蓉破裂的衣衫碎片，在風雨裏飄揚，只要見過醉芙蓉的人，任誰也知是醉芙蓉，不但粉身碎骨，而且成了肉泥，那混和着血的泥水，亦把一些衣物碎片漂浮起來，更像那些死者血泊裏漂浮起來的血芙蓉啊！

也就在那一瞬間，他又再次暈厥了，像死去一般，倒在混和着醉芙蓉鮮血的血泥裏，就此不醒人事。

但這是甚麼地方啊？他站起來了，也完全回復了知覺，只不過疲憊不堪，非是不能動彈，而是疲憊得不想動彈，雖然如此，也知道是身在遮蔽着風雨的房子裏，但却不是躺在床上，他感覺得出，身下是亂草。

這必是有人發現了他，在他失去知覺之時，把他救到這屋子裏來，一定很久很久了，他也一定昏了很久很久，因爲身上的衣衫已乾了。

姜問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連嘆氣也是有氣無力的，甚麼人救他啊，他要是就那麼瞑了目，那倒好，他還有何顏面活在世上，他竟然也誤會醉芙蓉是殺人兇手。痛恨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若不是無意間得知其眞象，若是早一些遇上她，她也許會死在他劍下，而是粉身碎骨在那崖下了。

他怎會不愧死，既已知道兇手另有其人，枉他練了那應多年的功夫，枉他自以爲英雄了得，竟然眼看着人家把她逼死，竟不能相助相救，豈祇愧對死去的醉芙蓉，更有何面目活着再見他的鬍子叔叔。

爲何他不就那麼死了去，救他來此的人是誰？這人爲何要救他啊。

他眞恨，恨得咬起牙來，但話又說回來，在他第一次昏厥過去之前，他那是動彈不得，而且出聲不得，眼看醉芙蓉被那麼多人逼得躍落崖下，心下一急，就暈了過去，急怒攻心而昏迷，是以倒還很快就醒了，可不是奇怪麼，他連滾帶爬，才發覺臀上腿上，漸漸有勁了，他終於站得起身來了。

可是雨水把他一淋，解了他所中的毒麼，他連奔帶滾，奔到崖下，下面再也無人了，那雨下得那麼大，旣然大顆兒眼見醉芙蓉已粉身碎骨，便有天大的仇恨，也該消了，是必已走得乾乾淨淨，一個人影也不見，只有那血泥模糊了的肢體，不，那能辨得出肢體來，是眞眞正正的肉和泥，再者，就是那血水漂浮的，像芙蓉樣的衣衫碎片，和飄揚在樹枝上的破碎衣片。

不不！他把眼大睜開來，他受不了，因爲他一閉上眼，那崖下的慘象就出現在他眼前。

雨夜雖無星月，但姜問天內功已有相當造詣，何況在黑暗中已久了，是以那周遭兒還能糢糊可辨，他明白了，原來他是躺在一座破廟中，分明是在殿中，因爲隱約可見左後面的神龕，左前面殿牆缺了一角，也能看到顯現出來的天空，天上雖然陰雲密佈，可還不是漆黑。

咦！脚頭下方，一堆灰燼上，還可見到乍隱乍現的火紅閃爍，旣是他未醒之前，救他的人曾在脚下已生起火來，不怪他那濕透了的衣衫，竟會乾爽了。

當眞是甚麼人救了他？救他來此不說，還替他烤乾了衣衫，他手觸着的是甚麼呢？

敢情是他那頂儒巾，人家竟連儒巾也替他烤乾了，啊！下面還有衣衫，是烤乾了，摺疊起來的他的外衫。

姜問天一時怔住了，再不是埋怨救他的這人了，而是在想：「這人救了我，救到此地來，人家救人救徹，替我烤乾衣衫，也還罷了，怎連頭巾也替他烤乾，烤乾了的衣衫，竟恁地整整齊齊地摺疊起來？除非這是個女人，女人家習慣成了自然。



咦！那頭巾，那衣衫，乾爽得很，若然巾上衣上仍有血泥，豈會這麼乾爽？難道這人還替他洗淨了？

他心下又感激又好奇，這人端的是甚麼人？

忽然，身邊有人說道：「醒了麼？我算計你也該醒來了。」

那人打了個呵欠，好年輕的聲音，那麼是個少年了，隱約見他坐了起來，原來就躺在他近身傍邊，適才若是翻一個身，一定也會碰到他。

「這位兄弟，」姜問天說：「是你救我來這裏的麼？倒辛苦你了。」說着，已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那人顯然一怔，但沒說甚麼，走去撥了撥火，自言自語道：「火熄了，我竟也不曉得，不料我已睡着了，糟糕，沒枯枝了，這時節，林子裏原也沒有多少枯枝可拾的，又下了這一場雨，這破廟的門窗也沒了。」

姜問天道：「兄弟，其實也不冷，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了，天快亮了吧？」

時間，對他來說，有何意義，他不過無話找話說，一面打量那人。

可不是個少年麼，頭髮在頭頂挽了個髻，灰燼雖不能復燃，但被他一撥弄，被殿角透進來的夜風一吹，那火紅的亮度也大了，把殿中也照亮了，只不過那少年並未轉過身來，只覺少年的衣衫倒也不俗，不像是個鄉下人家的少年。

那少年嘆了一聲，說：「你這人……眞不知好歹，我把你救到這裏來，又爲你烤乾了衣衫，你竟不多謝一聲。」

姜問天嘆了口氣，說：「可是我無禮了，只不過，兄弟，若是你不救我，我倒……倒更感謝你，啊！咦！」

他啊一聲，一怔之下，又咦了一聲，少年原來在撥弄灰燼，背對着他的，聽他這麼一說，不禁愕然轉頭，也是一怔，但姜問天一聲咦！少年回過頭去也更快，又垂頭撥弄起那餘燼來。

姜問天又嘆了口氣，他竟以爲這少年也像醉芙蓉了，他念念不忘醉芙蓉，只要一閉眼，醉芙蓉的花般容，月般貌也會立即浮現在眼前，這少年清秀些，罷了，他竟然以爲像醉芙蓉，只怕這時驀然間見到的人，他都會以爲像醉芙蓉，何況餘燼不亮，面對面也只能僅見面，又何況不過匆匆一瞥。

當然不是醉芙蓉，當然也不是眞像，何況男女有別，何況醉芙蓉罕見的美。

「這麼說……」少年頓一頓，才又繼續說道：「我救你，倒有不是了，喂，你這人……怎麼老是唉聲嘆氣。」

他這麼一問，姜問天倒嘆多了一口氣，道：「兄弟，你眞好，在你面前，我眞慚愧死了，眞不如死了倒好。」

「這不奇了，」少年說：「你死不死，和我有什麼相干。」

「因爲我更加慚愧，兄弟，你說相干，問得好。」姜問天又嘆氣，道：「你對我這個不相識，也毫不相干的人，竟也不嫌我一身泥污血污，見義勇爲，我不知這

裏距那崖下有多遠，但再近些，把我扛到這裏來，也要費些力氣，而我，眼看着人家被逼躍落崖下，粉身碎骨而死，我却不能相助相救，兄弟，那怎麼不愧死了，眞不如兄弟你沒救我，閉上了的眼睛再也不睜開來，死了倒好，因爲活着，我會慚愧終生。」

「你眞那麼愛她？她死了，你也不想活了，要殉情而死……啊不……」少年說：「我是問，她是你的甚麼人，我是說，那個死的人？」

「不不……」姜問天連連搖手說。

「不愛她？那麼你……」

「不不……」姜問天肅容搖搖頭，搖手，加多了一聲嘆息。

愛也不是，說不愛，他又搖頭，可不奇了，少年不覺又轉過頭來看他。

姜問天道：「那怎麼不愛她，兄弟，你是沒見過她，你不曉得，她眞是天姿國色，絕世無雙，我要不愛她，要不是一見就愛上她，我也不會一直跟在她身後！」

「你一直跟在她身後？你……」

姜問天道：「打從在長安，初相遇，我就一直跟在她身後。」

少年忽然哼了一聲，他那半側過來的臉兒，又迅速轉過了，說：「原來你也是個……好色之徒。」

姜問天正容道：「不然，兄弟，你錯了，聖人尙且有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夢寐轉側，這就是食色性也，兄弟，你年輕，還不懂得，那好色與淫，可大大有別，所謂君子好色而不淫，淫才是萬惡之首，好色而慕少艾，而止乎禮，則性也，性者，天性也，天性與生俱來，是以聖賢尙且不以好色爲非，且歌好逑之文章啊！」

少年也噗嗤一聲，是他强忍住了，才沒笑出聲來，道：「雖然酸的，不過說來倒也有點兒道理，怎不說下去啊？」

姜問天道：「當眞……奇怪，你說殉情，說我愛她，當眞你怎會曉得那那……她是個女人？」

他雖不忍說肉泥，不禁也又凄然慘傷。但他亦看得出，雖然少年背對着他，兀自在撥弄餘燼，他亦看出少年有瞬間的慌亂。

少年很快就鎭靜下來，說：「你以爲我那麼蠢？可是我瞎啦，看不見那女人衣衫，何況你要死要活，不愛她，要不是殉情，怎會想死不要活？」

姜問天點了點頭，道：「兄弟，你這句話，可就說對了，爲情竟至不惜一死，千古艱難，唯死而已，可知好色之情，無罪可敬，所以……故爾……兄弟……」

「所以……故爾……」少年忍住笑，說：「我救了你，你倒不多謝我。」

「非也，」姜問天說：「兄弟，你只是說對了一半，我愛她，但却更敬她，兄弟，你不知道，她不但可愛，更令人肅然生敬。」

少年道：「不怪你說是，又說不是，原來是這個緣故，好吧，你說來聽聽，她又怎生可敬了。」

姜問天搖頭，又一聲浩嘆，說道：「兄弟，你非江湖中人，說來你也不懂，還是不說也罷。」

少年眉兒粗了起來，因爲他不自覺已轉過頭來，說道：「你怎知我是江湖中人，啊！」

姜問天眼兒大睜，凝眸相向，慌得少年急忙又轉過頭去避開他的目光，其實，姜問天不過忽然心中一動，想一想，他昏迷在那血泥地裏，這裏和那崖下相距多遠？但今日在崖頭可不曾近處有廟宇，必然也不會太近了，少年把他抱來，或是扛來，那得費多大的勁，若是他不會武功，沒打熬過力氣，行麼？

他心中一動，也不由一驚，現今秦中的武林中人，江湖道，全都當醉芙蓉是殺人兇手，全都恨極了她，這少年自然也恨她，怎知死的是醉芙蓉……

不不，姜問天乍驚還喜，道：「兄弟，原來你也是練家子，好極了。」

少年奇道：「怎麼好極了？」

姜問天道：「兄弟，我雖不知你師傅是誰，那一位前輩的門下，但你行俠尙義，必不是黑山老怪的門徒，兄弟，我先多謝你，當眞我不能死，不該死，眞兇禍首未除，她含寃未白，那怎能死，死了，那才沒臉和她相見於九泉之下。」

少年點頭了，說道：「你總算明白了，你這人，看來倒還聰明，其實奇蠢無比，你說愛言情，你對人家知道多少？你說敬，又敬人家甚麼？」

姜問天的眼睛越睜越大，道：「當今之世，除了她的師傅醉菩提，便只有我對她知道得最多了，我敬她心懷俠義，不惜捨身救人。」

「好，」少年說：「既然你知道她，那該知道，憑那麼些個人，能奈何得了她麼，憑她的一身功夫，就算寡不敵衆，雙拳難敵四手，她脫身難是不難？」

「是，」姜問天說：「初時我也覺奇怪，大惑不解，但我隨即明白了，故爾我對她敬上加敬。」

「好吧，你再說說，」少年又道：「你敬她甚麼？」

姜問天又說道：「後來我明白了，黑山老怪又毒又陰險，兄弟，你必大有來歷，看來你知道不少，自然也知道秦中之地，這幾日之中，死了無數人，有老幼無辜的人，也有德高望重的長者，亦有山寨裏的好漢，那死屍傍邊，莫不放落一朵芙蓉花。

那餘燼不再被撥弄，再不火紅，殿中又暗下來了，但是對面相向，仍可清楚看得出對方的身影，連少年點頭，他也看得出。

少年道：「不錯，那又如何？」

姜問天很是激動，連聲音也發顫起來，說：「兄弟，芙蓉花，醉芙蓉，是不是任誰一見那芙蓉花，就都會聯想到醉芙蓉，何況她一入潼關，就傷了個華山寨的賊子，在長安，連傷了幾個邪惡之徒，日前，又打了壩橋的駱天鵬，可是人人只見傷，不問根由，因是也就更肯定那兇手就是醉芙蓉，兄弟……兄弟，我眞不如死了倒好。」

少年道：「怎麼你又想死啦？」

姜問天浩嘆了一聲，垂着頭說道：「我……我……甚麼連我也……兄弟，我爲何不死啊！我該死。」

「連你也誤會她是兇手了，是不是，但那也怪不得你啊。」少年說。

姜問天驀可裏在自己的頭上拍了一掌，轟然一聲，身子一倒，轉頭就重重撞在牆上了，原來他就挨近牆邊，坐在那草堆上的。

少年啊了一聲，道：「你你……」搶上去抓住了她，噯呀！血！他的後腦巳撞破了，若不是血順着他的頸子流下來，染紅了他那白的內衣，昏暗中倒不易看得出來。

少年說道：「你何苦啊，芙蓉花，誰也想到是她，長安道上，有第二個醉芙蓉麼。」

「不不，不是她。」姜問天叫道：「我對你說，天可見憐，兄弟，上天把你送了來，要不然，我死了，她就含寃九泉了。我該死，初時連我也以爲是她，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黑山君那老賊的陰謀詭計，他原本懷恨長安道上的武林中人，剛巧醉芙蓉姑娘在長安懲誡了他那兒子……」

他話聲越說越低，因爲心急，也更氣促，那話聲也更加斷斷續續了。

少年柔聲說道：「我替你說了吧，黑山君那老賊頓生毒計，殺了玄都觀的老道士和兩個道童，這一來，玄眞子自然不放過醉芙蓉了，再暗算了傅老鏢頭，不但除去了他的眼中釘，人人也會恨了醉芙蓉，不放過她了。再殺了華山寨二當家的，醉芙蓉插翅也就飛不出潼關，若然他的陰謀得售，不用說，老賊袖着雙手打哈哈，眼看着醉芙蓉一個又一個地替他除去眼中釘，不用說，醉芙蓉雙拳難敵四手，長安道，早晚也就是她的葬身之地，這麼一來，他也毫不勁，他兒子的仇也報了。」

「你你！」姜問天一時目瞪口呆，半响才又說得出話來，說：「兄弟，你是誰？你知道的竟比我還清楚？」

「別問我是誰。」少年看清楚他的頭雖撞破了，那傷倒也不很重，道：「你先把衣衫穿上罷，你昏迷了不少時候，本來坐起也勉强得很，你這人……眞是的，那禁受得起頭破血流，晨早風凉，可是受不得凉的。」

少年把那摺疊在傍的衣衫抖開來，替他披在肩上，不料姜問天一把搶過去。

少年說：「你做甚麼？找甚麼啊？你放心，你懷裏的銀子一塊也不小，放在你那頭巾下。」

姜問天慌亂摸索，叫道：「啊呀！怎麼不見啦！兄弟，你見到沒有？快，還給我，既然銀子也在，就不會失去的，怎麼不見了啊！」

少年怔道：「你找甚麼，是甚麼價值連城的珠寶麼？看你急成這個樣兒。」

姜問天把衣衫瞧了又瞧，摸了又摸，把草堆也摸遍，尋遍了，急得他滿臉大汗，碰破了的頭上，又有血流出來，那血和汗也互相滲透，混和了起來。

原來天色漸明，殿中的景象漸漸看得清楚了。

姜問天說：「若是珠寶也罷了，任它價值連城，都不過是身外物。」

少年忽然噗哧一聲笑，說道：「眞好笑，你在身外找，找的竟不是身外物，難道是心肝肉不成。」

不料姜問天正容道：「兄弟，你說對了，正是我的心肝肉，兄弟，你要是替我收起來了，快還給我，我把銀兩全給你，我腰帶裏還有金葉子，全給你也成，只要你還給我。」

他又一陣摸索，說：「不會啊，我明明繫在腰間的，銀子倒在，怎會沒了？」

更多的血，更多的汗，混和，滲透，把他白色的內衣也染紅了，臉上也滿是血汗。

「繫在……腰間的……啊，你說的可是這個。」

少年提着一個小小的金黃色的酒葫蘆，他幾乎才揚起來，姜問天巳撲了上去，一把搶過，把那小葫蘆緊緊抱在懷裏，壓在心上，血和汗的臉上，閃着喜悅的光輝，因爲天邊昇起了朝霞，霞暉映亮了他的臉。

姜問天閉着眼睛，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原來你是找這個，」少年說：「一個不值兩文錢的葫蘆。」

姜問天啊了一聲，說：「你等一等，等我收好了。」他把腰帶解下來，原來那腰帶做成一條收藏金葉的通帶，裏面眞藏着不下十塊金葉子，姜問天離開長安之時，那老蒼頭特地替他縫製的，說：「小官人，任你英雄了得，無錢也寸步難行。」既然他眞擁有一座金銀山，多帶些兒在身邊也許用得着，姜問天便也首肯了，虬髯客取來的多銀子珠寶，他祖上收藏的，要收藏方便，體積又要小，是以皆換成了金葉子。

姜問天說：「兄弟，我說話算數，都給你，草裏的銀子也給你。」

他把金葉子抖落在少年脚下，連一眼也不瞧，倒忙忙地用腰帶把小葫蘆纏裏起來，小心繫回腰上。

少年怔了怔，說：「你那來……這許多金銀？」

姜問天衣帽皆舊，分明是個窮酸，不怪少年怔住了，姜問天道：「兄弟，你放心，也只管拿去，我還有好多好多，不知有多少千萬倍，更非不義之財。」

少年道：「我倒也信得過，但你眞肯！用這麼多金錢來換一個不值兩文錢的小葫蘆？」

姜問天道：「對我來說，這小葫蘆比甚麼也珍貴，豈僅價值連城，我寧可命也不要，也不能失去這個葫蘆，因爲……因爲……」

他臉上的血汗未乾，倒又混和上了熱淚，咽哽哽說道：「兄弟，好教你得這知，醉芙蓉那姑娘粉身碎骨了，甚麼也沒留下來，就只這個葫蘆了，何況這是她親手給我的，她的嘴兒千萬次吮吸過它，它日夜親近着她的肌膚，睹物豈僅如見人，兄弟，我啊，眞的，我覺得她……她她，就在我身邊，啊。」

少年退了一步，嘴兒也張了開來，顯然也啊了一聲，但因同是一聲啊，是以都不以爲異，待見姜問天閉着眼，把葫蘆壓在心口上，直似在夢幻裏，才略一遲疑，飄然而去，隨聽一個聲音，也像夢幻般，說：「你瞧，那是誰來啦！」

姜問天咽哽道：「兄弟，別出聲，誰

來啦，別別……」

他嘆了口氣，眼睛睜開來了，必是話聲把眼中的幻影趕走了，他咽咽哽哽，話聲帶哭，說道：「從今而後，我只能……在……在幻夢中和她相見了，可憐的醉芙蓉……」

「死得好苦啊……」

不不，這不是他自己的聲音，他的眼睛大睜了，只不過淚眼凄迷，眼前的景色迷朦似幻。

淚眼迷離中，一個人就打殿門口飄然而入，白羅衣，長髮齊腰，飄舞在肩後，淚眼巳迷離，再加上晨霧推湧，那人影更加似虛如幻。

「我死得好苦啊！」

「兄……兄弟！」一陣冷風，姜問天心下一陣涼，少年呢？少年巳走了，他覺然未覺。

鬼！還是個羅衣的女兒，若然世間眞有鬼，這蓬蒿滿徑，荒凉的破廟，倒是遊魂野鬼出沒之地，兄弟，那少年呢？必是見了鬼害怕，跑了。

姜問天不怕麼？雖然不怕，但有一個人在身邊仗胆，總是好的，但那少年不見了。

姜問天定了定神，還眞不是幻覺，飄然而入的，眞是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女子，她說甚麼？「死得好苦啊！」那一定是個寃魂不散的女鬼了。

他剛才止了的淚，又流了出來，幽幽地一聲嘆息，那巳然模糊的淚眼，也更加模糊，眼前的景象也更加迷離了，晨風中，她的白羅衣飄飄，淚眼中的人物，也更迷幻縹緲，但那人影清清楚楚。

清楚的只是人影，不，該是鬼影，那女鬼背對着山門，霧中的晨曦巳迷朦，更驅不盡殿中的黑暗，再加上散髮半掩，更看不見那女鬼的面貌。

鬼的面貌還是不看也罷，何況他又傷心起來，死得好苦的是醉芙蓉，死了也屍骨無存，只有滿地的殘肢肉泥。

他又傷心得哭泣起來，可憐的醉芙蓉，死得好苦啊，他爲何不死啊，死了就更好。

女鬼不前，也不動了，姜問天竟然不再瞧她一眼，只顧哀哀哭泣。

「你，不怕我，我是個寃鬼啊。」女鬼說。

「我恨你，」姜問天說：「若是你早些時候現身，早在那簷下，我就不會活過來了，早死了，可憐的醉芙蓉，她死得好苦啊。」

一個想死不想活的人，會怕鬼麼？

「你不怕？」女鬼又說：「醉芙蓉的鬼魂來了，你也不怕麼？你說她也死得好苦，那一定含恨而死的了，是不是，你既然活着，既然沒死，就該替她報仇雪恨，就該還她清白，才是正理，你這人不此之圖，口口聲聲只是想死，枉你練了多年功夫，愧不愧對你師傅？愧不愧對你自己的一身功夫，還有，你有臉見那醉芙蓉於地下麼？」

姜問天不流淚了，汗却從額上像雨一般滾落下來。

是醉芙蓉的聲音，一兩句他辨不出來，再多兩句，他還會聽不出來麼，霍地撲上去，但他抓了一個空，唯見殿門口湧進來的晨霧，滾滾翻翻，巳沒了人影。

不，是鬼影，他又怎能抓得住鬼影，惶恐得汗流浹背的姜問天叫道：「姑娘別走啊，我知錯了。」

他知錯了，那白影登時似由散而聚，又在晨霧中顯現出來，說道：「你知錯了，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怎麼口口聲聲要死不要活。」

姜問天長長地，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姑娘，你若眞是……醉芙蓉姑娘不滅的陰靈……」

「萬惡的黑山老怪仍逍遙法外，禍首眞兇還會爲禍人間，我死也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白，便做了鬼，也不會瞑目。」

姜問天的汗珠又混和上眼淚了，道：「姑娘責備得是，但姑娘陰靈不滅，當知我的愚哀，誤會姑娘在先，眼見姑娘你有難而不能救於後……於後……」

噗哧一聲，寃魂不散的鬼，竟會噗嗤一聲笑，笑了，竟能笑得出聲來，她一拋撥散的秀髮，面龐兒清楚的顯現在他眼前了，鬼？鬼可是死後也芙蓉如面麼？

那鬼魂說：「我若要你相助，要你救我，我也不會給你那個小葫蘆了，我再告訴你，我若不是存心把你引去那坡上，在那林中，你會見到我麼？」

「你在林中故意現身出來，你存心引我去那坡上？」姜問天一怔：「你不讓我相助，故爾給我那個小葫蘆？」

「對了，」鬼魂說：「你就昏昏欲睡，四肢軟如綿。」

「而且說不出話來。」

「令你說不出話來的，却不是我。」鬼魂說：「黑山老怪練成了一種劇毒的，却又是慢性的毒藥，中毒的人全身痳痹，漸漸失了聲，六個時辰之後，就全身發黑而死，那黑石山莊的人膚色較常人黑得多，便是那毒日久侵染之故，只不過他們先服了解藥，久而久之，他們的膚色漸漸變黑了，却也能免疫了，沾染上毒粉，也能無事。」

「但是……但是……」姜問天說，趁她掠了掠那飄散的長髮，悄悄向前滑了半步，又半步，道：「你喝了這小葫蘆裏的酒，那毒粉便不能傷害你，怎生我……我却昏昏欲睡，四肢軟如綿？」

鬼魂說：「那是我先巳服了解藥，不曾受那藥粉侵害，你却巳然沾染上了，兩種藥性在你體內相抗，於是，你就昏昏欲睡，同時那毒又巳在你體內發作了，故爾你失了聲，四肢也癱軟了。」

「故爾你給我這小葫蘆，」他也摸着腰問那小葫蘆說：「解毒自是用意之一，同時也加速令我四肢癱軟，令我出不得聲，也就是說，不許我助你。」

鬼魂格格一笑，說：「你比我想像的還要聰明，當眞聞一知十。」

「我還知道，你裝神弄鬼，原來你沒有死。」姜問天霍地一掠，攔住了她的去路。他不但氣與奮得急促，喜得聲音也顫抖起來。

「我還知道，」姜問天又說：「你不但會裝神弄鬼，也會變，姑娘變小子，原來那位小兄弟也是你，咦？」

雖是朝露滿殿，殿中倍前明亮了，但晨霧倒更濃了，他這麼一飛掠，更激得晨霧滾滾翻騰，他要阻住殿門。自是要打她身邊掠過，然後旋身過來。

他旋身過來了，不料唯見晨霧在滾滾翻翻，醉芙蓉巳失了踪跡。

不不，她沒死，漸漸令殿中明亮起來的朝霞，也漸漸顯現出她的血肉之軀來，清清楚楚顯現出，她是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因爲在朝霞暉裏，那本巳是芙蓉如面的臉兒，更加艷麗了。

但到底誰也沒見過鬼，難道適才所見的，仍然是醉芙蓉的鬼魂。

啊！呀！他縱身一躍，因爲頸後被人吹了口冷氣，鬼，他才點地，才旋過身來，又一口冷氣吹入他的脖子，嚇得他又躍前，饒是他未落地，在室中巳旋轉身來，可連鬼影也見不到。

聲音却入了耳，或東或西，忽前忽後，說：「好大胆，當眞胆大包天，你連鬼也不怕，只不過你翳子叔叔雖像鍾馗，可不眞就是鍾馗，你要捉鬼，還得拜過師才行。」

怎麼不是醉芙蓉的聲音了，那個聲音好熟？

姜問天端凝不動，甚至不再用眼瞧，凝神而聽，啊，他明白了，這殿裏殿後，必是有兩個人，是人，不是鬼，適才他縱前，醉芙蓉却也在同一瞬間，打從那缺口出去了，他轉身，她却從背後捲了進來，但另一個呢？

還會有誰，忙不迭拱手道：「原來是前輩也來了，我眞愚蠢無比，我……」

只聽一聲呵呵，晨霧中走出一人來，說道：「你一猜便猜着，好小子，眞有你的。」

醉菩提，果是那個邋遢和尚，樂得見牙不見眼，說：「鬼丫頭，還不滾出來，你不知道，」和尚對姜問天說：「這鬼丫頭從小就會裝神扮鬼，有時把我和尚也捉弄得團團轉。」

殿外傳來醉芙蓉的聲音埋怨道：「師傅，你還說哩，你要是躲着不出來，那會被他識破。」

和尚說：「我瞧你扮鬼好玩兒，也想扮上一份，呵呵，那料功夫不到家，偏是一現身，就被他識破了。」

醉芙蓉的聲音說：「是識破了你那把聲，師傅，你忘啦，這裏有女鬼，可沒男鬼啊。」

怎麼走進來的，又是那少年？

那少年，當然就是醉芙蓉，姜問天感激又喜極衝着她一揖，道：「原來是姑娘你救了我一命，我眞蠢，竟認不出是姑娘你來。」

和尚呵呵笑道：「你情有獨鍾……」

醉芙蓉叫道：「師傅，你……怎麼口沒遮攔，爲老不……」

「爲老不尊，是不是？」和尚呵呵笑道：「我說錯了麼，要不，他怎會傷心欲絕，若不是他智亂神迷，鬼丫頭，你也休想瞞得過他，公子，我說得是不是？」

姜問天滿臉仍是汗和淚，顧不得擦拭忙躬身道：「不敢，前輩怎如此稱呼？」

和尚一瞪眼，道：「你原本就是個貨眞價實的貴家公子嘛，不叫你公子，我和尚又不能招女婿，你說，我叫你甚麼？」

醉芙蓉急得直跺脚，叫道：「你再瘋瘋癲癲……」

和尚嘆了口氣，道：「連我這鬼丫頭也討厭我了，我和尚活着還有什麼勁，倒不如死了好，只可惜我和尚死了，也不會有人傷傷心心哭我一場，罷啦。」

姜問天叫道：「前輩別走。」

那料和尚一幌身，早去得無影無踪了，姜問天這時才看到出，原來神龕後面，那殿牆也缺了一角。

他偷瞧了醉芙蓉一眼，臉上雖是汗和淚不乾，但仍然感到火辣辣的，他對醉芙蓉一片情痴，本是埋藏在心裏的，不料一夜間，表露無遺，怎不羞煞人，但醉芙蓉呢？想必也羞答答。

白日巳來臨，朝霞巳從她地上褪了嬌紅，反倒像沒事人兒一般，說道：「我師傅就是這般，說話瘋瘋癲癲，行事也瘋瘋癲癲，來不知何處來，去不知何處去。」

他倒巴不得醉菩提走，和尚走了，他就和醉芙蓉獨自相向了，他也實在壓制不住那心下的喜悅。

醉芙蓉啐了一口，對他一瞪眼，說：「你笑甚麼，你敢……」

姜問天惶恐道：「我笑麼？沒有啊，我我，只有羞愧，但姑娘無恙，我實又喜出望外。」

醉芙蓉道：「別婆婆媽媽啦，你有否羞愧的？喂！把眼淚鼻涕抹乾行不行？」

姜問天揚起衣襟，忙不迭一側身，因爲他的手觸着了腰間小葫蘆，生怕醉芙蓉會要回去，忙道：「你辛苦了一日夜，昨晚想你未曾闔過眼，姑娘坐啊！」

醉芙蓉却洒脫得很，抱着膝頭，坐在草堆，眼兒望着屋頂，那眉頭才展，又蹙了起來。

姜問天在她身邊坐了，幾番偷眼瞧她，幾番欲言又止，終於忍不住說道：「姑娘，你怎生穿着這樣一身衣衫？我更有一事不明白，那山崖那麼陡峭，又那麼高，……姑娘你既然無恙，那死的人又是誰了？」

醉芙蓉噗嗤一聲，笑道：「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再瞧瞧，這衣衫誰的？就該全明白了。」

人家倒不羞赧，他倒面紅不自在，枉自是個男兒漢，他抬得起頭來了，却說甚麼也不敢正眼相望，搖搖頭道：「那紅衫分明是你的，啊……」

當眞有些兒明白了，但似明白，想想仍然不明之處甚多，道：「莫非……死的是那黑三郎？」

他記起來了，醉芙蓉躍下崖頭之時，出其不意，把黑三郎抓在手中，墜落崖下死的不僅是她一人，還有黑山老怪之子，亦是禍首罪魁。

醉芙蓉笑容突斂，又是長安市上，灞橋樓頭所見的醉芙蓉了，又冷若冰霜，說道：「那小子不該死麼，我對你說了罷，不料那以移花嫁禍，就是這小子的主意，小小年紀，倒比老賊更歹毒狡獪，初時連我也驚愕，只道眞有這麼個以芙蓉爲記的殺人狂魔，敢情是老賊父子嫁禍，而且當我尚未離開長安之時，便巳安排定了。」

姜問天道：「不怪黑石山莊的人躡踪在你身後，却不見動手了，原來是另有陰

謀。」

醉芙蓉道：「却是要殺這父子，倒也不難，但人人都以爲我是殺人兇手，殺死這父子，我豈不是跳入淸水，也水洗不淸，不料這麼一遲疑，那傅仁的兒子又遭了毒手。」

姜問天恨道：「慚愧，我還道老賊亦是性情中人，敢情貓哭老鼠，假慈悲，虧他流得出眼淚來。」

那黑山老怪率衆去弔唁傅老鏢頭，哭得多傷心啊，當塲的人，誰不動容。

醉芙蓉道：「昨日你想不到罷?我一見老賊率衆去傅家，他手下的六個得力之人，却並未跟去，而且鬼鬼祟祟，我就知又有人要遭殃了，原來是要去暗算馬嵬坡來的蕭元龍，老賊曾敗在蕭元龍的天合劍下，恨之入骨。」

姜問天道：「你救了他一命，這蕭元龍却與大夥對你羣起而攻，嘿!」

慚愧，若然他不是中了老怪的毒，飲了醉芙蓉那小葫蘆裏的酒，對她羣起而攻的，不用說，他也有份。

他又不自覺摸着那小葫蘆。

看在醉芙蓉眼裏，她臉上的冰霜解了凍，眼角揚了揚，但迅速又綳得緊了，假裝沒見到，說：「你想不到吧，你上那酒樓，我早已在那樓中了。」

姜問天說：「啊，你必是換了衣衫，那酒樓中何曾有一個女子?」

「我只是回復我本來面目。」醉芙蓉說。

「本來面目?」姜問天大睜着的眼睛，在她身上溜。

「你想想?」醉芙蓉說：「和尚身邊有個姑娘，常年，日日夜夜伴着一個姑娘，人家會怎麼說，狗咀裏到底長不出象牙，蜚短流長，免得了的麼，何況我從小，就是在泥灰裏滾大的，和尚化緣，也化不出錦衣繡服來，從小人人都只知我是個小子。」

「原來，……」他這才明白了，醉芙蓉以色身行走江湖，遊戲人間，遇上邪惡之徒，有時甚至也會搔首弄姿，但在他面前，其實不苟言笑，而且冷冰冰的。

醉芙蓉道：「從小，從我懂事時候起。」她眼望着天上的白雲，打殿門望出去，恰好有一朵飄浮的白雲掠過，那白雲還殘留着些兒褪了色的朝霞，淸晨已溜走，白日已來臨了，這是一個朗朗的晴天。

「我只有師傅化來的破衣，有人會施捨女孩兒的衣衫麼?故爾，誰都以爲我是個小子，一個窮和尚收養的棄兒。」

不怪她對醉菩提的戲言，毫不以爲意，沒些兒女兒家的忸怩，原來她從小就是作爲一個小子來養的，醉菩提更非世俗和尚，自不會敎她世俗的禮儀，不是麼，兩人那像是師徒，倒更像忘年之交，爲老的不尊，後輩不敬，但流露出來的親情却羨煞人，尤其是他自幼無父無母。

只聽醉芙蓉又道：「我找件衫兒往身上一披，把頭髮從新挽個髻兒，只怕你在我面前，也認不出來，那三人商量的，我聽得淸楚，原來又是要嫁禍於我，往西去攔截傅仁的大弟子，和那姓蕭的，只不過奉黑山老怪的命，只取蕭元龍的性命，一者是老怪最恨他，二來要留下傅仁的大弟子來，好統率鏢行中人來對付我，替他父子報仇，不怕他們不拚命，老怪自以爲打了如意算盤，讓他們死在我手中，豈不鐵證如山，且毫不費勁就把對頭除去了?」

「好個歹毒的黑山君?」姜問天切齒道：「幸好是上天有眼，不容他的毒計得售。」

「你該說我有眼才對，」醉芙芙眉兒一挑道：「若說歹毒，黑三郞那小子眞强爺勝祖，因爲這毒計就是他出的，你說，那小子該不該死，該不該碎骨粉身，那崖下的地勢我早瞧淸楚了，有一條足可容身的石縫，我剝下了那小子的衣衫，呸?」

醉芙蓉面上突然閃過一抹紅霞，她不說，姜問天也能想得到的，就算即刻那黑三郞擲下崖去，可也在她面前赤身露體了，說甚麼她也是個姑娘。

醉芙蓉殿外望了一眼，說道：「那黑三郞死有餘辜。只不過，我把衣衫撕碎了，穿着這衣衫可出不去，勞駕，天已大亮了，鎭上的店舖已開了門，你去替我買件衣衫來，快去快來。」

姜問天心下掠過一絲凉意，黑三郞要是死有餘辜，但若只是跌死，絕不可能成爲肉泥，但想一想：若不是黑三郞的頭顱塞入胸腔，軀體血肉模糊，豈有認不出來的，他不禁也替醉芙蓉辯解起來，那手段雖然殘酷了些，但大夥認定醉芙蓉死了，黑山老怪此後也就不能嫁禍，可就救了無數人的性命。

「你在想甚麼，」醉芙蓉說：「可是不願意麼?」

姜問天忙道：「姑娘那裏話來，我是在想，那黑山老怪竟會絲毫不疑麼，黑三郞生不見人，別人不會去仔細辨認，老怪不見了兒子……」

醉芙蓉道：「只要別人認定是我，也就行了，那老怪豈有認不出的，只不過啞口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這時候只怕早已把屍身檢去埋葬了，老怪豈會就此甘休，故爾你快去快來，說不定老怪即會尋到這裏來。」

姜問天道：「姑娘你尙未告我，這是甚麼地方?」

醉芙蓉道：「這裏相去那崖下，不過七八里之遙，是在楓林渡南面，後轉過前面的土山，就能見到渡頭了。」

姜問矢不敢怠慢，巴不得替醉芙蓉作更多的事，因爲他心下有着那麼多慚愧，又有這麼多喜悅，還有麼?原來醉芙蓉笑起來，更美了，原來她並不是冰美人，原來她是身世那麼可憐，受過那麼多苦難。

光天化日　長街逢惡煞

姜問天抓起衣衫就跑，却又忘了頭巾，即去即來，那頭巾不戴也罷，但抓起來的衣衫他不從身上披，奔上了對面山頭，那衣衫兀自抱在他手中。

不，是壓在他心上，衣衫抱在胸前，自是壓在心上，那心兒自是跳躍的，除非死了，心兒自是跳躍的，只不過跳躍得快些，不是因爲奔跑之故，而是，他心下感到甜甜的，而且甜如蜜。

原來，他懷中的衣衫，這原本染滿了血泥的骯髒的衣衫，是醉芙蓉從他身上脫

下，替他洗淨，而且生火替他烤乾了的，那之前呢?醉芙蓉是扛着他，還抱他來這個破廟中的呢?無論如何，他和她已有肌膚之親，那麼接近了。

那醉菩提：：嘿!這口沒遮攔的和尚，說話多露骨啊，竟然當着她的面，道出了他的心意來，原來，醉芙蓉也會嬌嗔，而嬌嗔的醉芙蓉，才更像個女人，更美了，不，那一定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和尚不收女婿」，和尚沒女兒，當然不收女婿，徒弟的夫婿可不叫女婿。

不用說，醉菩提和醉芙蓉都知道他如何會暈厥，要不然和尚豈會那般言語，醉芙蓉抱他到破廟裏去，替他洗潔泥汚血染的衣衫。

且慢，衣服破了無人補，可憐的王老五，鄉下人管老婆叫做甚麼?對了，洗衣婆。

醉芙蓉替他洗了衫，若然她對他沒些兒情意，她會替他洗淨衣衫麼?

那洗淨的衣衫現下就在他懷中，這就是他抓起衣衫，却不往身上穿，却壓在心上之故，這就是他心兒跳，心兒甜之故，啊!

陡然間，人影一晃，有人阻住了去路，醉芙蓉!

醉芙蓉說：「喂!怎麼失魂落魄，你拿甚麼去買衣衫?」

啊喲!當眞銀兩留下在草堆裏，醉芙蓉趕來，不但替他送來銀兩，而且替他送來了洗淨了的頭巾。

醉芙蓉說：「你這麼慌慌張張怎行，別忘了，見過咱們曾在一起的，大有人在，別以爲全都當我死了，一些兒也不疑，玄都觀那老道，一定瞞他不過，黑山老怪的眼已紅了，他現下才眞正恨不得把我粉身碎骨。」

姜問天接過銀兩頭巾，說：「啊喲，不好，你打從長安東來，黑石山莊的人一直躡踪在你身後，自也見到咱們在壩橋酒樓對飲，鎭上豈無黑石山莊的人馬!」

醉芙蓉道：「虬髯客的徒兒，敢情只得這麼點兒大胆子啊，只要你躱開老道，可沒要你避開黑石山莊的人馬，只不過暫時不要老怪的命。」

姜問天直搔頭，他這是怎麼，到了醉芙蓉面前，他就是笨起來，竟猜不透醉芙蓉的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却是我還要告訴你一句，」醉芙蓉說：「回頭來若不見我，也不要尋我，無論見到甚麼，休大驚小怪，你把買來的衣衫放在那神龕上就是，到時我自會去找你，去吧，別忘了買點兒吃食的來。」

姜問天應了，怔怔地望着醉芙蓉去了，他才一跺脚，怎生到了人家醉芙蓉面前，他就恁笨起來，再要發楞，更被人家笑話了，走。

到了楓林渡，鎭上店舖全開了門，街上來往的江湖中人更多了，倒不見黑山老怪，那知到了故衣店，却又發楞了，因爲只有各式的男人衣衫。

當眞醉芙蓉「死了」，也要人家當她死了，小子又才是她的「本來」面目，他還遲疑甚麼!

姜問天買了同樣的兩套衣衫，就那店家換了一套，連鞋襪頭巾也一模一樣，再又買了吃食的，急忙回到破廟去，越近那破廟，他的心跳也加劇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已不見了醉芙蓉，急忙把衣衫食物放在神龕上，才繞着那破廟轉了一轉。

自從帝都東遷後，豈僅長安少了冠蓋往來，自然也荒凉了長安道，便是大叢林也少了香火，何況這帶的小廟，倒像連菩薩也東徙了。

他非是忘了醉芙蓉的吩咐，不許他尋找，而是沒了主意，是去，是留，去，又去何處去?她又去了何處?

他尙未轉到廟前，驀聽來路一聲慘呼，啊喲，又一聲，他循聲趕去，只見山道傍邊躺着兩具屍體，同樣的黑衣，同樣的恐怖，不同的只是一人長劍穿心，把屍身釘在地上，另一個却是穿心刀，刀比劍短，只賸下刀柄露在胸膛外，鮮血兀自尙在從那刀劍旁邊冒出來，一見就知是黑山莊的人馬!

「只要你躱開老道，可沒要你避開黑石山人馬。只不過暫時不要老怪的命。」醉芙蓉是這樣說過的，他曾迷惑不解，現在，他明白了，暫時不要老怪的命，黑石山的人馬自然又當別論，除了醉芙蓉，誰又有這樣的能耐。

那兩聲慘呼之聲猶似在身際，其實都只得半聲，一見這兩具恐怖的屍體，他有一陣驚悸，但他的心反倒沒跳得那麼厲害，因爲他的心又在往下沉。

他希望不是醉芙蓉，但除了她，還會是誰?

他明白了，醉芙蓉要他去鎭上去買衣物，却又不用躱避黑石山的人馬，而黑山人馬却知他這長安公子與醉芙蓉共醉壩橋，也許都已奉了老怪的命令，要從他身上找出醉芙蓉來，於是，跟踪他，於是：：

他現在明白了，但醉芙蓉却早料到了，這黑石山的兩個漢子跟踪他不假，但不也是他去楓林鎭誘來的麼，那麼，殺死這兩人的雖是醉芙蓉，至少他也是帮兇，而她，醉芙蓉，是佛門弟子啊!

即使黑山老怪邪徒、歹毒，殺人、嫁禍，但她……昨日林中那血泊上漂浮的二朵血芙蓉，加上這兩具同樣恐怖的屍體，兩日中已是五個人，都是慘呼之聲未落，便已喪了性命。

他不願多瞧那屍體一眼，也不願回頭，他也不願再去尋找醉芙蓉，眼前的路，只有一條：下山。

山下就是楓林渡，他又回到楓林渡來了，若然飲酒只是爲了澆胸中的塊壘，爲了減煩憂，那麼，他比任何時候，也需要買醉，因爲他此刻的心上，不僅是那麼一點兒淡淡的哀愁。

一個佛門弟子，一個那麼美的姑娘，却又是如此冷酷無情，黑三郞也罷了，黑山老怪是死有餘辜，但昨與兩日慘死的這五人，可不是首惡，並非禍首。

酒保說：「兩位客官，八成是一母所生，同胞親兄弟，我猜準沒錯兒。」

姜問天一怔，那酒保不但咀說，而且抹桌子，杯筷也加來了，只見酒保身側笑盈盈地站着一人，一樣的衣衫，一般的頭巾，那面貌……啊啊，不僅是似曾相識，而且面熟得很。

姜問天猛搖頭，竟然有了五七分酒意

，竟然醉眼惺忪起來，多年輕的一張臉，又多俊美，他心跳得又多厲害，一母所生，同胞兄弟，難道這人有些像他了。

「你瞧，」那人說：「酒保，我大哥醉啦，像認不得我啦。快取酒菜來，大哥。」衝着他燦然一笑，道：「獨個兒自斟自飲，有什麼意思，我來陪你飲幾杯。」

「啊！是：：你：：」即使他十分醉，他也認得出來，他怎會認不出來，衣帽和鞋襪，全是他剛買的，一式一樣的兩套，他穿了一套，醉芙蓉穿戴起來，可眞瀟洒又風流，不是他身上有用不完的銀子，也不是他不要扮窮酸了，壓根兒他就沒扮過，他跟着鬍子叔叔本來就窮，那來銀錢買華貴的衣衫，何況回到舊家園，那荒涼也使他心境蒼涼，孑然一身緬懷往事，怎會不興嘆浮生惜落花之嘆，而今却迥然有別了，既然醉芙蓉從小就是作爲小子來養大的，現下換上男兒妝，豈不更便當，醉芙蓉已「粉身碎骨」了，這般打扮，別人想不到，也就不易認出她來。

他本來自作主張，妙啊，即使是黑山老怪，見了也認不出她來，那有半絲女兒態，甚至比他更見瀟洒又風流。

既然買來給醉芙蓉穿戴的，可就不會是寒酸的布衣了，但見他皓齒明眸，面如冠玉，唇若塗朱，醉芙蓉自然仍是醉芙蓉，只不過再不會以芙蓉來形容其面，同樣的面，令人想到的，自然是冠玉。

醉芙蓉瞪眼，半含嗔，酒保添上酒菜，才轉身，就說：「你不轉眼兒瞧我幹嗎呀！」

「我不轉眼兒麼！」姜問天說：「你這般打扮，當眞瀟洒又：：英俊。」

醉芙蓉一笑，說：「我不是說，這就是我的本來面目麼，都是你：：」

輪到她來不轉眼兒了，却是他被瞧得忸怩起來。

醉芙蓉說：「這才像話了，年紀輕輕的，偏要扮老成，本來你就是一位貴家公子嘛，看來你年輕了不下十來歲，倒像我才是大哥。嘖嘖：：」

他笑了，心說：「本來，女人終歸是女人，扮得再像些，你仍然是個姑娘，騙得過精明的眼睛，却瞞不過精明的耳朵。哈，又嘖嘖連聲。」

醉芙蓉說：「原來：：你還是個翩翩美少年。」

是麼，姜問天不自覺摸着臉兒，他想起酒保的話來，說他們是的一母所生同胞兄弟，難道他眞有些兒像他，可惜，酒樓上沒有銅鏡。

面對着醉芙蓉，倒像她是一把火，他那涼涼的心兒，又熱烘烘的，不是暖，是熱起來了。

他忽然嘆了口氣：若然她不是那麼殘酷，那多好，可眞就十全十美了。若然她也不這麼豪飲。

醉芙蓉抓起酒壺來，晃了晃，叫道：「酒保走來。」一會工夫，瞧不見，她竟把一壺酒喝光了。

酒保不在眼前，醉芙蓉掃了一眼，哼了一聲，說：「豈有此理。」

姜問天道：「又有人客上來了，你也太心急了些，我這兒還有半壺。」

醉芙蓉道：「我是說，太不公平了，一般喝酒的若是女人的話，人人都大驚小怪。」

原來她是爲了這個，姜問天說：「是少見多怪，你瞧，可有年輕的姑娘上酒樓來買醉的，你瞧：：」

姜問天的目光轉到樓口，就不動了，因爲打樓梯口上來了五個漢子，不僅是他，便是樓中的人客，無不轉頭望着那樓梯口，醉芙蓉亦不例外，只不過她那咀唇兒垂了下來，分明在心下一聲冷笑。

上樓來的五個漢子，像一陣風般奔了上樓，而且向姜問天這面奔來，他不由心下一驚，但醉芙蓉拿他的那把酒壺，替他斟上酒，說：「大哥，請飲此杯。」

那五人來得近了，她反倒不瞧他們一眼，待得來人在傍邊一張桌子落了座，他才鬆了一口氣。

來的是華山寨人馬，那四當家的爲首，却沒那三當家那個中年人，餘外的四人雖不知名姓，但似曾相識。

那四當家的才坐下，已把桌子擂得震天價響，叫道：「好酒好菜只管取來。」

想必這楓林渡的酒家，無人不識華山寨好漢，三個酒保奔得脚底朝天，一瞬間，酒菜已川流不斷地送了上來。

醉芙蓉連正眼也不瞧這五人，說：「那不是有個年輕的姑娘上樓來了，還是獨個兒，啊：：還是：：」

「還是練家子。」姜問天說。

那姑娘遍身綺羅，但眉目之間，有一股逼人的英氣，天下間，能有幾個及得上醉芙蓉的美貌，姜問天望望那姑娘，又望望醉芙蓉，一雙眼睛，一時間兀自在兩個姑娘面上打轉，到底也分辨不出那一個更美來。

當眞醜陋各有不同，美貌總有幾分相似，若然醉芙蓉也穿上一般兒的綺羅裳，驀然一見，只怕眞不易分別得出來。

醉芙蓉道：「這不是來了一個麼，這才眞是少見多怪，這一個咀巴子，打得痛不痛啊？」

當眞怎會有這麼妙的，那姑娘在臨窗的一個座頭坐了，嘿！酒保給她送上了兩壺酒，她若沒吩咐，酒保豈會替她送上酒去。

醉芙蓉笑道：「妙啊！」

姜問天也不禁笑了，道：「待那兩壺酒落肚，怕不又是一朵醉芙蓉？」

兩人自是淺淺笑，低低說，不料傍邊有人一拍桌子，罵道：「好個狡猾的賊婆娘，早晚撞在我手裏，必教她粉身碎骨，却是這傳言可眞？」

原來是那華山寨四當家的，只聽傍邊一人道：「如何不眞，那去報喪的人趕回來說的，那還假得了，說杜剛率領兩個兒子趕來，不料今兒一早，他那兩個兒子躺在血泊中，已死多時，胸上亦是一朵血芙蓉。」

又一個讚道：「四當家的果然見識高人一等，猜疑昨日崖下死的不是那婆娘，差點兒被她騙了。」

只聽下首一人道：「想來又令人不無可疑，杜剛這兒子被殺，是在永樂？是不是，永樂距離這兒有多遠，百多里地，逆水行舟得走一天，若然是那婆娘，除非有分身法兒，就算她輕身功夫高絕，可也不

知杜剛爺兒三個夜宿永樂啊！」

又一個道：「這該也是，除非另有一個醉芙蓉。」

座中一個年在五十開外的老者說道：「我冷靜觀察，也冷靜想了兩夜，總覺得這事有些蹊蹺，就算我們的一個兄弟得罪了她，怎生事隔這麼久，才在這楓林渡向二當家的下手，却是你這話提醒了我，她又怎知我們會來，再想想：：」

轟然一聲響，四當家的驀可裏一拍桌子叫道：「提甚麼，那有第二個醉芙蓉，二哥屍身上的血芙蓉，可是假不了的。」

老者皺眉道：「三當家的臨行，命我留下，就是怕你的性子暴燥，他又不能不把二當家的屍首送回去，這仇咱們是要報，不過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實在古怪得很，我是說：這醉芙蓉怎生與關中武林過不去，專找武林中人的晦氣，就算咱們在江湖上行走的人，也許得罪過人也不知道，那玄都觀的老者却又怎說，可不是武林道上的朋友，何況昨日的事，更透着奇怪，那崖下的殘肢肉泥，若不是她，又會是誰？那殘肢的衣裳，又不分明是她的，而今更奇了，血芙蓉又在百里外出現，死的又是秦中硬漢，杜剛的大兒子，出了名的彌陀佛杜昆。

華山寨這四當家的，顯然對老者有幾分敬畏，是以怒目而言，老者話聲一落，拍的一聲響，大巴掌又拍落在桌上：「任他百怪千奇，我就不信那婆娘死了。」

老者點頭道：「其實，我也心下疑惑，憑那醉芙蓉的身手，昨日要脫身，只怕難不倒她，就算她敵不過我們人多，那有就那麼毫不抵抗，使自尋死路了的，此事顯然可疑。」

老者又對那四當家的說道：「四當家的你說要弄個水落石出，我不是首先讚成麼，何況血芙蓉而今又出現了，不過千萬要沉得住氣，仇，當然要報，而且非報不可，但得找出眞兇來，否則仇未報成，倒又受了人家愚弄，可更丟臉了。」

那四大當家把雙眼瞪得比鷄卵更大，切齒道：「那婆娘不就是眞兇，我說弄個明白，不過是死要見屍，那婆娘若是活着的，咱們就捉活的，把她擒回山寨來，嘿嘿：：」

他一拳擂在桌上，震的那杯筷都跳了起來。

「嘻嘻！」誰在笑？笑着說道：「四當家的眞還少了一個壓寨夫人，嗳嗳：：唷：：」

那四當家的才半起身，只啊了半聲，那大張的嘴裏已流出血來，桌上餘外的三人立即跳了起來，連聲嗆啷，都亮出兵刃來。

原來嘻嘻笑的是四當家對面的一個漢子，亦是血流滿面，一隻筷子橫穿過他們的面頰，血，沿着那筷子點點滴滴地淌下來。

四當家的亦復如是，亦是一隻筷子橫穿着面頰，那老者喝道：「誰！滾出來！暗算人的，算那門子好漢！」翻腕揚刀，對住面門。

誰！醉芙蓉和姜問天也愕然互望了一眼，也掃了樓中的酒客一眼。

那樓中的酒客少說有二十多人，這一來，自是全驚動了，但都嚇得無一人敢動彈，明幌幌的刀劍當前，加上兩個血人，誰不驚嚇。

轟然一聲，桌子被四當家一拳擂垮了，杯盤碗盞也粉碎了，只不過他再也吼叫不出聲來，老者早跳上傍邊一張桌子，但他楞住了，因爲眼下全是驚惶的面目，而且，筷子橫穿兩人面頰，暗算的人發射那筷子，自然非左必右，但左右兩面並無一個可疑之人，只有那個窗前遍身綺羅的女子。

姜問天眼望醉芙蓉，醉芙蓉却眼望那女子，那女子却眼望着窗外。

只聽那老者喝道：「望甚麼，快扶他們回去，敢情小小的楓林渡，還是藏龍臥虎地，走。」

拔出筷子來的四當家怪叫一聲，自是怒急，又痛極，自然也滿咀鮮血，老者一躍而下，在他身邊說了一句甚麼話，不由分說，也不容他掙扎，挾起他來就走，另一個扶起那漢子一人斷後，連拖帶擁，跌跌撞撞，奔下樓去了。

樓中酒客這時才能吐出舌頭，躲在角落上的酒保，也才敢走出來，掌櫃的也上樓來了。

怎麼回事，自是誰也不知怎麼回事，無端的，兩人成了血人。

晦氣，壞了桌子，碎了杯盤，還賠上酒菜錢，店家只有自嘆晦氣，既然知道是華山寨的好漢，那掌櫃的只有嘆晦氣的份兒，只怕心下還在慶幸，總算沒出人命，人命關天，慶幸沒破大財。

掌櫃的吩咐酒保：「不許多言，快快收拾了，各位。」掌櫃的朝酒客們說：「沒事了，各位只當沒這回事，閒事少管，事不上身，出門在外，平安是福，各位請多飲一杯。」

掌櫃的一拱手，那胆小的已紛紛離座，誰還敢多飲一杯，紛紛結賬，可把酒保忙壞了。一會走得乾乾淨淨，醉芙蓉朗朗一笑，她女扮男裝，不但行動擧止像，變着嗓門兒，也找不出絲毫破綻來。

姜問天忙不迭把她的手兒捏了一下，樓中現在只賸下三人，除了他們兩人外，就只有那姑娘了，她笑，自然衝着那姑娘，姜問天又豈會不明白，先前除了那姑娘，飛箸穿頰的，再不會有別人，人家不是在那漢子對醉芙蓉汙言穢語，大不敬之時，生怕醉芙蓉對人家不敬。

醉芙蓉直如不覺，說：「這麼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倒有一身俊功夫，美人兒，你沒有了筷子，如何飲食呢，我給你一雙吧。」

姜問天來不及阻止，醉芙蓉翻腕往外一送，手中筷子已冉冉飛出。

那姑娘面前可不是沒有筷子，只見她聞言一揚眉，待見筷子冉冉飛出，却又一怔，醉芙蓉飛箸冉冉，可見功夫，那姑娘似要發作，繼而微驚，便姜問天也是一怔，眞還沒料到醉芙蓉的內家功力，已到了這般火候。

那雙筷子端端正正落在那姑娘面前，竟然毫無聲響。只見她眉兒倒豎了起來，一拍桌子，不待那挑起來的筷子落下，翻腕一拍，啊啊！噗噗兩聲，那筷子已插回在醉芙蓉面前，入木何止一寸。

姜問天又是一怔，要知這不是那姑娘用掌力發出，而是一拍之下飛射過來，顯然和醉芙蓉較量上了，顯示她的眞功夫。

醉芙蓉笑盈盈，站了起來，說道：「果然是你，妞兒，你這是不打自招，敢情醉芙蓉就是這個模樣兒。」

那姑娘登時臉上變了色，一按桌上，飄身離座。

姜問天一怔，甚麼！難道冒名嫁禍的不是黑山老怪，而是這位姑娘。

那姑娘一翻腕，亮出一把短劍來，劍尖上竟吐出尺許長的一道寒光，好劍！

姑娘一揚頭，道：「既然你識破了，待要怎的，你說，你是誰？」

醉芙蓉說：「你好大胆，敢假冒醉芙蓉的名兒，殺人行兇，只可惜你還不够道行。」

那姑娘眉兒一挑，顯然吃了一驚，跟着頭兒一拋一揚，冷笑道：「你這人必知是誰假冒我的名兒，趁早說了，姑娘饒你不死。」好俐落的身法，那姑娘劍在身先，只聽嗤的一聲響，劍在身先，已落在兩人身桌前，攔住了去路。

姜問天與醉芙蓉同是一怔，敢情少女手中並非短劍，遠看形似劍，到了面前，才看出見楞見方，似杵非杵，倒更近似判官筆，能發出聲響，可見兵刃中空，兩人雖然談不上見多識廣，但這樣的兵刃，却聽也沒聽說過，同時也更愕然，她怎說？假冒她的名兒，難道她也叫醉芙蓉。

難道她才是殺害了這麼多人的兇手，殺人的並非那黑山老怪，她不是已直認不諱，殺害杜剛的大兒子是她麼？華山寨的賊子們不是對醉芙蓉出言不敬，便惱怒了麼？

那姑娘手中兵刃：：慚愧，他二人叫不出名來，嘿！竟然指正醉芙蓉的前心，說道：「趁早說，饒你們兩人不死。」

醉芙蓉說：「喲！我得罪了你這小妞也罷了，人家可沒犯着你，怎麼連人家也不饒，小妞，你可眞霸道。」她那把這姑娘放在眼裏。

姜問天忙搖手道：「姑娘，有話好說，若不嫌棄，請坐下飲一杯如何，在下有話請教。」

那姑娘的眉兒又一挑，右臂一掄，手中兵刃一揚，又是嗤的一聲，那兵刃可不是中空麼，說：「是我在問你的，聽明白了麼？誰許你開口了，說！你快說，那假冒我名兒的人現在何處，敢不說，休怪我判下無情。」

判！醉芙蓉笑說道：「小妞，你這兵刃可奇特得很，是甚麼判啊？」

「呸！」那姑娘啐了一口，一上步，手中判距離醉芙蓉的前心不足五寸，說：「你敢小看本姑娘，你再小妞小妞的叫，我這生死判，就立判你的生死。」

醉芙蓉說：「小妞，你眞聽話，問你甚麼，你就乖乖地說甚麼，敢情你這玩意兒叫生死判，說眞的，小妞，你也眞還說得是個小美人兒：：」

呔！刹時間，兩人已兩番互換了一個方位，恰似穿花粉蝶一般，兩人的身法都一般快，醉芙蓉出其不意，在她臉兒上擰了一把，嗤的一聲響，那姑娘的生死判却落了個空，但醉芙蓉旋身反臂，可就不是生死判上發出聲響，還雜着一聲裂帛的響澌，她非但沒擰着那姑娘的臉，却被那姑娘劃破了袖管。

那姑娘一聲呔！醉芙蓉一聲啊！兩人乍合倏分，各自跳開。

那姑娘臉色紅透了，柳眉兒倒豎，杏眼兒圓睜，醉芙蓉忙不迭查看衣袖，愕然而驚，而怒，叫道：「好哇，小妞，你用甚麼邪法兒，劃破了我的袖子。」

姜問天瞧得明白，明白那不是法兒，不過判身兩邊有槽，隱藏着如剪似鈎的雙翼，她第二次出手，生死判刺出，那如鈎似剪的雙翼，霍地翼展伸出，醉芙蓉又恰在拋腕之時，拋腕，那袖子自然也飛捲出去，本是一招極其精妙的招數，不但連消帶打，似乎還攻，飛袖若把姑娘的生死判捲着了，必然出手，這麼一來，可也就遮擋了醉芙蓉的視綫，看不見那判裏的機關，飛袖非但沒把她的生死判捲出手，倒反被刺破了，奇妙的是那似鈎如剪的翼，乍現即隱，若不是姜問天正凝神而視，幾乎也看不出來。

妙啊！姜問天眼睛瞪得大了，心想：若然不是袖管，而是兵刃，豈不被她的生死判鎖拿住了。

那姑娘滑出一旋，左手中已多了一把短劍，這番才眞是把短劍，已是氣得花容變色，罵道：「你這壞透的小子，姑娘要不把你的砍下來，誓不為人。」

可不能怪她氣極了，臉兒被醉芙蓉擰了一把，怎會不羞極怒極，呔！臉是姑娘的嫩臉兒，醉芙蓉又是扮成了個小子。

姜問天一怔，繼而大急，忙叫道：「快住手，姑娘，有話好說。」

是他瞧出厲害來了，這姑娘若然左手中早有這把短劍，若然醉芙蓉適才手中有兵刃，又被她的生死判鎖拿住了，只怕一早被這姑娘刺了一個窟窿，短劍又是藏在姑娘的袖中，翻腕已到了她手，其實適才人家若存心傷害醉芙蓉，醉芙蓉袖子被劃破，難免分神，那瞬間早已傷在人家的劍下了。

姜問天大吃一驚，姑娘的生死判不但暗藏奇險，短劍倏忽近身發招，更是險上加險，更兼她身法奇快絕倫。

那姑娘豈會就此甘休，咬牙切齒，早又撲出，姜問天又叫道：「姑娘，有話好說。」上步一翻腕，手中竹筷一點，楞地把姑娘向醉芙蓉攻去的生死判蕩了開去，身子亦已攔在姑娘的身前。

那姑娘怒叫道：「快滾開，不與你相干。」

醉芙蓉叫道：「讓開，這個丫頭可惡，非教訓她不可！」

那姑娘在前一幌生死判，醉芙蓉在後翻掌一推，啊唷，他躲得前面，可躲不過醉芙蓉，姜問天跌跌撞撞，才拿樁站穩，轉過身來，醉芙蓉已和那姑娘鬥在一起了，醉芙蓉手中亦已亮出她那把二尺來長的半長不短的劍來，眨眼已走了兩招。

姜問天這一急，非同小可，這姑娘自認是醉芙蓉，得弄個明白，可不能傷了她。她手中一判一劍，奇詭絕倫，若然傷了醉芙蓉：：：

他那敢怠慢，旋身立即又搶出，手中竹筷乍幌倏點，再又蕩開姑娘的生死判，

不料拍向醉芙蓉的那一掌，却拍了個空，醉芙蓉是何等身手，說：「丫頭，教你也知道我的厲害！」身旋劍掃，乍抹倏挑，那姑娘拋腕，方才化去姜問天勁點的力道，並借勢旋身，只聽噗嗤一聲響，她的袖管也被醉芙蓉的劍刺破了，一片衣袖登時化作翩飛的彩蝶。只見她騰身一滾翻，腳尖在傍邊桌上一點，已俏生生落在臨街的窗檻上。

姜問天叫道：「姑娘請留步。」

那姑娘呸了一口，怒道：「兩打一，算那門子好漢，早晚我非找你們算帳不可，小子，你：：你這該死的，壞透了的小子。」

話聲未落，已跺腳一翻，落下街去了。姜問天叫道：「慢走！」

醉芙蓉叫道：「追！」

她當先追出，不料那姑娘已踪跡不見，街道上的行人却發起喊來，跟踵落下街道上來的姜問天道：「準是往那面走了，快追！

街道上的行人佇足仰望，齊望着對街的房上，醉芙蓉還等他說麼，早一躍騰身，姜問天也顧不得驚世駭俗了，在爆發出來的一陣驚呼聲中，縱身上了房。

那姑娘可不是在前面麼，但饒是二人身法再快，一直追到郊外一座樹林中，非但沒追上，反而失去了那姑娘的踪跡。

兩人分道搜了一遍，才又會合了，醉芙蓉氣惱得直跺腳，說：「誰要你來插手，要不然我早把她擒住了。」

姜問天道：「你知道先前危險極了麼？若不是：：」

醉芙蓉的氣大了，說：「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不死也必傷在她的生死判下了，是不是？哼！」

姜問天不敢說是，道：「你不明白，因為你那時被飛袖阻擋了視綫，你沒看出她那生死判暗藏奇妙，豈僅古怪，而且奇詭。」

待他把看出來的奧秘說了，醉芙蓉也不由一怔，也才幌然大悟道：「怪不得我的衣袖破了，敢情這丫頭是個小妖精。」

「妖精倒不是，」姜問天說：「最厲害的還是她袖中藏劍，不知怎的，她一旋身，左手中已多了一把短劍，你想想，若然她要傷你，那劍先已在手，趁你袖破分神之際，你上不上她的當？若是兵刃被她鎖拿住了，那還：：」

醉芙蓉哼了一聲，心下却也掠過一絲涼意，姜問天忙岔開話題，道：「可惜被她走脫了，我們竟然看不出她屬甚麼門派來，手中兩件兵刃，實是奇中奇，險中險，看來她的功力還差一點火候，否則更厲害。」

醉芙蓉也點頭，說：「你是說她的兵刃能發聲麼？那倒是眞的，若然再大，再尖銳些，必會令人不能凝於神，心神一分，更易上她的當，奇怪，生死判，竟沒聽說過，從她的口音，似是打南邊來的。」

兩人邊說，可都是耳目併用的，那林子姜問天已不是第一遭來了，近着鎭郊的林子，自是疏而不密，昨日他躡踪黑山君三個手下，却也是在這裏失去了三人的踪跡，這姑娘必是翻過山那邊去了，落下那面山溝，休想再尋得到她。

醉芙蓉在踱着方步，負着手，也不言語，那是眞的，她說小子才是她的本來面目，一些兒也不假，若然她手中再多一把摺扇，可更見瀟洒，更風流，誰能瞧出她是女兒身來，先前那姑娘和她近身過招，不就也看不出來麼，否則不會因為醉芙蓉「調戲」她，令她那麼氣惱了。

「你笑甚麼？」醉芙蓉說着，眼色一瞪。

姜問天笑道：「我有些明白了，只怕她才眞是醉芙蓉，要不，名兒也必是甚麼芙蓉，要不然那華山寨的賊子罵醉芙蓉，她怎會倒惱了。」

醉芙蓉道：「其實，壓根兒我就不叫甚麼芙蓉，這名兒原是別人背地裏叫的，甚至我也奇怪，怎麼會這麼迅速地叫開了去。」

姜問天驀可裏一拍大腿，說：「是了，是了，我明白了，她才眞是醉芙蓉，必是她先你來到秦中，不但露了臉，也露過手，江湖中早知有她這個醉芙蓉。」

醉芙蓉道：「不對不對，依你這麼說，大夥兒怎又張冠李戴，硬生生把這名兒派給我？你，又笑，有什麼好笑的？」

姜問天道：「想必有人吃過她的苦頭，這名兒傳開了，跟着你入了潼關，而見過她的人不多，你們又都是美人兒：：」

醉芙蓉又瞪了眼，姜問天兀自笑道：「你不是叫她小美人兒麼，你又何嘗不是美人兒，美人兒總有幾分相似，說眞的，你要是和她一般妝扮，乍然一見，只怕連我也分辨不出來。」

醉芙蓉的眼睛瞪得更大，但不再針對他了。

姜問天又道：「好，你們都一般兒出手狠辣，武功高强，於是錯把馮京作為馬涼。你就被更多人認作是醉芙蓉。」

醉芙蓉哼了一，道：「對你邪惡之類，江湖敗類，我眞後悔，沒更狠辣些。」

姜問天心下又抹過一絲涼意，眼前又浮現那五具慘死的屍體來，嘆了一口氣，說道：「今日廟前那兩人，必定是你殺的了？」

醉芙蓉面上凝霜，眉兒一挑，說：「這夥賊子殺害了那麼多善良無辜的人，還不該死麼，我問你，昨日之前，你以為我眞是殺人兇手，你說：你的牙兒咬得有多緊，可是恨不得殺了我。除害即是行善，你懂不懂？」

那是眞的，姜問天本已愧然於心，當然若是昨日遇到她，他會不會：：。

忙道：「你說的是，却是這姑娘一現身，我可又糊塗了，你說那些人是黑山君暗算，殺害、嫁禍的，這姑娘却又自認殺人不諱，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姜問天不禁又莞爾，因為醉芙蓉把頭巾一掀，竟搔起頭來，那有半點女兒態。

顯然，醉芙蓉也糊塗了，眉頭皺了皺，才道：「你親耳聽到，那黑山老怪也直認不諱，且道出了他的殺人動機，可是假得了麼？」

姜問天道：「但我們也都親身聽到這姑娘認了，却又怎說？」

醉芙蓉道：「本來我是想把黑山老怪的黨羽剷除了，然後把他擒到大夥兒面前去，洗我淸白，把老怪交出，任由他們去

有寃報寃，有仇報仇。這一來，咱們得先找出這小妞來，便宜黑山老怪多活幾日，走。」

姜問天道：「且慢，當眞姑娘你貴姓芳名，現在可該賜告了吧？無論如何，眞主兒已出面了，你這芙蓉是假，其實，你便是眞，我也不叫到你醉芙蓉，你說，是不是啊！」

她動輒瞪眼，可不是又瞪眼了，說：「誰說假了。」

但她眼兒仍瞪着，却已一聲嘆息，道：「我要是知道我姓甚麼，也不致奔波來秦中，也不會妖嬈過市，引起武林中人注意，但無姓豈可無名，師傅一日帶着我，歇於芙蓉花下，便借花爲名，日前你問起，非是我不告，是不願相欺，別人問起，我就以芙作胡，胡爲姓，蓉爲名了。你當然知道，我是在師傅的酒葫蘆邊長大的，人家說耳濡目染，我則是鼻聞口嚐，我師傅那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姜問天道：「大師玩世不恭，人間遊戲，難道從小把酒作奶水來喂你不成。」

他本無心，不料令他感懷起身世來，故想以戲言沖淡她的煩愁，那想到她竟點了點頭道：「你猜對了，師傅正是以酒作奶水，他說，我常哭叫得令他心煩，灌我喝兩口酒，他倒能得到一會安寧，其實我知道，師傅給我喝的酒，是放了藥物的，小孩兒豈會行功運氣，下在酒裏却可透達全身。」

姜問天道：「不怪姑娘你的內家功夫，勝過常人數十年的修爲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醉芙蓉道：「那麼，你說，我這醉芙蓉，是眞還是假？」

豈僅眞，甚至她打從孩提時候起，已是醉芙蓉了，也就輪到他來掀頭巾，把頭髮也搔亂了，不用說，兩人對那姑娘也更好奇，巴不得立即找到她。

醉芙蓉道：「走吧，你休再以姑娘相稱。」

姜問天道：「那我叫你胡兄弟如何，咱們現在去那裏，那裏能找到她！」

醉芙蓉道：「不用找，咱們只是去等候，還怕她不來找我們麼。」

姜問天道：「說得是，說得是，她不知你是女兒身，你摔了她的臉，她怎肯甘休。」

醉芙蓉道：「她高傲得目中無人，你兩番把她的生死判蕩開，必認爲是奇恥大辱，怕她不來找你較量麼？」

兩人走了，回到楓林渡。

撲迷離朔　真假醉芙蓉

姜問天與醉芙蓉才到街口，却不由一怔，皆因才離去這麼一會工夫，那街道上已關門閉戶，不見一個人影，形如死市一般。

姜問天一跺脚，說：「不好了，我們怎麼忘了：：」

醉芙蓉一怔，道：「你是說黑山老怪麼？」

姜問天道：「你忘了昨日你爲何跳崖麼，不過是要讓大伙兒都認定你已死了，那黑山老怪不能再嫁禍於你，也就不能再害人了，而今醉芙蓉又再出現，杜剛的大兒子屍身上，必有一朶芙蓉花。」

醉芙蓉道：「你是說老怪一見機不可失，又暗算了甚麼人？我瞧不會，第一，他尋找他那寶貝兒子的下落，那有功夫去害人。」

姜問天道：「你不是說老怪已收了屍麼？還尋找甚麼？」

醉芙蓉掉過頭去，說道：「你又不是沒見那殘肢碎肉，你必然認爲我太以殘忍了，其實我也噁心得很，但不把那屍體碎裂得血肉模糊，老怪一眼認出是他的寶貝兒子來，不能騙得那夥人信以爲眞，認爲是我死了，那時不知還有多少人死在老怪手中，說眞的，只得那麼一會工夫，還眞不容易。」

醉芙蓉雖不是低聲下氣，却也不厭其詳地對他解釋起來，姜問天心下的涼意，登時化作暖意，這個從未對他假以詞色，性情極是高傲的冷若冰霜的姑娘，竟對他解說她的不得已。

可不是不得已麼，她所說的，會是實情，他全知道。

醉芙蓉轉過頭來了，又道：「黑山老怪若然心下還存着一綫希望，那就是他兒子的衣衫，連一塊碎片也沒尋到，却遍見我碎裂的衣衫，這一來：：」

「這一來。」姜問天說：「他把那姑娘認爲就是你了，再不懷疑死的是他的寶貝兒子。」

醉芙蓉道：「既然生不見人，崖下僅見屍，還不痛哭一場麼，自然也要把屍體拼湊起來，加以厚葬，那來得及再出來害人，這絕不是老怪又暗算了甚麼人。」

一言未了，驀見街口傍邊轉出兩個勁裝的漢子來，皆是刀隱肘後，一見兩人，皆是一怔。

姜問天拱手道：「請問，這鎭上可是發生了事故麼？何不見一人？」

一人道：「奉勸兩位，若是路過，不入鎭也吧，前面河下亦有店舖，飲食倒也便當，兩位休問。」

醉芙蓉眉兒一挑，說：「你們是做甚麼的？：：」

姜問天才遞眼色阻止，驀見街口房上，飛落下兩人來，都認得，一個是先前酒樓中所見的華山寨那老者，一個是馬嵬坡的蕭元龍。

那老者道：「就是這兩位了，兩位，敢情眞人不露相。」他第一句是對蕭元龍說的，隨對兩人一拱手。

姜問天明白，華山寨的人被那姑娘傷了兩個，這老者其實並未遠去，必是眼見他們追趕那姑娘。

蕭元龍也拱手道：「原來兩位英雄少年，請問那女魔現在何處。」

姜問天道：「不瞞老英雄，那姑娘身手實是了得，適才追入那面林中，已失去了她的踪跡，遍尋不獲，這才回來。」

蕭元龍捋鬚，凝眸，道：「老夫聽玄眞子道長說有位長安公子，亦已前來此間，莫非便是閣下？果然英雄了得。」

姜問天忙道：「江湖朋友戲稱，在下可不是甚麼公子，請問老英雄，鎭中可是有甚麼事故麼？」

兩個勁裝漢子早已拱了手，一個道：

「我眞有眼無珠，不識泰山，公子休怪。」另一個說：「那女魔殺了杜剛的大兒子，已在此現身，咱們那敢不小心，立即出動搜索那女魔的踪跡，再加三位先前飛落街中，鎭上之人奔走相告，是紛紛閉戶關門，到目下其實尚無事故。」

姜問天道：「原來如此，這位胡兄弟乃弟好友：：」

那老者拱手道：「好俊的身手，其實酒樓中已見過，說來慚愧，那女魔已先在樓中，只因萬想不到她會這快來到此地，是我忽略了，先前最先追趕的，倒是這位胡公子。」

原來蕭元龍的一雙眼睛，兀自在醉芙蓉面上打轉，姜問天心下登時打起鼓來，生怕被他認出了眞面目，是以搶先說是胡兄弟，以釋其疑。

蕭元龍道：「原來是胡公子，忘怪，總覺好生面善。」

那老者道：「如何不面善，蕭爺，你仔細瞧瞧，若不是那女魔亦在那樓中現身，我又親眼見他趕那女魔，幾乎以爲：：哈哈，胡公子休怪，只怕會以爲胡公子是那女魔喬裝改扮了。」

那兩個漢子齊聲道：「果然有些像：：像極了。」

這幾人昨日全都在那崖頭，如何不識醉芙蓉，蕭元龍也一聲呵呵，道：「不怪我覺的面善了，兩位來得好，這番正要借重，務請兩位相助一臂，玄眞子道長現在前面悅來棧中，請兩位前去也去盤桓如何。傅家地方狹窄，那棧房已包下來，專門用以接待各路朋友，便是老夫亦落脚在那棧房中。」

那老者道：「況且也別無可落脚之處，兩位公子請。」

姜問天忙道：「不用了，不瞞各位，我們此來，便是尋找那位姑娘，這裏各位既已嚴陣以待，只怕她也不敢來了，不趁此時趕快追尋，若容她遠走高飛，只恐更難追查了。」

蕭元龍當先點頭，道：「兩位說得是。便我等也該分出人去追查那女魔的下落，好，兩位請吧，不過稍晚務請悅來棧盤桓！」

姜問天忙忙地拱了拱手，拖了醉芙蓉就走。連河下也不去，見林便鑽。

醉芙蓉道：「你這是做甚麼？」

姜問天一瞧四下無人，這才鬆了口氣，道：「好險，今日若不是那老者一席話，差點便被姓蕭的認出你來了。」

醉芙蓉哼了一聲，道：「算他僥倖，否則，哼！」

當眞蕭元龍適才若認出是她來，就憑那四人豈能奈何得了醉芙蓉，就算她手下留情，這蕭元龍一生英名也盡喪了，忙把話題岔開，道：「這一來豈不糟了，尋不到那姑娘，連一個落脚的地方也沒有。」

說眞的，姜問天最担心的還是玄眞子，昨日在玄都觀老和道對過一掌，幾乎捱不下老道那一掌來，這玄眞子的出身來歷無人知曉，亦少在江湖上露面，更兼明裏替駱天鵬撑腰，其實反倒約束得駱天鵬不再那麼橫行無忌，較之以往大大收斂了，武林中人漸漸明白過來，是以也對駱天鵬容忍了，何況玄眞子也露過兩手，令武林震懾，而又敬而遠之，因是迄無人知其來歷，但姜問天從那一掌，可知是老道大有來歷，老道的功夫，顯然和他屬於同一門派，昨日已幾乎被老道誤會是他殺死了玄都觀三個老道，他亦曾答應過老道，要把醉芙蓉找出來，而今若被老道見到他和醉芙蓉在一起，眞兇又未尋獲，那時誤會必也更深，醉芙蓉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但這玄眞子：：

姜問天搖搖頭，醉芙蓉可不知他心下想的是另一回事，道：「那還不容易麼。你瞧，那山坳裏，不就有個道觀。還有一宗，只怕在那裏，能找出那妞兒來。」

姜問天一怔，道：「你怎知道？」

「我只是猜想。」醉芙蓉也向四外掃了一眼，道：「那妞兒已露了相，也招認不諱了，她敢到鎭上去麼，何況現今鎭上也沒落脚之處，河下也是一般，這鎭西南兩面，你又不是不知道，可連這樣的道觀也沒有，你想，她會在那破廟落脚麼？何況相隔得遠了些，走吧，那小妞即使不去那道觀，我也有本事把她引去。」

她有這本事？想到醉芙蓉古怪又精靈，不由他不信，而且，這醉芙蓉逢道觀必入的，必有緣故，眼下有這麼個道觀，她豈會放過的，可惜，那必是醉芙蓉的一大秘密，可惜他只能在心下奇怪，不便問出口來。

當下醉芙蓉在前，大搖大擺，向那道觀走去。

姜問天直皺眉，心下在盤算，那蕭元龍必已回到店中，玄眞子必已知道先前追趕那姑娘的是他，當然也知道他身邊有個和醉芙蓉面貌相似的人，老道會不會：：

他不時回頭望，總算沒人追來，脚下的道路，也遠離大道，甚至不見人家。

那醉芙蓉大搖大擺，倒像生怕人家見不到了她，姜問天急在心下，可不敢說出口來，若是把心下担心的對她說出，只怕更糟，唉！這醉芙蓉的性子。

要是她知道玄眞子盛怒而來，誓要殺他與老道士報仇，若是對她說玄眞子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必在她之上。只怕：：她不會等候玄眞子來找，她倒先會去找老道。

他又搖了搖頭，啊！

他不停東張西望，沒留心前面和脚下，幾乎和醉芙蓉撞個滿懷。

因爲醉芙蓉不但停下步，而且轉過身來了。

原來已到了那道觀前面。

醉芙蓉說：「你這是怎麼？失魂落魄的，哼！」

他可不是失魂落魄的，但她爲何又哼了一聲，分明還冷冷一笑，那眉兒也挑了起來？

醉芙蓉道：「別發楞啦，你這魂牽夢縈的模樣兒，既然想見人家，爲何還不快些兒進去。」

想見人家，誰？

他明白了，醉芙蓉說的必是那姑娘，要不，那語氣中怎會有那麼重的酸味兒，喜道：「你是說，那姑娘：：在觀裏？」

醉芙蓉道：「雖不在裏面，也快來了，進去吧，找稍後便到。」幾乎話聲未落，已溜入觀前林子裏，不見了。

姜向天好生後悔，若然他不是胡思亂想，不是只注意身後來路，他也必會有所見的，現今尋找出那姑娘來，才是當務之急，替醉芙蓉洗脫罪名事小，血芙蓉何來，兇手端的是誰，防止再有人被暗算才事大。

醉芙蓉旣然如此說了，話必有因，他也就不用遲疑，邁步進觀。

就和他出得長安以來，一路中所見的寺院道觀一般，若非破敗，也冷落之極，何況楓林渡乃是一個小鎭。

「有人麼？」

姜問天轉到殿後，只見兩邊的廂房都已沒了門窗，連甬道上也草深可以沒脛，但從那殿堂看來，卻又不像沒人的。

但不見人，也無人應聲，一直尋到灶下，才見到兩個面黃肌瘦的老道，坐在灶前吃飯，原來是麥飯，不怪那麼粗黃了，灶上放着一缽兒青菜，連青菜也是黃的，那必是有鹽無油之故。

一個老道一見姜問天，已站了起來，姜問天道：「請問道爺這裏還有人麼？」

老道苦着臉，未語先嘆口氣，道：「除了我們這兩個走不動，也沒處去的，還能再有人麼，公子你若是來尋甚麼人，那是找錯地方了，我們這裏雖是近着楓林渡，非但沒了香火，十天半月連個來此歇脚的人也沒有。」

姜問天黯然點了點頭，他有甚麼不明白，而且早已明白了，這和他家園的門庭冷落，再無車馬，又有何別，自從帝京東遷，長安道上少了冠蓋往來，何況兵災之後，商賈絕迹，民已不聊生，豈能齋僧佈道。

姜問天道：「那必是和我相約來此會晤的人尚未前來，但也該快到了，有勞兩位道爺備些酒菜……」

那老道才苦笑搖頭，姜問天已掏出一錠不下十兩的銀子來，道：「我有銀子在此，道爺請收下，備兩樣小菜就是，酒卻不可少的，餘下的銀兩，權香火之資。」

只把那老道喜得手也顫抖起來，幾乎握不牢那沉重的銀子，連聲應諾，道：「殿堂右面廂房，尚還完好，請公子前去坐地，小道這就去備辦。」

銀子登時成了鋼，兩個老道不但走得動，而且跑得動了，跌跌撞撞，奔下山去了，姜問天才在觀中轉了一轉，除了殿堂右面的廂房，倒還有桌椅外，全都缺門少窗，顯是老道若不是賣了，也拆來燒了，那暗間分明就是老道住宿之所，對面的一間卻空在那裏，除了一張雲床外，便空無所有。

醉芙蓉說那姑娘即會前來，奇怪，一路行來，他和醉芙蓉寸步不離，即使發現了那姑娘的踪跡，又怎知她必會前來？

不料他才踱出廂房，驀見人影一晃，寒光一閃，那姑娘已截住了他的去路，左手短劍隱在肘後，右手中的生死判指正他的前心。

姜問天還是眞嚇了一跳，但旣知醉芙蓉話出必有因，這姑娘雖現身得太快，卻也不再是太突然了，是以驚而不懼。

他退了半步，若是他斜身一翻腕，便奪不下這姑娘的生死判來，也能化解她這一招！其實早在酒樓中時，他已兩番化解了這姑娘奇詭的險招，知道要想勝她，倒也非易，因為她的身法太快，但任她的生死判再奇，短劍再險，可也傷害不了他。

那姑娘眉兒高挑，說：「要命的，休想逃走，站住了！」她也上前半步，生死判兀自指正他的前心。

不，不能笑，姜問天說：「喲啊，姑娘，我和你無冤無仇，饒了我行不行？我不逃就是。」

他裝得像不像啊？一定像眞害怕，不然她豈會信以為眞。

生死判的判尖與微微一挑，姑娘說：「你這人倒也不像那小子一般可惡，那小子壞透了，我一定不饒他，你不逃，我就不殺你。」

姜問天忍住了，倒也沒笑出聲來，說：「多謝姑娘不殺之恩。」

姑娘說：「可是你得乖乖聽話，我問你甚麼，你得老老實實回答。」

姜問天說：「你問一句，我一定不會答兩句，該行了吧？」心下卻說：我可得答應你要老實。

那姑娘微微楞了楞，雖覺他答得有些不妥，卻一時又悟不出有甚不妥來，重複說：「要老老實實……」

「老老實實說。」姜問天道：「姑娘，你要不把這玩意兒拿開，我心驚肉跳，連魂魄也嚇得出了竅，若是我答非所問，可怨不得我。」

姑娘的生死判在她面上一晃，說：「可不怕你逃了。」

醉芙蓉呢？這姑娘果如她所說，現身出來了，眞怪，她像是未卜先知，但怎會不跟蹤前來呢？

生死判垂下了，也只是垂下了些，仍然橫在她手中。

姜問天舒了一口氣，說：「好啦，我的靈魂兒這才歸了竅。」

「我問你。」姑娘說：「你說，那壞小子……」

「且慢。」姜問天說：「姑娘，你把我的腿也嚇軟了。坐着說話兒，怕不也自在些，而且觀裏有兩個老道，就快回來了，若被他們回來見到你兇霸霸的，一手判兒，一手劍兒……」

姑娘一瞪眼，判兒、劍兒，姜問天的口氣，直把她的生死判和短劍，當作是小孩的玩意兒。

生死判一揚，短劍圈臂一晃，姑娘說：「別囉唆，裏面有椅子，去坐下了。」

姜問天回身坐下了，奇怪，醉芙蓉怎麼仍不前來？道：「姑娘，你也來坐下啊，站在門口，你倒不累，是啦，你堵住門口，怕我逃走。」

「你敢逃。」姑娘說：「那你是不要命啦。」她眼珠兒在轉，又說了，道：「你雖然不比那小子壞，但你和那壞小子一道，也好不了，不過，我可不怕你逃，任你逃出多遠，我飛判立可取你性命。」

她走來坐在姜問天對面了。

飛判？不錯，對敵過招，兵刃豈能出手，但她有兩件兵刃，對敵之時若然飛判出手，倒眞是奇招妙着，先前若不是他和醉芙蓉連袂追趕，只怕她已飛判出手了，若非是絕招，她又豈敢出手倒眞要小心。

「快說！」姑娘斜着身子兒坐在椅上，半側面對着門口，說：「那壞小子分明和你一道走的，在那裏。」

她一口一聲壞小子，那自是恨醉芙蓉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之故，若然她知道她說的壞小子也是一個姑娘，會不會仍然這麼惱呢？

姜問天道：「那是我胡兄弟，其實他人挺好的，就是頑皮些……」

「你敢動！」姑娘生死判一晃，直晃到他面上，說。「動，我就……」

姜問天搖手道。「喲啊！你可眞兇，我知胡兄弟得罪了姑娘，我不過替她陪個不是。」

他眞的一揖，不但手動，連脚也動了，但姑娘的生死判倒垂下了，臉兒紅了，啐了一口，說：「誰要你來替他陪不是，我非殺了那壞小子不可，那小子壞透啦。」她瞟了姜問天一眼，說：「你這人麼，看來倒也不壞。」

「其實，」姜問天忍住笑，說道：「你和他，倒眞是一對兒……一雙兩……好。」

他想說一雙美人兒，但若說出口來，豈不顯然輕薄了，何況醉芙蓉也還男妝，雖然眞是一對美人兒，而且是罕曾見的絕色美人兒。

拍的一聲，啊喲！姜問天不但痛得叫出聲來，而且痛得跳了起來，那姑娘出手好詭譎，生死判向他肩頭拍落，竟然沒躲開，那自是相距太近，他又萬萬沒防到。

姜問天摸着肩頭，說：「你為何……打我！」

「啊，」那姑娘瞪着眼，怒道：「你說甚麼！」

「我我……」不可，若是說出醉芙蓉是女兒身，露了形藏，眼下這麼多武林高手，怕不要對她羣起而攻，想想有多少人對她恨之入骨，多少人要和她拚命，更何況還有一個玄眞子。

「我是說，」姜問天道：「我胡兄弟本是無心，只是頑皮些兒，論性子，你們倒眞是一對兒……」

姑娘哼了一聲，可眞兇，說：「要不是看在你人還不太壞，我連你也宰了，那壞小子躲得了今兒，躲不過明兒，說，誰假冒我的名兒，你說了，我就饒了你。」

姜問天忍住笑，心想：「可見這姑娘太以天眞，一個兩番用竹筷把她的生死判蕩開過的人豈是怕她，她也殺得了的。」

不，這姑娘不過任性些，若眞是兇殘成性的，適才拍落他肩頭的，也不會是判身，而是判尖戳進他身子了，當眞他不也急於要弄明白，怎生她自認是殺人兇手？至少，她承認杜剛的大兒子是她殺的，也承認那血芙蓉是她所有？

姜問天道：「正是，姑娘，便是我也要請教，你可眞是名叫……醉芙蓉？」

姑娘頭兒一昂，眉兒一揚，說：「本姑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誰敢假冒我的名兒，假冒我名兒的是誰？快快說了，饒你不死。」

姜問天大吃一驚，道：「那麼，殺死玄都觀老幼三個道士，殺死傅老鏢頭父子的，是你？」

「我！」姑娘的眼兒瞪大了。

「你也殺死了華山寨二當家的，但黑山君的三個手下……」

不對啊，黑山君的三個手下，分明是醉芙蓉殺的，另一個醉蓉芙，那醉芙蓉不但認了，他也可說親眼見到，豈是這姑娘殺的。

那姑娘道：「你胡說甚麼？我那殺了……這麼多人？」

姜問天登時心下一喜，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何心下會大喜。

那姑娘又道：「杜剛那大兒子，不錯，是我殺了，那該死的小賊，和我落在同一個廂房中，那晚夜半，我熟睡中，竟敢……竟敢……」

殺了人家，她餘怒仍不息，仍恨得切齒咬牙，但話未盡意，顯然是因為太以羞憤之故。

還用她往下說麼，姜問天道：「原來如此，那可是死有餘辜，我說呢，姑娘你天眞無邪，豈是兇狠殘暴之徒，竟會濫殺無辜的，原來是他侮辱了姑娘。」

拍的一聲響，這姑娘怒道：「誰說他侮辱了我，憑他也配，那爺兒三個便是一齊上，本姑娘亦不把他們放在眼裏，那小賊尚未掀起我的帳來，我只是一伸手，就在他肚子穿了個窟窿，呸！」

她又啐了一口，才道：「想起來我直噁心，倒被他噴了我一身血，你瞧，我再沒換洗的衣衫啦。」

姜問天舒了一口氣，他為何要舒一口氣？是知道那小賊並未侮辱她麼，道：「衣衫不要緊，你瞧，我和那胡兄弟也是穿的在身上，連換洗的也沒有，姑娘，卻是你怎麼自認是醉芙蓉？」

那姑娘好生天眞無邪，眼兒瞪得不能再大了。說：「甚麼認不認，我姓崔，名芙蓉，喂，你還沒回答我，是誰假冒我的名兒？」

姜問天啊了一聲，說：「原來姑娘，你姓崔，當眞崔醉兩字，乍聽起來，有些兒近似，怪不得了，好險，姑娘幸是遇到我。」

崔芙蓉道：「甚麼險不險的？」

姜問天道：「適才我不是告訴姑娘了麼？只因你初來乍到，又不與武林中人往來，現下這裏死了無數人，而且都大有來頭的。」

姑娘道：「不錯，你說過，死了三個老道，還有甚麼總鏢頭的。」

「還有華山寨二當家的。」姜問天說：「崔姑娘你想，總鏢頭手下有多少鏢師和徒衆，華山寨死了個二當家的，寨裏有多少人馬，這也罷了，最厲害的是那個玄都觀的玄眞子，內家功夫已登峯造極，這些人全在尋那殺人的兇手報仇雪恨，可也眞巧了，那兇手在殺死人的胸上，全放落一朵芙蓉花，姑娘，你說險是不險，你倒自認是醉芙蓉，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現在四出尋找醉芙蓉的，何祇一百數十人之多，這秦中的高手又皆出齊了。」

那姑娘眞楞住了，說：「我是崔芙蓉，可不是甚麼醉芙蓉啊！」

她的生死判已不在手中，而是放落在桌上，左手肘後的短劍呢？也不見了，竟不知何時收了起來，一桌之隔，他竟沒看出她是怎麼收起來的。

「幸是今日遇到了我們。」姜問天又

說：「姑娘，今日你在酒樓中，你知飛箸傷的兩人，是甚麼人，就是華山寨四當家的，另外四個亦是華山寨的大頭目，你已在人家面前，自認是醉芙蓉了，現下這鎮上聚會的武林高手，和無數的各路江湖人物，全知道你就是醉芙蓉，正在關門閉戶，到處搜捕你。」

「但我不是醉芙蓉。」姑娘說。

「我也知你不是。」姜問天說。「若然你是醉芙蓉，我也不放過你，好吧，你還說別人假冒你的名兒麼？還自認你就是醉芙蓉麼？」

那姑娘啞口無言了，不過倒也不現惶急之容，望望姜問天，又望着屋頂，一雙比秋水更澄澈的眼睛直眨，姜問天趁這時候，再又仔細打量起她來，看來她最多不過十六七歲，真的，真的有五七分像醉芙蓉，可不真是巧麼？

「姑娘。」姜問天說。「可也真巧，驀然一見，你竟也真像那醉芙蓉。

她霍地抓起那生死判來，說。「那麼，你也認識那醉芙蓉，她在那裏，你告訴我，讓我去把她揪來交給大夥兒，你聽住了。」

她又一挑眉兒，道：「別以為我是怕了他們，既然出了這麼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鋤懲，還算得是行俠仗義麼？呔，外面是甚麼人！」

門口畏畏縮縮，轉出面帶驚恐的老道來，說：「公子爺，好怕人。」

姜問天霍地站了起來，他無時無刻不在等候醉芙蓉，這麼久不見她前來，已然擔憂起來，這時候可不能再生枝節。

「甚麼事？」姜問天道。「可是外面山下：：」

「打起來了，好怕人。」老道說：「我先還以為就是公子你，因為穿得和公子你一模一樣，我可又不敢走近去瞧，原來公子你仍在這裏。」

姜問天急了，他早已担心玄真子非比別人，得知他在此現身，得知他身邊有人，醉芙蓉又無下落之際，他身邊的人又有些像醉芙蓉，玄真子豈會不動疑，不追來查看的，何況玄真子又曾疑心是他殺了玄都觀的三個道士，又和醉芙蓉共醉過。

「你聽！」那姑娘說。

山下傳來叱咤聲，隱聞陣陣呼喝聲，姜問天叫道。「不好，姑娘，快走。」

他當先穿門飛掠而出，那料出得那觀門，反倒無聞了，但山下的疏林，却有人影，一個，又現出一個來。

姜問天飛奔而下，才知是受傷的人，沒傷的人扶着那受傷的，正掙扎着坐起身來，敢情還不少，受傷的不下四五個人，只不過傷得似乎不太重。

姜問天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繞到下面，騰身竄上一株大樹，打樹上竄到那些人的頭前，他立即認出兩人來，正是先前在街口遇到的兩個勁裝漢子，兩人都還能走動，正帮助另外兩個受傷的坐起身來，那面也有一傷者被扶着走過來，竟然是華山寨那老者，一拐一拐地走過來！

一個漢子道：「丁爺，你的傷不要緊吧！」

原來那老者姓丁，說．「不要緊，只不過我的名兒得改一改，改成三寸釘，嘿！終朝打雁，倒被雁啄了眼，這是怎麼說，人在面前，咱們都沒認出來，倒是人家老道厲害，一猜便着。」

一個漢子道：「其實蕭老英雄先前已生疑了，若不是丁爺你一口咬定眼見她追趕那女魔，咱們早認出她來了，早：：」

「那又如何。」另一個漢子道：「早要認出她來，只怕咱們早沒命了，今日若不是那玄真子老道在這裏，拚命相救，連蕭老英雄的劍亦被人家奪去了，憑我們手底下這點道行，還有命麼？」

「我該死。」姓丁的老頭兒忘了腿上有傷，一跺脚，也一聲哎喲。

不用問，姜問天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果如他所料，這幾人回去一說，却瞞不過玄真子，立即率衆趕來，醉芙蓉却已先等候在此，這些人怎會是他的敵手，倒不料竟把蕭元龍的劍也奪去了。

姜問天不禁也一跺脚，忘了身在樹上，一脚踩空，差點兒沒跌下樹去，他那眉頭也不禁皺了起來，難道醉芙蓉也早料到了，她故意大搖大擺走路，像是生怕人家不知她走向這條道路，也是故意把這些人誘來的，這却又是為何，用意何在？

一人又嘆了口氣，說道。「不料蕭元龍在人家手底下，也只走得五七招，今日若不是玄真子老道在這裏，真不敢：：」

一個漢子道：「丁爺，你說，老道能擒得住她麼？不料老道那拂塵，真見功夫呢。」

「我瞧。」姓丁的老頭兒說：「老道的功夫雖然了得，最多也不過和人家八兩半斤，打個平手，適才還有我們這麼多人圍攻，尚且奈何人家不得，他一個老道追去，能奈何了人家麼，說真的，我倒担心老道會有不測，只因那女魔不但手身了得，而且太狡獪了。」

那夥人不自覺伸頭望，向東面，想必那即是醉芙蓉的去處。

姜問天可不敢現身出來，醉芙蓉真面目被揭穿了，先前他又是和醉芙蓉一道的，那還敢現身出去，而且，也不用問，已知是怎麼回事了！

當下悄悄退了出去，樹下的六人都垂頭喪氣，又有四人帶傷，有傷豈不痛苦的，是以那林木雖疏落，却無人發覺。

姜問天遲疑了，不，追去也沒用，他連醉芙蓉的心意毫不知曉，雖是向東去了，這姓丁的老頭兒說得不錯，醉芙蓉絕頂聰明，也許是狡獪吧，若然真是不敵玄真子往東面逃去了，又豈會一直往東的，何況他毫不担心，醉芙蓉就算不是玄真子的敵手，也絕不會落在老道手中。

還是回去吧，回到觀裏去，現下反倒無人注意這道觀了，因為誰也不信醉芙蓉會回到觀裏來。

但他却相信醉芙蓉一定會回來，因為她要他在此等候的，何況觀裏還有一個崔芙蓉。

驀聽身後有聲，誰說她在觀裏，敢情跟在他身後，當真她怎麼會就在觀裏不跟來的。

「原來你：：：」姜問天說：「姑娘，想必你已聽明白了，我沒騙你吧。」

她怎麼啦，倒真像他初相遇時的醉芙

蓉，冷若冰霜，哼了一聲，道：「原來那壞小子，就是醉芙蓉，是她殺了那麼多人，還說沒騙我，原來她不是小子。」

她面上雖然冷冷的，但却不惱，反而聲調柔和了。

姜問天不禁笑了，說：「我沒騙你呀，我說：她是無心，她只不過頑皮些，你想想，大姊姊在小妹子的臉蛋兒上擰一把，有甚麼緊要，你再不惱啦，是不是？」

「誰說不？」崔芙蓉眉兒又挑了起來，但挑得再高些，也兇不起來，更不會令人害怕的，誰會怕一個噘起咀兒賭氣的姑娘，在姜問天眼裏，自也就成了更天真，更可愛。

「我不是她的小妹子。」她說：「我也沒有這麼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姊姊。」

「你錯了。」姜問天說．「正如我一見你，就知你一定不是濫殺無辜的兇手，小妹子，你說，她可像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麼？」

姜問天張着的咀，一時闔不攏來，他怎麼叫人家小妹子？她會惱麼？

她一點兒也不惱，大眼睛瞬也不瞬，說：「她不是醉芙蓉？」

「她是醉芙蓉。」姜問天說：「但她不是殺人兇手，兇手另有其人，小妹子。」他偷瞧了她一眼，先前是無意，現下可是有意了，有意試探她的反應，他見到一抹甜甜的笑意，掠過她那芙蓉花兒一般的咀邊。

「小妹子。」他又大胆地叫了一聲：「此事說來話長，不瞞你說，我們雖然知道真兇是誰，但那兇手太以狡獪，未找出他殺人的真憑實據來，還不能揭穿他，而且那兇手手下人多，又歹毒之極。」

「原來是有人嫁禍的。」崔芙蓉說：「我能帮你們麼？」

姜問天說：「小妹子你好俊的身手，多承相助，感激不盡。」

姜問天的咀又闔不攏來了，奇怪，怎生這麼一句，她倒惱了，雖不是惱怒，但大的不說，那小咀兒也又噘了起來，說道：「誰要你來謝，誰要你來感激不盡，她是你的甚麼人？」

「甚麼人也不是，真的。」姜問天說：「其實，我也不過昨日才和她相識，只不過我應承過她師傅，暗中照顧她，小妹子，受人之託，便應忠人之事，你說是也不是了。」

她的眉梢兒彎下來了，說：「原來你也不過早一日認識她，那麼，我若有事求你，你也肯帮我麼？」

姜問天正色道：「小妹子，我雖不知你的出身來歷，但亦知你必出身名門正派，而且嫉惡如仇，心地又善良，若有用得着我之處，那怕是蹈湯赴火，也不敢辭，你說。」

他把腰兒一挺，不料她說：「我餓啦，先前在酒樓上，菜剛上來，我還未動箸，不料被華山寨的賊子氣惱：：」

「還被大姊姊在你臉蛋兒上擰了一把。」姜問天忍住笑，敢情求他的是這點子事：「你放心，鎮上咱們再不能去了，去也買不到吃食的，我已給了老道的銀子，命他們備些飯食，有這一陣工夫，必已燒好了，來吧。」

兩人回到觀中，只見醉芙蓉據案大嚼，大碗喝酒，那崔芙蓉一怔，姜問天喜道：「我就知那道爺奈何你不得，却想不到你這麼快就擺脫了他。」

醉芙蓉不睬他，衝着那姑娘嘻嘻一笑，說：「小美人兒，快來陪公子爺喝酒，啊啊！你怎麼惱啦？是了，是啦，你嫌我沒叫你小妹子，叫得不够人家親熱，是不是啊？」

姜問天知道適才的言語，都已被她聽了去，心想：「幸是沒說她的不是。」

那姑娘啐了一口，臉兒紅紅，跺着脚兒罵道：「原來你不是壞透了的小子，是壞透了的：：了的：：」

醉芙蓉噗嗤一聲，說：「小妹子，你拜我為師，我教你怎麼罵人，你們山東一帶的人，不是叫丫頭叫小妮子麼？你該罵壞透了的小妮子。」

「她是山東人？」姜問天大奇。

他從小就跟虬髯客入西蜀，益州險塞，他從小就沒遇到過一個北邊的人，那能辨得出口音來，可不奇了麼，秦中相去山東數千里，她小小年紀，孤身一人，怎麼跑到秦中來？

當然來必有因，只不過初相逢，可不便問出口來，忙道：「我也餓了，小妹子快來吃飯。」

想不到老道士這麼快，就送了酒菜來，還是真豐富，一個老道又送了杯箸來，說：「不料公子還有一位人客，若是不够，酒菜都便當，吩咐了立即送來，這酒也還不壞，是山下一戶人家藏的，便貧道亦叨了光。」

姜問天忙說道：「足够了，道爺請便吧。」

順手又遞給他一錠銀子，道：「若有人問起，休言我等在此。」

那老道畏怯怯地瞟了醉芙蓉一眼，顯然上山來時，曾見她連傷了多人！

老道千恩萬謝，道：「公子給的銀子，還賸下不少在此，怎敢再領，三位放心，誰有那大的胆子，還敢來這裏麼？公子若有甚麼吩咐，貧道在外侍候。」

老道退了下去，不料醉芙蓉黯然，輕輕嘆了口氣，目送老道在門邊消逝下，才回過頭來，再也不嘻笑了，像是見了老道，就令她有所感觸，而黯然神傷，姜問天看在眼裏，却是默默地點頭，當今之世，除了她的師傅醉菩提，也只有才明白她的身世了，一個連姓甚麼也不知道的棄嬰，身世竟又會與道士有關連，而迄今仍然成謎，教她見到老道，如何不黯然神傷。

崔芙蓉顯然是餓極了，雖覺得奇怪，怎生忽然都沉默起來，明白有甚麼不對勁，她可也管不了許多，也不理兩人，埋頭吃喝起來。

姜問天道：「小妹子，你怎麼不喝酒啊？先前你在酒樓上，倒要了兩大壺。」

姑娘道：「我才不喝這勞什子哩，先前不過又慌又惱，聽說酒能消愁，我也就要了，那知恁地辣喉嚨，連一口也喝不下去。」

那醉芙蓉倒是大碗喝起酒來，姜問天陪她喝了半碗，道：「胡：：兄弟：：」

「喂！」姑娘說道：「原來你是姓胡啊！」

姜問天道：「對了，我來替你們引見，小妹子，她姓胡，單名一個蓉字。」

姑娘道：「她又喜歡喝酒，所以人家叫她醉芙蓉，原來是醉芙蓉，這麼說，你不是假冒了。」

說得醉芙蓉又笑了，那面上的黯然之色，也一掃而空，說：「你不但是個小美人兒，而且是小精靈，精乖又聰明，對啦，甚麼兄弟，無論如何，我也還是有名有姓，叫名兒豈不便當，何況再也不用瞞人了。」

姜問天道：「說得是，原來先前你不進襲，是知有人暗地裏跟踪咱們。

醉芙蓉笑道：「我早對你說了，不用去找她，她也會找上咱們，可不是麼。」她瞟了姑娘一眼，眉兒揚了揚，才又笑道：「其實她一直躲躲藏藏，跟在我們後面，小妹子，任你鬼精靈，你瞞不過我，你倒是想想，她要是先見到我，不和我拚命麼?」

「所以。」姜問天道：「你躲過了，讓我先和她會面，等我解釋淸楚了，她不惱了，再出來相見。」

醉芙蓉笑笑道：「你只猜對了一半，那姓蕭的老頭兒其實仍然疑心，遠遠地跟在咱們的後面，分明他是命人去知會那玄眞子了，我若不守在山下，不打退他們，再把玄眞子引開去，你能和這小妹子親熱麼?」

不成話，姜問天更怕崔芙蓉惱了，這胡蓉總是口沒遮攔，忙對她瞪眼，搖了搖頭。

醉芙蓉道：「不是麼，要不，他會這麼快成爲你的小妹子麼?哎，小妹子，該輪到和我親熱啦。」

也不管人家正在吃喝，竟一把將崔芙蓉摟在懷裏，那姑娘那裏防到，登時急得臉也紅了，左肘驀可裏向後撞去，右手翻腕，已駢指出，敗中求勝，好俐落的身手，好精妙的招術！

姜問天叫道：「小妹子，她是：：大姊姊，和你玩兒。」

一聲大姊姊她的手也垂下了，紅着臉，說：「你騙人家，我忘啦，你不是小子，是壞透了的大姊姊。」

她反倒滾入懷裏去了。

芙蓉不醉，她是胡蓉，誰不喜歡這天眞無邪的小妹子呢?

胡蓉把她摟得更緊了。

×　　×　　×

殘肴撤去了，老道竟還有茶捧來。

姜問天在屋子裏踱步，走過來，又走過去。

「喂！」胡蓉說：「你別老是轉來轉去好嗎，轉得人心都煩，越想不出主意來了。」

崔芙蓉說：「大姊姊，你：：你：：：你瞧！」

隨着她的目光，胡蓉也怔住了，才見姜問天不但在踱步，而且在踢腿，啊喲！不好，胡蓉竟又成了醉芙蓉，那腿竟也覺出痲痹來，像醉了酒一般，她跳了起來，不料落地一踉蹌，幾乎站立不穩。

姜問天道：「咱們：：着了那老道的：：：道兒。」

卻是只感覺手腳有些兒痲痹，不聽使喚，提不起勁來，並非不能動彈，陡然寒光一閃，胡蓉手中已多了一把二尺許長的短劍，那劍方現，已向崔芙蓉刺去，姜問天叫道：「你你！」

那姑娘冷笑一聲，脚根不動，只是身子兒一揚，並不躲閃，醉芙蓉的劍堪堪刺到，不料那臂一軟，劍已垂了下去。

姜問天那聲你你才出口，已變成啊啊連聲。

崔芙蓉道：「大姊姊，你放心，我不會殺你的。」

姜問天扶住牆，總算站定了，驚的目瞪口呆，道：「你！你是誰?」

「我姓崔，」姑娘說：「可惜你們也不打聽打聽，黑山君姓甚麼?」

醉芙蓉面上已變了色，雖然短劍仍在手中，卻得扶住桌子，才能站立得穩，道：「你是：：原來你是黑山老怪的女兒，不怪也有那芙蓉花了，原來芙蓉花就是你的。」

姜問天更是驚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能說得出話來，說：「你！你在我們的酒裏下了毒，你要把我們怎麼樣?你！也會下毒！」

崔芙蓉道：「不會下毒，還會是黑山君的女兒麼?你也放心，我不會傷害大姊姊，更不會傷害你，那是只能令你們昏迷的藥，你們多想睡啊，眼皮子重得睜不開來啦，睡啦，睡啊。」

她的聲音像具有催眠的作用，胡蓉的眼睛慢慢閉了起來，慢慢倒了下去。姜問天可不曾立即失去知覺，還能想，心想：「奇怪，她仍然大姊姊不離口，又說她不會傷害我，竟又不像有惡意，這又是怎麼回事：：：」

他感到昏昏欲睡，但只是感到，並沒立即睡去，而且心下一直清醒，甚至清醒地見到崔芙蓉把胡蓉扶了起來。

他心下緊張極了，她要把胡蓉扶到那裏去?卻也才發現，他已失了聲。

她把胡蓉連拖帶抱的送入暗間去了，一會又出了來，來到他面前，站定了，像是一時打不定主意。

她坐下來了，抱着膝頭，原來不知何時，他已癱軟地滑落到牆脚下，只因背後有牆，這才沒倒下地去，像適才胡蓉一樣躺在地上，眼前的崔芙蓉雖然模糊了，但他仍然可以看得淸楚。

她要把他怎麼處置?

她只是抱着膝頭，不言也不動，甚至面上也毫無表情，木然地望着門外。

門外，黃昏輕悄悄地降臨了，他竟能看得出來，晚霞在殿角上，殘留下一抹餘暉。

室中更暗了，他眼前也更朦朧了，但崔芙蓉的眼睛倒更發亮了。因爲她轉過面來，面對着他了。

「大哥哥。」

她在叫，叫他?她叫他甚麼呢?大哥哥?

因爲她叫胡蓉大姊姊，所以才叫他大哥哥麼?但無論如何，始終看不見她有何惡意。

陡然間，姜問天心下一震，他感覺得出，他額上已有汗珠滲透出來，先前在飲酒時，他已把這些日來就發生的事故對她

說了，唯一遺漏沒說的，只是那黑山君的寶貝兒子黑三郎粉身碎骨，一者那是了結了的事，二來也太殘酷了些，他甚怕回想起來，現在才知道：：若然這崔芙蓉是黑山君的女兒，那黑三郎當然就是她的哥哥了，她若是知道她哥哥被殺，而且死得那麼慘，她還會這般毫無惡意麼?

且慢，想一想，若然她這幾日中亦在此地，這些事件她當然都知道了，但她顯然一無所知，當然不會知道她哥哥已慘死，死在醉芙蓉手中。

謝天謝地，幸好沒說出來，不錯，這幾日她當然不在這裏，要不然怎會在百里外殺了杜剛的大兒子。

他再也不敢瞧她一眼，幸是室中更暗了。

她却開口了，說道：「大哥哥，你們說的，只是片面之詞，我怎能全信你們說的。」

她忽然嘆了口氣，說道：「我爹，他：：我也知道，他多行不義，娘把我帶走，離開黑石山的時候，那時，我已懂事了，我知道，娘也因爲這緣故，才把我帶走，娘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若不把我帶走，將我留下在黑石山，豈不帶壞了兒女，爹却說甚麼也不許娘把三哥也帶走。我有個三哥，他多像爹啊，小時候我和他出外玩耍，無論他捉到甚麼，一定要殺死的，娘就常說：三哥長大了，也會像爹一樣殘忍，三哥也不願跟我們走。」

嘆了口氣，姜問天想：果然她這些日子不在這裏，這麼說，黑山老怪夫妻早年必是反目了。

「大哥哥！」她的聲音像在夢幻中，又說道：「我娘說過，若是爹不悔改，不痛改前非，她永世也不回到黑石山，娘帶着我，遠走平凉，在崆峒山中住了下來，有七八年了，娘在最初幾年，總要下山來暗中查看爹的所作所爲，雖然娘並未回心轉意，但我看得出，娘面上總是面帶喜容，這兩年，唉，這兩年：：」

原來黑山老怪這些年來不再在江湖上行走，也不在秦中作惡了，原來是這個緣故，一定的，黑山老怪一定怕老婆，這崔芙蓉的娘只怕武功還遠在黑山老怪之上，瞧瞧這崔芙蓉就知道了，不論她的身上，和手上的兵刄，都罕見了得。

「這兩年，我娘：：一明亮的眼睛暗淡了，也是夜色更濃了：「我娘病了，她不能遠離崆峒了，這才命我下山一行，暗中考查一下爹在這兩年中的所行所爲。」

姜問天想說：我沒騙你，眞的，殺死玄都觀老幼三個毫無武功的老道，殺死傅仁父子的，都是她爹，不僅是爲了要嫁禍於醉芙蓉，而且爲了要除去眼中釘，華山寨二當家的就算該死，死有餘辜，這些人却何辜呢?

但他有口不能言，甚至不能發出聲音來。

崔芙蓉站起身來了，說：「大哥哥，不，你說的一定不是眞的，我不信，娘說：爹近年已足不出黑山，行爲已大大收歛了，不，不可能是爹所爲，大哥哥：：」

她俯下身來了，把姜問天扶了起來，她那麼嬌小，但她的胳膊多強有力啊，輕輕易易一伸胳膊，就把他扶起來了。

「大哥哥，」她說：「我：：我雖然在你們的酒裏下了毒，其實，那是不會令人致命，甚至一點兒損傷也不會，那藥性溫和得只能令人昏昏欲睡，娘最恨爹胡作非爲，用毒藥害人，更不齒爹的所爲，你想，我豈會有害人的毒藥，只因娘這些年想前思後，近年來常常睡不着，這才配煉出這種令人睡覺的藥來，大哥哥，非我要暗算你們，因爲你們那麼痛恨我爹，大姊姊更是恨得切齒咬牙，恨不得立即殺死我爹，大哥哥，即使那些人全是我爹殺的，我爹嫁禍大姊姊，但他總也是我爹啊，是不是?」

姜問天再也看不見了，雖然他飲酒飲得比胡蓉少得多，但藥力一發作起來，亦會昏昏欲睡的，只不過心下也還明白，她說的話，他也還能聽得淸楚。

「大哥哥，」耳邊的呼喚多親切啊，這樣親切的呼喚他，她豈會殺害他們，崔芙蓉說：「沒法兒啦，只有讓你和大姊姊在這裏睡一大覺，你和大姊姊在一天一夜中也不會醒轉過來，大哥哥，我看得出，你的功力比大姊姊高些，你喝得酒也少，也許更早醒來，但那時，你再也找不到我爹了。」

耳邊的聲音模糊不淸了，但是他還能想。

消除了心下恐懼的姜問天想：「原來她是這樣用心，並不是完全站在她爹一邊，也不是她主使的。」

他消除了恐懼，却並未消除憂慮，她若得知她的三郎哥哥被殺了呢?若然黑山老怪得知醉芙蓉和他昏睡在此：：：

他又恐懼起來，他不敢再往下想，其實，他也再不能想了，他最後的知覺是：崔芙蓉也把他扶入房中去了，他也依稀記得起，房中只有一張丹床：：

不知過了好久，他又見到亮光了，不，是先聽到話聲，是話聲令他醒來的。

原來那是燈光，那麼，天黑了，初時，他有些茫然，一時不知身在何處，只覺懶洋洋地，醒來也不想動彈，而且屋子裏太黑了，那燈光也不過只是從門縫中射進來的一綫光亮。

那話聲在遠遠的門外，一時聽不淸楚，這端的是甚麼地方?咦！

他摸到了一個人體！他記起來了，昏迷沉睡前的情景，盡上心頭。

醉芙蓉！不，是胡蓉，不不，胡也不是她的眞姓，不過是醉菩提指芙蓉爲名，以芙作胡爲其姓，那麼，他是完全淸醒了，他連她爲何姓胡，爲何以蓉爲名也記起來了，那麼，她仍未醒，他觸摸到了她，也不見她動彈一下，不錯，她飲了更多酒，當然也服下了更多的藥。

他慌忙坐了起來，正因慌忙，一手按在她身上，令他心下一陣劇跳，不是因爲他按在柔軟的肢體上，若是胡蓉也醒了，會不會誤會他輕薄?

他眞是淸醒了，只不過仍然軟弱無力，這一驀可裏坐起來，立即感到一陣旋暈，幾乎坐也坐不穩。

總算胡蓉並未醒來，既然他睜開眼來已有一陣工夫了，門縫中亦有一綫亮光射入，他已能把屋中的情景看得淸楚了。其實，不用瞧，他也記得起了，屋中只有一

張丹床，除了床兩頭的兩張被褥外，便空無一物，他要瞧的只是身邊。

身邊胡蓉鼻息吁吁，他竟是和她同床，並頭而眠，這也難怪的，室中只有一張丹床，而且極甚狹窄，若是胡蓉先醒了來，先發現了這情景，那會如何？

他眞是動彈不得麼？既然坐得起身來，豈有不能下床的，但既然胡蓉人事不知，香夢正酣，只怕他也有捨不得離開她的身邊，他也就不動彈了。

有人走進外面那明間裏來了，話聲也聽得清楚了，他也嚇壞了，不好！

是黑山老怪的聲音，說：「你怎麼：：這時候：：來了。」

「我知道爹在左近，」是崔芙蓉冷冷的聲音，奇怪，那聲調可沒半點兒親熱，說：「我知道，一定會把爹引來。」

黑山君說：「我得到稟報，說山下發現了芙蓉花，那花在黑夜中閃閃發光，我就知是你。」

「我知爹在左近，你手下的人多，必會發現。」崔芙蓉說：「必會一見就知我是在這裏，因爲只有女兒這花，才會在黑夜中發光。」

「因爲抹上了磷粉。」黑山君說：「你這孩兒從小不但聰明，而且頑皮透頂，不知你怎麼找到了磷石，把它研成粉，和上了膠，用來抹在花上。」

黑山君聲音有些兒蒼涼，柔和而又遙遠，聽來有些迷惘而又感動。

「我在黑山的後山崖下尋到的，」崔芙蓉說：「有一天晚上，我見到那崖下的石頭竟會瑩瑩生光，初時還眞嚇了一跳，不，是嚇跑了，第二天走去一瞧，才知發光的只是石頭。」

「你就用來嚇唬你那三郎哥哥，我那苦命的可憐的孩兒。」黑山老怪說，話聲多蒼老啊。

崔芙蓉哼了一聲，說：「誰敎他總是欺負我，趁我不注意，就揪我的辮子，把我扔倒在地上，他却跳到一邊，還拍着手笑，三郎哥哥壞透啦。」

原來「壞透了」是她的口頭禪，從小就習慣了的用語，不僅是對胡蓉才這麼說的。那麼，她還不知她哥哥黑三郎已死了。任他黑山老怪如何邪惡，他的寶貝兒子粉身碎骨，也是禁受不起那沉重打擊的，奇怪，黑山老怪爲何不告訴他女兒呢？

忽聽崔芙蓉叫道：「爹，你別進去，我：：我有話問你，爹，你來。」

姜問天大驚，因爲有脚步聲止於門外，分明就是黑山老怪，若然他一推門，若然發現了他和醉芙蓉，兩人那還有命！醉芙蓉不但熟睡未醒，他渾身亦軟弱無力。

黑山老怪幸是止於門外，說道：「可是你娘來了麼？孩兒，你們離開我這麼多年，想得我好苦。」

「不，」崔芙蓉說：「娘已發過誓，此生再也不下崆峒山了，裏面是一位大姊姊。」

姜問天心頭一緊，脚也落了地，却聽黑山老怪嘆了口氣，竟沒追問，顯然是他頹然落了坐，因爲那椅子發出一陣響聲來，是一聲沉重的聲響。

只聽崔芙蓉道：「爹，果然你在這裏，那麼：：那麼是眞的了。」

「你說甚麼？甚麼眞不眞？」黑山君道。

「爹，我有話問你，不料你眞在這裏。」崔芙蓉說：「那麼，玄都觀的老道爺和兩個道童，是你殺的了，你又殺了這楓林渡的傅仁父子：：」

「誰說的！」黑山君的聲調，在女兒面前竟然有些驚惶：「誰對你說的。」

崔芙蓉道：「爹，我只問你，是不是你殺的？」

外面沒有聲音，半晌，才聽黑山君厲聲道：「丫頭，你娘可是眞沒來，屋裏的人不是你娘？」

崔芙蓉冷冷地說道：「你不敢承認，因爲你怕娘知道你並未痛改前非，是不是？那麼，這麼多無辜的人，眞是你殺的了？那麼他們說的，是眞的了。」

「誰！誰對你說的？」黑山君一聲怒吼。

崔芙蓉道：「這一帶人人皆知，死屍身上有一朶血芙蓉，別人不知，我却知道，爹那年在長安，找宮中的巧匠用彩綢做的，我說：爹，怎麼你做了這許多來？你說：那巧匠是難得遇到的，孩兒不是喜歡芙蓉麼，花個三數千兩銀子，就够孩兒戴十年八載了。後來我跟娘上了崆峒，還賸下幾十朶在家裏。」

黑山君却又問道：「你娘眞說過：老死也不下崆峒，哈哈。」那是一聲令人心悸的狂笑，說：「好好，丫頭，我爲何不敢承認，那些人雖不是我親自動手，又何必我親自動手，派幾個人出去，要取他們的性命，還不易如反掌麼。」

崔芙蓉的話抖顫起來，說：「果然是你：：爹，你說，人家與你無冤無仇，你爲何要殺死人家？」

黑山君分明在切齒咬牙，狂吼道：「誰說沒仇，丫頭，你當年年紀幼小，是以不知，若不是你娘阻止，這傅仁早死在我劍下了，他與藍田的劉丹青，馬嵬坡的蕭元龍、同流合污，再串連華山寨一夥賊子，北以杜剛爲援，這長安道上，那還有我立足之地。」

崔芙蓉道：「我如何不知，當年你和娘反目，就是爲了此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娘說：只因你多行不義，人家不許你在這長安道上胡作非爲：：」

黑山君一聲喝斷：「閉咀，連你這丫頭也敢派我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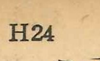
崔芙蓉毫不相讓，說道：「就算傅仁與你有仇，你殺了人家也算了，他那兒子又與你何仇？」

黑山君道：「你這丫頭懂得甚麼，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崔芙蓉道：「爹，我來問你玄都觀的老道士與世無爭，兩個小道童甚至尚未成人，你爲何要殺死人家？也在人家身上放落一朶血芙蓉？我也知道：你是要嫁禍人家。」

黑山君狂笑道：「丫頭，旣然你全知道了，那我也不瞞你，但你可知一個人稱醉芙蓉的丫頭，在長安打傷了你的三郎哥哥，嘿，我黑山的人不犯人，已算是他祖宗有德，何物醉芙蓉！竟敢打傷我你郎哥哥？」

崔芙蓉不出聲了，姜問天心說：糟，



當眞忘了告訴她，只對她說了後果，沒說前因。

現下姜問天與醉芙蓉二人的生死，可說操在她手上，若然她心胸狹隘，也因而惱了：：：

崔芙蓉已又冷冷地說了：「爹，我不用問，也想得到三郎哥哥從小被你縱容，寵壞了，別說對人家了，便是他欺負我，你也總是護着他的，從不說他半句，你不說我也想得到，那醉芙蓉國色天姿，三郎哥哥見到人家，還會不像個見不得腥的野貓兒麼，若不是他不懷好心，人家無端端地爲何打傷他。」

姜問天心在下沉，完了，她就會知道，她的三郎哥哥已粉身碎骨，她就會知道，她的三郎哥哥是死在醉芙蓉手中。

但胡蓉仍然熟睡不醒，他推了推，也不動彈一下，却是他發覺，他臂上已有了勁道，試一掄臂，可不是有了勁道麼。

快快，他既然臂上有了勁，還不趕快，把胡蓉抱起來，逃出去。

那料繞室一瞧，那暗間是個名符其實的暗間，別無窗戶，只有門戶，但門戶外面，除了那黑山老怪，更有崔芙蓉，不用說，還有黑山人馬散佈在觀中四處。

若然是在平時，兩人都不會着這崔芙蓉的道兒，休說這薄薄的牆壁困不住他們，正當苦尋黑山老怪不獲之時，老怪眞是送上門來。

姜問天急的猛搓手，他雖急得亂轉，却未放過門外的絲毫聲響。

是那黑山老怪站起身來了？那椅子又支格支格响了起來！

只聽得黑山老怪喃喃地，重復地說道：「可憐的孩兒，我那命苦的孩兒啊！」

這是甚麼聲响？支格，支格，不，不是外面傳來，而是發自丹床下，從牆角下傳來，而且有泥土剝落的聲响。

姜問天大奇，俯身一看，竟然見到了天光，原來床下出現了一個大洞，這必是甚麼人知道他們困在這裏，危機如髮，特來相救。

只聽得門外又有聲音傳入，是崔芙蓉的聲音，說道：「哼，你不敎導他，從小就被你寵壞了，娘說，爹你不是愛三郎哥哥，是在害他。哼，他倒可憐，當眞可憐得很啊。」

姜問天早已把丹床托起一頭，輕輕挪移開去，那臂上的勁道還未盡復，却已是够他托得起一頭丹床來，抱起胡蓉，也不費勁，急忙把她從洞中送出去，再又回身，把丹床還了原。

現在，他們是脫險了，趁崔芙蓉和黑山老怪尙未發覺，得趕緊遠走，但誰知他們被困？又是誰來救他的呢？

原來牆外就是觀外，那牆竟就是外牆，却唯見冷月清輝，牆外並無人。

他不敢怠慢，趕忙抱起胡蓉，向東南面奔去，因爲西面是楓林渡，北有渭水之阻。

他慌不擇路，高一脚，低一脚，落下山，穿過一帶叢林，又越過了一條山澗，現在，他來到一條小溪邊上了，正是小溪穿過小小的狹谷之處，靠右面山崖壁立，崖上掛下隨風飄舞的蔓藤，那蔓藤直垂到水面來，在夜風中貼水飛拖。

雖然只有新月一彎，但晴空萬野無垠，却也天朗朗，氣清清，幽靜得只有徐風在崖頭，水在溪中瑣語，再有，就是他的喘息聲。

他張大着嘴喘息，要知他才從昏迷中醒來，藥力雖減而未盡褪，功分更未盡復，何況抱着個醉芙蓉，奔了十餘里路。

即使有更隱秘的地方，他也支持不住了，他鑽入密垂如瓔珞的葛藤後面，把胡蓉放下地來。

不，現在她又是一朶醉芙蓉了，應該是更像一朶沉醉的芙蓉，也唯有在醉增嬌媚的時候她才不那麼冷，更像個女人了。

但在他面前的，雖然是一朶嬌媚的醉芙蓉，他也得立即離開她，迅速把左近搜查了一遍。

現在，他放心了，寂靜空山，幽谷流水，並無人跡，回到胡蓉身邊，他開始靜下心來想了，在牆外挖一個洞，助他們脫困的，端的是誰？

會是誰呢？他未結識得一個武林朋友，只有這麼個姑娘，當然不是醉芙蓉，而且正是在逃避她，醉芙蓉青紗帳未曉，除非是醉菩提，大和尙既然在灞橋才現過身，只怕並未遠去，既然立即發生了這麼多事故，他又怎會遠去？何況與他的徒兒有關。

說眞的，先前他在那室中醒來，明白那處境的危險，他也盼望過，在他功力未復，醉芙蓉未醒的時候，唯一能救他們出困的，也只有醉菩提這和尙了。

「一定是他。」姜問天想。

別說是醉菩提了，他和胡蓉若不是着了崔芙蓉的道兒，又豈會把黑山老怪放在

眼裏，且正在找尋黑山老怪的下落。

一定是醉芙蓉的師傅醉菩提救他們出險的，這大和尙最是古怪不過，他一直跟隨在徒兒身後，但胡蓉却一直不曉得，否則，若不是他，還能是誰。

胡蓉在他懷裏，奔了十餘里地，即使是酒飲了多些，服下的藥也多些，也該醒來了。

這時候，崔芙蓉一定已知胡蓉殺了她的三郎哥哥，黑山老怪當然也知道，室中的大姊姊是誰了，當然也已發現他們逃走了，那麼，這也不是安全之所。

姜問天跳了起來，不行，他得趕快把胡蓉弄醒來，溪邊，水便當得很。

他用衣服的下擺濕了水，絞來淋在胡蓉的頭臉上。

他立即跳了起來，誰！

旋身，錯步，立掌當胸，他分明聽到一聲冷笑。

笑聲何來：「是誰！」他又喝問了一聲。

不是他聽錯了，是眞正有人，那人說話了，道：「看來你倒內行得很，再給她淋一次，她就會醒來了。」

「你是：：誰！」姜問天又再問道。

他疑而不驚了，雖然先前那一聲冷笑極是怪異，像是滿含怨毒，但這人的話，却又不似有惡意。

說話的人並未現身出來，會是誰呢？

一定就是救他們的人。

同一個話聲，又自另一面傳來，說：

「你還在等甚麼？還不趕快。」

不論是誰，人家催促他救醒胡蓉，會是惡意麼？當然不是。

他又奔去溪邊，再把衣服的下擺濕了水，把更多的水淋在胡蓉的頭面上，立即見她蠕動了一下。

姜問天忙自葛藤下鑽了出來，拱手道：「旣蒙相救，何不現身相見，請容在下道謝。」

那料空山寂寂，唯見葛藤貼水飛拖，夜風似比先前猶勁了些。正疑惑間，右面溪邊，有人現身出來了，黑影陡現，已向他緩緩行來。

原來是一個蒼蒼白髮的老人，長大的衣袍，在風裏飄展。

姜問天忙迎了上去，因爲那老人步履緩慢得很。却不是步履艱難，而是老人顯然側耳在聽，他在聽什麼呢？

姜問天迎着他，拱手道：「我等兩人，必是老人家相救的了，在下這裏多謝了，請問，老人家如何稱呼？」

他心下可更奇了，這老人家非但沒見過面，而且老態龍鍾，如何能救得他們，就算他在牆脚挖洞不難，但這一陣奔跑，可是逃命，老人家如此老態龍鍾，豈能追得上的？

啊！姜問天急退一步，只覺一股涼氣，直涼到心裏，好一雙銳利的目光，這老人抬起頭來，和他的目光一接觸，登時心頭一震。

那目光豈僅銳利，而且和那最初入耳的一聲冷笑一樣，目光中亦滿含怨毒。

「你是誰！」姜問天又退一步，他現下經過這一陣奔跑，功力反倒更復了些，已伸手摸着衣底的劍柄：「你！是誰！」

他不是怕，而且退到更近胡蓉身邊，若然遇襲，他得首先保護她。

那老人厲聲怪笑，說道：「果不出我所料，那屋中是你兩人，妙極，只道僅是該死的丫頭一個，不料還有一個陪葬的，好得很啊！」

「你！你是誰！」姜問天大驚，老人的腰直起來了，那還有半點龍鍾老態。

「我。」老人說：「不就是牆下挖洞，放你們出來的人了，又何必問。」

旣然救了他們，但這老人又怎出此言，又顯然充滿了敵意，莫非是胡蓉入得潼關後，另外樹有仇家，那自是可能，她每到一處，都會招惹上邪惡之徒，眞個像花兒一般招蜂引蝶，自然每到一處也懲戒過那些邪惡之徒。

打了小的，這必是引出老的來了，姜問天反倒不那麼把這老人放在心上了，因爲秦中的人物屈指可數，再厲害的人物，他也不放在眼裏，只是忌憚那一個黑山君，那老怪的一身劇毒實在是防不勝防。想想那日他在山崖上遍撒毒粉，相隔那麼遠，他已着了老怪的道兒，如何不怕。

姜問天胆氣壯了些，當下又再拱了拱手，道：「原來果是老人家助我等脫困，在下這裏多謝了，老人家貴姓大名，敢請賜告，必是這位姑娘曾有冒犯老人家之處，在下這裏先替她謝過了，待她醒來再負荊請罪如何？老人家暫且息雷霆之怒。」

說甚麼人家也救了他們，何況胡蓉自入秦中，雖然懲了不少邪惡之徒，但就他所知，可是絕沒殺過人，只要解說清楚，想來也沒有什麼不解的深仇大恨。是以又恭恭敬敬，向老人一揖到地。

那料老人一聲狂笑，凄厲得令人心悸，那笑聲更是帶哭，眞驚得姜問天連退兩步。那老人道：「不把那丫頭粉身碎骨，也難消我心頭之恨，娃娃，你且看來，我老人家是誰。」

那老人才向臉上一抹，姜問天雖沒魄散，却已魂飛，刷的一聲腰中劍已出鞘。

黑山君！老人竟是黑山老怪！

香消玉殞　碧血現芙蓉

那老人抹下臉上的人皮面具，竟是黑山老怪，把姜問天驚得目瞪口呆。

不，黑山君只是頭髮方見花白，那會蒼蒼白髮如銀絲。龍鍾老態可以裝假，這蒼蒼白髮如何改變得過來，他抹去臉上的人皮面具，已可見白髮是眞。

老人厲聲道：「你知我是誰了麼，不但那丫頭該死，凡是那丫頭相好的人，該要陪葬，小子，你也死無葬身之地！」

他聲聲凄厲，連連跺脚，姜問天和他相距在一丈開外，竟也覺出地上震動。

胡蓉呢？可曾醒了。不，這不會是黑山君，若是老怪，怎會挖洞放他們逃出來，再說，他這蒼蒼白髮，分明不是假髮。

姜問天硬着皮頭，好在他功力已復了多半，拖延一陣，胡蓉也該醒來了。

他沉住氣，急速調勻了呼吸，道：「老人家，你這一露出眞面目來，驀然一見，倒也眞像一個人：：」

老人怒吼道：「住咀，你敢罵我不像人，難道像鬼不成？」

姜問天搖搖手，說道：「老人家，你誤會了，我是說驀然一見，倒眞像黑山君，但一細看，原來不是，那黑山君可不似你這般白髮蒼蒼。」

「你說甚麼？」老人道。「我我：：我蒼蒼白髮！」

不待姜問天答話，老人已奔去溪邊，這麼說，他果然是黑山君老怪了，必是白了頭，他尙還不知。

姜問天明白了，這老怪必是一夜之間白了頭，連他自己亦不知道，他的寶貝兒子，也就是他的命根子，死了，而且死得那麼慘，成了一堆肉泥，敎他那原已花白了的頭，如何不白，而這老怪又是頭上戴冠，身上着閃閃生光的黑袍的，這兩日夜中，連眼也沒曾閉過，那會除下冠來，只怕還是他首先發覺的。

只見溪邊的黑山君老怪仰面一聲哀嚎，嚎聲更見凄厲，哭道：「白頭人送黑頭人，我是黑山白頭人啦，我我：：我……白了頭。」

老怪站起身來，緩緩轉過身來，目中更射出了冷焰，一步一步地向姜問天逼近過來。

若是胡蓉這時已醒了，只要能够行走，他可不把老怪放在眼裏，但胡蓉她：：

姜問天忽然一陣窒息，是他一退步，那手碰着了腰間衣底的葫蘆，驀然記起來了，適才這老怪現身之前，先聞其聲，其聲忽東忽西，分明在左，話聲落時却又已自右面傳來，顯然是老怪先已在溪兩頭做了手脚，不用說，那崖上也沒有乾淨土地，老怪的鬼蜮伎倆，他豈不知，慣以劇毒害人，他必已撒了毒粉，才現身出來的。

想想那些死在黑山老怪手下的人，除了玄都觀老幼三個道士不會武功外。無一是弱者，却無不是輕易死在老怪手下，顯然死者必是先中了毒失去了抵抗能力：：

姜問天心中一動，立即有了主意，除了暫時拖延時刻，等待胡蓉醒，別無他法可想。心想：胡蓉前在那崖上，旣然不懼老怪的劇毒，只怕她醒來，還能破解。

當下一聲呵呵，說道：「好笑得緊，老人家，你別開玩笑了，你那是甚麼黑山君。」

也是黑山老怪不近逼了，而且手中始終未取出兵刃，雖不知老怪用意何在，但顯然不似要立即動手對付他們，他也落得大方些，仰面一聲呵呵。

黑山君怒道：「你這小子死到臨頭，竟還敢笑，我黑山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要你們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姜問天笑道：「老人家，你可也眞會說笑，我們和你無寃無仇，爲何要殺我們，眞好笑，你冒充別一位也罷了，怎可冒充起黑山君來。」

黑山君一聲怒喝，姜問天却已連連搖手，說道：「老人家，那黑山君倒眞是不饒我們，要不，咱們也不用逃，老人家也不用救咱們了。哈哈：：」

他更响亮地打了個哈哈，又道：「若是黑山君，他豈會救咱們，老人家，你救了咱們，又豈會殺我們的，你說可笑不可笑。」

黑山君却連聲嘿嘿，冷笑道：「好罷，趁那該死的丫頭尙未醒來，這裏也還不是你的葬身之所，便敎你們死得明明白白。今晚我那丫頭遮遮掩掩，我即知屋中是你們兩人了，因而我得知杜剛的大兒子被殺，未查眞象，已知是我那丫頭下的手了，我倒是要殺他父子三個，只是尙來不及派出人去。」

「來不及派出人去。」姜問天說：「因爲你那寶貝的邪惡兒子已粉身碎骨。」

話出口，他後悔已來不及了，這豈不是承認他就是黑山君麼？

黑山君却不曾理會得，說道：「因爲只有我那丫頭才有這麼一式一樣的芙蓉花，此地頭也正是她的來路，哈哈：：」

黑山老怪的笑聲越來越凄厲了，道：「我不但查出果然是那丫頭所殺，更查你這兩個罪該亂劍分屍的娃娃，我正尋找不獲的娃娃，敢情和我這丫頭在一起，這正是神差鬼使。」

姜問天道：「不對，不對，你所說的，必是指崔芙蓉姑娘了，那姑娘倒眞是黑山君的女兒，只不過沒和咱們在一起。」

黑山君又嘿嘿冷笑道：「我女兒自幼已隨她娘練就了一身絕頂輕功，豈僅能踏雪無痕，登萍渡水，亦如履平地，你這兩個該碎屍萬段的娃娃，望塵莫及，她一直跟隨在你們身後，諒你們也不知道。」

姜問天不禁點起頭來，原來崔芙蓉自幼已練成了絕頂輕功，不怪那麼高絕了，不但今日追趕不上她，反倒被她一直跟踪到那觀裏。

黑山君切齒道：「那丫頭本是我親生之女，偏是像她娘，一些兒也不像我，凡事非但不帮我，倒帮起她娘反對起我來，她旣把你們藏在屋中，對我隱瞞，我就知她已聽信了你們之言，我若當她面前殺你們，那丫頭必會阻擾，我是她的老子，豈有不知她那性子的，只怕還會帮同你們來和我作對。」

敢情是這麼個緣故，姜問天不由對崔芙蓉更是肅然生敬，若然早知崔芙蓉是恁地明是非，辨邪正的姑娘，倒該信任她，不該逃走了，但後悔已晚了。

黑山君又道：「娃娃，敎你們死也死得明白，我故意拖延，把我那丫頭絆住，暗裏去知會我的手下，在牆脚下挖洞，引你們逃走。」

姜問天暗中問了問底衣寶劍，道：「這麼說，你眞是養子不敎，縱子行兇，殺人不眨眼的黑山老怪了。」

老怪竟不以爲忤，狂笑道：「可惜，我尙未盡殺這夥自命俠義道，自以爲行俠仗義，實則排除異己的眼中之釘。」

姜問天也道：「可惜，黑山君名頭响噹噹，敢情也不過是殺人嫁禍，逞陰謀，施暗算的小人。」

「住咀！」老怪一聲喝斷：「以寡敵衆，正是兵不厭詐。」

姜問天也冷笑一聲，道：「任你老怪邪惡奸詐，却不料天道循環，惡有惡報，你那寶貝兒子論邪惡，當眞强爺勝祖，出的好主意，到頭來也落得粉身碎骨，眞個死有餘辜：：」

刷的一聲，姜問天拔出劍來，急退一步，但黑山老怪其實僅兩臂倏擧，兩手十指箕張，並未向他撲來，却是那切齒之聲，令人不寒而慄。

姜問天迅速掃了一眼，風蕭蕭，夜沉沉，仍不見胡蓉走出，奇怪，她分明已醒了，就算一時功力未復，也該有動靜了，怎麼連影兒也不見。

當眞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怪便在四處撒了毒粉，這立身的脚下可沒有，何不激怒老怪出手，等他近身攻擊，以武功劍術勝他。

他心念一動，立即又一聲呵呵，說道：「你這老怪連妻女也不齒你的所行所爲，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你不是要替你那寶貝兒子報仇麼，爲何還不動手，是了，你這老怪除了逞陰謀，施詭計，下毒害人之外，其實武功平常得很，並無眞實功夫。」

黑山老怪陰沉沉，連聲冷笑，說道：「娃娃，你想我即刻動手殺你，那是妄想，休道這不是你們葬身之處，也還不是時候。」

姜問天隨着老怪轉動起來，黑山老怪左跨三步，已是溪邊，回身倒跨出五大步，却並不向他跨近半步。

姜問天目不轉睛，若然老怪跨進一步，他就飛身擊刺，只不過必須一擊即中，脚可不能沾地。

但老怪非但不跨進，這這：：這是怎麼回事，老怪反倒在溪近的一塊石上坐了下來，只見他兩手扣着中指，掌心向上，放在兩膝之上。

姜問天心中一凜，不信老怪的內家功力已到了彈指傷人的地步，這必是指甲藏毒，那毒也必是劇毒。

老怪陰惻惻，一連冷笑兩聲，說道：「便教你死也死得更明白些，娃娃，我要殺你們，只要一擧手，就能取你兩個娃娃的性命，你知我爲何不殺你們，等候甚麼嗎？娃娃，你聽住了。」

黑山老怪的盛怒不是平息了，而是聲調更陰沉，目光更冷厲，道：「除了這崖下方圓三五丈外，我已遍撒了毒粉，若是你們想受那萬蟻鑽身，更勝於分筋錯骨之處，你們只管走出來，若然你們想施展八步趕蟬的功夫，接連一躍五七丈，嘿嘿，我只要一禪指，不用等我把你們的肌膚片片割下來，你們的渾身就會立即潰爛，有如萬箭鑽心。」

姜問天雖然早已想到了，仍切齒咬牙，怒道：「黑山老怪，你好毒的心腸。」

老怪狂笑一聲，說道：「我要不是歹毒，也不成其爲黑山老怪了，娃娃，你乖乖聽着了，你知道我爲何不立即殺你們嗎，因爲，我兒子的靈柩尙未運到地頭，爲我兒子請來招魂的法師，也還未到，等到我兒的三魂七魄招了來，若然一劍結果了你們的性命，豈不便宜了你們，我要：：不不：：」

老怪竟然搖起手來，道：「不不，我還不會立即結果你二人的性命，我還得等候，當然少不了玄都觀的玄眞子，馬嵬坡那老不死的蕭元龍，當然也得到場，更少不了傅仁的徒弟與衆鏢師，等到那夥兒到得齊了，哈哈，待大夥兒驗明你們的正身，那時，我才將那該死的丫頭，活祭我兒，你以爲我那時就挖出她的心肝，來活祭我兒麼？娃娃，你若是這麼想，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姜問天差點沒把牙齦也咬碎了，當眞老怪若在此毒殺了他和胡蓉，又當胡蓉昏迷沉睡之時，自是輕而易擧，但那麼一來，可就不成其嫁禍了，那時，人人見到他生擒下了醉芙蓉，便不威盡天下，也威震秦中，那時，不用說，再不會有人懷疑他是兇手，反倒因他替大夥兒報了仇，洩了恨，倒對他心生感激。

好個歹毒狡獪的黑山老怪！

却是老怪有一句話說得不錯，死，也要死得個明明白白，道：「老怪，你倒是說來聽聽，怎麼恁地想會錯了？」

黑山老怪竟然越說越得意起來，道：「娃娃，你聽着了，那時，我要那丫頭身上的肉，一刀刀，一片片地割下來，不不，我得先割下她的舌頭，然後才生剮她，不用說，我也得先把你的舌頭割下，不能讓你們說出半句話來，不能讓人有絲毫懷疑那丫頭不是殺人兇手，我殺了你們這兩個娃娃，必定得大快人心。」

姜問天沉住了，咬傷了的牙齒也鬆了開來，原來老怪是這麼個用心，黑山老怪越是說得惡毒，越是說來得意，姜問天的眼前倒出現了一淺亮光，想想看，拖得多少時候？

那時候，胡蓉不但已醒了來，功力一定必已回復了，也有時候想出脫身的法兒來。

「娃娃，」黑山老怪又道：「你們死了，也該死得眼閉了，因爲我已教你們死得明明白白，娃娃，你現下也該明白了吧，若然先前我在那觀中，對我女兒說出，她三郎哥哥死在你們手中，死得那麼慘，你們怕不已早死在她的生死判下了，別說你這兩個娃娃着了她的道兒，昏迷不醒，我那女兒早已得到了她娘的眞傳，便我也要對她娘兒倆容忍幾分。」

不怪黑山君始終不對崔芙蓉說出，她的三郎哥哥已粉身碎骨了，原來是這個緣故，好個惡毒又狡獪的老怪。

姜問天一聲浩嘆，說道：「這麼說，我們有死無生，死定啦，啊啊！

他想裝出哭聲來，必是裝得不像，那哭聲倒像笑聲麼？

老怪忽地一躍而起，嗤嗤兩聲響，目光之下，只見兩點寒星，向溪對崖激射而出，姜問天又是一怔，誰說老怪只是歹毒，敢情暗器亦厲害之極，兩件小小的暗器，那勁道竟然大得出奇，竟然發出銳嘯之聲。

只見對岸草叢中竄出一隻狐狸來，才竄離草叢，便發出一聲慘叫，落在溪邊，四肢登了兩登，立即死了，那暗器之上若不是餵有見血封喉的劇毒，豈會如此。

老怪分明並未面對溪那面，竟連草叢中潛伏的一隻狐狸也能發覺，更見功夫，姜問天亦是側面相向，不就發覺不出麼，若然那是甚麼人，自然亦難逃他的毒箭之下。

老怪已就勢站了起來，說道：「娃娃，這前後左右，皆有我的人把守，我可不願祭奠我那孩兒之時，是兩具腐爛的屍體，妄想逃命，你們就得嚐嚐萬蟻啃屍的滋味。」

驀見遠遠射來一道閃光，像天上劃過的一道流星一般，在夜空中一閃而沒，老怪大袖霍地一拂，立即騰身一躍過溪，瞬已沒入月色蒼茫之中。

又復是空山寂寂，冷月淒清，姜問天舒了一口氣，向四處掃了一眼，心知黑山老怪所說必然不假，他費盡了心機，把他們兩人引來此地，若不是眞不怕兩人逃走，老怪豈會丟下他們獨自走了的。

好在還有的是時候，好在這崖下的泥土上，並無毒粉，也許胡蓉醒來，會有脫身之法，那日在崖上，她不是不懼老怪的劇毒麼。

他急忙分開葛藤，鑽入崖下，月光斜照，把崖下照的清楚可見，姜問天一怔！人呢？胡蓉已踪跡不見。

胡蓉原該早已醒了，不怪不見她現身了，原來已不在崖下。

姜問天心下一喜，想道：「必是我絆住老怪之時，她已打另一邊溜了出去。」

胡蓉若然已脫了身，豈有不來救他出險的，如何會不喜，任你黑山老怪再狡獪，胡蓉可也絕頂聰明，且慢！壁上似有字跡！

可不是字跡麼，崖下的岩石長年不見陽光，已青苔滿佈，是以輕易可在上面劃出白痕來，姜問天一見，就知道胡蓉用短劍在岩石上劃出來的，那字跡大意是：他腰間的葫蘆中，藏有藥塊，不論注入酒或水，藥塊即會溶解，本可作多次之用，只要他注入溪水飲服，便不怕老怪的劇毒侵膚了。

姜問天這一喜，非同小可，他原該想到的，不，其實他早已想到了，胡蓉日前不就是用那小葫蘆的酒，解了他所中的毒麼，她更是對老怪的劇毒絲毫不放在心上。他早已想到了的，唯一沒想到的是，葫蘆中的藥塊可多次運用。當眞那葫蘆用以盛酒，原是小了些，原來是作如此妙用的，帶在身上，自是百毒不侵。

他即忙取出葫蘆，從溪中取了水，搖幌一陣，然後把葫蘆中的水服了，那胆氣登時大壯。可惜，黑山老怪不在跟前，否則，哼！

但胡蓉去了那裏呢？先前他是在小溪的下流頭，面對着白了頭，滿懷怨毒的黑山老怪，那麼，她是打上流頭走的。

他把那小葫蘆藏回腰間，不料這麼個小小的葫蘆，却已兩番救了他的性命，手摸着小葫蘆，心上頓又泛起一絲甜意，臉上又有些熱熱的，那晚的情景，又上了心頭，在那荒野古刹中，他不知少年即是醉芙蓉，他怎麼對她說啊？說葫蘆是他的命根子，因爲這葫蘆是醉芙蓉所有，若不是長年常久帶在她身邊，豈成了古銅色，昏黑中也能發出金黃色的暗光。

他不過是要憶念醉芙蓉，不料，小葫蘆眞成了他的命根子，又再次救了他。

心裏甜甜地，臉兒熱熱地，撫摸着小葫蘆的手，一時竟縮不回來，絕頂聰明的醉芙蓉，豈有不知他的心意的，但她，把小葫蘆留下給他了，他永不會忘記，醉芙蓉在那一瞬間臉上浮現出來的一絲羞赧的笑意，也正是她洩漏出來的心底的情意。

但她，現下在那裏啊？她去了那裏？

忽然，月光下，嗚咽的水邊，出現了一個人影，是她麼？他心下一陣劇跳。

那人影乍現，啊呀！倏忽已到了他面前，可是一個姑娘的身影麼，甚至人影如飛而來，尙未落地，他抓着劍柄的手已落下了，因爲他已看出是個窈窕的，俏生生的姑娘身影。

他迎了上去，不禁也伸出了手去。

但他的手伸出快，縮回來更快，而且更快的退了一步，說：「你！原來是：：你！」

不是醉芙蓉，來的竟是崔芙蓉。

崔芙蓉急速掃了一眼，道：「總算找到你們了，唉！大姊姊呢！」

雖然她仍以大姊姊相稱，姜問天亦暗中戒備，道：「崔姑娘，你不用找她了，找我也是一樣。」

「找你也是：：一樣，你們：：」崔芙蓉一怔，那聲調多幽怨啊，說：「你：：叫我甚麼？」

姜問天也怔住了，甚麼？難道她尙不知她的三郎哥哥已粉身碎骨，已死在醉芙蓉手中？

他明白，因爲他不是叫她小妹子，改口叫她崔姑娘，她又豈有看不出他在對她戒備的，這顯明的疏遠和敵意，令她難過幽怨了。

既然她早晚也會知道，又何必對她再隱瞞，姜問天嘆了一口氣，道：「崔姑娘，若然你知道，你那三郎哥哥已慘死，而且，我也在當場，我還是你的大哥哥，她仍還是你的大姊姊麼？你可知道，你爹已在這四處撒上了劇烈毒粉，要用我們兩人來活祭你那三郎哥哥麼？」

「我，知道。」崔芙蓉點了點頭兒，黯然說：「我已全知道了。」

奇怪，她竟然不怒，也不似有恨，只有幽怨，但也不瞧他，而是凝眸看那嗚咽的溪流。

「我全知道了，」她又說：「爹不告訴我，因爲爹知道我恨他。」

「恨你的三郎哥哥？」姜問天更奇怪了。

她在點頭，又緩緩的點頭，而且背過了身子去，說．「因爲他從小就是個壞透了的小魔鬼，早該到下十八層地獄，雖然名份上是我的哥哥，却不是我娘所生。」

「你恨他。」姜問天說．「不僅是這個緣故，也因爲他常常欺負你麼，他揪你的辮子，把你拖在地上，他却跳到一邊，拍着手兒笑。」

他記起了崔芙蓉在觀中和黑山君說的話來。

「他壞透啦。」崔芙蓉道：「娘說，他還不過是個小孩兒的時候，他就侮辱了幾個年紀比他還大的小姑娘了，早就該死了，娘說：再不帶我離開，他早晚也會：：：也會，所以，我一聽說爹殺了人，却嫁禍大姊姊，我已猜到是怎麼回事了，大姊姊那麼美，一定是他闖的禍。

「爲了找尋你和大姊姊。」她又說了：「我擒了一個爹的手下來拷問，在我的判下，不由他不源源本本的說出來，我知道，何況也不是大姊姊殺他的，只怨他從小就壞事做盡，却不好好練功夫，要不然，大姊姊好好兒的，他却墜崖死了。」

姜問天大大鬆了一口氣，讚道：「小妹子，早知你是這麼明理的人，我必定早對你說了。」

她轉過面來對着他了，一聲小妹子，又令她高興起來，不，仍然恨恨地，說道：「娘命我下山來時，就是要我暗中考查他的所行所爲，娘說：他要是巳壞得不可救藥了，那就：：那就：：娘說．除惡即是行善，要不然，早晚會連累你爹，只怕黑山上下人等，也會有殺身之禍，休以爲武林中就沒人了。不料爹他竟護短到這個地步，竟倒行逆施起來。」

姜問天登時肅然生敬，道：「小妹子，古人大義滅親，留爲千古美談，賢母女如此明是非，辨邪正，好生可敬。」

崔芙蓉急道：「大哥哥，別說這些了，快告訴我，大姊姊在那裏，你既然知道爹在這上下左右巳撒上了毒粉，你怎不和她在一起啊？」

姜問天朗朗一笑，說道．「小妹子，你爹的毒粉雖然歹毒無比，但還困不得我們，日前在那崖上，那地上亦遍撒了毒粉，祇怕也奈何她不得呢。」

崔芙蓉面上忽然變了色，跺脚道：「噯呀！那更糟了，我知道爹練了一種極其歹毒的毒藥，輕易不使用的，正是用以對付那些自恃不受毒侵者．據說，那是沒有解藥的毒藥，越是以爲百毒不侵的人，越會上當。」

姜問天一怔，道．「其實我也正在找她，她在崖上留下字使我把你爹絆住，她一定打從這一邊溜走了，小妹子，我們快找。」

那崖下何用找，一眼就可看清，再遠些，小溪的上流頭岸邊，倒更空曠了，可看出老遠。

「不。」崔芙蓉道：「她一定不是打這一邊走的，因爲我打那面來，大哥哥，你看見了麼？那坡上的一株大樹上，溪邊的那一塊石後，都有爹的手下。黑石山莊的人都是玄色衣衫，任你目力再好，他若是伏着不動，你也難以發現的，但黑石山莊的人却能輕易發現得出來，兩人既然仍在，大姊姊一定不會打那面走的。」

果然黑山老怪所說不假，四外不但撒了毒，而且還有不少埋伏，不由心中一凜，因爲他想到老怪先前打出去的兩支暗器，強勁異常，倒有些像弩箭之類，那麼，他手下的人必定也有。

姜問天忽然心中一動，道．「小妹子，我想起來，先前你爹走時，西北一面，正是小溪上流頭之處，曾見一道閃光，倒像是一顆流星，莫非她打那面去了？」

崔芙蓉道：「不是，那是黑石山莊的人連絡的暗號，大哥哥，你想不到吧，那還是我發現的，因爲我找到了燐石，夜裏擲來玩耍，便會發生一道閃光，剛才我也正是發現了一道閃光，才尋到這裏來，也不知道你們在這裏，不過：：也許：：」

「也許她身法太快。」姜問天說．「黑石山莊埋伏的人只見到人影一晃，攔阻不住她，是以把你爹召喚了去，要不然怎會不見人，我們何不向那面找去，既然她不是從這小溪的南面走的，那一定是北面了。」

崔芙蓉略一遲疑，道：「好，你等在這裏，我去查看一下。」

姜問天道：「不，我也去，小妹子，不瞞你說，我巳服了解藥，若然這地上撒的，是你爹慣常所用的毒粉，我可不怕了，你大姊姊既然能脫身，那也就不能奈何我。」

崔芙蓉道：「說得是，爹那劇毒之藥，正因劇毒，煉來自然也不易，他不會撒在地上的，只怕也沒那許多，既然如此，我在前面走，你跟在我後面。」

姜問天道．「小妹子，莫非你也服了解藥麼，難道你不怕？」

崔芙蓉道：「你有所不知，在黑石山莊居住的人，都是不受毒害的，你沒見人都膚色帶青麼，若是數十年居住下來，甚至會變黑，你沒見我爹麼。」

姜問天早巳知道了，道．「但小妹子你却並不，膚色倒眞像芙蓉花兒。」

崔芙蓉道：「那是因爲我離開黑石山莊久了，又是毒侵還不重的小時候，我娘可就改變不過來了，既然我是回去黑石山莊，那會沒有禦防，你瞧，我這鞋兒是娘替我特製的，却是你提醒了我。」

隨說，隨巳在衣襟上解下一個香囊來，囊上還繫着一條長長的細繩。

崔芙蓉道：「大哥哥，你拿去掛在頸上，便吸入了毒粉，也就不怕了。」

那香囊尚未入手，巳發出一股異香，只不過微覺有辛辣之味。

崔芙蓉道：「快！快快！有人：：」

姜問天忙不迭依言掛上了，他也看見了，月色蒼茫之中，西北面現出了一個人影，老遠巳看到那蒼蒼白髮。

黑山老怪！是老怪去而復返了！

「咦，你爹！」姜問天說。伸手拉出劍來。

崔芙蓉却把他一拉，反倒縮入那葛藤密垂的崖下，要知這一陣工夫，兩人都不會遠離那崖下，而且一直在月陰裏，想是那埋伏的人見崔芙蓉是自家人，是以都沒阻止，也不現身。

姜問天道：「小妹子，不如我出去，我還不怕：：」

「不，」崔芙蓉說：「我爹，爹好像惱極了，必有緣故，只怕大姊姊她：：」

黑山老怪來得好快，颯然風聲才入耳，老怪巳落在溪邊了，只見他兩臂高舉，溪那面立即奔來了四人，眨眼間，小溪的上下流頭，亦各有四人奔來，崖上亦飛落下四個漢子來，各皆玄衣勁裝，兵刄隱在肘後，一個崖上最後落下的漢子趨前，躬身道：「稟莊主，我等皆寸步未離，那兩個小男並未逃走，適才尚在溪邊。」

黑山老怪一聲狂笑，那笑聲淒厲如故，入耳令人心悸，道：「時辰巳到，各按方位。」

按甚麼方位？姜問天心中一緊，時辰巳到，那自是立即動手，先前他雖知四外埋伏有人，却不知會有這許多，只見這現身的十六人，各個虬筋粟肉，雖然只展露過飛縱功夫，顯出沒一個是弱者，萬不料黑石山莊竟有這麼大的聲勢。

崔芙蓉在他身邊道：「奇怪，大姊姊巳走了，分明他們都不知眈，我原以爲爹會知道大姊姊的去向。」

黑山老怪再一抬臂，嗤的一聲响，登時有一道亮光射入半空。

崔芙蓉說：「爹在召喚人來了，等一等……」

她看出姜問天似要搶出，忙抓住的他胳膊。

說時遲，遠遠地兩點寒星一閃，隨見奔來了兩人，也是一色玄衣勁裝，一人躬身道：「稟莊主，傅仁的徒衆和衆鏢師，巳上路了。」

另一人稟道：「悅來棧的蕭元龍，以及華山寨四當家的，得知醉芙蓉巳被莊主擒獲，好生高興，亦奔落雁崖去了。」

話聲未落，早又見一人如飛而來，屈一膝稟道：「杜剛父子到了河下，停柩在船，得知莊主擒獲醉芙蓉，那爺兒倆也立即上了道。」

黑山老怪又一聲狂笑，却不再是淒厲，而是得意的長嘯，說道．「這麼說：天明之前，全可到達落雁坡了。」

一個漢子忽又趨前了半步，話聲囁嚅，道：「稟莊主，却是玄都觀的玄眞子不知去向，藍田的劉丹青也還尚在途中，是否要把替公子召魂的道場，拖延時刻？」

敢情黑山老怪先前所說，句句是眞，眞萬料不到黑石山莊這麼大的聲勢，不好！他用了這麼多心機，心懷又是那麼恨毒，莫非那日未能將秦中羣雄一網打盡，這番又故技重施。

姜問天心中大急，也巳挫下腰去，却不料崔芙蓉抓住他胳膊的手一緊，在他身邊道：「別動彈，等一等。」

還等甚麼，只怕那個甚麼落雁坡上下，也和這裏一般，全巳撒上了毒粉，既然那麼多人奔去了，相距不過七八里地，回報的人巳在此了，那走在前頭的人，還會不快到了地點。

黑山君背着手，踱了兩步，望望天，又望望他那手下人衆一眼，道：「劉丹青也罷了，便是留下他的性命，亦不怕他有何能爲，却是那玄眞子，大有來頭，老道的內家功夫，巳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若被他逃得性命，可是無窮後患。」

崔芙蓉把身子幾乎緊貼在姜問天身上，爲了湊近些，在他耳邊又說了，那聲調顫抖得好厲害，說：「只道他：：巳悔改了，原來：：原來：：娘料得一點不差，原來他收養了更多亡命之徒，是爲了更大陰謀，要將那些人一網打盡：：」

姜問天也激動得聲音也抖顫起來，道：「小妹子，難得你辨邪正，更明是非，我們得趕快：：趕快去阻止。」

「你瞧！」崔芙蓉說：「人人身上都帶着一個小小的皮囊，頸後都垂着一個頭罩，皮囊裏是毒藥，頭罩是用來防毒的，你見到那些人的左臂沒有？」

那些人雖是各皆勁裝，但若不是她提醒，姜問天還眞發覺不出來，敢情左臂上都綁着一個弩筒。

「那是連珠勁弩。」崔芙蓉說：「每一個筒裏都藏着十二隻餵了劇毒的弩箭，是用機簧發射的，能傷人於百步之外，大哥哥，你最要小心。」

姜問天心下一寒，想到先前黑山老怪射死對岸的野兎，顯然即是這種弩箭，只不過他是藏在大袖中，不怪以往那麼多人被暗算了，而且都是哼也沒哼一聲就死了，華山寨二當家的，不就是死在行列中麼，必然是死在這種弩箭之下，隨後才在胸口補上一刀。

他如何不心寒，不怪這老怪不怕他們逃走了，豈僅四外撒上了毒粉，而且埋伏下這麼多弩筒，當眞武功再高的人，也插翅難逃毒手。

那崖上最後落下的漢子顯然是老怪手下的一個頭兒，轉了出來說道：「一個老道罷了，莊主何必放在心上，只要把這些礙手礙脚的人剷除了，任他是大羅金仙，也逃不出咱們的手去，却是機會難逢，錯過今日晨早，再沒藉口把這麼多人誘到一處去了。」

「乾淨又俐落。」老怪對面一個漢子道：「崖下有個現成的大坑，趁天色才明，曠野無人，連同那些和尚道士一樣兒坑了，神不知，鬼不覺，這麼多人忽然間無影無踪，任他老道了得，還怕他不失魂喪魄，老道若知機逃出關去，巳算他命大了，莊主又何必遲疑。」

黑山老怪一揚頭，不料才說得一聲好，忽然間，全都轉面向着小溪的上流頭，姜問天也才聽到了遠遠有聲傳來，是無數人的呼喝之聲，少說也在數里之外。

也就在那瞬間，天空中又劃過一道亮光，也正是那人聲傳來的方向，若不是大夥兒都在向那方面望，幾乎發覺不出來，因爲天邊巳現出了魚肚白色。

不料巳是欲曙天，近黎明了。

黑山君也立即一揚臂，一道亮光直衝霄漢。

崔芙蓉道：「有緊急事故，爹在召喚那人前來，並指示他方位。」

果然，不大工夫，一人如飛而至，月未落，天巳欲曙，那幾乎未停步，姜問天巳認出他來了，不由一怔！

來的竟是兩番遇到的，那個華山寨老者，只見他趨前向黑山君一跺脚，道：「稟莊主，這可是萬萬想不到的，醉芙蓉那妞兒竟突然現身，阻住了大夥兒的去路，而且自認醉芙蓉不諱，本來除了我，只得一個蕭元龍知道她改扮了男裝，偏她還怕別人不信，除下了頭巾，披散了她那滿頭青絲。」

姜問天喜道：「謝天謝地，我說呢，若不是有極其緊要的事故，她豈有不告獨自走了的，這可好了，那些人得救了。」

「小心！」崔芙蓉把他向後一推，橫跨一步，搶在他身前。

一陣狂飈陡捲，那垂如瓔珞的葛藤巳被捲飛上半天，駭然巳面對着黑山君！

「爹！」崔芙蓉叫道：「是我！」

「你！」黑山君怪眼圓睜，一把揪住了崔芙蓉，喝道：「怎會是你！」

崔芙蓉叫道：噯唷，爹，你把我揑痛啦，快放手。」

黑山君並未放手，却巳轉過頭去，緩緩掃了那十六人一眼，那夥人登時戰慄起來，那爲首的人顫聲道．「稟莊主，今晚實未見有人離去，我等未離半步。」

崔芙蓉道：「可不是我麼，壓根兒就是我，從開頭到現在，也就是我，爹，你也不想想，那牆下挖出一個洞來，豈會沒聲响的，既然我聽到了，你却假裝沒聽到，我就知是你的狡計：：」

黑山君怒吼一聲，這可是女兒對爹說的話麼。

崔芙蓉道：「難道我說錯啦，你不過

是不敢在我面前殺他們，怕我回去對娘說，我不用猜，也立即明白了，你這不是狡計是甚麼！

黑山君對他這女兒也切齒咬牙，但顯然又拿她沒奈何，氣得連連跺脚。

崔芙蓉又道：「你却不知道，你前脚一走，我也繞到你前頭，追上了他們，爹，看來你的功夫這些年並沒長進多少，你跟踪的早已是我了，竟會不曉得。」

「這麼說……」黑山君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但不僅放開了他女兒，而且退了半步。原來崔芙蓉的生死判已取在手中，難道黑山君會怕了她的生死判？

目光不離生死判的黑山君，說：「這麼說，從頭到尾都是你，不是那該死的醉芙蓉！」

「只是到尾。」醉芙蓉手中的生死判一晃，怎會發出卡察一聲响？她說：「開頭仍是大姊姊，只不過在路上才換上了我，所以……」

醉芙蓉的生死判向外一指，才又說道：「你這些手下說的倒是眞話，根本沒人離開嘛，要麼，就只有你，你才去了又回頭，要怪，也只有怪你，因爲一路上，他們都是遠遠跟在你後面。」

只見黑山君身後的十六個漢子，腰幹兒直起來了，都對崔芙蓉投以感激的目光，因爲她分明在開脫他們，因爲即使沒見醉芙蓉離去，可見到崔芙蓉前來，只不過都當是自家人，莊主的女兒，怎會不是自家人，是以並沒阻止，自然也對她只有感激，不會說破的。

黑山君一跺脚，轉身對那老者道：「後來怎麼樣了，快說！」

老者道：「後來，蕭元龍上前，認出眞是她來，自不放過她，大夥兒立即往上一圍，這一來，莊主的大計，自然也又落了空，因爲他們再不會去落雁坡了，本來我還疑惑，那該死的醉芙蓉既然已被莊主困在這裏了，怎會脫了身，現下才是知：好個狡猾的醉芙蓉。」

好個狡猾的老兒，姜問天心下却想，他明知崔芙蓉不是醉芙蓉，其實早認出他們來了，當時竟不說破。

那老者又道：「不過，莊主請放心，我在大夥兒羣起圍攻中，立即暗助了她一臂，助她落荒而逃了，咱們寧可殺了她滅口也不能讓她落入他們手中，是不是。」

黑山老怪把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又一次狡計不售，其恨可知，那怨毒的目光現在盯在崔芙蓉身上了，竟然對姜問天多一眼也不瞧，顯然不把他放在眼裏。黑山老怪切齒道：「好丫頭，人家的胳臂向內彎，你却帮人家向我作對，你你……」

姜問天手中劍一緊，既然已不懼老怪的劇毒，就算難敵他們人多，暗器厲害，難道脫還不能麼，他這裏蓄勢未發，崔芙蓉頭兒一揚，竟然絲毫不懼，道：「爹，放下屠刀，立地可成佛，你一生壞事作盡，只道你已悔改了，我在娘面前一再替你解脫，好話也說盡了，不料你非但沒痛改前非，倒更收容了這麼多亡命之徒……」

黑山老怪一聲喝斷：「住咀！」

「我要說，」崔芙蓉反倒上前了一步，話聲更冷了，說：「就算那傅仁和你有仇，他那兒子與你有何怨？玄都觀的老幼三個道士，更毫無武功，你竟也命人把人家殺了，更嫁禍人家醉芙蓉大姊姊。」

黑山老怪更是一聲狂笑，提及醉芙蓉，殺子之仇頓上心頭，那笑聲怎麼不慘厲，那目光中的冷焰登又出現了。

姜問天叫道：「小妹了，小心。」

那先前令姜問天不而寒慄的目中毒焰，又再出現了，崔芙蓉自認放走了他的殺子仇人，如何不恨，但不料對他她親生女兒，怨毒也會如是之深。

崔芙蓉冷笑一聲，道：「爹，你不是要殺盡秦中武林中人，好稱王稱霸麼，那爲何不把我也殺了，崆峒中還有娘，放着我母女在，你休想稱心如願。」

那黑山君已是怒不可遏，那經得起她這麼火上加油，狂笑一聲，說道：「丫頭，你倒是提醒了我，今日你已壞了我的大事，若被你娘知道了，我還有寧日麼？今日我不殺你，你娘就不會放過我。」話聲未落，霍地一掌劈出，那天色更明亮了，姜問天還是第一次見他出掌，竟是烏黑，指甲怕不有兩寸以上，更黑得發亮，說時遲，他早已作了戒備，也立即左臂一圓，把崔芙蓉推過一邊，刷刷刷連攻三劍。

崔芙蓉那會料到她爹眞會對她下毒手，黑山君雖也早聞長安公子之名，却也萬萬料不到劍招竟會如是凌厲，嗤的一聲响，袖管已被劃破。姜問天道：「好個歹毒的黑山老怪，虎毒尚且不食子，竟對你的女兒也下毒手！」趁老怪錯楞的瞬間，他又連攻兩劍，既知老怪渾身皆藏劇毒，袖管中的毒箭更是歹毒，那敢容他緩過手來，忙又叫道：「快走，小妹子你開路？」

那崔芙蓉便是不直爹的所行所爲，當眞殺了她爹不成？即使生死判招術奇詭，可也不能和她爹過招，姜問天一言把她提醒，立即一跺脚，說：「好，跟我來。」

生死判一幌，迎着那初昇的朝霞，判上立時劃出一道彩虹，右臂一揚，短劍亦已在手，那崖下不下二十餘人，既已知姑娘是黑山君之女，那敢動手，紛紛後退。

崔芙蓉叫道：「大哥，這面走！」

黑山老怪怒吼，大袖向姜問天劍身捲去，叫道：「別放走那丫頭，拿下了！」

老怪竟捨了姜問天，一掠數丈，落在溪邊，阻住了崔芙蓉的去路。

只聽崔芙蓉叫道：「爹，休要迫我出手，你該知道，你在娘的生死判下，走不上十招，你惡有惡報，我不傷你！」

「呸！」黑山老怪怒喝道：「小小年紀，你這娃娃有多少點道行，今日若容你逃走，你那該死的娘必然隨後就下山，丫頭，去鬼門關和你三郎哥哥做個伴兒。」

這父女兩個眨眼已走了三五個照面，姜問天大急，不料老者手底下還眞有點眞實功夫，崖上飛落下來的那爲首的漢子，一把月牙刀更是奇門兵刃，全是近身招式，那月牙刀不但比他的劍重，而且姜問天知道黑石山莊的人全都身有毒弩，對敵那敢不分神，兩人一刀一劍，登時把他和崔芙蓉遠隔兩處，何況四外還有不下二十餘人，全已亮出了兵刃來。

只聽黑山老怪怒吼一聲，却是崔芙蓉叫道：「爹，你休要逼我，我……」

原來黑山老怪在這瞬間，左袖的袖管已被她的生死判齊肘割落下來，姜問天恰

見她的短劍從老怪肘下抹過，分明那條左臂已被短刺傷」，可不是見」血，不由黑山老怪不後退。

姜問天一聲長嘯，手中劍一緊，攻左實右，道：「饒你不得！」那老者一聲慘呼之聲才起，他已回劍倒趕千層浪，不但以輕兵刃的劍盪開了那漢子的月牙刀，而且搶入那漢子的洪門，只聽噹的一聲暴响，那漢子的左臂連同月牙刀，一齊落了地，倒把姜問天噴了半身鮮血。

原來那老者也是連臂帶劍，被姜問天的利劍削斷了：那鮮血又噴了他一背。

要知姜問天的劍術武功是何等了得，虬髯客當世武林一奇，已到了劍術通神的境界，慚愧，這還是姜問天入江湖以來，第一遭決死生的和人過招，劍術再精妙，可也缺了磨練，初時既忌對方人數太多，又忌憚人家的毒弩厲害，待見崔芙蓉那面已傷了老怪，這才激發了他的神威，不料連綿一劍，便已連傷了兩人。

他那敢怠慢，一聲長嘯，已落在崔芙蓉身側，叫道：「小妹子，快走！」

那小溪寬不過三數丈，崔芙蓉道：「隨我來！」

姜問天掩護她一掠而過，回身一劍，立把趕來的幾個漢子嚇退，他適才奮神威，一招連傷二人，更是老怪手下的兩個高手，那會不把那夥人鎮懾住了！

不好，怎麼不見了老怪！

姜問天不敢怠慢，飛掠過溪，只聽林中老怪狂笑，說：「丫頭，饒你不得。」

姜問天劍在身先，雖有幾人追趕前來，却皆落在溪水中，尚未上得溪岸，他已搶入林中了，恰見黑山老怪駢指向崔芙蓉判身疾點！又復狂笑，道：「諒你不敢殺我，撒手！」

崔芙蓉若然彈出先死判身暗藏的兩翼，老怪怕不連指帶掌齊斷了，崔芙蓉的生死判才拋腕橫挫，那意思是不敢傷他，不料老怪呼的一掌橫拍，只見晨曦中劃出一道長虹，噹的一聲，崔芙蓉的生死判不但出了手，而且飛出丈餘外，直插入樹身。

幸是姜問天即時趕到，那知黑山怪又一聲狂笑，反倒後退了，說：「丫頭，看在父女一場，我給你一個全屍，小子，你來得好，給她做個伴，黃泉路上，你們也不那麼寂寞啦，呵呵！」他說甚麼？老怪話聲未落，已斜刺裏穿林而出。

「小妹子，你你……」姜問天搶上，把搖搖欲墜的崔芙蓉扶住了，只見她頭兒一揚，已擱在他臂彎裏，身子已直往下墜。

不好，他明白了，必是黑山老怪那一彈指，若不，便是那飛袖中藏了劇毒，也必是崔芙蓉所說的沒有解藥的劇毒！他撤招之頃，已中了那劇毒！

崔芙蓉已是面如淡金，晨光之下，更見漸漸透出黑來，一層黑暈從那她肌膚透出來。姜問天慌了手脚，連崔芙蓉也說無藥可解，他怎不手脚無措。

不好，連他也感到陣陣旋暈，驀然記起老怪的話來，他怎說：「黃泉路上有個伴兒！」那麼，他也……中了那劇毒！

只聽溪邊傳來老怪冷厲的聲音，吩咐道：「即刻追查那醉芙蓉的下落，兩人一組，四方八面追查，得知下落，即刻去那道觀回報。」

溪那面，慘叫之聲，不絕於耳，不過已微弱下來，黑山老怪竟然不顧，只顧催促那夥人快走，道：「你等聽明白了，若容那丫頭說出眞象，那般人日久再生疑，秦中豈還有我等立脚之地，快去快去！」

老怪非但不顧那兩個斷臂的傷者，連這林中的姜問天和他的女兒也似已當作死了一般，透過林樹間的空隙，小溪兩岸的人影瞬已杳然，也不再聞老怪的聲音了。

走了，全已走得乾乾淨淨。

溪那面慘呼之聲，越來越微弱了。

緊緊抱住崔芙蓉的姜問天，驀搖了搖頭，他，手臂竟然有力，他直立的身子也還沒倒，雖然旋暈，但仍是那麼輕微。

但她，崔芙蓉，他懷中的崔姑娘，那面上的黑暈，更見透膚了，再也不是芙蓉如面，牙關咬得緊了，氣息也微弱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他怎倒沒事？而她，崔姑娘却是黑山女兒，自幼生長在黑山，更就黑山老怪的女兒。

忽然間，他明白了，急忙把崔芙蓉放在林中草地上。誰說他沒事，他一移動脚步，他連同崔芙蓉也一齊倒在地上了，只不過他掙扎得起來，也還心下明白，他該做甚麼，要知甚麼。總算他在心智還清醒之時想到了，他之所以中毒還能支持，也清醒些，想是那項下的香囊之故，現下，他取下香囊來，不就有更濃烈的淸香入鼻，他不就更覺清醒些了麼？

是了，一定是的，那是一個能解劇毒藥囊，崔芙蓉說過，帶上它就會百毒不侵的，因爲她把香囊給了他，所以……

他還不趕快，趕快打開香囊，把藥末傾她嘴裏，但他的手連托開她的咀來，也費了好大的勁，他才發現，他的手已越來越無力了，他雖是跪在她身邊，那腿竟也一軟。他仆倒下去了，但也還有些知覺。

他感到身下軟軟地，一定是仆倒在她身上。他嘆了口氣，也許那是最後發出的一聲嘆息，至少，那是知覺到的最後一聲，不，他還有知覺，雖然他的眼已閉了，他不由自己地把牙關也咬緊了，他竟然還明白，若不是他把那香囊解下來，即使他也中了毒，至少不會這麼快暈倒，這麼快就要失去了知覺的！

他能够麼？把香囊中的藥末也倒一些在自己咀裏？但他的牙關咬得這麼緊，即使他想這麼做，也不能够，即使香囊還握在他手中，只不過另一半才塞在崔芙蓉的咀裏。而且，何況，他並不想這麼做。

若然崔姑娘不把香囊給他，她一定不會中毒，一定不會死了？

但她一定死了，晚了，完了。他也要死了，連最後的一點知覺也沒有了。

沒有了知覺，但他竟然還會做夢，原來死了的人也有夢？

不，那是他的不散的魂魄嗎？一個若隱若現，飄飄蕩蕩的人影出現在他面前。是一個和尚，他竟然還辨認得出來。他嘆了口氣，說：「大和尚，你來晚了。」

竟然是醉菩提，那個邋遢和尚。眞是他麼？姜問天想辨認得清楚些，但和尚一掌拍落，他感到魂魄飛離了他的軀體，他也飄飄蕩蕩，終於，甚麼也不知道了。

（生死判，何能判生死？請向天涯劍侶中尋求答案，本集暫告結束。）

我這柄刀，也算是當今武林中的一柄名刀，它的品質不在雁翎第一刀，三尖兩刄刀，春秋刀，金背刀，九耳八環刀，峨眉葉柳刀，寶苗刀，捲簾刀之下，可惜祇有一柄刀，那是無論如何趕不上的。」

金坤道：「那一柄刀？」

李君璧道：「浮雲掩月刀！」

「江湖上，武林中，有名的十把刀，我見過近九把，唯獨這把浮雲掩月刀我未曾見過。」

「這把刀，是當今武林中最神秘的一把刀，傳聞中說這把刀身爲浮雲掩月刀，間透光華，不知製於何人之手，更不知爲何人所擁有。」

「神龍見首不見尾，唯其如此，才顯得此刀的神秘。」

「名刀如美妾，得者愛不釋手，假如你見到了這把刀，也會生了刼奪之心。」

金坤笑了，他笑得很神秘，他說：「假如我有了這把刀，我也一定不會讓人知道。」

李君璧道：「正如你有了個美麗的老婆一樣，不輕易讓她別跟的男人見面。」

「不錯，那當然是怕別人生了刼奪之心。」

「如果我有了這把刀，我的想法就跟你不一樣。」

「這話怎說？」

「假如我有個美麗的老婆，我會帶着她到處的走，表示我才是眞正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假如我有了浮雲掩月刀，我也會隨時隨地的掛在身邊，表示我才是眞正用刀的高手。」

「你說得也有道理，只是可惜得很，你既沒有美麗的老婆，更有沒有浮雲掩月刀。」

李君璧縱聲大笑，一口氣連吃了三大杯酒，說：「痛快！痛快！雖然沒有浮雲掩月刀，但我却有飛花舞雪刀，雖然我沒有個美麗的老婆，但我却有個黃臉婆，可是你呢？什麼都沒有。」

金坤又是神秘一笑，說：「我是用劍的，愛劍不愛刀，你是用刀的，若你見不到那柄浮雲掩月刀，那將是終身遺憾。」

「話是不錯，但我想這祇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你眞想見到這把名刀，眼前就有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去參加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

「這會是誰發起的，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在峨嵋金頂寺，只是那發起的人我却不知道是誰。」

「他是不是巳下了帖子，那帖子的下欵總得署有名字吧？」

「有！」

「署的是什麼名字？」

「寒夜流星！」

「寒夜流星……寒夜流星？這不像是人的名字吧？」

金坤一笑道：「當然不是，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個化名。」

李君璧狠狠的吃了一杯酒說：「這個人既稱爲寒夜流星，他的性情一定是很冷，冷得令人可怕，他的手段一定也很犀銳，如流星一般，使人防不勝防。」

「假如他的手段不犀銳的話，也不敢發起這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了。」

「不錯，只有一點我不明白。」

「那一點？」

「他既然發起那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爲什麼沒有下帖子給我？」

「是啊！你那柄飛花舞雪刀也是十大名刀之一，他爲什麼不下帖子給你，這倒是令人費解了。」

「所以說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的家是在魯南李家堡，你離開你的家巳經有多久了？」

「三個月。」

「那就是了，那帖子一定是送到你家中去啦，你如果能回去看一看，必然會接到那份帖子。」

「時下離開那中秋月圓之夜，巳不足一月，如果我再回家去一趟，時間可就趕不上了。」

「說得也是，那麼我們明日便動身趕赴峨嵋，反正那帖子一定有你的就是。」

李君璧笑了，他爲什麼要笑，的確有些耐人尋味，金坤也陪着他笑了一下。

笑有很多種，有奸笑，傻笑，微笑，陰笑，有開朗的笑，豪放的笑，但無論是那一種的笑，都是發自於內心，內心想到了什麼事，表面上就有什麼樣的笑容，李君璧與金坤的笑，顯然那出發點是不同的，也許都是內懷奸詐的笑，那就是笑裏藏刀。

× × ×

初秋的氣候，舒爽宜人，尤其是那晴空一碧，萬里無垠，令人的心胸好開朗，精神好愉快，此時嵩山脚下出現了一個形高大的出家人，身着黃色僧衣，斜披着紅色鑲金袈裟，腰間還掛着一把戒刀，出家人帶刀出外，必有非常事體，這個和尚到底是誰呢？

那出家人走到一座森林之中，右手一拔戒刀，身形陡轉，那戒刀也隨之出了鞘，雖然白色銀芒大增，將陰暗的森林，照得光如同白晝，他將刀輕輕隨身一旋，四週响起了一遍蕭蕭的落葉之聲。

那是刀氣，秋氣屬金，本可摧落樹葉，但這柄刀氣，似乎比那秋氣來得更厲害，這是什麼刀？

那和尚舉刀向天，喃喃自語的道：「老衲空月，擁有了這把雁翎第一刀，此次應邀去參加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本來出家人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只是此乃曠世奇緣，可以一覩天下名刀的眞面目，若不去見識一番，禪心難安。」

此際有人嬌聲笑道：「大師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又何必去參加什麼刀會，需知身在空門，最忌的就是貪嗔痴愛，大師如此作法，豈不有違我佛本旨。」

空月大師一聲獅子吼，在森林中响起了一聲雷霆，問道：「是那一位施主，何不請出來一見。」

大樹後閃出個妙齡少女，穿一身水綠色的衣衫，看年紀總在十七八歲，眼似秋波水，眉畫遠山長，那種嬌態，就連空月大師也看得一愣，說：「請問女施主緣何到此？」

短篇武俠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浮雲掩月刀

寒夜流星飛血雨　峨嵋皓月誅倭奴

刀！是一種聲威凌人的名字，也是正義與邪惡的雙重象徵，普通人提起了刀，會胆戰心寒，武林中人見到了刀，却興趣大增，是何人創造了刀的形狀，沒有人知道，是何人爲刀取了名字，更沒有人知道，刀，永遠是帶着神秘的色彩。

刀的種類很多，如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楊戩的三尖兩刄刀，武維揚的九耳八環刀，徐艮的雁翎刀，江湖人物所用的鬼頭刀，婦人女子所用的柳葉刀，其次爲斬金斷玉的緬刀，鋒芒犀利的倭刀。

武林中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皆喜歡用刀，但都是平常鋼鐵所鑄成的刀，眞正的好刀並不多見。

有了刀，必定有用刀的方法，江湖上用刀的方法也很多，有太極刀，八刀卦，六合刀，三才刀，潑風刀，滾膛刀，雪花刀，霹靂刀等等，尚有各家各派自創的刀法，更不可勝計。

用劍之道，身隨劍走，用刀之法，刀隨身走，刀有單刀，有雙刀，有長刀，有短刀，更有寶刀，尚有七首。

提起了寶刀，目下就有這麼一把刀，浮雲掩月刀。刀紋似浮雲飛捲，刀光與皓月爭輝，有誰見過這把刀，有誰知道這把刀藏在什麼地方？

月亮被浮雲掩去時，反而使它的光彩更爲含蓄，內力更爲精純，浮雲掩月刀，也就是這種特性。

「喂！你看過刀嗎？」

「身在武林之中，怎能說連刀都沒有見過？」

「你見過好的刀嗎？」

「當然也見過，當今武林之中，好的刀可並不少。」

「你見過那些好刀，說說看？」

「多得很，如嵩山少林寺空月大師的戒刀，雁翎第一刀，河南開封齊家寨的寨主齊南宏的三尖兩刄刀，中州大俠余長風一刀定春秋的春秋刀，江州大豪半天雲雲叔華的金背刀，滄州獨行俠李滄星的九耳八環刀，以及塞外觀音柳逸娥的娥眉柳葉刀。」

「尚有長白山露中客周一中的寶苗刀，崆峒山諸紅蓴的捲簾刀。」

「不錯！除此而外就要數到你老兄的飛花舞雪刀了。」

以上是兩個武林中人對於有關於刀的對話，這兩人一個是身形短小，黑色勁裝，背揷長劍，一個是身軀魁偉，穿黃色長袍，腰掛長刀。

他們說話的地方，是在邯鄲的一家小酒館中，叫聚英樓，他們坐的地方是在靠窗近門的一張桌子上，他們吃的是一罎老酒，三斤牛肉，八兩花生米，他們的姓名，一個叫飛花舞雪刀李君璧，一個叫逐風劍客金坤。

李君璧含笑的抽出腰間的刀，飛花舞雪刀，刀身似雪，散播着點點銀花，不但是光芒四射，而且還耀眼生花，他說：「

那少女笑道：「小女子來此目的，正想去少林寺見見空月大師。」

空月道：「少林寺乃天下第一名刹，從來不接待女客，女施主去亦無益。」

「所以小女子在半路上遇上了，這就叫做天假其緣呀。」

「女施主找老衲有何貴幹？」

「勸阻大師不必去參加論刀大會。」

「為了什麼？」

「身在佛門，豈可惹上江湖氣息。」

「老衲雖身在佛門，但本來就是武林中人，有何不可？」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僅僅是如此？」

「拿出你的雁翎第一刀，讓小女子替你去參加。」

空月大師微微一怔說：「女施主用意何在？」

那少女又是一笑道：「小女子是在幫忙大師呀。」

「此話怎講？」

「大師乃是十大名刀雁翎第一刀的擁有者，今又逢十大名刀論刀大會，大師如果去了，犯了佛門的戒規，大師如果不去，又沒了大師的名頭，也埋沒了這把名刀，雁翎第一刀。」

「所以，女施主這才要作為老衲的替身？」

「不錯。」

「老衲連女施主姓甚名誰都不知道，如何能信得過女施主？」

「要知我姓名很容易，小女子姓邢名烟，家住在黃山腳下。」

空月大師又是一愕說：「妳是黃山魔女邢烟，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邢烟暗暗嬌笑起來說：「大師言重了，看在大師是個出家人的份上，小女子不下毒手便是。」雙掌一挫，身如輕烟般的來奪取對方的雁翎刀。

空月大師飄身讓開，未及說話，邢烟已轉到了他的身後，雙手仍不離他那柄寶刀。

空月大師急轉身迴旋，臨空劈出了一掌，打得塵土飛揚，沙石迸射。

邢烟已在他的身後哈哈笑了起來說：「大師，少費的力氣啦，少林七十二絕藝固然可以威懾江湖，在小女子的面前，你可就用不上啦。」

空月大師冷哼一聲道：「我就不相信女施主是銅打鐵鑄的。」

邢烟道：「大師你錯啦，如果眞是銅打鐵鑄的，以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就是不能打碎，也可以將我打扁，但我是烟氣凝集而成的，跟空氣一樣，你能打得上麼？哈……」

素手一揮，不知她用什麼手法，已將那雁翎第一刀奪在手中。

空月大師在少林寺輩份極高，武功也在同輩之上，沒想到今日一出山，便栽在一個小小女子手中，甚是忿怒，雙手一分，展開聲勢凌人的劈山掌法，一掌接一掌，如排山倒海一般，向邢烟逼去。

邢烟笑道：「大師乃有道高僧，何必妄動無名，說實在的，憑內力我是打不過你，但我會跑。」

跑字才出了口，香肩一搖，人已下去十數丈遠近，又回頭笑笑說：「你放心，如果我此去計劃得逞，這把雁翎第一刀我仍會還給你。」連着幾個縱躍，人已走得無影無踪。

空月大師心知不妙，這女魔頭又不知道在動什麼壞腦筋，便隨後追去，他雖然無法趕得上，但他知道邢烟此行必去峨嵋金頂，是以一路的趕了下去。

× × ×

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這消息已傳遍了江湖，武林中好事的人，却在紛紛趕向峨嵋，以覩這別開生面的天下第一勝會。

天色已經很暗了，在江西的彭澤縣城的一家小客棧中，來了兩位客人，這兩人的年紀都在五十上下，全是穿着緊身衣襖，背插長刀，這兩人看起來不獨是精神旺盛，神采飛揚，而且雙目精光暴射，看來全有一身極好的武功，猶其是在內力方面，更見精純。

這兩人在小客棧中杯酉聊天。

一人道：「余兄，咱們可是多年未見啦，兄弟可想念得緊。」

另一人道：「可不是，自從當年泰山一別，已經十年未見到雲兄了。」

「老友重逢，今兒晚上我們好好的乾上幾杯再睡。」

「該當如此，雲兄此次出來，想亦是為了那論刀大會了？」

「是呀！你我皆是十大名的擁有者，此次勝會，百年難得一見，怎能不去開開眼界呢？」

「只是有一件事我始終想不通。」

「什麼事？」

「那下帖之人僅署名為寒夜流星，這當然不會是人的名字。」

「當然不是，那祇是化名。」

「他為什麼不用眞名實姓呢，難道此中有什麼陰謀不成？」

「江湖險詐，使人防不勝防，凡事總得小心為上。」

「雲兄說得是，我們先來乾一杯。」

這兩人正是那十大名刀的擁有人，一個是中州大俠一刀定春秋余長風，一個是江州大豪半天雲雲叔華。

余長風的春秋刀法，一般武林人物，很難在他的手底下走過一招。

雲叔華的金背刀聲威震江南，是以有半天雲之稱。

這兩人的本來全是俠義中人，又是老朋友，他鄉遇故知，酒逢知己千酒少，兩人直吃到三更半夜。

雲叔華吃得興起，拔出了他的金背刀，刀長三尺，金背鋼刃。

刀乃是用黃金為背，當然是一把好刀，如非是上好的刀，絕不會用黃金為背。

刀剛出鞘，就有一種耀眼生花的富貴之氣，所以，金背刀也是一把有名的富貴刀。

一刀定春秋余長風讚道：「好刀，果然是一把好刀！富貴之氣，溢於刀光刀影之中，以一柄殺人的兵刃而帶有富貴氣的，可能你這把刀要數天下第一了！」

雲叔華笑道：「余兄過奬了，你那柄春秋刀並不在兄弟這把刀之下啊。」

余長風得意的一笑，抽出他那把春秋刀，刀長三尺三，花背薄刃，刀分黑白兩

面，黑的一面殺氣隱現，象徵秋天的肅殺，白的一面陽光普照，象徵着春天陽氣勃發之時。

一刀定春秋，春秋刀掌握春秋二季的生殺之權，生死兩面，在一刀定春秋余長風的刀下，很少有人走過第二招。

雲叔華也讚道：「春秋刀果然名不虛傳，確是一柄好刀，以刀分春秋二季，執掌生殺之權的，可能要數余兄這柄刀為第一了。」

余長風道：「十大名刀各有特色，但當今之世，最名貴的，可能要數那浮雲掩月刀。」

「余兄見過？」

「但聞其名，未見其刀。」

「身為用刀之人，連天下第一名刀都未見過，實在可惜。」

「難道說雲兄見過此刀？」

「這把刀至今不知落於何人之手，江湖上也不過是空有其名，小弟如何能見得到？」

「也許這次發起十大名刀論刀大會的，就是擁有浮雲掩月刀的人。」

「我也曾有此想法，只不知他的用意何在？」

「當然是為了炫耀他那把刀。」

「如果眞的是為了炫耀他那把刀，他就不會一直隱藏到現在，是以我想此人絕不是好名之輩。」

「雲兄的意思是……」

「也許其中另有陰謀。」

余長風一口氣乾了一大杯酒說：「這件事實在是耐人尋味，不說也罷，我們也可以休息了，明日清晨還要趕路呢。」

雲叔華豪笑道：「不錯，反正到了峨嵋金頂之時，眞象就可大白了。」

兩人同時將刀入了鞘，回房就寢。

× × ×

九耳八環刀乃刀中的奇兵異器，揮舞起來環刀互撞，發出一片聲威凌人的响聲，那已經收了先聲奪人之勢，更何況這把刀尚可以斬金斷玉，削鐵如泥，那就更是一把好刀了。

這把刀究竟在誰的手中？滄州獨行俠李滄星，李滄星本來封刀已久，這次接到了十大名刀論刀大會的請帖，說不得又祭告天地，重新開刀，他拿起久已未用的刀，在自己的庭院之中，先活動了一下手脚，練了兩趟刀法，那環聲、刀光、人影、混成一片，分不出是人影，是刀光，是環聲！

李滄星練刀方罷，搖頭嘆息道：「蘭因絮果，各有前定，不該我封刀的時候，我就是想封也封不住。」

一聲嬌笑，從院牆之外飛進一條嬌小的人影，說：「今日之果，焉知非往日之因，李大俠這句話，小女子頗有同感。」

原來進來的是個二十七八的女子，天藍色緊身勁裝，背插單刀。

李滄星倒退了一步說：「是什麼人擅闖別人的私宅？」

那女子笑道：「小女子柳逸娥有急事奉告，不及通報而進，請李大俠見諒。」

李滄星神色一緩才道：「姑娘就是那娥眉柳葉刀的主人，那倒是失敬了，請大廳奉茶。」

這間大廳很夠氣派，佔地很廣，一切像俱皆是用紅木製成，山壁間配以名人字畫，看起來極為風雅而清靜。

僕人擺上了酒菜，李滄星先敬了一杯酒，然後才道：「柳姑娘遠道而來，不知有何事見教？」

柳逸娥說道：「李大俠封刀已久，今日開刀，想一定是接到那論刀大會的請帖了？」

「不錯，姑娘遠自塞外而來，又為十大名刀之一的主人，當然也接請帖了？」

「正是，當我進入關內之時，却聽到一些傳聞。」

「是什麼消息？」

「據聞那雁翎第一刀的擁有人，少林空月大師的刀已被人搶走了。」

「少林空月大師精通武術，是什麼人能從他的手中將雁翎第一刀搶走？」

「搶刀的人並非是以武功內力見長，而是以輕功手法見長的。」

「當今以輕功手法見長的祇有一個人，那就是黃山魔女。」

「正是她。」

「她在什麼地方搶走空月大師的雁翎第一刀？」

「據聞是在嵩山脚下的森林中。」

李滄星嘆道：「據聞空月大師不但武功高強，那把雁翎第一刀也是稀世奇珍，刀鋒出鞘，白色銀芒，可以光耀黑暗。」

柳逸娥笑道：「李大俠的九耳八環刀也不在雁翎第一刀之下，使用起來，那環聲！人影！刀光！確具先聲奪人之勢。」

李滄星笑道：「據聞姑娘的娥眉柳葉刀，也是刀中稀品，可惜在下未見過！」

柳逸娥拔出了娥眉柳葉刀，狀似柳葉，又如娥眉，形狀嬌小玲瓏，正是適宜女子用的一把好刀，刀身發出藍芒，有些寒氣逼人。

李滄星讚道：「端的是好刀，眞是開了眼了。」

柳逸娥道：「中秋之日已近，不知李大俠準備何時動身？」

李滄星一笑道：「如果姑娘有興趣同行，就請在敝處權宿一宵，明日清晨，我們一起上路，這樣一來，也不怕路上會出岔子了。」

柳逸娥道：「這正是小女子來找李大俠的本意。」

兩人相對一笑，提前休歇，準備明日上路。

× × ×

這時在通往四川的一條大道上，却飛馳着一匹健馬，馬身現棗紅色，類似關雲長的赤兔，馬背上坐着花白頭髮、藍色勁裝的老者，闊帶束腰，背插單刀，這樣大的年紀尚能縱騎疾走，想來這個人的武功一定是很不錯，這個人是誰呢？他正是十大名刀之一的擁有人，河南開封齊家寨的齊五爺齊南宏。

齊南宏獨當齊家寨，其武功當然也有他的獨特造詣，猶其是他那柄三尖兩刃刀，刀頭有三個刀尖，雙重刀刃，本來嘛，三尖兩刃刀也算是刀中的奇兵之一，只是他這柄三尖兩刃刀與一般江湖上所用的不同，因為他這把刀是用上好的緬鋼，經名匠之手鑄成，刀身隱現着魚紋，豪光四射

，算是一把寶刀。

齊南宏飛騎疾馳，到一座小鎮上停了下來，在鎮頭的一家茶棚中歇脚。

這是一間極爲簡陋的茶棚，茶客不多，連他祇有兩人，另一位是個女客，年紀約在三十上下，穿一身紅色緊身小衣，紅巾包頭，生得目如明星，長眉似劍，腰中也掛着一柄刀，那男子看了齊南宏一眼，又看看他背上的那柄刀，刀鞘形狀特異，不由的說：「這位老爺子敢莫就是那威鎮開封的齊家寨寨主齊南宏齊老爺子吧？」

齊南宏一聲豪笑說：「姑娘好眼力，一眼就能看出是老朽了，不知姑娘從何認定？」

那女子道：「你背上的刀鞘形狀古怪，裏面必是那三尖兩刃刀吧？」

「三尖兩刃刀，江湖上比比皆是，這有什麼稀奇？」

「當然！只是目下所走的這條路，却是去峨嵋的方向，若非參加那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如何能這樣巧合。」

齊南宏又是一聲豪笑道：「不錯，不錯，姑娘心機愼密，因微而知著，老朽敬佩得很。」

那女子笑道：「不敢，齊老爺子過獎了。」

「聽姑娘的語氣，好像早已知道那論刀大會之事，姑娘的刀鞘也呈現怪狀，倒使老朽想起一個人來。」

「老爺子說說看。」

「姑娘莫非是崆峒山捲簾刀諸紅蕁諸姑娘。」

諸紅蕁笑了，笑得好開心，她說：「齊老爺子的眼力畢竟也不差啊。」

齊南宏道：「好說，如果姑娘沒有別的事，我們就一起上路吧。」

諸紅蕁道：「過此小鎮，前途百里之內，毫無人烟，我們不找個地方吃些東西，帶些乾糧再走麼？」

「原來姑娘對這條道上很熟悉。」

「我也是剛問過茶棚的主人才知道的，我們走吧。」

兩人就在這家鎮上打了尖，帶些乾糧，又繼續上路，諸紅蕁說得沒錯，前途愈走愈是荒僻，連路面上都長滿了青草，由此可見這條路上很少有人行走。

太陽已經下山了，紅紅的太陽，餘威反射上來，照得半邊天都是紅的。

齊南宏嘆道：「看來我們今晚要在野外露宿了。」

諸紅蕁笑道：「齊老爺子怕麼？」

齊南宏道：「老朽行道江湖數十年，餐風露宿的日子也不知過了多少，有什麼可怕的？」

「可是我們孤男寡女，野外獨處，你不怕我對你有什麼不利？」

齊南宏豪笑起來說：「難道說姑娘動了什麼邪心，對我這個糟老頭子也有興趣不成？」

諸紅蕁也哈哈嬌笑起來說：「齊老爺子，我是在跟你開玩笑的，你看我是那種人麼？」

「姑娘當然不是那種人，可是江湖之上，那種女人多的是。」

「這話也沒錯，你看今天月色多好，我們下馬歇息吧。」原來他們這一陣說話，不但太陽下去了，連月亮也上來了。

兩人翻身落馬，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諸紅蕁抽出了她的捲簾刀。

捲簾刀刀頭上捲成一圓環，狀似捲簾，鋒芒犀銳，刀身隱現淡紅色光華，猶如塗上一層胭脂一般，更奇的是它那刀刃，狀如鋸齒，是以這柄刀，是捲簾刀，也是鋸齒刀。

齊南宏讚道：「這也是一把好刀，果然名不虛傳。」

諸紅蕁道：「能名列當今十大名刀之一，當然不會太壞。」

齊南宏道：「名刀如名將，未曾戰鬥便有一種凌人的氣勢。」

諸紅蕁道：「名刀如名菜，未曾動筷，便令人有一種好感。」

齊南宏道：「名刀如名駒，未曾飛馳，就能使人雄心勃發。」

諸紅蕁道：「名刀如名珠，未曾評價，就讓人愛不釋手。」

齊南宏道：「名刀如名女，未曾交往，就令人神魂顚倒。」

諸蕁 突然格格嬌笑起來說：「這個比喻很好，你看我呢，我是不是屬於名女一類，讓你齊老爺子神魂顚倒？」

齊南宏笑道：「姑娘雖非名女——却有名刀。」

「假如我是名女，那豈不是名刀名女，相得益彰。」

齊南宏嘆道：「以姑娘在武林中的聲譽來說，如日正中天，當然算得上是名女，只是……。」

諸紅蕁道：「有話但說無妨。」

「女人的年紀一過三十，就讓人有人老珠黃之感。」

諸紅蕁格格嬌笑起來，說：「怎麼？齊老爺子，我未嫌你老，你倒先嫌起我老了？」

齊南宏尷尬的一笑說：「老朽若早年成家，可能我女兒已經比妳大了，怎麼會嫌妳老呢？」

「如此說來，我在齊老爺子的面前，仍然算得上是名女。」

「一個眞正的名女，要在天下人的心目中，成爲名女才對，如果光是在一個人的面前，成爲名女，那就不算是眞正的名女了。」

諸紅蕁笑道：「這話也有道理。」語才出口，有人朗唸了聲「阿彌陀佛」道：「這話錯了。」

從淡月下出現一個鬚眉皆白的老和尚，身穿黃色僧衣，斜披着大紅袈裟，手持一百零八顆唸佛珠，雖是在月色之下，仍可見到他雙目中精芒四射。

齊南宏讚道：「好精湛的內力，來者莫非是少林寺的空月大師？」

「正是老衲，施主好眼力。」

「大師說這話如何錯了？」

「佛法無定型，能在某一人面前稱得上是名女，當然也算得上是名女了，只是名氣大小不同罷了，正如武林中人，能在江湖上闖出一點字號，都算是有名人物，不知施主以爲老衲這話可對？」

諸紅蕁笑道：「對！對極了，只是有一種事情太令人費解。」

空月大師合十道：「女施主請說。」

諸紅蕁道：「大師身在佛門，四大皆空，怎的對風月之事，也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空月大師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言色不廢空，淡空不汰色，是以佛門有色空不異之旨，若果落於一邊，就不能顯出佛法的無量無邊了。」

「我知道了，是以大師以空定空，以月取色，是以法號空月。」

「阿彌陀佛！女施主慧質天生，悟性超人，將來必可自在無礙。」

諸紅蕁一笑道：「多謝大師誇獎，小女子消受不起，倒是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瞭，尙希大師指點。」

「女施主請說。」

「大師乃十大名刀之一雁翎第一刀的擁有人，此行一定是參加那峨嵋金頂的論刀大會了。」

「正是！」

「何以未見大師帶刀，難道說大師是怕沾惹上不必要的殺氣麼？」

空月大師一嘆道：「說來慚愧，老衲的刀本已帶出，可惜在嵩山脚下被人奪走了。」

齊南宏聞言吃了一驚說：「是何人有這樣大的胆子，這樣高的功夫，敢在大師手中將刀奪走？」

空月大師道：「此人以輕功與手法見長，也是當今唯一的女魔頭。」

諸紅蕁道：「大師說的敢情是那黃山魔女邢烟？」

「正是此人！」

「此女陰狠毒辣，她奪取此刀，必有陰謀，我想她可能是借雁翎第一刀之名，去參加那當代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祇要在八月十五之夜，去峨嵋金頂，必可遇到此女。」

「是以老衲一路趕來，原就是準備在論刀大會上取回此刀。」

齊南宏道：「到時候在下願助大師一臂之力。」

空月道：「謝謝施主，老衲慣行夜路，就此告別，先行一步了。」身形一晃，已下去七八丈遠。

齊南宏叫道：「大師！」

諸紅蕁嬌笑道：「出家人喜歡效苦行頭陀，夜飄露水，日沐陽光，你又何必叫他？」

齊南宏嘆道：「空月大師如果拿不回這把雁翎第一刀，往日在武林中的威望，也將會一掃而空了。」

諸紅蕁笑道：「看戲流眼淚，你是在替古人担憂，時候不早，你不睡我可要睡了。」她講完便向石面一仰，雙手雙足向四下分開，變成了個「大」字。

諸紅蕁的睡相很難看，當然也是男人最喜歡看的一種，可是齊南宏却沒有心思去看她，他在想：……既然有人能從空月大師手中搶走了雁翎第一刀，難道就沒有人想從他的手中搶走三尖兩刃刀麼？

他這樣一想，警惕之心，油然而生，不敢睡覺，便在石面上盤膝坐了下來，此時忽聽得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但落地的聲音却很輕，顯然來人在輕功一方面，極有造詣。

齊南宏心中又是一驚，空月大師的刀是給黃山魔女邢烟搶走的，那邢烟也就是以輕功與手法見長，難道這脚步聲竟然是那女魔頭來了。

一想到那女魔頭，他戒心又起，輕輕拔出自己的三尖兩刃刀，握在手中，刀身上泛起一縷白芒，好亮好亮的。

來人走得更近了，却是個身形碩壯的大個子，一身黑色勁裝，腰繫單刀，刀柄上還飄着一束紅色的穗子，但在淡月下看起來，已經變成暗紅色了。

他想：……這人是誰呢？

北斗七星高，壯士夜帶刀。這把刀，是寶苗刀，既是寶苗刀，他的主人當然是從長白山來的霧中客周一中了。

周一中緩步走到大石之前，忽然停了下來，說：「閣下手持好刀，露宿野地，必非等閒之輩吧？」

齊南宏道：「你呢！你孤身隻影，深夜獨行，想亦不是等閒之輩吧？」

周一中笑了，他說：「在下是長白山周一中，兄台呢？」

齊南宏道：「原來是十大名刀之一的主人霧中客周一中，在下齊南宏。」

周一中道：「原來是齊兄，此去必是往峨嵋吧？」

「彼此彼此。」

諸紅蕁一躍而起說：「好啊！這下咱們路上又多了一個伴啦，小女子諸紅蕁，見過周老爺子。」

周一中笑道：「原來是諸姑娘，兩位是約好的？」

諸紅蕁道：「不！也是遇上的，周老爺子一路行來，可遇到什麼怪事沒有？」

「有！」

「說來聽聽。」

「有好多人想想搶我的刀。」

「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敢在 老爺子手中搶刀？」

「多啦！嶗山雙煞，長江三霸，天山五醜，雁蕩七怪等等。」

「可全是邪道中人物，結果呢？」

「都被勾魂使者請去啦。」

諸紅蕁奇道：「何以我們一路行來，連一個也未遇上？」

周一中道：「姑娘不信是麼，我的刀上還沾有血漬呢。」

他拔出了自己的寶苗刀。

寶苗刀乃是苗人所造，在苗族中是第一把好刀，所以稱爲寶苗刀。刀形如彎月，青芒隱現，再加上點點血漬，猶如青色長空之中飛舞着朶朶紅花，看來甚是美麗，也充滿了殺氣。

齊南宏嘆道：「的確是一把好刀。」

周一中道：「這把刀雖然名列十大名刀之一，但比起兩位的刀來，尙要退避三舍。」

諸紅蕁笑道：「周老爺子太謙虛了，如此刀不好，怎地會引起那麼多人生了搶奪之心。」

齊南宏道：「諸姑娘的話也有道理，但周兄之刀既有人搶奪，焉知我們之刀沒有人搶奪，前途尙要小心爲妙。」

周一中道：「齊兄說得是，如今十大名刀之會，已傳遍江湖，不知道有多少武林中人在紛紛趕赴峨嵋，其中固然很多是

去看熱鬧的，但也有很多懷不軌之心，需知寶刀寶劍，皆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東西，是以我們就不得不小心了。」

諸紅蕚道：「如今不必怕啦，我們三大名刀會集一起，有誰敢生野心。」

周一中道：「話不是這麼說，須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據我所知，爲了這十大名刀之論刀大會，已有幾個多年隱跡的老魔頭，又重新出山了。」

諸紅蕚吃了一驚道：「竟有這麼嚴重麼？」

周一中道：「少林寺空月大師的雁翎第一刀被搶，這就是很好的例子。」

諸紅蕚道：「不錯！現在天色已快亮了，我們上路吧。」

齊南宏道：「周兄沒有脚程，如何是好！」

周一中一笑道：「齊兄不必爲我操心，祇要兩位將馬放慢一點，兄弟自可趕得上。」

於是諸紅蕚與齊南宏一起上馬，周一中隨後步行，一路向峨嵋進發，沿途之上，看見了不少武林中人的屍體，察看傷口，大都是被刀所傷，刀口寬的是被金背刀所殺，刀口狹的是被柳葉刀所傷，刀口彎曲的是被捲簾刀所殺。

刀口多的是被飛舞雪刀所殺，看情形，沿途之上的武林中想奪刀的可眞是不在少數。

齊南宏嘆道：「武林中自不量力的人的確不少。」

周一中道：「可是能人也不少，兄弟正在担心一件事情。」

諸紅蕚道：「什麼事？」

周一中道：「兄弟担心的是這些名刀，到目下爲止，是不是還在原有的主人之手。」

齊南宏道：「這就很難說了。」

諸紅蕚道：「估計路程，離峨嵋已不會太遠，我們趕到目的地，眞相自可大白了。」

周一中道：「姑娘說得是！」

三人一陣急趕，到黃昏時分，已抵達一座村落，這座村落也祇有數十戶人家，全是竹籬茅舍，此時已炊烟四起。

諸紅蕚道：「看情形我們今兒祇有在這村落中借宿一宵了。」

齊南宏等縱馬到一家較大的房舍前下了馬，有一位老者迎出來說：「三位敢情是借宿了？」

齊南宏道：「貪趕路程，錯過宿頭，望老丈方便。」

老者又向三人打量了一眼說：「三位請進來吧。」

這家人口少，房子寬，老者將他們招待在西廳之中，當然是打地舖，用稻草攤在地上，三人進去之時，內面已有兩個武林人物在住着，這兩人不但全是用刀的，而且還全負了傷。

一個是中州大俠余長風，一個是江州大豪半天雲雲叔華，這兩人齊南宏都認識，都是當今武林中十大名刀之一的主人。

齊南宏吃驚的道：「原來是余兄跟雲兄，怎地全負了傷，遇到了意外麼？」

余長風搖頭苦笑道：「沿途之上，奪刀的人太多，兄弟與雲兄殺得筋疲力盡，所以負了傷。」

「兩位兄台的刀可還在？」

「刀是還在，不過前途吉凶，就很難預料了。」

周一中察看二人的傷勢，所幸皆是皮肉之傷，隨即取出祖傳的金創藥，替二人敷上，才笑道：「兄弟這藥雖然不是什麼仙丹妙藥，但像二位兄台的傷口，敷上之後，保管三日痊癒。」

雲叔華道：「三位當然也是去峨嵋的了，不知一路之上，有沒有遇到刦刀之人呢？」

周一中一笑道：「兄弟是遇上不少，也殺了不少，倒是齊兄與諸姑娘連半個也未遇上。」

余長風苦笑道：「齊兄與諸姑娘好運道。」

諸紅蕚道：「如今十大名刀，已經有五把會合在一起，我們索性在此住上幾日，等兩位老爺子傷勢好了，再一起上路，這樣就比較安全多了。」

齊南宏道：「我也有此想法，不過周兄意下如何？」

周一中笑道：「本來在論刀大會之上，我們彼此都要比劃一番，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祇有同舟共濟了。」

於是五人便在這荒村之中住了下來。

×　×　×

金頂乃峨嵋山名勝之一，四面峭壁，祇有一條通路可上，頂端有一片平地，蓋上一座寺廟，取名爲金頂寺，因山風太大，是以寺瓦全是用鐵製成，主持和尚是一位八十餘歲的僧人，法名悟眞，寺中僧人不多，除去悟眞之外，祇有兩個中年和尚，做些打雜的事情，這天，寺中來了兩位不速之客，這二人就是那魯南李家堡的堡主李君壁，一個是迴風劍客金坤，李君壁的身上尚負了傷，雖然不重，但由此證明他們在路上也遇到了意外。

主持僧人也不問原由，將他們安排在客房中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到了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滄州獨行俠李滄星，身背九耳八環刀，女的是塞外觀音柳逸娥，腰繫娥眉柳葉刀，這兩人身上雖沾有血漬，可並未負傷。

第三天中午來了少林寺的空月大師，出家人入了寺廟，頗具賓至如歸之感，與主持悟眞大師也談得極爲投契。

據主持大師悟眞說，他對當今武林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一無所知，凡是朝山進香的都是他的施主，好壞他都要照顧。

空月大師對此事感到有些奇怪，既是對方下帖約定八月十五日在峨嵋金頂寺開論刀大會，總得該先跟主持僧人通知或恰商一下，才能合情合理，那有連主持僧人也不知道之理。

空月大師此次來峨嵋之目的，除去要參加論刀大會以外，還得要找回他那柄雁翎第一刀，現在已經是八月初十了，離開中秋之夜尚有五天，可是已經到達金頂寺的祇有三刀一劍，那是：

滄州獨行俠李滄星的九耳八環刀。

塞外觀音柳逸娥的娥眉柳葉刀。

魯南李家堡李君壁的飛花舞雪刀。

一劍當然就是那金坤了，金坤用劍不用刀，他到峨嵋山來幹什麼？也許是看看

熱鬧，以廣見聞，也許是另有企圖。

那搶去空月大師雁翎第一刀的黃山魔女邢烟，却一直再未露面。

據空月和　估計，那河南齊家寨的齊南宏及崆峒山的諸紅蕚二人早應該到了金頂寺才是，因爲他曾在半路上遇到他們，何以至今未見到達，難道說他們也遇到了意外不成？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眼間已到了中秋的前夕，李君壁的傷已經全好了，仍未見另外有人到來，幾人全感到事情不大單純，直到傍晚時分，金頂寺一連來了五把名刀，是：

河南齊家寨齊南宏的三尖兩刃刀。

崆峒山諸紅蕚的捲簾刀。

中州大俠余長風的一刀定春秋的春秋刀。

江州大豪半天雲雲叔華的金背刀。

長白山霧中客周一中的寶苗刀。

金頂寺如今已有了八把刀，所差的只是那雁翎第一刀與浮雲掩月刀了。

雁翎第一刀自被黃山魔女搶走之後，這女魔頭至今一直未露面，那浮雲掩月刀更不知道是何人所有，是以也未見露面。

這一天，已經是八月十五日了，太陽剛剛起床，仍有一股懶洋洋的味道，金頂寺的前殿上，坐滿了人，那是八把名刀的主人以及空月大師和金坤，還有那金頂寺的悟眞大師。

悟眞大師不知道會不會武功，態度上一直是那樣的謙誠，那樣的和睦。

金坤此時完全處於客觀的立場，是以毫無意見。

空月大師的雁翎第一刀因爲被人奪走了，一直默默無言。

此時只有八把名刀的主人，在場議論紛紛。

齊南宏道：「今天已經是十五了，十大名刀尙有兩把刀缺席，照理說，那黃山魔女搶了空月大師的雁翎第一刀，也該是爲了參加論刀大會，才出此下策，何以一直到今天未見露面，還有那浮雲掩月刀，其主人到底是誰，發起人有沒有下帖子給他？」

余長風道：「就算是這兩把刀不來，那發起的人已該露面了，如果發起人不露面，這一場武林盛會，正是無形中瓦解了麼？」

雲叔華道：「發起人自稱爲『寒夜流星』，這當然是他的外號，可是江湖上成名人物，從未聽說過有這個外號的。」

李滄星道：「武林中默默無聞的人物，而武功又高的，比比皆是，也許此人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柳逸娥道：「就算他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但他是個發起人，也應該提前趕來，將論刀大會的規則與目的向大家說一說才成，要不，這還成了什麼樣子？」

周一中道：「我想此人一定有毛病，故意在要我們。」

諸紅蕚道：「這個人的毛病不是在要我們的刀，也許他另有陰謀。」

李君壁道：「自始至終我就這樣的懷疑着，要不然，他爲什麼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來發起什麼論刀大會？」

金坤淡淡的一笑道：「諸位的話都很有道理，不過據我看，那『寒夜流星』一定會來，空月大師的雁翎第一刀也一定會失而復得。」

諸紅蕚道：「你憑什麼說得這樣肯定呀？」

金坤道：「這不是抬槓子的事，到時候妳就知道了。」

他在言談擧止之間，都保有着一種很神秘的色彩，讓人莫測高深。

此時已近中午了，悟眞大師已準備好了齋飯，供奉大家。吃完飯後，便覺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於是各自靜坐。而進入另一個境界，也就近乎道功了。

是未牌時分了，太陽由東南方而偏向西南，廟中人正在靜坐的時候，忽聽得鐘聲大作，所幸各人已坐了很久，都已回甦過來。

俗云：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廟裏的鐘，祇有在早上敲，鼓才會在晚上敲，可是現在下午時分，廟裏的和尙，當然懂得這個規矩，自是不會隨便敲鐘，可是這敲鐘的人又是誰呢？

一聲「阿彌陀佛」，金頂寺的主持悟眞大師已從裏面趕了出來，見大殿上站着個身形頎長的黑衣人，以黑巾蒙面，除去留兩個眼孔而外，那整個的面容，却罩在黑巾之中，最奇的是，身上還背了一個很大的包裹，看情形至少有百十斤重。

悟眞大師合十道：「施主從何方而來，不知因何敲鐘？」

黑衣人冷冷一哼道：「我若不敲鐘，怎會有人出來應門？」

悟眞大師道：「如今老衲已經出來了，施主有話請說。」

黑衣人放下肩頭的黑色包裹，說：「請大師將此包裹轉交給空月大師，就說晚上在寺前曠場之上見面。」

雙肩微搖，人已穿出寺外，此際衆人齊被鐘聲驚擾，跑到了前殿。

空月大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此人交老衲包裹，不知是何用意？」

諸紅蕚道：「大師打開來看看，不就知道了麼？」

空月大師俯身解了布結，打開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裏面包的是一個女人，一把好刀，一張便條。

那女人是黃山魔女邢烟，此際除去兩眼會動以外，全身都不能動，似是被人用了點穴手法。

那把刀正是空月大師的雁翎第一刀，絲毫未損的放在裏面。

那張便條上面寫的是：

「這次本人發起十大名刀論刀大會，不容任何人搗亂，可是武林中有宵小之輩，妄生奪取之心，就連多年隱居之老魔、黑白雙怪亦想出手刦奪諸位之力，幸我在暗中護持，如今雙怪已除，邢烟已擒，刀歸原主，邢烟如何發落，由原主人自己決定，所不幸的是諸位之中竟然有幾人受了傷，好在寶刀仍在，傷勢亦癒，月上之時，再與諸位見面。寒夜流星。」

柳逸娥搖頭嘆道：「寒夜流星，好高的武功，他不但對我們幾人的情形，瞭如指掌，就連當年黑道魔星、黑白雙怪也被他一人除了，這件事簡直使我有些不敢相信。」

諸紅蕖道：「這個人不但武功高，性情也怪，邢烟一向以輕功馳譽江湖，竟然也被他生擒活捉，這個人，眞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空月大師一查邢烟被點的穴道，那是極普通的江湖點穴手法，於是替她解了。

邢烟一躍而起，笑一笑說：「謝謝大師。」

空月大師苦笑道：「女施主還要這把刀麼？」

邢烟搖搖頭說：「我本意是借大師之刀，來參加論刀大會，了解一下其中的眞相，那知這位主子太厲害了，既是無望，還要這刀做什麼？」

「女施主可知道此人是誰？」

「不知道，謝謝大師不予究，小女子告辭了。」香肩一晃，人已無踪，邢烟的輕身功夫，的是不同凡響。

齊南宏嘆道：「此人武功如此之高，若果他有什麼陰謀，那就難以對付了。」

余長風道：「我想此人就是那浮雲掩月刀的主人，他既有了浮雲掩月刀，我們這些刀，他不會放在眼中的。」

雲叔華道：「很難說，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也許他不是爲了刀。」

周一中道：「不是爲了刀，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够答覆，因爲誰也不知道。

金坤却在一旁微笑不語，好像成竹在胸。

悟眞大師一本初衷，對論刀之事，好像漠不關心似的，此際聽到金頂寺門外，一片吵鬧之聲，原來有十多個人，帶了很多菜蔬，鍋灶、食具，還有酒，在埋鍋燒菜，經查問之下，竟然是成都會仙樓酒館派來的名厨，說是有人請他們來做菜的。

柳逸娥嘆道：「只可惜我不喜歡吃四川菜，太辣了。」

諸紅蕖笑道：「妳出身塞外，對川味當然沒有興趣，我却喜歡得很呢。」

周一中道：「這些菜是不是給我們吃的，目前尚言之過早。」

金坤突然肯定的說：「是的，絕對是的。」

雲叔華問道：「你怎麼知道？」

金坤一笑道：「我祇是這樣的猜想，那人既是發帖請客，總得有些酒菜招待呀，要不然，何必發帖呢？」

柳逸娥道：「看來這人的手筆大得很，居然跑那麼遠到成都會仙樓去叫來酒菜，得要好多銀子。」

諸紅蕖道：「常在江湖上混的人，有幾個人將銀子放在眼中的？」

齊南宏道：「話雖不錯，但沒有那麼大的氣魄，就絕對做不出那麼大的事情來，所以我說這個人的氣魄却宏偉得很。」

雲叔華道：「氣魄雖不小，但却太冷了，寒夜流星，這個名字好冷。」

諸紅蕖一聲嬌笑道：「雲老爺子喜歡熱的，爲什麼不坐到我的身邊來。」

諸紅蕖玩世不恭，不計小節，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其實這個人倒是很正派的。

雲叔華面色一沉道：「諸姑娘，此地是佛門淨地，這個玩笑可開不得。」

諸紅蕖道：「雲老爺子你着相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雖是佛門聖地，又是何妨？」

空月大師道：「話雖不錯，祇是既已身在佛門，又何必多惹煩惱。」

諸紅蕖一笑道：「大師你也錯了。」

空月大師道：「老衲怎地錯了。」

諸紅蕖道：「佛說煩惱卽菩提，你既是怕生煩惱，那菩提種子，將又從何而產生？」

空月大師聽得一愕說：「依姑娘之見呢？」

諸紅蕖道：「針鋒相對，是謂辯才無礙，穿山透壁，是謂來去無礙，就事論事，是謂隨緣無礙，因果迴旋，是謂大化無礙，大師處處着相，卽是處處有礙，智珠無法流轉，卽大圓鏡智更無從產生，還談什麼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呢？」

空月大師恍然的哦了一聲。

悟眞大師朗唸了聲「阿彌陀佛」，合十道：「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想不到女施主境界如此之高，老衲倒是失敬了。」

諸紅蕖聽得哈哈的嬌笑起來，向雲叔華道：「雲老爺子，你現在還怕這裏是佛門淨地麼？」

雲叔華面色一紅說：「朽非佛門中人，不懂禪機，姑娘休得取笑了。」

諸紅蕖道：「不敢，我祇是隨便說說罷了，雲老爺子休要介意。」

正說問，忽聽寺外有人喝打之聲，衆人齊是一驚，一齊走出寺外，原來金頂寺前的曠場之上，不知什麼時候竟來了百多個武林人物，這些人因趕着看熱鬧，忘了攜帶乾糧，此時見會仙樓的名厨師燒菜香氣四溢，不由食慾大動，便想動手搶吃。

會仙樓的厨師們皆會些普通拳脚，雙方爭持，於是有了喝打之聲。

這時已是日落昏黃之時，夕陽反照在峨嵋金頂，平舖上一層金黃，空月大師喝道：「諸位請住手。」

空月大仙這一聲用的是佛門獅子吼，威力可令人驚心動魄，是以即將觸發毆鬥的場面，又一起靜止下來。

此時金頂寺主持悟眞大師道：「諸位都是在江湖道上行走的人，凡事總得講個道理，這些酒菜，另有主人，不可强求，諸位若是因山高路遠，飲食不便，敝寺願供素齋，以謝各位遠道朝山之忱。」

此時，有人大聲叫道：「那就謝謝大師了。」

悟眞大師道：「凡是到峨嵋金頂來的，都是敝寺的施主，諸位不必客氣，老衲這就給諸位　備齋飯去。」

他這短短的幾句話，簡而有力，百多個武林人物，果然又退到一邊，不再吵嚷，會仙樓的厨師們，又繼續做菜。

太陽已經全下山了，百多武林人物都已用完了齋飯，靜靜的在一旁休息，當然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更有各式各樣的兵刄。

會仙　的厨師們，已經將菜做好，席地擺了兩桌，共是八菜一湯，熱氣騰騰，此時那黑衣蒙面人已經來到當場，雙手一拱說：「請金頂寺的主持悟眞大師，入第一席主位。」

悟眞大師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走到第一席的首位坐下。

黑衣人又道：「請少林寺的空月大師，入第二席首位。」

空月大師也唸了聲「阿彌陀佛」，大步走到第二席首位坐下。

黑衣人又道：「餘下尚有十人，剛好每席五人，合六人一席，我現在開始唱名，唱到名時請自動入席，第一席坐滿了便坐第二席。」

他停了一下又開始唸道：

河南開封齊家寨寨主，三尖兩刄刀齊南宏。

中州大俠，一刀定春秋，春秋刀余長風。

江州大豪半天雲，金背刀雲叔華。

滄州獨行俠，九耳八環刀，李滄星。

塞外觀音，娥媚柳葉刀柳逸娥，這五位請入第一席。

長白山，寶苗刀周一中。

崆峒山，霧中客，捲簾刀諸紅蕖。

魯南李家堡堡主，飛花舞雪刀，李君壁。

貴客金坤，及區區敬陪末座。

於是衆人一起入了席，會仙樓的厨師們替每人斟上了酒。

黑衣人高擧酒杯道：「當今十大名刀，久已馳譽武林，可惜天南地北，互不相識，今日論刀大會的主旨，第一就是要讓各位彼此認識，以後行道江湖，也好互相有個照顧，第二是互相見識一下各家的名刀，以廣見聞。現在我是先乾爲敬。」

他講完之後，一仰首乾了杯中之酒，衆人也一起乾了。

黑衣人又道：「現在月未升，時未至，各位先痛痛快快的喝上幾杯，待明月上升之時，我們再開論刀大會，各位千萬可別簡慢了自己。」說完便自顧自的坐下飲酒，不再說話。

衆人靜以觀變，是以也各自默默飲酒，會仙樓的酒菜，的確是名不虛傳，酒是上好的汾酒，菜是色香味俱全，當　盡酒乾之時，已是月上中天，淸光四溢的時候了。

黑衣人推杯而起說：「現在我們正式開始論刀大會，請各位拔出自己的刀，報名次排列在地面之上，我們請金坤金大俠及悟眞大師做個見證，請遠道而來的武林朋友記分，看誰的分數多，誰的刀就是第一，如此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排名，以定名位，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李滄星道：「慢着，在下有兩點疑問，尚請答覆。」

黑衣人微微一愕，旋又冷冷的道：「請說！」

李滄星道：「第一點，閣下自稱寒夜流星，這必非眞名，閣下面罩黑布，又不現眞相，既無眞名又無眞相，如何讓人心服口服。第二點，今夜乃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何以至今尚有一把刀未曾見面。」

柳逸娥道：「是啊，既是以刀會友，本應坦誠相見，何必如此見不得人？」

諸紅蕖道：「既是十大名刀的論刀大會，如今尚差一把刀未至，這個會也就不能再開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各位一定想見見在下的廬山眞面目，也未嘗不可。」一伸手將黑布拉下，現出個滿面斑紋，奇醜無比的面孔。

看到了那人的面孔，衆人齊是一驚。

齊南宏道：「還有閣下的眞名實姓，也該報出來了吧。」

黑衣人道：「寒夜流星是在下的外號，在下本名叫巫嘯天。」

余長風道：「寒夜流星巫嘯天這個名字，我倒是第一次聽到，還有未來的那把刀，閣下如何解釋？」

巫嘯天道：「那一把刀？」

周一中代答道：「浮月掩月刀。」

「浮雲掩月刀！」巫嘯天哈哈大笑起來說：「這把刀早就來了，只是各位未見到吧了。」

李君壁道：「在什麼地方？何妨先將它請出來。」

巫嘯天右手一按腰間，叮的一聲大响，手中已多了一把刀，刀身雲影隱現，間透光亮，如浮雲掩月一般，敢情這把浮雲掩月刀，還是一把軟刀。

雲叔華道：「眞是想不到啊，原來閣下就是那浮雲掩月刀的主人？」

巫嘯天陰陰一笑道：「不錯，在下正是這浮雲掩月刀的主人，現在我先將這把刀放在地上，各位可以放心了吧？」

右手一揮，那把刀斜斜的插在石面之上。他的刀剛一出手，連接着有九道光華，一齊飛出，十把刀插成一排，每把刀間隔二尺左右，由此可見這十大名刀的主人，其擲刀的手法，皆有其獨到之處。

巫嘯天道：「現在我們在百多位來客之中找出十位評分人員，凡是聽我唱到名的，就請麻煩出來一下。」

接着便唸道：

「靑面客魏風。

紅沙手卜通。

雙刀王王大星。

一筆震江湖金平。

水上飄鄭經

踏雪無痕吳瑞。

三節鞭張琪。

五花拳龔桐。

追風客馮申。

天涯浪子楚青。」

唱到名的十個人，排衆而出。

巫嘯天又道：「現在就請諸位到十大名刀之前評分，看看那把刀得分最多，那一把刀得分最少？」

十個武林人物，一齊走向十大名刀之前，開始議論紛紛，巫嘯天將事先準備好的紙筆墨取出，放在地上，衆人遂開始計分。

十大名刀，各有特長。

三尖兩刄刀，刀有三尖，雙重刀刄，刀身有魚紋隱現，豪光四射。

春秋刀，刀分黑白兩面，掌春秋生殺之權，威氣凜人。

雁翎第一刀，刀放白色銀芒，光華耀目。

金背刀，亦名富貴刀，豪華之中，隱現殺氣。

九耳八環刀，刀光環影，相互輝映。

娥眉柳葉刀，似柳葉，若娥眉，刀現藍光，寒氣逼人。

寶苗刀，刀如彎月，靑芒四射，靑芒

中泛着紅色血影，若青空中朵朵彩霞。

捲簾刀，刀頭上捲如環，泛淡紅色光華，刀鋒如鋸齒一般。

飛花舞雪刀，刀身散着點點銀光，光芒四射，如雪花亂舞。

浮雲掩月刀，刀現雲紋，如浮雲掩月，其軟如棉，其硬如鋼，靈光內斂。

這十把刀，的確是當今武林之中的十把好刀，十個武林人物，逐把評分，整整費了一個多時辰，才將名次排列出來。

巫嘯天拿起名單，當衆宣佈道：

「第一把好刀，——浮雲掩月刀，由本人持有。

第二把好刀，飛花舞雪刀，由李大俠持有。

第三把好刀，寶苗刀，乃周大俠持有者。

第四把好刀，娥眉柳葉刀，乃柳女俠持有。

第五把好刀，雁翎第一刀，由空月大師持有。

第六把好刀，春秋刀，乃余大俠持有者。

第七把好刀，捲簾刀，乃諸紅蕚女俠持有。

第八把好刀，金背刀，由雲大俠所持有。

第九把好刀，九耳八環刀，由李大俠持有。

第十把好刀，三尖兩刄刀，由齊大俠持有。」

巫嘯天唱完了名以後又道：「如此排名，不知諸位可有異議？」

空月大師道：「老衲身在佛門，不願爲虛名所累，如果論刀大會就此結束，老衲就準備下山了。」

巫嘯天道：「大師稍安勿燥，我尚有下文。」

諸紅蕚悄聲道：「我看這巫嘯天不懷好意。」

柳逸娥也悄聲道：「何以見得？」

諸紅蕚道：「這巫嘯天在江湖上，本是默默無聞的人物，他竟然一口氣叫出十個武林中人來評分，顯然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柳逸娥道：「有道理！」

諸紅蕚又道：「那十個人評刀之後，並未回到原位去，仍站在十大名刀之前，可能有什麼陰謀。」

柳逸娥道：「也有道理，既是如此，我們先將刀取回來吧。」

諸紅蕚道：「稍等一下，且聽聽他再說些什麼？」

此時果聽得那巫嘯天道：「在下在酒宴之前宣佈論刀大會目的之後，尚有一項未曾宣佈，那就是目下有人願出高價購買這十大名刀，第一把刀價是紋銀五萬兩，依次每把刀少銀一千兩，也就是說，最後一把刀的刀價是紋銀四萬一千兩，諸位如願意出售，在下樂爲介紹。」

場中人齊是一驚。

柳逸娥向諸紅蕚道：「妳說得沒錯，這傢伙果然有目的。」

諸紅蕚道：「照目下形勢看來，如果不賣，他們一定强搶。」

柳逸娥道：「十大名刀的主人，皆非弱者，他們如果想强搶，恐怕亦難達到目的。」

此時聽齊南宏道：「論刀大會，祇是以刀會友，至於賣刀之事，老朽決不敢苟同。」

余長風道：「不錯，武林中人，刀在人在，刀亡人亡，如何能輕言賣字。」

雲叔華道：「閣下此舉，似有强人所難了。」

李滄星大聲喝道：「千句話拼一句話說，我們不賣。」

柳逸娥，周一中，諸紅蕚，李君壁，同聲叫道：「不錯，我們不賣，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們可以散會了。」

金坤此時突然冷笑一聲道：「我看你們還是賣了的好。」

空月大師朗唸了聲「阿彌陀佛」道：「金施主此話怎講？」

金坤道：「目下形勢很明顯，如果將刀賣了，尚可以得些銀子，否則的話，不但銀子得不到，可能連老命都要丢在這裏了！」

李君壁怒道：「這是什麼話，難道你是內奸不成？」

金坤冷笑道：「不瞞諸位說，論刀大會的帖子，都是由在下專送給各位的。」

李君壁此時才恍然大悟，難怪他如此熱心此事，一路與自己同行，原來是另有目的。

此時巫嘯天又道：「金坤的話沒有錯，各位的刀已不在手中，不賣也得賣。」

衆人又是一驚，此時才注意那十個評分的人，齊齊站在十大名刀之前，祇要他們一動，那十個人就會拔起地下的刀，回身就走，這明明就是圈套，怎地他們事先沒有想到呢？

巫嘯天道：「從現在開始，我從一數到十，各位如果不賣，我就得令我那十個手下帶刀走了，那時各位可別說我是强搶呀。」

衆人面面相覷，毫無良策，就在此時，忽聽得一陣格格嬌笑之聲，一縷輕烟般飛到十大名刀之前，嬌叱一聲：「空月大師接刀。」一道光芒向空月大師面前飛來，空月大師伸手接住，果然是自己的雁翎第一刀，一刀在手，精神大振。

那女子又道：「齊大俠接刀，余大俠接刀，雲大俠接刀……」

那十個武林人物，雖出手攔截，可是那女子身法快如輕烟，瞬息之間，已將九大名刀，一一擲還給原有主人，餘下最後一把浮雲掩月刀，她自己搶在手中，嬌軀一躬，已飛到空月大師的身邊，原來她是去而復返的黃山魔女邢烟。

空月大師道：「原來是女施主，老衲這厢謝過了。」

邢烟一笑道：「當初我搶大師這把刀之目的，原是要揭發這人之陰謀，諸位大俠，這傢伙不是中國人，他是倭奴。」

此語一出，衆人又是一驚，原來這場論刀大會，尚有這多的曲折。

邢烟又道：「這個人的本名叫松本一郎，乃是日本有名的劍手，他這次遠來中國，聯絡了十多個武林中敗類，準備奪走我國武林中十大名刀，當然，適才諸位沒有答應賣給他，就是答應了，也拿不到銀

子。」

金坤道：「邢姑娘向有魔女之稱，作事只問好惡，並無是非，何以這一次對論刀大會的事情如此熱心起來了？」

烟冷笑一聲道：「因爲我是中國人，身爲一個中國人，總不能做出賣國求榮的事情來，那像你金坤，得了幾千兩銀子，連祖宗牌位都可以不要了。」

李君壁怒視了他一眼說：「金坤，想不到你竟然是這種人。」

金坤一笑道：「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松本一郎冷冷的道：「邢烟，我已經饒你一次不死，妳竟敢破壞我的好事。」

邢烟笑道：「你並未饒過我，倒是空月大師饒了我一次。」

「妳不怕我再將妳活捉過來。」

「當然不怕，目下十大名刀的主人，有九人在此，你自信是他們的對手麼？」

松本一郎微微一楞。

此際一直未說話的悟眞大師道：「女施主你說錯了，應該說十大名刀的主人都在此。」

邢烟道：「那浮雲掩月刀已在我的手中，但他的主人呢？」

悟眞大師說道：「妳那把浮雲掩月刀是假的呀，眞正的浮雲掩月刀在老衲這裏呢。」

他右手在腰間一按，叮的一聲輕响，手中已變出了一把刀，這把刀表面上看起來與邢烟手中的那把刀差不多，但它的色澤與光澤，却遠超過邢烟手中的那把刀。

邢烟恍然大悟的說：「原來大師才眞正是浮雲掩月刀的主人，這把刀祇是這倭奴拿來騙人的。」

悟眞大師道：「他如果沒有那把假刀，如何能將十大名刀引出來呢？是以對於此人，老衲早就懷疑他了，只是時機未熟，故詐作不知而已。」

松本一郎冷笑一聲道：「現在時機已成熟了，那把眞的浮雲掩月刀，終於露了面，你們還不給我上啊。」

原來評分的十個武林中人，加上金坤，一擁而上，準備搶刀。

李君壁的飛花舞雪刀隨着手肘一拐，已刺進了金坤的胸膛。

那金坤本來坐在他的旁邊，李君壁早想出手。

因事情尚未證實，是以不敢魯莽，如今見金坤一動，就知他存心不良，那還容他有還手的餘地。

金坤說了聲：「你……」

李君壁冷笑道：「你不但出賣了朋友，而且還出賣了國家，留你不得了。」長刀一起，金坤已倒地死去。

此時齊南宏的三尖兩刄刀殺了青面客魏風。

余長風的春秋刀殺了紅沙手卜通。

雲叔華的金背刀殺了雙刀王王大星。

李滄星的九耳八環刀殺了一筆震江湖金平。

柳逸娥的娥眉柳葉刀，殺了水上飄鄭經。

周一中的寶苗刀殺了踏雪無痕吳瑞。

諸紅蕚的捲簾刀殺了三節鞭張琪。

其餘的如五花拳龔桐，追風客馮申，天涯淚子楚青三人，全死在邢烟的刀下。

松本一郎一看形勢不妙，立即返身便走。

余長風與齊南宏雙刀齊出，一砍右肩，一劈左腿。

松本一郎右手反勾，擊退了齊南宏，左手一掌震退了余長風，這個人的武功的確高得出奇，他擊退了兩人之後，身形已下去四五丈遠，正欲向山下奔去，眼前銀光一閃，有人朗唸一聲「阿彌陀佛」道：「閣下請留步。」攔在他的面前的，竟然是金頂寺的悟眞大師，不知他用什麼身法，竟然如此之快。

雲叔華驚嘆道：「咦！我一直以爲悟眞大師不會武功，原來他的武功竟然如此之高。」

柳逸娥道：「這就叫做眞人不露相，看來他持有這把浮雲掩月刀，也當之無愧了。」

此時聽得那松本一郎大聲喝道：「大和尚，你攔阻我做什麼？難道你想開殺戒不成？」

悟眞大師道：「你來自東洋，本應是我們的客人，只是你心懷不軌，其行可誅，老衲雖然是出家人，說不得也只好開一次殺戒了。」

松本一郎道：「你犯了戒規，死後必難往極樂，豈不白費了你多年的苦行。」

悟眞大師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你等着受死吧。」

掌中刀刀芒乍現，直向對方的前胸劈下。

松本一郎大吃一驚，他知道這老和尚的武功高不可測，自己決難是其對手，急謀求脫身之計，身形向後一退，復又向左側飛去。

悟眞大師飛刀左旋，直劈他的腰際。

松本一郎急向右一閃，躬身斜竄。

悟眞大師刀迴路轉，反撩他的下陰。

悟眞大師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極普通的招式，但使用起來，却是威力無窮，無論松本一郎如何的閃避，他皆無法脫出對方的刀光刄影之中。

他突然大喝一聲，右手向懷中一探，已多了柄匕首。

人如天馬行空，向悟眞大師平平飛去，匕首却對正悟眞大師的頭部。

悟眞大師又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身形隨之飛起，迎了上去，兩人的身形在空中交錯，隨即飛起了一天血雨，那松本一郎已被悟眞大師一刀劈爲兩瓣，屍體重重的摔向地面。

悟眞大師此時也輕輕落下。

原有百十個武林人物，看到了悟眞大師的神威，都被嚇跑了。

此時那九大名刀的主人以及邢烟才一起走過來道謝，因爲這種情形他們看得很清楚，若非悟眞大師出面，要想取那松本一郎的性命，的是不易。

悟眞大師一嘆道：「區區一會，又歷數刦，諸位如有興趣在山上多盤桓幾日，老衲當盡地主之誼，否則便請自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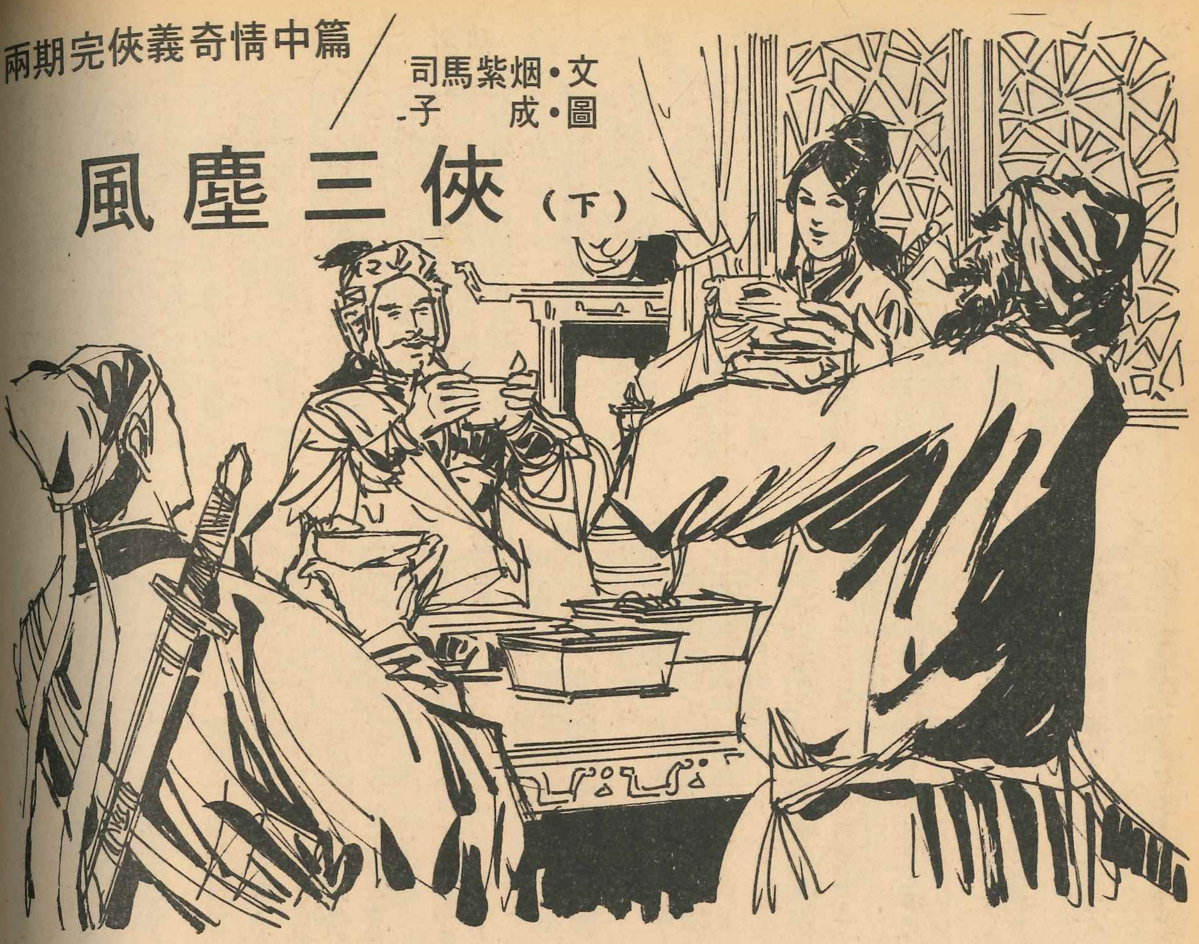
於是衆人紛紛告辭，下山而去，此時月色已暗，天將黎明，又度過了一個中秋之夜。

（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風塵三俠（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拂女夤夜離開越國公府，與李靖私奔，他們逃離長安後，一路逃亡。在路上，他們打聽到楊素並沒有派人追緝，才安心找一家旅店暫時住下來。一日，虬髯客突然到訪，使他們驚惶失措，正想拔劍防護，虬髯客才說明來意，原來他和紅拂同是姓張的，便結爲兄妹，虬髯客並爲他們辦理婚禮，以正名份。婚禮完成後，虬髯客已不告而別。後來，他們發現虬髯客是在刻意攏絡他們，而李靖見他並非可輔之主，因此便離開虬髯客的莊院而去……

三俠留佳話　永垂千古傳

李靖與張出塵闖出虬髯客那座莊院後，之所以不加避忌，公然出入在鬧市通衢，一面瀏覽山川河嶽培養胸中的浩情，一面也藉以了解地勢以爲日後運籌帷幄的藍圖，因爲他們深信不久的將來，天下必將大亂，羣雄紛起，逐鹿中原的時候，這些兵家必爭之地，就是他大展所長的地方。

流浪的歲月過了兩年，朝廷終於發生了變故，太子楊廣私通父妃，爲隋文帝所悉，勃然震怒，而楊廣却乘亂逃出，求之楊素，變生宮庭，弑了文帝而登基，是爲隋煬帝。

虬髯客一直沒找他們，他們幾乎忘記這件事了，却偏偏又遭遇上了，那是一個初夏的清晨，他們停駐在一所小逆旅中，張出塵對鏡梳粧，這時正是黃梅天氣，銅鏡面上起了點點斑綫，使她的花容也黯然無光。

就在這時候，窗外有人喊叫「磨鏡」，李靖道：「娘子，妳的鏡子該叫人磨一磨了。」

不由分說，就把磨鏡者叫了進來，那是一個身軀魁偉的青年，面貌黧黑，雙目烱烱有神，進來後長揖爲禮，就坐了下來，接過張出塵遞給他的銅鏡，神色微微一怔道：「夫人這面鏡子，似乎不是民間之物。」

張出塵也是一怔，因爲這面鏡子是她携自陳宮，欵式的確與民間不同，但這磨鏡少年怎麼會知道呢？磨鏡少年又道：「這怕是南朝陳宮之物，而且是陳主寵姬張麗華的舊物。」

張出塵更爲驚奇了，他說得一點都不錯，陳都在金陵，城破之日，張麗華與後主同匿深井之中，被隋兵搜了出來，鷄鳴山側，鷄鳴寺中，尚有胭脂井遺跡，張出塵是張麗華的同族姐妹行，因而爲陳宮女官。

張麗華死於兵亂，張出塵拾起這面鏡子作爲紀念，不想一個磨鏡的青年男子，居然識得此物。

她打量了那青年片刻才道：「我看公子絕非尋常磨鏡之流，尤其能識得此鏡來歷，想來必與南朝陳宮大有淵源。」

青年輕嘆一聲道：「往事不堪回首，這面鏡子我倒是認得的，因爲我曾經見過幾次？」

「在那裏？」

青年人苦笑道：「自然是在陳主宮中了。」

張出塵訝然追問道：「陳主宮中，陌生男人豈能入內。」

青年人道：「姬舅之親，可不能算是陌生人了，拙荊與張美人的交情頗深，後宮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張出塵又看他一下，突然叫道：「你是徐德言徐公子，樂昌姐的夫婿，陳宮的駙馬爺。」

青年人也是一怔道：「夫人怎麼認得在下的。」

張出塵驚喜交集地道：「妾身張出塵，曾爲陳朝宮人，也見過公子幾面，公子的樣子變了？」

徐德言慘然道：「國破家亡，妻離父死，萍踪飄泊天涯，更有何人不變，夫八好像知道拙荊的下落。」

張出塵道：「當然知道，她跟我一起被送到越國公府上楊素的家裏，她終日身懷破鏡，期待着與徐公子重逢。」

徐德言一驚道：「是眞的嗎？」

張出塵道：「自然是眞的，妾身得與李郎結合，得樂昌姐之助頗多，臨行受託，就是代爲尋訪公子的下落，想不到今天不期而遇，公子快到長安去吧。」

說着又替徐德言介紹了李靖，徐德言拱手爲禮後，忽又詫然道：「李靖，兄台莫非是三原藥師李大俠。」

李靖道：「正是兄弟！兄台何以得知賤名。」

徐德言變色道：「二位趕快趕快離開此地。」

李靖一驚，問道：「爲什麼？難道有誰要不利於我們？」

徐德言道：「這幾年兄弟國破出亡，追隨神龍劍俠虬髯客浮遊海上，前兩月才回到中原，主公聽說李兄離去，十分震怒，前日得手下通告，知賢伉儷在附近落脚，偵騎四出，到處搜索二位的下落，兄弟也是受命者之一……」

李靖道：「我道他兩年不追究我們，還以爲是忘了我們呢，原來他是出海去了，他到底要我們怎麼樣？」

徐德言道：「這可不知道，可是主公回來後，將昔日侍奉李兄的總管張安處死，可見對此事的認眞。」

李靖憤然道：「我們與他道義相交，並沒有賣身給他，這麼苦苦相逼是什麼意思，我等他來一會好了。」

徐德言道：「神龍令威挾海內，神龍俠世罕其匹，神龍門上有進來的人，沒有出去的人，二位的行動大傷他的尊嚴，二位還是避了他的好。」

張出塵苦笑連連道：「神龍門下遍及四海，避得了嗎？」

徐德言想了一下才道：「小弟不才，頗受重用，獨當西路總管，二位從西邊走的話，小弟可掩飾得了一二。」

李靖道：「那怎麼行，這不是要連累徐兄了。」

徐德言慨然道：「小弟寄身神龍門亦非得已，早就想離開了，不過是想利用神龍門中消息靈通，便於尋訪拙荊的消息而已，現在拙荊已有着落，自然也無意戀棧，李兄，要走就請趕快，等那神龍劍俠來到，就不容易了。」

張出塵道：「樂昌公主流落越府，大哥是知道的，他爲什麼不告訴你呢？」

徐德言低頭道：「這倒怪不得主公，小弟並沒有表露眞正身份，主公不知道小弟是徐德言，神龍門中僅知小弟名叫徐半鏡而已。」

張出塵長吁了一口氣道：「這還差不多，否則大哥這個人就太不够道義了，他不像是存心坑人的人。」

徐德言微現敬色道：「那倒是不像，小弟追隨主公有幾年了，知道他是個任俠尚義的人，如果早知道兄弟就是徐德言，也知道樂昌失落在越國公府，他會不顧一切把樂昌搶出來，促成我們夫婦團聚。」

李靖道：「我相信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否則他無法將這麼多英雄豪傑都變成門下死士，但他對我却不够道義。」

徐德言笑道：「那只怪李兄的才氣太高了，主公另有所圖，自然最受重視人才，千方百計都想羈而爲用，據兄弟所知，他對李兄確是不薄，他把四千多名手下都交給了李兄，自己重行浮海，再度招募門下死士，爲的就是使李兄能與他分庭抗禮，共有天下，他是個可以共富貴的人。」

李靖不禁默然，想了想徐德言的話確是有道理，因此一聲喟嘆道：「我也不是忘恩負義，不識抬擧，祇是不能逆天行事，天命之所歸，大哥不是中原眞命之主，而我實在不想陪他在海外小邦中去共有天下，我的志在中原。」

徐德言道：「小弟不解望氣之術，也無從辨識眞主，李兄之言，想必自有見地，小弟不敢饒舌，但爲了免傷和氣，還是避一避他的好。」

李靖沉思片刻才道：「好吧，我也不想彼此間鬧得太不愉快，等日後大事底定，天意應驗後，他就會諒解我的。」

於是夫婦倆又匆匆收拾行裝，在徐德言的陪同下，兼程疾馳而行，走了半天來到一處林子前面。

忽然張出塵的馬打了個前尖，把張出塵摔了下來，幸好她身手矯捷，落地一挺身，才沒有摔着，可是那匹馬却倒地不起了，馬的頸上插着一枝輝亮的銀鏢，鏢頭雕鏤龍形花紋，徐德言一見那枝鏢，駭然色變道：「主公來了。」

哈哈大笑聲中，虬髯客帶了一羣健漢簇擁而出，滿臉堆笑道：「三妹！妳眞行，急行墮馬，落地無聲，在江湖上這等身手也難得多見，何況出之巾幗。」

張出塵襝衽爲禮，道：「大哥好！別來無恙。」

虬髯客大笑道：「好！託福！託福！愚兄又出了一趟海，發了幾注橫財，全部歸入典籍，賢妹回去看看，我們的庫存至少又增加了一倍多。」

李靖上前一拱手道：「大哥，小弟與出塵不想回去了。」

虬髯客笑道：「這是什麼話，我知道張安那個狗頭對你們太過不禮貌，所以已着令將之賜死，吾弟總該消氣了。」

李靖耐着性子道：「張安並無不當之處，大哥誤會了。」

虬髯客道：「不！我問清楚了，他根本沒弄清我的意思，想以神龍令拘束你們，我走的時候，已經明白地交代，那四千多兒郎都是賢弟的，神龍令祇是給賢弟作爲調節他們的信物，對賢弟却不具約束之力。」

李靖一嘆道：「小弟眞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使大哥明白。」

虬髯客大笑道：「你不說愚兄也明白，賢弟認爲愚兄非眞命之主，所以才不肯輔助愚兄行事，愚兄並沒有强求賢弟呀！你們成婚之時，我們就說好了的。」

李靖感動得無以爲答，頓了一頓才道：「可是那些人……」

虬髯客道：「那些人、那些財富、是我作爲三妹的嫁粧給賢弟的，賢弟遇見了眞命之主後，挾此資本，可以立刻居高位而綰虎符，否則賢弟雖有王佐之才，也無法一步登天，立邀異膺的，愚兄在江湖上打滾多年，深深明瞭一件事，有實力才有權勢。」

李靖頓感語爲之塞，張出塵却笑道：「大哥！你知道李郎的爲人，他是一芥不妄取的人，憑才而售。」

虬髯客笑道：「我知道，但我不是外人，郎舅之親，還分什麼彼此，這無傷於他的廉介。」

連張出塵也沒話說了，虬髯客道：「賢弟！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以爲我用那些人財來籠絡你，那你就太不了解我這個大哥了，我若有此居心，何必在你們新婚之夕，就浮海遠遊呢，一別兩年，我只是想另外再找一批本錢而已。」

李靖內疚地說道：「也許是小弟誤會大哥了，但小弟……」

虬髯客擺手道：「那當然怪不得賢弟，是張安太混帳了，他沒有弄清我的意思，以爲我仍是想借重賢弟，所以才有那些舉動，因此他死有餘辜，現在你總不會再拒絕了吧。」

李靖躊躇難決，虬髯客道：「賢弟！你別三心二意的了，我雖不知道未來的眞主是誰，但總不會是白手起家的，不出於草莽，必出於一方節度使，他們當然原來有一批實力，而且必有原來的將領，你縱有才華，也不能喧賓奪主，遽蒙重用，但你有這批實力爲後盾就不同了。」

李靖拱手道：「大哥的高誼隆情，小弟不知何以爲報，只是大哥的這批人與財，小弟實感難以爲用。」

虬髯客笑道：「那是以前，雖然是愚兄交代未清，但愚兄也沒想到賢弟祇接手一月就棄之不顧而去，這次回來我已分割清楚，那些人直接劃撥到賢弟名下，任憑賢弟如何處置，賢弟如果不要他們，就遣散了都行，愚兄絕不過問，也不會再收回來了。」

李靖苦笑道：「大哥如此厚贈，究竟爲了什麼？」

虬髯客大笑道：「賢弟說這種話就太俗氣了，英雄相惜，傾蓋如故，還須要什麼原因嗎？」

李靖沉思片刻，才莊容道：「大哥！小弟固然相信大哥的誠意，但小弟也相信施必有望這句話，大哥對小弟究竟有什麼期望，請大哥明說了吧。」

虬髯客大聲笑道：「好！賢弟不愧爲棟樑之材，一言直見肺腑，愚兄倒是不必再以虛情僞飾，愚兄的確是有求於賢弟，但絕不會有違於賢弟的初衷。」

他神色一莊，肅容道：「那四千兒郎雖是我浮海的伙伴，却都是中原的人，如果愚兄只合海外稱王，也忍不心叫他們背鄉離井跟了去，而賢弟志在中原求發展，將來也必然大有前途，倒不如交給賢弟爲立業，同時也替他們謀個好出身，這一點賢弟不會拒絕的吧。」

李靖肅容道：「小弟責無旁貸。」

虬髯客笑道：「好！你答應了第一點，第二點就好說了，賢弟說愚兄非中原之主，愚兄却不甘認命，總還想以人力回天努力一番，但愚兄絕不會與賢弟作對，愚兄祇在暗中佈署，靜候十五年，十五年後，賢弟如果得遇眞主，愚兄立即飄身遠遊海外，另謀基業，十五年後，如果賢弟尚無遇合，則證明天命不足倚，尚祈賢弟助我成事。」

李靖想了一下，覺得狄去邪曾作預言，十幾年內，帝氣必透，眞命之主亦將待時而出，自己也必有遇合，這十五年，倒是可以等候的！因此一拱手道：「小弟悉聽吩咐。」

虬髯客大笑道：「好！賢弟！你我相交以誠，這件事就此說定了，原班人馬都保留在老地方，也不須要什麼神龍令了，愚兄已經另外交代了幾個得力的人，專候二位前去接手，這次不會再誤會了，這兩年愚兄在海上所獲財資，一半留下自用，一半致贈給賢弟。」

李靖忙道：「那倒不必了，小弟查過帳册，各地的生計足敷所支而有餘，還是大哥留作創業之資吧。」

虬髯客笑道：「錢是不怕多的，何況海上多的是不義財，取之不盡，愚兄自有收入，用不着拖自己人的，趁着這幾年太平還可以撈一點，一旦戰亂大起，民生困苦，錢財就是人力與軍力，兄弟善自爲用，必有收穫。」

李靖想了一下道：「小弟還要向大哥要一個人。」

虬髯客道：「沒關係，我這次又召集了兩千多人，賢弟如有所需，一起要去都行，還有十五年，我足可再召集數萬兒郎，編成百萬雄師。」

李靖道：「小弟祈求一人，就是這位徐兄。」

虬髯客道：「半鏡？賢弟，你可眞是會挑，徐老弟是我最中意的人，我認爲他也可當大任。」

李靖道：「小弟非爲徐兄之才，徐兄乃南陳駙馬，樂昌公主的夫婿，小弟祇想請大哥回復他自由之身，俾便他到長安去夫婦團圓。」

虬髯客哦了一聲，徐德言羞慚地低下頭，虬髯客大笑道：「我早就看出徐老弟非流俗可比，却不想有這些顯赫的身世，那還有什麼話說，紅拂夜奔，破鏡重圓，兩段佳話，都由我一手促成，異日我縱無所成，也可藉此名傳不朽了。」

笑聲中，充滿了豪情，四野都爲之震動。

× × ×

虬髯客是條守信義的漢子，而且這次也交代得很澈底，他舊日的部屬，都歸於李靖的統屬了。他本人仍是像條不羈的神龍，忽而東，忽而西，有時兩三年不見他，却又風塵僕僕地出現了。

李靖與張出塵像兄長一般地接待他，他也像對弟弟妹妹一般地看待這兩夫婦，但他們之間有一個默契，見面時只道寒喧離情，却從不問在別離時做些什麼。

李靖是覺得不必說，虬髯客對他的情形一定非常清楚，無須浪費口舌，而對虬髯客的行蹤他則不想過問，他知道虬髯客不會放棄雄心的，也知道虬髯客絕不會是自己輔佐的對象，了解得太多反爲不便。

就這樣平靜地過了幾年，天下大局却有許多變化。

第一是越國公楊素之死，這位位極人臣的梟雄自從帮隋煬帝楊廣弑君而取得天下，又鴆殺了前太子楊勇，地位更尊崇了，態度也更形跋扈，當着皇帝的面老氣橫秋，甚至於敢擅自杖殺失職的宮人！

功高震主，這使得隋煬帝心中很不安，幾次想對付他，却懾於他手中的軍權，不敢明白地表示在臉上。

楊素也不是傻瓜，他知道新主是個猜忌心極重的人，幾次不快溢於顏色，心中也存了警惕，也在暗中戒備着。

他操縱着朝廷大權，却是十分精明，徐德言來了，他待徐如上賓，將樂昌公主歸還給他，讓他們夫婦團圓重聚。

徐德言感激圖報，留在國公府爲他處理日常事務，又將舊日的伙伴引用一些，作爲護衛，而且李靖也感激楊素不追究他與紅拂私奔的事，把神龍門下的劍客調集了幾名，歸徐德言統屬爲國公府的衞士。

有了這些好手，楊素更是高枕無憂，推說年高，不再入朝視事，將國政搬到家裏來辦，煬帝幾次想召他入宮，用刀斧手暗殺他，他都推辭不去，有什麼重要事故，他反而將煬帝請到府上商議。

煬帝旣無法暗殺他，又不能明令整肅他，派了幾次刺客，都被越府的劍客撲殺了，恨得牙癢癢。那知上天有眼，帮了煬帝一個大忙，楊素自己病倒了！

也許是因果報應，也許是他自己心虛，在病中常常看見已故的文帝與太子楊勇，帶了一大批屈死在他手中的寃魂向他索命，刺激他病情更重，終於一命嗚呼。

天奪其魄，對煬帝說來是個天大的好消息，人死了，他樂得大方點，下詔舉國爲楊素帶孝守喪，越國公之死是一大件事，隋煬帝這時才眞正地掌握了國政，但也促成了隋室的滅亡。

因爲隋煬帝年少風流，以前有楊素壓着，還不敢太過恣狂，現在去了個眼中釘，立刻下詔徵選美女，廣置別宮，終日周旋於美色之間。

天子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但祇有煬帝是眞正懂得享受的，一則因爲他有秉人的異稟，夜夜春宵而不疲，二則他不但重色，亦秉重才，而且還多情，他的別宮被封爲美人的，都是眞正的美人，色藝才情，無一不佳。

楊素的軍權被他整個地接收了過來，鑑於前轍，他不放心再交給另一個人控制，而又無法親自時往監督，遂加重了各地藩鎭的權力，准他們自行徵募軍卒，培植了許多身擁重兵的大將，互爲牽掣，以收制衡之效。

初時，這一着是做對了，那些將領們除了效忠天子，可以爲所欲爲，自然對皇室忠心耿耿，所以他頗做了幾年太平皇帝，享盡了人間富貴。

但是，禍亂亦自此而生，外將權重，漸漸就不聽指揮了。

而且爲了楊素之死，有寃魂索命的情事，使他對鬼神也心懷畏懼，轉而相信了望氣之學，聽了術士的建議，說各地都有龍氣，恐將另起新君，乃採取了一個斷然的措施，挖掘運河以截斷龍脈。

除了挖運河之外，他又廣修馳道，以便遊幸天下各地，重修長城以禦外夷，更爲聲張天威，遣大軍遠征高麗。

這些工程與戰伐，不但耗盡了國庫，也因此廣徵民夫，導致民怨，盜賊蜂起，民不聊生，變亂終起。

蜂起於民間的計有魏王李密，夏王竇建德等，在他東幸江都觀賞瓊花時，又有王世充據洛陽而稱鄭王。

但其中力量最大的還是山西的唐公李淵，大大小小總計有三十六處人馬叛而自立。

隋臣宇文化及在揚州弑煬帝而立秦王浩，只是個傀儡而已，大權在握，却也不過是掌握着一部份人馬。

徐德言在楊素死後，就帶了樂昌公主逃走了，他是前陳的世家公子，交往認識的貴族頗多，賁緣投入了唐公李淵的庇護，李淵的次子李世民從徐德言的口中，聽說李靖的名字，也由徐德言的引荐拜候了李靖。

見到了李世民的面，李靖就是一怔，這些年來他一面靜隱待機，一面讀書充實自己，對觀氣相鑑之術很有研究。

乍見李世民之時，他就認出了這個少年人的相貌不凡，兩耳垂肩，雙手過膝，龍準而鳳目，是眞正的帝王之相。

李淵有四個兒子，長子建成與三子元吉都沒有大出息，鄙薄無才而善忌，四子元霸則是個勇士。

祇有這次子世民最具才略，慷慨好交而虛心下士，求才若渴，他已經羅致了許多英雄豪傑在門下了。

遇到了李靖，相談之下，兩人就互相傾慕，也幾乎立刻就決定了這兩個人的一生，雖然在李世民的臉上，紫薇帝氣尚未展開，但李靖已經能夠體認到這個年青人，不僅是一統天下的眞命之主，而且也必將成爲史册上一個光輝燦爛，空前絕後的偉大統治者。

這不僅是命相的根據，李世民本身就是具有一種高瞻遠矚，光振華夏的遠大計劃與看法。

李靖所攻的治戰之道，希望成爲亂世的名將。但李世民所攻的則是强國理政之道，他說出他如擁有天下，將有如何的一番作爲，那不是空談，而是眞正的言之有物。

在這以前，李靖曾見過幾個已經稱孤

道寡的人物，像魏王李密、夏王竇建德等人，都是他遊俠時的知己好友。

這些人得勢在於機遇，得勢後，也曾邀李靖共圖富貴，並且希望李靖能鼎力相助，但李靖都婉拒了。

因爲那些人都沒有一套完整的治國計劃，所謂的治國之策，除了老生長談，標榜仁德二字外，就是江湖習氣中以富貴來拉攏人心，李靖知道那是靠不住的。

所謂江湖義氣，共患難時可見交情，共富貴就難了，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例子，他出身江湖，也是靠着江湖朋友的捧場而有天下，但得志後第一件事就是整肅功臣，這不是劉邦爲人刻薄寡恩，而是人做了皇帝之後，心理上多少有點改變，而且身爲萬民之尊後，也絕不容許舊日的伙伴拍肩膀，稱兄弟來冒瀆帝王的尊嚴。

李世民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很特出，他這時還是唐王的世子，連太子的身分都還沒有建立，可是他已經在個人的尊嚴上，建立起帝王的權威。

他求才若渴，態度很誠意，却極有分寸，不狎不侮，他可容忍部屬的跋扈，却不容許部屬的狎近。

一開始他就把彼此的界限定得很分明，尤其是兩句話，更使李靖激賞：「孤爲父王求賢，自難免要求豪傑於湖野之中，但是孤寧取悍將而不敢近佞臣。」

他所謂的佞臣，不是指獻媚的小人，而是指狎近的佞友，李世民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也有着許多知己的摯友，可是他把公與私分得很開，許多私交很密的朋友，即使才情很高，李世民都捨而不取，爲的就是要建立個人尊嚴。

一夕長談後，李靖命張出塵出拜，捧來一堆簿册，肅容下拜道：「此爲臣所擁有的部屬與資財，謹以爲獻吾主。」

李世民大唐王駕下所負責的軍務，而且有任用將帥的權利，接過名單看了一下道：「這些人征戰之能如何？」

李靖道：「他們都是爲臣義兄虬髯客所精選的健兒，技擊之能，可以一當百，而臣又施以戰陣之教，頗可一用！」

李世民想想又道：「孤請求一觀。」

李靖的家裏經常留有幾十名甲士，聽見了李世民的請求後，立刻召集了家裏的健卒，在後院的空地上列下陣勢，李世民把帶來的從人編爲一組，兩軍對壘，展開了攻守之戰，三度交鋒，李靖都是以極少的人力，俘擄了李世民的那些久經征戰的沙場悍卒。

這一番突出表現，使得李世民悚然動容，避席長拜道：「孤閱人無數，從未見能人如將軍者，請受孤一拜。」

李靖正要攙扶，李世民却正色道：「這是孤最後一拜，乃是爲大唐日後之前途，拜將軍賜助來歸之盛情，盡此一禮後，孤爲王子，尊卑不定，唯將軍拜孤，孤不再拜將軍了！」

李靖聞言乃肅容受了他的一拜，然後以臣之禮，與張出塵一同參見新主。

李世民扶起他來，笑道：「孤麾下頗不乏豪傑之士，唯一將難求，今得將軍如魚得水，孤現暫授將軍爲大唐都招討副元帥之職，立率所部赴長安受校後，由父王正式加封，然後征討四方，以興大唐！」

李靖再拜而受職，賓主盡歡而散。

李世民回到太原後一個月，李靖夫婦來了，虬髯客撥給他四千餘名健兒也陸續地前來報到，同時也携來了可觀的財富，這些人力與物力對新興的唐室是一筆難得的支援，因爲李淵以唐公而立爲唐王，雖然掌握有十三路兵馬，却由於天下戰亂，民生刁敝，人力有餘而財力不足。

有了李靖這一筆錢，至少半年之內，軍費不虞匱乏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也是唐室能平定天下的基礎。

因爲別處起創的各路英豪都是白手成家的，養軍之資，徵自民間，苛征暴斂，難免會結怨於民而失人心。

這樣的一個政局是很難持久的，而唐王却能不取於民，自然能獲得人心的依歸，口傳道載，使唐王的勢力大振，李靖不但帶了人來也帶了錢來，雖無寸進之功而其功厥偉，唐王立刻詔封他爲招討大元帥之職，自領一軍，而隸屬於李世民之下。

虬髯客的預料完全是正確的，唐室屬下有舊日的將領，也有李世民新召來的各地英傑，新舊兩派的人，常因爭權而傾軋不容，祇有李靖的受封，沒有引起任何爭端。因爲他不但有人望，有才華，最難得的自己有本錢，他不分沾別人已有權柄，自然是受歡迎的。

這時候，李靖也展現了他的才華，實現了他的抱負，受任後，幾次征戰，無往而不利，最困難的戰役往往都落到他身上，他也從沒有令人失望過。

可是新興的唐室並不安定，由宇文化及所控制的舊隋依然握有一部份的實力，新起的那些草莽英雄勢力也在迅速擴展中，中原依然在紛戰之中，而北方的邊庭胡人趁着中原之亂也蠢蠢欲動，進寇中原。

李密居於金墉，竇建德居於江夏，王世充居南鄭，宇文化及據江南，都是中原地區，唐王代隋主而有長安，却是直接受到北邊匈奴威脅最烈的一個，他必須應付幾方面的敵人，而李淵目光短小，他不敢派李靖征戰於中原。

怕的是李靖擁重兵以自立，也怕李靖幫助虬髯客，所以將李靖調征北胡，把應付中原羣豪的責任仍歸李世民。

李世民知道這個措置很不妥當，因爲李靖的舊部散居中原，對各地的形勢都清楚，如果讓李靖去對付羣豪，必可勢如破竹，一鼓而盡有天下。

可是，他究竟是兒子，拗不過李淵的固執，李靖拜師北伐之前，李世民滿懷激憤，他充滿歉咎地訪李靖，道：「將軍如果與孤易軍而主，可事半而功倍，其奈父王聽信王兄建成的讒言，累致將軍遠涉絕塞……」

李靖却坦然地笑道：「殿下不必爲此耿耿於懷，殿下仁德遠被華夏，中原知之而胡兒不知，殿下進軍中原，得助必多，所向望風而歸，乃意料中之事，聖上天裁並無不當。」

李世民苦笑道：「但將軍熟知中原地理形勢，較孤勝任多矣，北胡雖有進寇之舉，然煬帝重修長城，可憑天險以拒之，北伐實非當急之務，只要中原平定天下統一，北患不戰而自平，無須多此一舉。」

李靖笑道：「胡兒屢犯邊境，爲我心腹之患，靖常思效前漢衞青霍去病等先賢，大申撻伐，壯我大漢天聲，一伸夙志，這正是微臣所望的一個機會，亦爲大唐萬年之計。」

李世民搖頭道：「北伐有時，但非此刻，將軍不是違心論嗎？北伐必借重將軍之力，然應在統一中原之後！」

李靖一嘆道：「殿下知道就好了，此計出自東宮，實爲太子恐殿下建功日偉，握權日重，冀借此分離微臣與殿下，借強敵以除殿下，希殿下善以處之。」

李世民一驚道：「孤倒沒有想到這一點。」

但這却是不爭的事實，李世民握權日重，聲望日隆，早已引起建成的不安，暗中也在培植一部份勢力，李世民的部屬雖多，眞正握有實力的祇有李靖這一支勁旅，要想對付李世民，就必須把他們分開。

李靖輕輕一嘆道：「東宮舍人魏徵長於計謀，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這主意一定是他出的，殿下要小心一點，臣所有劍客百人，俱精於技擊，留在殿下護衞可保無虞。」

李世民忙推辭道：「那不必了，想他們還不敢加害於孤。」

李靖却低聲道：「百人不僅可爲護衞，亦可爲死士。」

李世民道：「將軍是要他們作刺客，那怎麼行？」

李靖莊容道：「行大事者，不能拘於小節，臣之所以歸唐，非爲聖上而爲殿下，而殿下門客，亦大半與臣有同感，殿下如有所不測，則天下未必屬唐，殿下請妥爲思量，此非爲殿下計，亦爲大唐之百年江山計。」

李世民想了一下才道：「孤會留心的，但那些人不必了，孤手下還有一些武藝高強的好手，如有所圖，一二人足矣，這一百人是將軍麾下的精銳……」

李靖笑道：「臣所部四千餘衆，都是精銳，分出一百個人並不受影響，但對殿下却太有用了，太子府中養士近千，都是善於技擊的高手，殿下光靠幾個人是不够的，殿下如果不肯接受微臣的意見，微臣祇好掛印求去了。」

最後一句話雖幾近威脅，却出於至誠，李世民祇得接受了，重重的握了一下李靖的手，表示他的感激！

李靖揮師北伐很順利，沒有多久就平定了邊亂，班師東旋，而李世民在中原的戰事却並不順利，一則因爲內受元吉的牽掣，常常使孤軍深入而援軍不至，再則也因爲敵勢很強，宇文化及雖不堪一擊，那些出身草莽的豪雄却頗多死士，捨命頑抗，李世民幾次遇險，都靠於那百名死士，在兵戰兇危中保護着他，才免於難。

李靖班師回來後，立刻請命支援李世民，這時他的地位更見尊崇了，以他數千名的部屬，發展成十幾萬，都是由那幾千個心腹部屬訓練出來的，自然也成爲他的子弟兵。因此對他的請求，朝廷也不敢拒絕，而且局勢險危，強敵未除，也祇有李靖的勁旅才能担當重任的。

建成對李靖揮師支援世民，感到很不安，魏徵又替他出了個主意，密遣死士先行，準備一舉搏殺他們兩個人。

李靖與李世民會師金墉，果然把李密的軍隊擊得一敗塗地，兩人久別重逢，置酒歡飲，趁着酒興他們祇帶了十幾個從人，踏月夜遊，登高攬勝，一展豪情，紅拂女也跟着在一起，舖了一床毯子，三個人坐在高峯上，望着魏營中零落的燈火，在大軍包圍下，士氣低沉，想到金墉指日可下，李世民豪情大發，拔劍高歌。

歌罷後笑向紅拂道：「久聞夫人亦善劍擊，而美人舞劍，別具風格，當此明月，夫人可肯爲孤一舞否？」

紅拂也覺得手癢癢的，俠國紅粉，不善忸怩作態，微笑着起立道：「臣妾遵命，請殿下多指點一二！」

她拔出了佩劍，寒輝映月，却是一枝寶劍，是虬髯客送給她的防身利器，劍名寒玉，薬寒如水，雖然上面找不到一絲血銹斑痕。據虬髯客說已經屠人盈萬，漸有靈意，紅拂仗此與李靖北伐，這位紅粉俠女也追隨夫婿一同殺敵，在劍下又平添了數百條寃魂。也許眞是有點靈氣，至少它與劍主人的心神相通，每當有殺伐之際，它就在匣中嘯嘯欲鳴，同樣也刺激得主人心神不寧，所以，紅拂在手指發癢，心中躍躍欲試時，已經有了警兆，今夜可能會安寧，可能又將有殺伐了。她是個很機智而冷靜的女人，沒有把這種內心的警兆告訴李靖知道，寶劍出匣後，她一心一意貫注劍中，她對這枝劍有信心，如果要殺人時，它自己會找對象。

劍光有如匹練，配合着她靈妙的身手，精湛的劍藝，舞來但見一片光影，李世民聞她能武，却沒有想到會如此高明，看到高興時，忍不住鼓掌讚道：「高明！高明！巾幗女豪，夫人可當之無愧，孤不敢說後無來者，但的確已前無古人了，將軍眞的好福氣，得此絕世俠姝爲侶。」

話聲才畢，紅拂忽而劍光一轉，對準李世民刺去，李世民大驚失色，連忙仰身避過道：「夫人，這是做什麼？」

可是紅拂沒有答話，從李世民的頭上掠過，原來那一劍不是對李世民而發的，同時，身手矯捷的李靖也伸手接住了一枝飛來的長劍。這枝劍無聲無息，是由李世民背後射來的，紅拂欺身進擊，逼得李世民仰身躲過，實際上却是躲過了這背後的一枝暗劍而已，而紅拂的身形却如同驚鴻，射向了另一邊的岩下，劍光驟地下落，岩下發出一聲慘呼。

一條人影冲天射起，落地後才看出是一個蒙面的漢子，一條胳臂是已經沒有了，還在滴着血。顯然這條胳臂是被紅拂斬落的，而剛才那一枝無聲的飛劍，也是這蒙面的漢子擲出的。

李世民這才發現紅拂眞正的用意，他畢竟是未來的皇帝，氣度非常人所及，臨危不亂，十分鎭定地道：「你是誰？爲什麼要暗中行刺孤王？」

那漢子一臂雖殘，却極爲兇悍，探手又拔出一枝七首道：「李世民，咱家是取你命來的。」

擺動七首又衝上了來，早有護衞的劍士上前攔住了，可是那漢子的武功很高，幾下急刺，竟將這些劍士都逼開了，直向李世民衝來，李世民已拔出了劍，然而他的劍技却不甚高明，動手未及兩招，就被

那漢子一匕首盪飛了長劍，反手一揮，匕首直刺向李世民而來。

刷的一聲，寒光飛射，是李靖出手了，在匕首還沒有刺中李世民時，他的劍先到了，斬斷了漢子另一隻手腕。

李靖是個很鎭定的劍客，劍藝尤深，也看出這個漢子的武功確是不凡，如果貿然出手，雖然可以擋住他，却無法阻止他脫手擲出匕首，因爲，此人飛刄的手法極爲高明。

方才那枝長劍，是因爲距離較遠，而且長劍又不適合投擲，才能被李世民避過，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如果他以匕首作爲飛刄，李世民就很難躲過，所以李靖一直在等待機會，在最適當的時候出手，免去了李世民的威脅。

漢子痛得滾翻在地，慘號不已，李靖却知道危機並沒有解除，橫劍凝神待敵，而紅拂却順着手中寒玉劍的指示，在亂石間來回馳逐，果然被她迫出五六條人影，個個都一樣打扮，手握長劍，與紅拂展開纏鬥。

這些人的劍法很高明，兩三個人敵住紅拂，其餘的則包抄上來，那些護衛劍士正準備上前迎敵。

李靖却喝道：「不得輕動，在這兒保護殿下。」

這些人都是李靖留給李世民的百名劍士中的精華好手，應敵經驗豐富，聽見李靖的喝止後，立刻明白了。

來犯的刺客絕不止這幾個，這些現身的人，目的祇是在引開李世民身邊的防衛力量，好讓同伴得手。

於是他們圍成一團，將李世民與李靖包在中間。

李靖把李世民的劍拾起交還給他道：「殿下請與臣背靠背站立，這樣可以避免背後的暗算。」

他又吩咐那些劍手道：「緊守圈子，不准追敵，更不許輕身出鬥，祇要把來敵擊退就行了。」

這個固守的陣勢立刻收到了效果，衝上來的蒙面刺客攻勢雖厲，可是外圍的十多名劍手也不弱，尤其是聯手作戰，互相呼應，那三個人幾次衝突，都無法衝進來，頓形焦躁，其中一人道：「看樣子得多召幾個人來。」

一面說，一面有了動作，撮口作哨，在尖銳的哨音之後，山峯四周拔上二三十條人影，個個捷如狐狸，而且全蒙着面，個個勇猛如虎，仗劍進撲。

這一來守勢頓形危困，護衛的劍士已經倒下了一半，逼得把防守的範圍縮小了，祇有丈許寬的一個圈子。

幸好紅拂把兩個纏鬥的敵人砍倒了，飛身回來加入防衛，她手中的劍器很利，連續削斷了對方幾支長劍，往來馳援，才堪堪地挽回了頹勢，不過就在這一刹那間，護守的劍士祇剩下四個人了，連李靖都被逼得離開了中心，出動到外面去廝殺，而李世民也加入了戰鬥。

敵方來犯的人折損也不小，約莫倒下了一半，但剩下十幾個人却更爲剽悍，似乎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李靖看看情勢不對，悄聲地向紅拂說道：「我們要轉移個地方，到那邊岩壁下面去，這樣才能守得了。」

五六丈外有一處凸起的岩壁，壁下還有個凹洞，洞不深，也不大，約莫是丈許寬，一丈多深。

紅拂知道李靖所選的一定是那個地方，手下一使勁，將當面的幾個人殺得連連後退，李靖利用這個機會，自背後一把挾起李世民，喊道：「大家跟我一起衝。」

四名劍士久經戰陣，深諳攻合之道，李靖領頭衝出時，他們居然向四下突圍，拚命搏殺。

一個蒙面人道：「不能讓他們逃出去，如果他們召來了援手，今天就完了。」

十幾個蒙面刺客，分出一大半去截殺四散的劍士，李靖夫婦利用這個機會，挾着李世民衝到岩洞裏，先把李世民推了進去，然後夫婦兩個人，雙劍聯璧，拒守住洞口。

幾聲慘叫傳來，突圍的四名劍士都先後被殺死了，圍攻的蒙面刺客也只剩下了十二個。

他們以爲李靖是想突圍逃走的，所以追撲不太緊，散開來以便攔截，沒想到李靖竟投向絕路。

正因爲前有岩壁阻路，不怕李靖逃走，他們才慢慢地合圍上來，等到李靖夫婦帶着李世民利用岩洞，負隅頑抗時，已經遲了，幾度衝擊，都被李靖夫婦的兩枝劍封了回去，而且還折損了兩個人。

現在祇剩下十個人了，爲首的一個漢子攔住了繼續進撲的手下道：「不要過去，李靖兩口子的劍法很犀利，咱們一共來了三十二個人，現在祇剩下十個，如果死掉幾個，就擋不住他們突圍了。」

另一個漢子道：「那該怎麼辦？再熬下去，他們的手下人找了來，咱們就前功盡棄了。」

這爲首的漢子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略作沉忠道：「不能拖，也不能硬攻，他們自投絕地，正好免得麻煩，你過來，我告訴你怎麼辦。」

那漢子湊上來，那爲首者一陣耳語，那漢子就離開而去，李靖苦於爲岩壁所阻，看不到那人去幹什麼。

李世民却從洞口中出來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爲首者冷笑道：「自然是金墉魏王的臣屬，我們戰勢雖然失利，軍情却很靈通，而且還有一些精通武技的好手，探知你們離營遠出，正好來個一網打盡。」

李世民道：「大軍已經把金墉重重圍住，縱然殺了我們，也挽不回金墉的危局了！」

首領微微一笑道：「不見得，兩支大軍的主帥全在這兒，祇要割下你與李靖的首級，你們軍心自亂。」

李世民道：「這個主意恐怕行不通，孤與李將軍的部屬都是久經訓練的雄師，絕不會因主帥被殺而亂了陣脚，孤以好生之德，才兵圍金墉，迫使魏王屈服而保全金墉的人民，如果殺了我們，激動軍心，恐怕會立施報復手段，血洗金墉，玉石俱焚，你們也逃不過一死。」

首領冷笑不語，紅拂道：「殿下，魏王李密曾任越國公府記室，其人刻薄寡恩，奸詐善變，妾身知之頗稔，他但知逞一

己之憤，那裏會管百姓的死活……」

首領哈哈一笑道：「夫人說對了，魏王只要殺了你們，那怕把全城的百姓都賠上也不在乎的。」

李世民道：「他不在乎，孤却不能無動於衷，看來我們今天逃生無望，但求閣下准孤一件事，草詔一道，交給唐軍的副帥徐懋功將軍，要他不得對金墉人民濫加屠殺……」

首領笑道：「李世民，你倒不愧是個仁人，自己在危中，居然不忘記爲別人着想，我當然會成全你，只是此地無紙無筆，你這封詔書如何寫法呢？」

李世民道：「孤可以咬破手指，以血爲書，只要你答應把詔書交給徐將軍，孤立刻自裁。」

首領笑道：「你肯自尋了斷，那自然更好了。」

李世民伸出食指，正待送進口中，李靖却向前阻止道：「殿下！不必費事了，這封血詔根本交不到徐兄手中的。」

李世民道：「爲什麼？這對他們有益而無害的。」

李靖嗟嘆一聲道：「因爲他根本不是魏王手下的人。」

李世民不禁愕然，道：「除了李密的人，還有誰會殺我們。」

李靖道：「金墉爲大軍包圍，這些人怎出得來。」

那首領道：「你見過我們弟兄的身手了，十丈高峯一縱而登，趁着黑夜，越過唐營，並不是困難的事。」

李靖冷笑道：「閣下總算是能言善道，但是你忘了一件事，如果你是魏營的人，爲什麼要蒙住面孔呢？」

那首領怔了一怔，隨即道：「李靖，魏王曾經是你的朋友，我們多少也有過見面之情，各爲其主勢非得已，但要拿劍殺你，總有點不太好意思，所以還是蒙面的好。」

李靖冷笑道：「我相信你說的兩句話，一句是各爲其主，一句是彼此俱熟人，但是不相信你爲的是魏王，言多必失，你說話太多了，我已經聽出你的口音，魏徵，你對太子太忠心了，居然替他來做刺客，陣前謀刺主帥，這個罪名有多大你可知道。」

李世民一驚，道：「什麼？他竟是東宮中書舍人魏徵。」

李靖道：「絕不會錯，臣有過耳不忘之聰，跟魏徵在昔日也略有交往，對他的聲音再也不會忘記的。」

那首領的臉雖爲布巾所蒙，但是眼中已現出驚色，身子也不自然地退後一步，忽轉厲聲道：「李靖，我很重視你的才華，本來祇殺李世民一人，留下你們夫婦兩條命的，現在你是自尋死路了。」

李靖冷笑道：「你殺得死我嗎？魏徵，我是爲了殿下才不突圍，如今已識破了你們的陰謀，我拚着置殿下於不顧，也要殺出重圍去，揭穿你的陰謀。」

魏徵乾脆拉下臉布笑道：「藥師，你知道魏徵也不是可易與之人，而且你也告不倒我的，因爲還有一個魏徵在長安，伴隨着太子數度面聖，你憑什麼證據呢？」

李靖一怔道：「不可能，難道你會分身之術。」

魏徵笑笑道：「那倒不會，兄弟雖習道術，却還沒有到成仙的境界，祇是找個面貌相同的人，作爲替身並不難，老實說，今天的事，我並沒有多大把握，也預防了這一着，萬一我的身份被揭穿，讓你們拿住了，回朝之後，也只會坐成你們誣告之罪，所以不管成與不成都與太子有益無損。」

李靖不得不佩服他的計劃周詳，沉吟片刻才道：「你把計劃明說出來，大概是認爲我們必死無疑了。」

魏徵笑道：「不錯！如果你剛才仗劍突圍，我還沒多大把握困住你們，賢伉儷的兩枝劍的確是所向無敵，但現在你們自陷於絕地，大概是死定了。」

李靖道：「憑我們的兩枝劍，你們休想越雷池一步，挨到天明，我們的部屬見我們久出不歸，自然會找了來。」

魏徵笑道：「他們找來時，可以找到三具燒焦的屍骨。」

李靖大驚道：「啊！什麼？你準備用火攻。」

魏徵笑道：「對了！這就是我的袖內乾坤，我已經派人去找引火之物，你們的時間不多了。」

李靖與紅拂大驚失色，拚命仗劍突圍，但這時對方却佔了地利，岩壁一邊是千丈深谷，只有三尺來寬的一條崎嶇山道，當時是爲了便於堅守，才衝了過來，現在却把自己陷死了，他們的劍術雖精，却也衝不過對方的堅圍。

鏖戰未久，那一名漢子已回來了，帶了很多乾柴草把，魏徵點上了火，一把把地投擲進來。

李世民用劍砍滅了一部份，但情形却更糟，因爲熄了火頭的草把冒出了濃烟，嗆得三個人淚水直流，呼吸頓促。

李世民突然衝動地想往外奔去，李靖將他拉住了道：「殿下要做什麼？」

李世民大聲叫道：「魏徵，你可以殺我，但萬不可傷及李將軍伉儷，他是大唐的柱石。」

魏徵道：「徵本來就不想傷害藥師兄，因爲太子對他十分倚重，尤其是他的部屬，沒有第一個人可以率領，祇是不知道他肯不肯爲太子所用。」

李世民道：「會！當然會，孤可以保證。」

李靖却道：「不，不！殿下不能保證，殿下也知道，靖之所以歸唐，乃爲殿下之故。」

魏徵笑道：「殿下聽見了，藥師不會爲他人所用，如果殿下死了而他不死，則十萬雄師，可能都成爲大唐之敵，爲大唐的將來計，殿下也不想要他活着吧。」

李世民痛苦地道：「藥師！我求你行不行？」

李靖搖搖頭：「不行，臣之義兄虬髯客待臣之厚，不遜於殿下，其人之才智亦不遜於殿下，所欠者命耳，臣棄義兄而不就，豈會因偷生而事豎子。」

李世民默然片刻，才長嘆一聲道：「是孤累及將軍了。」

李靖却斂聲豪笑道：「非殿下累臣，乃臣自擇，況死生有命，殿下爲天命之所

寄，定不致絕命於此。」

李世民又道：「到了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

李靖道：「即使萬無生望，亦天負我，非我負天，臣雖死而無怨，也只有認命了。」

洞中的火越燒越烈，逼得他們慢慢的地向外移，可是魏徵等十枝長劍緊緊相逼，李靖與紅拂幾度急衝，仍然被逼了回來，李世民的衣角上已沾着了火星，他慘然一笑道：「孤雖不想死於亂臣賊子之手，也不想葬身於火窟之中，倒不如縱身在這百丈深谷之下，保個乾淨而逝吧。」

縱身躍下，李靖伸手拉他，反倒被他帶得也掉了下去，幸好紅拂手快，一把拉住了李靖的腰帶，另一手則將寒玉劍深插進山石，三個人連成一條綫，掛在絕壁之上。

魏徵哈哈一笑道：「你們有同死之義，我就成全你們吧，藥師兄，識時務者爲俊傑，想不到你如此固執不通。」

他走上前，手舉長劍道：「藥師！念在昔日相識之義，兄弟給你最後一個機會，祇要你鬆手把秦王丟下去，兄弟立刻把賢伉儷拉起來，至於你是否繼續輔佐唐王，也悉聽自便，當然你的帥印是必須交出來的。」

李靖道：「我交出帥印，那些人會聽你的嗎？」

魏徵笑道：「對於你帶來的四千多人我不想收爲己用，去留一憑自決，因爲兄弟知道，建成一庸材耳，不可能使你這匹行空天馬伏櫪爲用的。」

李靖道：「魏徵，秦王與太子之間，賢愚自分，你既然想得明白，良臣當擇明主以事，你爲什麼還要爲庸材而效命呢！祇要你肯回頭：：」

魏徵笑笑道：「藥師！你應該明白我，兄弟雖無人君之器，却也不自甘菲薄，深信有良臣之材，秦王帳下能人太多，吾才難有所展，兄弟也沒有你這麼好的機遇，可以一步登天，要我慢慢爬起來，我沒有這麼好的耐心，在太子府中，我言聽計從，爲第一可信之股肱，你想我該何取所從呢，藥師！你決定了沒有？」

李靖沉思片刻才道：「決定了，你下手吧！」

魏徵道：「藥師兄是決心追隨秦王共始終了。」

李靖道：「是的！我擇主良久，祇有殿下一人。」

魏徵一嘆道：「兄弟十分惋惜。」說完他一劍落下，砍向紅拂握劍的那隻手，就在劍鋒將要觸及紅拂皓腕的一刹那，斜刺裏銀光急閃，嗆的一聲，擊脫了魏徵手中的劍，然後但見三條人影飛撲而至。

當頭一條大漢，勇若猛虎，手挺寶刀，寒光閃閃，乍一現身，就劈倒了兩名蒙面的漢子。

魏徵搶過一柄劍跟那大漢交起手來，另外兩名大漢也是手挺寶刀，與另外的蒙面刺客展開激戰。

紅拂一見與魏徵交手的那個大漢，不禁歡呼：「是大哥來了，我們有救了。」

心裏一高興，手上也有了勁力，奮力上提，居然把李靖與李世民都拉了上來，岩上的戰鬥結束得很快。

虬髯客帶來的兩名助手，如同生龍活虎，在幾個照面之下，就把七名蒙面人全數砍翻倒地。

虬髯客與魏徵還在拚鬥，但拚命的祇是魏徵而已，虬髯客的武功比他高多了，祇是在虛應故事。

紅拂叫道：「大哥！你還不快把這傢伙結束了。」

虬髯客笑道：「我念他是條好漢，不忍心要他的命，既然賢妹如此說，我就打發他上路吧。」

刀光一緊，立刻把魏徵圈在刀影之中，嗆啷聲中，魏徵的劍被擊脫了手，閉目待死，李世民忽叫道：「刀下留人！」

虬髯客及時煞住了寶刀道：「你要留他一命？」

李世民道：「是的！此人才堪大用，家兄現爲東宮太子，將來登基之後，此人必爲柱石重臣，孤爲大唐而留才。」

虬髯客一笑道：「你爲令兄打算，却不爲自己設想嗎？」

李世民道：「孤不敢欺君而犯兄」，家兄對我如何是他的事，如若一日孤登龍有望，也不會放過這麼一個人才的。」

虬髯客道：「這個人回令兄身邊，却不會放過你的。」

李世民笑了笑，道：「孤問心無愧，隨他怎麼樣好了。」

虬髯客收回刀，道：「好吧！這是你自己找的，以後吃了他的虧，可別埋怨我了。」

李世民上前對魏徵道：「你走吧，今天你行事未成，王兄可能沒有我這麼好的氣量，如果你在王兄那兒不得意，可以到我這兒來，我不會虧待你的。」

魏徵一怔，訝道：「殿下不計今日之隙？」

李世民笑了笑，道：「我祇見君之才，未見今日之隙，因爲今天的一切，並非君之主意，各爲其主，何怨之有？」

魏徵行了一禮道：「臣仍然要回東宮去，但殿下今日之德，臣必有以報之。」

說完他回頭一言不發地走了，李世民笑笑道：「藥師！你相不相信，這個人的心已歸向我了。」

經過一場生死歷刦後，他與李靖的關係似乎更近了，居然直接稱呼李靖的號，免除了君臣之間的那些關係了。

李靖却不敢冒瀆，恭聲道：「殿下仁德，恩及仇讎，自然天下歸心，臣深以爲幸。」

李世民這才向虬髯客長揖道：「這位想必是張義士！多承拯命之恩，世民銘感五內：：」

從李靖的口中，他知道虬髯客也是在天下的一代人傑，所以在稱呼中，沒有自己稱孤，完全是平等的口吻。

虬髯客却笑了笑道：「不必客氣，在下不是救你，而是救我的一雙弟妹，老實說，我在一邊等很久了：：」

紅拂呀了一聲道：「大哥！您在一邊很久了，就眼睜睜地看我們垂入危境而不加援手。」

虬髯客笑道：「誰說我不管，在妳最危急的時候，我不是出手了嗎？大哥不會

讓你們送命的。」

紅拂道：「萬一您趕不及呢？」

虬髯客道：「大哥有這份自信，絕不會誤事的。」

紅拂道：「可是您也不該瞧着我們受罪呀。」

李靖却笑道：「我知道大哥的用意，他是在等候機會。」

紅拂一怔，虬髯客笑道：「不錯！愛我者塵妹，知我者靖弟，出塵以兄妹之情，自然會責怪，靖弟却會諒解的，我知道他找到了他的主人，但仍不死心，所以想等候着，如果李世民一死，他就會到我這兒來了。」

李靖道：「大哥現在該知道小弟的心志已決。」

虬髯客有點惆悵地道：「是的！愚兄知道了，不但知道了賢弟的決心，也知道了自己應該走的方向了！」

說完又朝李世民一點頭，道：「我在暗中觀察了很多人，李密 竇建德、王世充，都不在我眼下，但今日見到閣下的行事胸襟，才深深了解到藥師的選擇是對的，放眼天下，我所不如者，唯閣下一人而已。」

李世民連忙道：「義士言重了。」

虬髯客却擺了擺手道：「閣下不必謙虛，不出十年，天下必歸於君，我不怕跟人爭，却不能跟天爭：：」

李世民道：「義士如若不棄，世民願以兄事之，茍有天下，亦與義士共之。」

虬髯客大笑道：「不敢當，一山難容二虎，一國難容二主，算了！中原的天下讓給你，我自有去處。」

說着又取出一個紙包道：「賢弟！紅妹！今日一別，或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這是我做兄長的一份薄禮。」

紅拂道：「大哥要到那兒去？」

虬髯客道：「我在海外找到一塊根據地，那兒雖不及中原富庶廣闊，却幸好沒有第二個李世民，因此那裏才是我的天下，我的歸宿，我將終老是地，永世不再回來了。」

紅拂知道不必說什麼挽留的話，那是多餘的，接過紙包，問道：「這裏面是什麼？」

虬髯客笑道：「現在不必看，等我們分手之後，你們再拆開看自然就知道了，大哥的禮不會寒酸的。」

紅拂默然接過，李靖道：「大哥什麼時候走？」

虬髯客道：「等一下就走，你們忙，我也忙，不必再作什麼客套的聚餞了，趁着這兒有酒，我們痛飲幾杯，然後就分手吧。」

酒是李靖他們帶來的，然而已濺滿了鮮血，那塊舖地的毡子染得一片殷紅，然而這些風塵中的豪客，包括紅拂在內，都沒有當回事，四人各據一方，虬髯客的兩名部屬肅然在旁侍立。

天色漸曙，酒意闌珊，虬髯客起立道：「時候到了，大家也該分手了，賢弟！紅妹！人生聚散猶如朝露，但我很高興就是認識了你們，在茫茫的中原，畢竟還有些我值得眷戀的東西。」

李靖與紅拂站了起來，送他到了谷口，三個人默然相對良久，虬髯客終於擺擺手，回頭欲行，然而，李世民却追了上來，道：「義士請留步，世民有一物相贈。」說着遞上一方由衣服撕下來的白絹，上面是用燒焦的枯枝作筆，畫了虬髯客、李靖與紅拂的形相。

他精於繪事，這一幅人像尤其精采，勾出了跨刀的虬髯客雄武不可一世的豪情，佩劍的李靖傲然超俗的俊逸，以及執拂的張出塵絕世姿容。

上面題了五個字：「風塵三俠圖」。

虬髯客大笑道：「好！這才是一份最珍貴的禮物，畢竟是眞命之主，比起我那些餽贈可要高明多了。」

懷起那份人像圖，也懷着豪俠們充滿了傳奇性的友情，他洒開大步，帶着兩個助手，在晨光熹微中，飄然而去。

他送給李靖的是他新訓練的一批人手，以及他又攢集的財富，更難得的是其他幾處割據羣雄的軍情虛實。

虬髯客是個有心人，以他的這份人力、財力以及周密的部署，如果有意舉事，不僅天下在握，連大唐也不足與抗，可是他把一切都送給了李靖，間接的也是送給了李世民。

靠着這份情報，李世民在幾年之間，先後平服了各路烟塵，一統了天下，功成之後，建成怕他握權太重，建功過高，危及自己的將來，與三弟元吉密謀刺殺他。

幸虧魏徵感念舊恩，暗中密報，而李世民在壯士的擁護下，先發制人，在玄武門撲殺了建成、元吉。

李淵聞訊大驚，却又無可奈何，痛心他們兄弟互殘，無意於政事，禪位於世民，自己作太上皇，去安享晚年了。

李靖是建功最殊的元勳，爵封國公，位極人臣，他與紅拂都知道一切都是拜義兄虬髯客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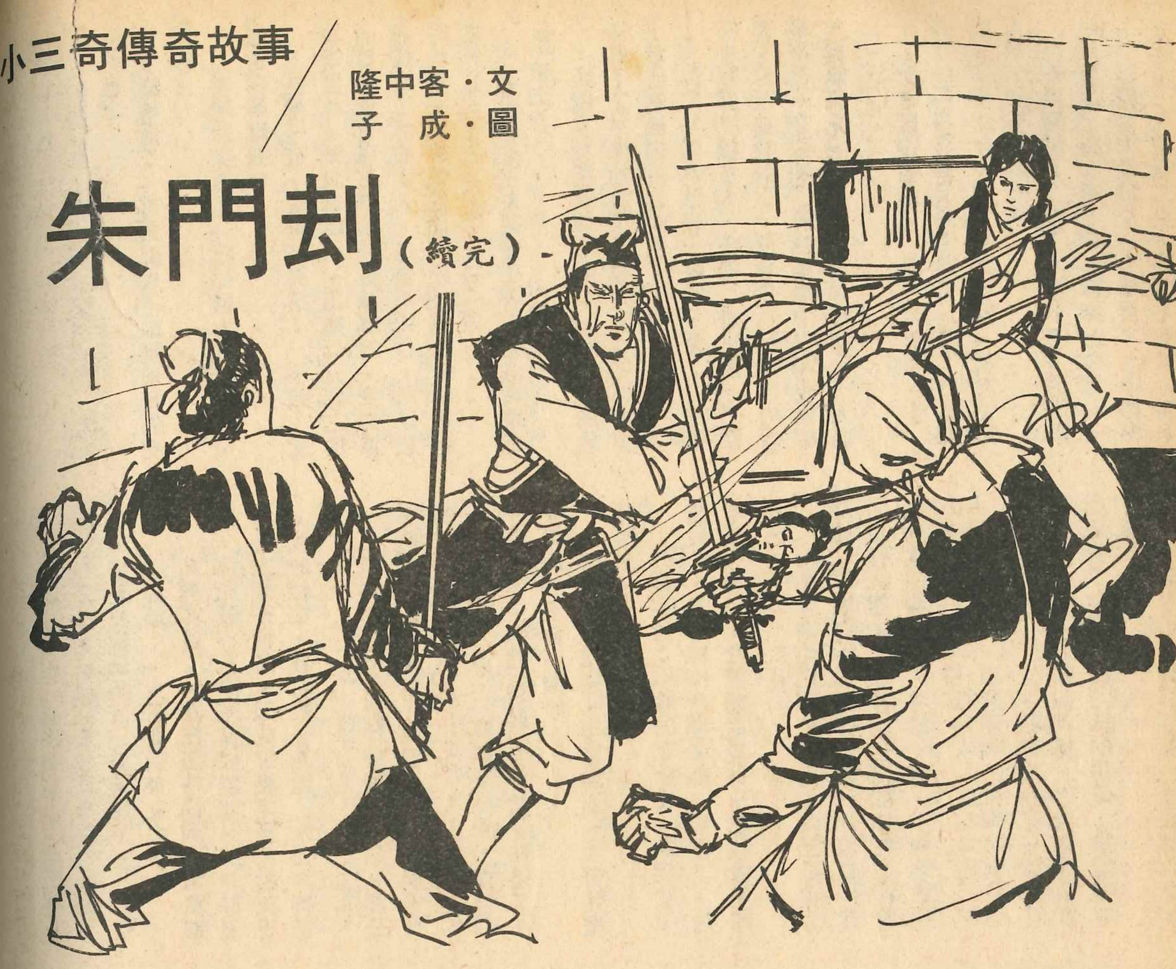
虬髯客的消息呢，根據浮海的商賈傳言，他們知道海外新立了一個扶餘國，而扶餘國王的形貌，正像是虬髯客一模一樣，這個消息使他們夫婦很安慰，因爲他們知道虬髯客畢竟達成了他的願望，找到了他的歸宿了。

——全文完——

小三奇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朱門刦（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子畏等羣俠擊退胡媚等人，救了春桃，取出金珠的遺書，周文文讀罷，始知自己的身世，原來她的生父周百齡竟是化名的楚逢春。周百齡把自己化名爲楚逢春的一段事實經過說出，各人聽了，無不唏噓。羣俠回到周家，正欲訊問俘回的司徒敬，不料他已暴斃，致使無從查究十君子神秘死亡的事。水東流因是奉派來周家臥底的侍衞，所以他對這件事略知內情，於是他便把他所知道的，盡量向他師傅于子畏及在塲羣俠說出……

三奇顯身手　淌雪戴天仇

于子畏冷笑道：「現在好了，他可完全放心，安安穩穩地做他的太平皇帝。」

丁少山插口笑道：「其實，他還是寢食難安的，老哥哥，據我所知，目前就有一個人，正在千方百計地想要他的命。」

「誰？」

「呂四娘。」

「就是呂家的遺孤，獨臂神尼的徒弟呂四娘？」

「正是。」

于子畏喟然長嘆道：「滅門之仇，亡國之恨，這也難怪她們師徒倆一直不肯放鬆。」

呂四娘的滅門之恨，是雍正皇帝一手掀起的文字獄所造成。

至於獨臂神尼，是有明亡國之君崇禎皇帝的三公主。

她的手臂是乃父子敵人兵臨禁宮，逃赴煤山自縊之前，拔劍砍掉的。

崇禎的本意，是不想讓自己的女兒受到敵人的汚辱，乾脆自己動手殺死了事，但卻被驚惶的內監拚死救了下來。

所以，像這樣的兩個刦後餘生的人，她們處心積慮，要滿淸皇帝的命，也是很自然的事。

于子畏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小老弟，最近，是否見過神尼？」

丁少山笑道：「半年之前見過，我還得過她老人家的好處哩！」

「是獲得了一粒大還丹？」

「你……你怎會知道？」

「想當然耳，因爲，你的功力，超越了你的年齡。」

這時，木銳又出現門口，苦笑道：「小姐，有人送禮物來。」

說着，並揚了一下手中的布包。

周文文注目問道：「那是甚麼人送來的？」

木銳道：「那人說，是大人生前的好朋友。」

「人呢？」

「已經走了。」

周百齡插口沉聲說道：「就在門外把它打開，小心一點。」

「是！」

那是一個圓形的布包，除下外層的青布，裏面是一層油布。

不！油布不止一層，至少該有三層。

當木銳小心翼翼地，解開兩層油布時，已看到第三層油布縫中有血水沁出。

儘管羣俠們都早已意識到這不是甚麼好禮品，却仍然禁不住臉色齊都一變。

木銳更是雙手發抖，解開的動作也停止下來。

周百齡沉聲吩咐：「解開它！」

「是！」木銳的語聲都在抖。

油布包終於解開了，那是一顆血漬模糊的人頭。

由於血漬模糊，看不淸面目，分辨不出是誰的人頭，甚至也分不出是男是女。

入目此一恐怖情形，周文文雙手捂臉，嚇得一聲尖叫，幾乎暈了過去。

這也難怪，周文文雖然具有一身高明的武功，但畢竟還不過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不但還不曾殺過人，即連殺人的場面也很少見到。

像這樣的一個人，此情此景之下，怎不教她驚呼出聲哩！

周百齡一把將愛女摟入懷中，一面向木銳說道：「拭淨血漬，看看那是誰的人頭。」

事實上，不待周百齡吩咐，木銳早已在着手拭淨的工作了。

拭淨血漬之後，周文文又首先發出一聲悲呼。

周百齡也喃喃自語道：「是我的疏忽，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原來那是春桃的人頭。

周百齡的自責是有理由的，因爲，他沒將春桃帶回周府來。

但說起來，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之下，也不會將春桃帶回來的。

因爲，春桃完全是一個局外人，跟任何一方面，她都無仇無怨。

儘管由於金珠的那封遺書，使她成爲爭奪的對象，但遺書到了周文文手中之後，她也就失去了爭奪的價值。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人，又有甚麼必要去殺她。

沒有必要去殺她，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將她帶回周府來。

但儘管如此，周百齡却還是要自責。

這就是俠義與邪惡的不同之處，也是人性的善與惡的不同之處。

× × ×

由於這一意外的慘變，使得羣俠方面，對甄子虛之爲人，更加深惡痛絕。

當然，也更加深了羣俠們必欲除去甄子虛的決心。

同時，對周百齡的安全防護，也做了特別的措施。

因爲，目前羣俠中，以周百齡的武功最弱。

武功最弱的人，自然處境也最危險。

何況，由甄子虛以往的言行中，顯出他是周百齡的死敵，而周府中又顯然還有內奸。

雖然，周百齡本人早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並決心與甄子虛勢不兩立，而不同意羣俠們對他所做的安全措施，却拗不過羣俠們的一番好意，而不得不勉强接受。

當然，周百齡之所以不得不接受羣俠們的安排，他的愛女周文文具有絕對的影响力。

周文文哭泣着向他哀求：「爹，甄老賊是決不肯放過您的，萬一你要有個甚麼三長兩短，教我孤伶伶地，一個人如何活下去。」

× × ×

周百齡的安全措施是非常嚴密的。

他已移居第三進的一間地下室中，（那時候，爲了躲避兵災，盜匪，一般人家都沒有地下室，而富貴人家的地下室，更是堅固而又設備齊全。）門外並由周文文，丁少山，水東流等三個年輕人分班守護，甬道外，更由于子畏親自坐鎮。

同時，周文文也向總管木銳親自下令，非經特准，任何人不准進入于子畏的房間。

不能進入于子畏的房間，就不能進入通往地下室的甬道。

即使有人硬闖，首先，于子畏這一關就實在不容易通過。

像這樣的安全措施，說得誇張一點：即使是一隻老鼠，也通不過去。

× × ×

整個周府，已難得見到一點燈光，只有金珠的靈堂例外。

巡夜的更夫已敲出三更正的更鼓聲。

折騰了大半夜的羣俠們，顯然都已安歇了。

但也有例外的，那就是被逼居於地下室中的周百齡，和担任第一班守護的周文文。

周文文手橫長劍，俏立地下室外的甬道中，像一尊塑像。

周百齡却背着雙手，不斷地繞室徘徊，也不斷地長吁短嘆！

周文文頭也不回地道：「爹，還不上床躺一會兒，說不定明天找到甄老賊時，還有一場血戰哩？」

「但願明天能找到那姓甄的，也好早點了斷，」周百齡苦笑了一下道：「孩子，爹實在睡不着，妳先歇一會兒吧？」

「那怎麼行，我是守護您的呀？」

「孩子，妳將爹看成一個廢人了，別說這兒沒人進得來，退一步說，即使是姓甄的闖走來了，爹也自信能支持個一二百招的……」

說到這裏，他忽然打了一個踉蹌，退後兩步，跌坐在床上。

周文文聞聲一驚，轉身奔入室內，並驚叫道：「爹！您怎麼啦？」

周百齡苦笑了一下：「沒甚麼，好像有點兒頭暈。」

像他那樣的武林高手，怎會忽然頭暈哩？

但事實上，周百齡不但頭暈，臉色也突然之間變成一片蒼白。

周文文扶着乃父的肩膊，促聲道：「爹，您臉色好白啊……」

她感覺到，一枝長劍已抵上她背後的「靈台」大穴，並傳出一個冰冷的語聲道：「要命就別作聲！」

同時，她也聽到，地下室的房門已被輕輕關死。

周文文沒作聲，她在心念電轉着。

那是甚麼人？

是怎麼進來的？

那語聲好熟悉？

驚慌中，她一時之間，實在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周百齡却先開口，他輕輕一嘆：「我早就該想到，是你在暗中搗鬼的，我好糊塗……」

經過乃父的提示，周文文也陡地清醒過來，在背後脅持她的，是她一向就叫他爲「爹」的上官恕。

上官恕居然還活着，那麼，死了的那個上官恕又是誰呢？

周文文沒問。

周百齡也沒問。

倒是上官恕又開口了：「現在知道也不算遲，至少，你可以免得做爲一個糊塗鬼！」

「我很承情。」周百齡長嘆一聲道：「但請你放開孩子，孩子是無辜的。」

「我不會殺她，也不一定殺你……」

「殺不殺我都無關緊要，我早已將生死置諸度外，我只求你放過孩子。」

「不忙，我想，你們都有很多話要問，機會不多，現在，可以趕緊發問。」

周文文搶先問道：「你是怎麼跑進來的？」

上官恕放開抵在她背上的長劍，笑道：「妳自己轉過身來瞧瞧？」

周文文轉過身來，她也感到一陣頭暈，俏臉也是一片蒼白。

現在，她明白了，這地下室右首的角落裏，居然有一道暗門。

她苦笑：「眞想不到，這地下室還另有通道。」

上官恕笑道：「這另一通道，只有我和木銳二人知道……」

周百齡截口問道：「木銳也早已跟你串通？」

「不錯！」

「該死的匹夫！」

周文文接問道：「你在我們身上，弄了甚麼手脚？」

上官恕道：「一點小意思，只是暫時不能使用眞力而已！」

周百齡注目問道：「那個替死鬼到底是誰？」

「那是我的弟弟。」

「就是上官文才的父親？」

「不錯。」

「可是，我們都親眼看過，那遺體長得跟你完全一樣。」

「當然一樣，我們是雙胞胎！」

周百齡長嘆一聲道：「對自己的同胞兄弟，都可以毫無理由下此毒手，那麼，以你我的關係而言，不論你用甚麼手段來對付我，都不足爲奇了。」

上官恕笑道：「是啊，這叫作無毒不丈夫，不過，我之所以利用自己的兄弟做金蟬脫殼之計，倒不是完全沒理由的。」

「甚麼理由？」

「過去，我已借甄子虛之口，告訴過你了，我不會讓你痛快的死去，我要先逼得你發瘋。」

「你對我的痛恨，竟然如此之深？」

「難道不應該嗎？」

「應該不應該，也是很難定個標準的，」周百齡苦笑道：「按說，殺父之仇，奪妻之恨，才是刻骨銘心的仇恨，你我之間，沒有殺父之仇，談到奪妻之恨，更應該是我恨你才對，眞想不到，我沒恨你，你反而恨得我如此之深，這是爲甚麼，爲甚麼？」

「你眞的想不通？」

「廢話！」

「好，我告訴你。」上官恕冷笑道：「不錯，由表面上看來，我佔有你的妻子，接收你的榮華富貴，實在沒有理由恨你，不但不應該恨你，還得感謝你的厚賜和寬宏大量才對，可是，你知不知道，金珠的心目中，却始終只有一個你？」

「這個，你自己應該檢討。」

「我已經冷靜地檢討過，是金珠那臭婊子水性楊花存心玩弄我……」

他的話沒說完，「拍」地一聲脆響，已挨了周文文的一記耳光。

儘管周文文目前已暫時失去眞力，但在她含憤之下的全力一擊，力量也是相當大的。

但出人意外的是：上官恕竟然沒躲閃，也沒發怒，只是冷冷地盯了她一眼：「打得好！」

周文文一挫銀牙道：「老賊，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寢你的皮！」

上官恕邪笑道：「丫頭，我保證，馬上就讓妳達到吃肉寢皮的目的。」

須知周文文還不過是一個才十七歲的大孩子，自然還聽不懂對方那意在言外的邪話。

但周百齡却禁不住臉色一變道：「你……你怎麼跟孩子一般見識？」

「孩子，」上官恕意味深長地一笑道：「已經不小啦。」

周百齡長嘆一聲道：「別節外生枝，繼續你方才的話題吧！」

周百齡並非對方才的話題特別感興趣，而是目前的情況，逼得他不得不設法拖時間。

對周百齡來說，現在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有任憑宰割的份兒。

他們父女倆唯一的希望，就是外面羣俠趕來支援，才有脫困的希望。

但外面的羣俠，又怎會想到，地下室中會不聲不響地發生驚人劇變哩？

上官恕老奸巨滑，按說，他應該能了解對方的用心的。

但他可能是另有作用，也可能是人質在手，一切都不在乎，竟然毫無機心地連連點首道：「好的，方才，我說到甚麼地方？」

周百齡道：「你說到金珠存心在玩弄你。」

「對，對！」上官恕臉色一沉，冷笑道：「你們兩個都是好人，只有我上官恕是萬惡不赦的大混蛋，我搶你的老婆，接收你的榮華富貴，但我在精神上一輩子不能出頭，甚至連祖宗八代都出賣了，你說，我過的是甚麼日子？」

「這是你自找的，怎能還怨於我？」

「我爲甚麼不還怒於你，如果當年你發現我跟那賤人的姦情時，每人賞上一刀，那有多好？」

周百齡苦笑無言。

好人也不能做，站在周百齡的立場，他還能說些甚麼哩？

但壞事也還是不做的好。

目前的上官恕，就是這麼一個很好的例子。

上官恕做了壞事，沒受到受害者的報復，也沒受到王法的制裁，却受到良心的責備。

也許他的本性並不太壞，但在長期的內疚神情，精神壓力不勝負荷的情況之下，形成心理變態，成爲一個喪心病狂，不可理喻心狠手辣的惡魔。

這，對於當年抱着息事寧人，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高潔情懷的周百齡而言，眞會有啼笑皆非之感。

沉寂了少頃，周百齡才苦笑着嘆道：「上官兄，請容許我再這麼叫你一聲。」

上官恕一臉冷漠，沒接腔。

「過去的都已經過去，金珠也已經被你殺死，你的氣也可以消掉了……」

「消不了，因爲你還沒死？」

「那好辦，千刀萬剮，銼骨揚灰，我都認了，你隨時可以下手，唯一的要求，只求你放過文文這可憐的孩子。」

「我說過，我不會殺她，但也不會放過她。」上官恕向周文文投過一個曖昧的眼光，邪笑道：「竹子已經砍了，像這麼嫺嫩的筍子，我怎能輕易放過。」

周百齡臉色大變地，大聲怒叱道：「你不是人，你簡直是畜牲。」

周百齡急怒交迸之下，嗓門可大得驚人。

當然，他的大聲怒叱，急怒交迸，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却也含有向外面示警的作用。

但地下室的門關死了，門外還有一條約三丈長的甬道，外面的人能聽得到嗎？

上官恕似乎胸有成竹，居然也縱聲大笑道：「周老弟，除了四維八德的假面具，人跟畜牲有多大分別呢？」

周百齡渾身發抖，却是接不上腔。

上官恕又道：「你不是想向外面求援嗎？咱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特別賣個交情，讓你自己出去求援？」

「眞的？」

「當然！」

「那麼，你讓文文去。」

「不可以……」

「爲甚麼？」

「因爲，只有你才是我的老朋友……啊，不用急，外面已經有人來了。」

周百齡父女功力消失，自然聽不到較遠處的動靜。

但他們却相信上官恕的話不會假。

此刻，他們父女倆心中好矛盾。

他們希望有人來救援，却担心救援的人會陷入上官恕所設的甚麼陷阱之中。

同時，自己身爲人質，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之下，救援的人又如何下手？

但儘管如此，他們却還是急於希望能有人及時予以救援。

這就像一個即將溺斃的人一樣，即使是眼前飄浮着一根未必能救命的小木頭，也還是急於抓住它的。

「周小姐，周小姐……」

是水東流的口音，充滿着驚訝。

水東流是担任第二班的守護任務的，看情形，他是來接班，並非聽到甚麼警兆而來。

接班的人看不到前一班的人，自然會覺得驚訝。

但由於周文文是周百齡的女兒，很可能他們父女倆正在室內閑話家常，所以，他就直接叫門。

上官恕低聲沉喝：「叫他進來，語氣儘量放平和一點。」

但他的威脅却收到相反的效果。

周百齡忽然大喝一聲：「水老弟，千萬別進來！」

「拍」地一聲，周百齡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砰」然巨震中，房門被踢開了。

水東流卓立門口，精目環掃，並訝問道：「上官恕，你果然沒死，眞是智者所見畧同。」

聽他這句話，足證他對上官恕的詐死嫁禍詭計，已有預感。

而且，存有這種預感的，還不止是水東流一個人。

周文文也立即喝道：「室內有毒，千萬別進來！」

水東流道：「我知道，我們有不怕毒的人，馬上會來。」

他口中的「不怕毒的人」，說的自然是丁少山。

事實上，當他的話說完時，丁少山已趕來了。

不但丁少山已趕了來，于子畏也同時趕到。

當然，這二位的趕來，是由于聽到了水東流踢門的聲音。

而且，這二位也於趕來途中，聽到了水東流所說的話，因而儘管他們不認識上官恕，却已知道室內的這位不速之客是誰而並未發問。

水東流裂咀笑道：「你這個甄子虛，終於現出狐狸尾巴了。」

上官恕笑道：「小子，別自作聰明，甄子虛另有其人。」

周百齡插口訝問道：「此話可眞？」

「我有騙你的必要嗎？」

「但他以往所說的話，那語氣多麼像你。」

「那是我教他那麼說的。」

水東流接問道：「那麼，甄子虛是你的甚麼人？」

「朋友。」

「也是十君子中人？」

「不是。」

「到目前爲止，十君子中，還有幾個活着的？」

「一個。」上官恕抬手指着他自己的鼻尖。

「那九個先後神秘死亡，都是你的傑作？」

「不錯。」

「你好毒辣的手段！好大的胃口！」

「你……此話怎講？」

「不怎講，我問你，年大將軍那批財物何在？」

上官恕臉色一變道：「你自己不覺得已問得太多了嗎！」

「也許。」水東流笑了笑道：「但我還要問下去。」

「你算甚麼東西？」

「我不是甚麼東西，但我必須要明白，那批財物何在，你也必須說明白，誰是有權追查那批財物，你更應該明白，我到周府屈居僮僕，所爲何來。」

上官恕精目一轉，「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是清廷派來的鷹犬。」

「明白就好。」水東流神色一怔道：「上官恕，你知道你目前的處境嗎？」

「我的處境，安全得很。」

「不！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你都是死路一條，負隅頑抗是死，即使僥倖衝出去，給官方的人抓到，也還是死。」

「哦……那依你之見呢？」

「依我之見，你放開周大俠父女，交回年大將軍的財物，我當着我恩師之面保證，放你一馬，決不難爲你。」

上官恕笑道：「這條件，好像很優惠呢。」

「本來就是。」

「小子，我看，你是熱昏了！」

水東流臉色一變之間，上官恕又冷笑道：「你以爲我也熱昏了頭，你以爲我已到了窮途末路？」

他，一頓話鋒，又目注室外的三人冷笑道：「老實說，我根本沒將你這些浪得虛名之輩放在眼中，退一步說即使我眞的到了窮途末路，有這兩個人質在手，我也可以通行無阻。」

一席話說得羣俠們啞口無言，一個個面面相覷。

上官恕又得意地笑道：「我上官恕窩囊了半輩子，好不容易如今有了大批黃金，也有天仙化人的美女，正好逍遙自在地渡過下半輩子，又怎會再上你們的當。」

一直靜聽着的于子畏沉聲說道：「上官恕，你應該懂得，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這兩句話的意思？」

上官恕笑道：「當然懂得，我也正準備這麼做。」

「不！你會錯意了。」

「哦……？」

「我說的，是我們這方面的立場。」

「這是說，你打算不要人質了？」

「必要時，我只好出此下策。」

周文文插口說道：「對！不必顧慮我們生死，但決不能讓這老賊活着離開！」

周百齡也一挫鋼牙，道：「于大俠，就決定這麼辦。」

上官恕却向周文文邪笑道：「我的乖女兒，妳儘管放心，妳不會受到絲毫傷害，更不會死，像妳這樣花樣年華的大美人，誰忍心傷害妳哩！」

接着，又向于子畏問道：「于大俠，我想，你們不須再問甚麼了吧？」

于子畏濃眉深鎖，沒接腔。

對羣俠方面來說，目前的情況的確是很棘手的。

儘管他們說過，必要時不顧人質的安全，但說說可以，他們眞能這麼做嗎！

上官恕又說道：「那麼，我要少陪了……」順手點了周文文的昏穴，一把將她抓起，向左脅下一挾，右手已拔出了肩頭的長劍。

周百齡厲聲喝道：「放下她！」

上官恕笑道：「周老弟，別大驚小怪的，你的老婆都給我玩過了，再加上個把女兒，又算得了甚麼哩！」

丁少山乘他說話的機會，以身劍合一之勢，一晃而前，「噹」地一聲，兩人已硬拚了一劍。

兩個當事人的臉上都現出驚容。

很顯然，這一招硬拚，雙方都沒佔到便宜，雙方也都覺得對方的功力之高，大出意外。

雙方都楞了一下之後，上官恕首先笑問道：「你就是那個不怕毒的丁少山？」

「不錯。」

「是丁泰山的兒子？」

「不錯。」

「很好！强爺勝祖，你比你那個徒擁虛名的老子强多了。」

丁少山目射寒芒，劍尖上烝芒吞吐有如蛇信。

很顯然，他已運足眞力，準備伺機進擊。

上官恕笑道：「小子，我提醒你一聲，刀劍無眼，你冒失進擊，奈何不了我，却很可能會傷到這位花不溜丟的姑娘。」

這是威脅，也是實情。

丁少山雖然威態未斂，却並未進擊。

只是沉聲說道：「放下周姑娘，我尊重水兒的承諾，暫時不找你算賬，你可以安全離去。」

上官恕笑道：「我爲甚麼要放下她，你們都明白，她過去曾經是我的女兒，跟你們這些人，都談不上任何淵源。」

周百齡沉聲喝道：「丁少俠，請快點動手，就算文文不幸死在你的劍下，也比受這老賊的汚辱，要好得多。」

這幾句話是很有說服力的。

丁少山顯然已動了心，他的威態更懾人了。

上官恕忽然獰笑一聲，反手一劍，刺中周百齡的左胸。

他的動作太意外，也太快速了。快速得使近在咫尺的丁少山，也來不及搶救他了。

丁少山雖然來不及搶救，却已經乘機刺出了一劍，而且也是刺向對方的左胸要害。

上官恕回劍硬接，「嗆、嗆、嗆、」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傳出周百齡臨死前的斷續語聲：「丁老弟……殺了他，別……別管我的女……」

那「女兒」的「兒」字尚未說出，人已嚥了氣。

上官恕的出手的確够高明，他左脅挾着周文文，應付丁少山這位年輕高手的搶救，居然有攻有守，一點也不含糊，並且還邊戰邊笑道：「周百齡，便宜了你，你的女兒，我生受啦！」

丁少山怒聲道：「老賊！你根本不算人！」

上官恕道：「我算不算人，都與你不相干，現在，我再提醒你一聲，周家已只剩下這個寶貝女兒，你如果誤殺了她，周家就絕種了……」

這也是實情。

丁少山身爲「武林三奇」中「乾坤一劍」方亦圓的弟子，在年輕一代中，其身手之高，不做第二人想，但目前，對付一個左脅還挾着一個大人的上官恕，竟然莫可奈何，說來，也就是爲了顧忌周文文的安全，而不得有所保留之故。

當然！上官恕這一心理攻勢的喊話，更使他不敢放心施爲了。

試想：這樣的力戰，豈非是有點縛手縛脚的感覺。

在門外掠陣的于子畏，忽然大喝一聲：「小老弟，放他走路！」

「爲甚麼？」

丁少山脫口反問，略一分神之間，上官恕已奮力攻出一招，一個倒縱，射入另一個入口，一閃而消失無踪。

丁少山扭頭苦笑道：「老哥哥，怎麼辦？」

于子畏道：「追！多加小心。」

「那出口處呢？」

「已有人堵截……」

那堵截出口處的是誰，那出口處也是周府的最大機密，連身爲「二爺」的周百齡都不知道，那堵截的人又何以能找到？

這些問題，丁少山都沒時間問，立即跟踪進入另一條甬道中。

其實，當他扭頭苦笑時，對那些問題，已大致了解。

因爲，水東流已不在于子畏身邊了。

× × ×

別瞧水東流外表有點兒傻呼呼的，其實，他比誰都精明。

本來嘛！如果他不够精明，又怎能當大內侍衛，更怎能獨膺艱鉅，到十君子的老大家中來臥底。

× × ×

當丁少山進到地下室的同時，水東流也奉乃師之命悄然退出。

當然！他的目的，是在找出那另一甬道的出口。

他，不但很精明，也很幸運。

精明的是：憑他在地下室門口默察地形所預估的方向，以及他在周府長期厮混所了解的情形，居然一下子摸到了那出口的附近——後花園中的一座假山旁。

幸運的是：他剛剛摸到那假山旁，就發現一道鬼祟的人影。

那道鬼祟的人影，是周府總管木銳。

木銳是上官恕的死黨，他之所以在假山附近，必然是守護那另一甬道的出口。

所以，水東流發現木銳，也就等于是發現那甬道的出口了。

憑水東流的身手，對付木銳，自然是游刃有餘。

但水東流並未對木銳採取行動，只是在暗中監視着。

當然！木銳也不可能發現水東流的行跡。

水東流爲甚麼不對木銳採取行動呢？是怕打草驚蛇？

還是他認爲時機還沒成熟？

× × ×

地下室的另一出口的甬道相當的長，總在五十丈以上。

那甬道不但長，而且沒有燈光，不是內功造詣高，夜視力特佳的高手，是沒法快速通行的。

但這些却難不倒丁少山，很快就追上前行的上官恕，並沉喝一聲：「站住！」

上官恕冷笑道：「老子不站住，你能將老子的鳥咬去！」

說話間，他更是加速前行。

其實，上官恕除了加速前行之外，已別無選擇之餘地。

由于甬道只能容一人通行，丁少山緊躡其後，只要够距離，隨時可以出手，甚至即使距離不够，也可以以暗器招呼。

地形既不容許雙方正式交手，前行的上官恕更不便回身應戰。

何況，上官恕還帶着一個周文文，更影响他的行動。

此情此景之下，除非上官恕肯放棄周文文，才能回身應戰，但他肯放棄周文文嗎？

周文文除了是他已到口邊的一塊肥肉外，也是他目前的護身符，他能放棄嗎？

既不便應戰，又不肯放棄周文文，更不能放棄周文文，那麼，他除了加速前行之外，也就沒別的良策了。

但他也不止於是加速前行，同時也採取了預防措施，那就是將挾在左脅下的周文文揹到背上。

這麼一來，隨後緊追的丁少山，自不便輕率出手了。

五十來丈距離，自然很快就已到達出口處。

出口在望，上官恕禁不住暗中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並沉聲喝問：「木總管何在？」

水東流適時擋在門口，歉笑道：「很抱歉！木總管現在不能答話。」

「不能答話」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被宰了，一種是穴道被制。

不論是屬於前者或後者，對目前急於脫困的上官恕來說，都無異於腦門上挨了重重的一擊。

就當他心頭一震之間，水東流又揚聲喝道：「丁兄弟，咱們前後夾攻，來個甕中捉鼈。」

丁少山接口笑道：「不！不是甕中捉鼈，是甕中宰鼈。」

說話間，已到達上官恕背後八尺距離處。

由于水東流擋住出口，丁少山緊躡其後，上官恕情急之下。左手抓住周文文做盾牌，硬行向水東流疾射而來。

水東流在投鼠忌器之情況下，只好一側身，讓上官恕衝了出來。

當然，丁少山也緊跟着飛射而出，同時，並一劍刺向上官恕的背部。

上官恕顯然是橫了心，他，趁着以周文文做盾牌，逼退水東流的瞬間，左手順勢一掄，以周文文的嬌軀迎向了丁少山的長劍。

這是市井無賴的打法。使得丁少山不得不中途撤招。

也幸虧丁少山的劍法已達收發由心之境，否則，周文文不死也得重傷。

就這片刻的緩衝，上官恕已衝到一個

死通，暫時穩住陣腳。

原來那地下室的另一出口，位於假山石洞中，其實，也不過是一條較爲寬敞的甬道而已。

在丁少山、水東流二人分頭夾伺之下，上官恕仍然是處於前後受敵的局面中。

至於那所謂死角，就是大石洞中的小石洞，上官恕站在小石洞前，至少不致有後顧之憂了。

丁少山，水東流二人儘管分頭夾伺，使上官恕不能脫困，但上官恕仍能倚人質自衞，形成僵持局面，一時之間，誰也奈何不了誰。

沉寂了少頃，水東流沉聲說道：「上官恕，放下周小姐，我給你一個公平一戰的機會。」

上官恕笑道：「我爲甚麼要放下她，你也該明白，我用這丫頭做盾牌，能衝出地下室的出口，也照樣能衝出這個假山石洞。」

他的話聲未落，那抓住周文文的左臂忽然一麻，他心中「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周文文的嬌軀已被一股強大的吸力吸得成六十度的角度斜升而起，並响起一聲洪笑道：「老小子，現在沒咒唸了吧？」

聞聲知人，那正是「無影飛俠」于子畏。

于子畏高踞二丈外的一根石筍上，一面從容地替周文文解開被制的穴道，一面笑道：「上官恕，你是不是在心中罵老夫不該暗中出手？」

上官恕楞了一下之後，冷笑道：「虧你還好意思說！」

于子畏道：「我爲甚麼不好意思，爲了救人，一時從權，暗中出手，這是很合理的事，何況，老夫並未傷着你，根本不算『暗箭傷人』。」

上官恕又冷笑道：「那麼，你自己認爲方才的行動很光彩！」

于子畏一手提着周文文飛縱水東流身邊，放下周文文之後，才拈鬚笑道：「當然！你老小子想想看，由二丈距離之外，以『大接引神功』救人，能做得像老夫方才那樣子的，放眼當代武林，能有幾人！何況，對手又是你這樣的罕見高手。」

眞妙！此情此景之下，于子畏居然磨起嘴皮子來。

按說，人質已經救回，對方已毫無顧忌地處於絕對優勢之下，爲甚麼不當機立斷搏殺上官恕這個心狠手辣的老魔頭呢？

這情形，自然也使上官恕爲之大感不解。

但當他目光觸及穴道雖已解開，却仍然顯得萎頓不堪的周文文時，才略有所悟地笑道：「不必向自己臉上貼金，也不用捧我，我想，你該說正經話了。」

「對！」于子畏含笑問道：「上官恕，你自己估量一下，目前，你有生離此地的把握嗎？」

上官恕眉梢一揚道：「至少我有六成以上把握，退一步說，即使我戰死此間，也一定有人給我墊背。」

「只有六成把握，未免太危險了！你要明白，人，只能死一次啊！」

「依你之見呢？」

「咱們談談交易。」

「行！只要公平，我可以攷慮。」

「這筆交易，對你來說，不但公平，而且可說是佔盡了便宜。」

「只要公平就行，我也不想佔甚麼便宜，說吧！」

「交出周文文的解藥，老夫做主，讓你安全離去。」

「以後呢？」

「以後，老夫置身事外，決不插手，完全讓三個年輕人跟你去了斷。」

上官恕笑道：「這麼說來，我好像是佔盡了便宜，只是，我怎麼能相信你的話呢？」

于子畏正容道：「你聽說過『無影飛俠』于子畏，有過食言背信的往例嗎？」

「這個，好像是不曾聽說過。」

「也聽說過老夫曾有暗算傷人的往例嗎？」

「也沒有，只有方才例外。」

于子畏笑道：「你不提及方才，老夫自己也要提到了，老夫已說過，方才並未暗算傷人，只是從權救人。」

上官恕冷笑道：「在我看來，等於是暗算傷人。」

「如果方才老夫眞要暗算傷人，你能倖免嗎？」

「……」上官恕沒接腔。

「老夫即使不殺傷你，暗中制住你之後，你能不乖乖地交出解藥來嗎？」

「……」上官恕仍未接腔。

「那麼，現在，老夫又有甚麼理由要騙你上當？」

上官恕笑道：「我不能不承認，你說的很有道理。」

「這是說，你已經相信了。」

「就算是吧！但是我先要請教一個問題。」

「好！問吧！」

上官恕注目問道：「方才，你已有機會制住我，甚至可以殺死我，爲甚麼不走捷徑，反而拐彎抹角，多費唇舌？」

上官恕夠得上稱爲「多心病」。

但平心而論，他的懷疑，也的確有道理。

于子畏正容道：「這理由很簡單，老夫行事，一向光明正大，不想留下一個暗算傷人的汚點。」

上官恕沉思少頃，才穀得點首道：「好！我接受你的條件。」

「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于子畏接着道：「我提醒你一聲，不可玩花樣，老夫必須等周文文功力恢復之後，才讓你走人。」

「行……」

× × ×

「交易」順利完成，而且，上官恕的解藥很管用，周文文很快就恢復了功力。

當上官恕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周文文才含淚向于子畏問道：「老爺子，我現在追上去，該不能算是您失信的吧？」

父母血仇，不共戴天，也怪不得周文文這麼迫不及待地要追上去。

但于子畏却拍拍她的香肩，慈祥地一笑道：「孩子，別急，他跑不掉的。」

周文文怎能不急，她那本已含淚的美

目中，突然像斷綫珍珠似地，順腮滾落一串淚珠，咽聲道：「老爺子，那老賊這一走，如何能找到他。」

丁少山也附和着道：「是的，他這一來，海闊天空，隨便找個地方一躲，都不容易找到他了。」

于子畏笑問道：「所以，你也讚成馬上追。」

「不錯。」

「小老弟，你們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們都不知道，我們還掌握着一個木銳。」

「木銳？」周文文插口問道：「這跟掌握木銳有所關連？」

有關木銳的一切，周文文和丁少山二人都不可能知道。也就難怪周文文有此一問。

丁少山雖然沒問，却也以目光在探詢着。

于子畏轉向水東流笑道：「傻小子，還是由你說吧！」

堂堂四品侍衞的水東流，在乃師口中，居然成了傻小子了。

水東流有點啼笑皆非地道：「師傅，一客不煩二主啊！」

于子畏拈鬚微笑道：「話是不錯，但事情是你經手的，自然該你說。」

「好！我說就我說。」水東流目光向丁少山，周文文二人一掃，笑道：「二位還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及時堵在這兒，是木銳引路而來。」

丁少山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我們已知道了。」

「同時，我也由木銳口中，逼出了上官恕的最大秘密。」

「是甚麼秘密？」

「就是年大將軍那批財物的地點。」

周文文心中一動，道：「這是說，上官老賊此行一定逃往那個藏寶的地點？」

水東流道：「不錯，上官恕之所以心狠手辣，倒行逆施，除了是於心理變態之外，那批財物也是主要禍源，他決不會放棄的。」

「像這麼重大的機密，木銳怎麼會知道？」

「周小姐別小覷了木銳，木銳的武功雖然並不出色，却是上官恕的死黨。」

「上官老賊的死黨，這麼重要的消息，他會輕易告訴你？」

水東流正容道：「這是現實問題，當他明白我的身份，並經我懇切地開導之後，不答應也不行了，因爲，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生死問題，追究起來要誅九族的。」

周文文道：「那地方距這兒有多遠，現在趕去，來得及嗎？」

水東流道：「那地方距這兒不遠，即使再晚一點動手，也一定能來得及。」

丁少山接問道：「水兄，你是否攷慮過，木銳的話可靠嗎？」

「他不會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我也一樣。」水東流苦笑道：「二位當知道『伴君如伴虎』這句話，如果讓上官恕跑掉了，二位心切親仇，固然難過，我也會腦袋搬家的。」

周文文不由一伸舌頭道：「有這麼嚴重！」

水東流苦笑道：「所以，即使師傅不逼我，這件案子結束之後，我也絕對不幹了。」

于子畏插口笑道：「小子，別廢話了，儘管時間還早，咱們還是趁天亮之前趕去比較方便。」

水東流連連點首道：「對！對！您老人家說的，當然有理……」

× × ×

是黎明之前那段最黑暗的時間。

荒山寂寂，荒墳遍地，那是一座亂葬崗。

亂葬崗的最高處，有一座規模宏偉的古墓。

說它「規模宏偉」，說它是「古墓」，都絕對沒有一點誇張。

它，佔地至少在一畝以上，墓前還有祭壇和石人石馬。

只是，由於年代過久，那古墓固已荒蕪得慘不忍覩，連那些石人石馬也都東倒西歪缺頭斷臂，甚至連墓碑也踪跡杳然。

王侯白骨，紅粉骷髏。

任你生前如何有權勢，死後葬得如何風光，若干年後，還不都是這個樣子——淪落到與無主的孤魂野鬼爲隣。

這古墓的主人，生前絕對想不到會淪落到這步田地。

他更想不到，這「破落戶」式的古墓中，竟被人利用爲收藏寶物的秘密場所。

原來這古墓外表雖然荒蕪得不忍卒覩，但裏面却是別有洞天。

它，就是上官恕所經營的秘密寶庫。

知道這一秘密的，除了上官恕本人之外，還有木銳，胡媚，甄子虛等三人。

現在，「九尾妖狐」胡媚和甄子虛，就在這寶庫之中。

× × ×

一盞孤燈。

四口鐵箱。

一具銹蝕斑剝的銅棺。

兩個各懷鬼胎的人——甄子虛和「九尾妖狐」胡媚。

胡媚趺坐在四口鐵箱旁，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正在一口已經打開箱蓋的鐵箱中撥弄着，撥弄着那令人目眩神迷的滿箱珠寶，臉上浮現着一片令人莫測高深的詭秘笑容。

甄子虛背負着雙手，神色冷漠，正在繞室徘徊，不！應該說是繞着銅棺徘徊。

也不知「徘徊」了多久，胡媚忽然笑問道：「嗨！你在想甚麼呀？」

「沒想甚麼，」甄子虛繞棺徘徊如故：「我只是想，是不是有了變故。」

「甚麼變故？」

「我說的是上官恕，他說過，很快就回來的。」

「如果他出了變故，對你來說，不是正合孤意嗎？」

「……」他沒接腔。

「幹嗎不接腔？幹嗎老是繞着棺材打轉？」

「……」他仍未接腔，但雙眉却逐漸緊鎖起來。

胡媚臉上的詭秘笑容更濃了：「如果你看中了這口銅棺的話，我一定讓你完成心願……」

甄子虛身形一幌，臉色爲之大變，道：「妳……妳在我身上做了甚麼手脚?」

「你應該明白的，」胡媚嫣然一笑道：「形勢所迫，我不能不在你和上官恕之間，做一抉擇。」

甄子虛又幌了一下，不得不一手扶着銅棺，一手戟指着，怒聲道：「妳……妳……眞是最毒婦人心!」

「可惜你明白得太晚了!」

「……」甄子虛全身都在抖，嘴唇張了一下，却沒接腔。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究竟爲甚麼要對你下毒手?」

「……」他點點頭，鬆開扶着銅棺的手，坐在地下，仍未接腔。

「因爲，我沒法子安排你。」

甄子虛似乎鎮靜下來了，目光深注着，徐徐地問道：「妳說過，妳要利用這筆財物，中興白蓮教，並使它發揚光大?」

胡媚點頭道：「不錯。」

「到時候，妳任教主，我和上官恕分任副教主?」

「是的，我是這麼說過。」

「現在，怎麼又變卦了?」

「因爲，我明白，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一個甘心屈居人下的人。」

「……」甄子虛默然無語。

「如果你是我，你會留一個以後會取代自己的人在身邊嗎?」

甄子虛長嘆一聲道：「我承認妳說得對，但我要提醒妳一聲，上官恕的潛在危險性，比我更大。」

「我知道，我有辦法控制他。」

「俗語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妳爲甚麼不將我留下來，咱們合作剷除上官恕?」

「好主意!」胡媚笑問道：「然後怎樣呢?」

甄子虛道：「然後，隨便妳用甚麼手段控制我都行，我只要長侍粧枱，永爲不貳之臣，就滿足了。」

「……」胡媚媚目深注着，一臉的媚笑，笑得好邪門。

「妳……妳不答應?」

「不是不答應，是沒法相信。」

「妳，一點也不顧念我們過去的香火之情。」

胡媚「格格」地媚笑道：「香火之情?甚麼叫作香火之情?你知不知道，我這個『九尾妖狐』，以前叫甚麼來着?」

胡媚在「九尾妖狐」之前的綽頭是「黑寡婦」。

毒蜘蛛中的「黑寡婦」。

毒蜘蛛中的「黑寡婦」，在跟雄性交配之後，是立即將雄性蜘蛛吃掉的。

這些，甄子虛當然知道。

所以，他沒法回答，只有點頭。

胡媚又媚笑道：「甄子虛，你別不知足，比起雄蜘蛛來，你已幸運得太多太多了……」

「是的，我非常非常感謝你。」

話出同時，驀地雙掌齊揚，一股無與倫比的潛勁，向胡媚潮湧而來。

這是甄子虛於絕望之下，集中全力的一掌，也是臨死前的孤注一擲。

但他畢竟是中毒太深，儘管是集中全力的一擊，但它的威力已至少打了一個對折。

胡媚僅僅是衣袖一拂，已將他的掌力化解於無形。

而他本人，却於掌力發出的同時，向後倒了下去，刹時之間，臉色由煞白變成青紫。

「本來，你還可以多活一會兒的，只因你強運眞力，才自速其死，」胡媚居然以貓哭老鼠的姿態，長嘆一聲之後，又媚笑道：「不過，我也不會虧待你，你不是看中這副銅棺嗎?現在，我就將你送進銅棺中去。」

銅棺中的那位仁兄，也實在夠倒霉了——安居了千百年之後，居然還得在幾根枯骨上壓上一具來歷不明的屍體。

胡媚很熟練地將銅棺恢復原狀之後，她背後適時傳來一聲輕笑道：「服務得週到，如果甄子虛泉下有知，一定會感謝你的。」

原來是上官恕悄沒聲地掩了進來。

胡媚臉色一變，但當她徐徐地轉過身來時，已恢復那原有的烟視媚行的媚態，淡淡地一笑道：「他也應該感謝你，因爲，我是執行你的意旨。」

「一樣，一樣，」上官恕也淡淡地一笑道：「妳我之間，還分彼此嗎?」

「對了，你怎麼現在才來?」

「別提，一念輕敵幾乎脫不了身。」

「哦……」

「別担心，他們找不到這兒來的，因爲，知道這兒的秘密的人，也只剩下咱們這一對了。」

「你殺了木銳?」

「不是我殺木銳，是他們的代勞。」

胡媚笑道：「那麼，這批富甲天下的財物，只屬於你我兩個人了。」

「當然。」

「好!我們現在馬上動手，將它運出去吧。」

「馬上，妳知不知道，外面是甚麼辰光了。」

「我……我興奮得昏了頭，外面已經天亮了吧?」

「雖然沒天亮，也差不多了。」

「那……咱們豈不是還要在這古墓中呆上一整天?」

「這是沒辦法的事。」

「有沒有帶吃的來?」

上官恕隨手遞過一個油紙包，笑道：「妳想，我會那麼不懂事，讓我的小寶貝餓上一整天嗎?」

油布包中有白饅頭，鹵牛肉，燻鷄，還有點微溫哩。

胡媚目光一亮，道：「半夜三更，你這是由那兒弄來的?」

「還不是由周家順手牽羊而來。」

「我正有點餓了，你吃過了吧?」

「我本來已經吃過，但我不能讓我的小寶貝一個人吃，總得陪陪她，哦!只是有點美中不足，沒帶水，但有酒。」

說着，居然像變戲法似地，伸手一綽，手中立即多了一個竹筒。

拔開木塞，古墓中立即瀰漫一陣冷冽的酒香。

胡媚笑道：「有酒不是更好嗎?」

上官恕道：「光有酒，還算不上『更好』，必須醇酒加美人，才算是眞正的『更好』。」

胡媚投給他一個千嬌百媚的媚笑：「你總離不了醇酒美人，當心，總有一天，會死在女人的褲浪中。」

「那才是做鬼也風流呀!哈……」

他本來是準備縱聲大笑的，但只笑出半聲，就硬行停止了。

他明白，這古墓中可不能縱聲大笑。

古墓中不能縱聲大笑，却可以恣情地享受醇酒和美人。

因爲，古墓中沒有第三者，只有枯骨和一個死人。

不論他們如何放蕩形骸，枯骨和死人都不會提出抗議。

胡媚口中塞着一口鹵牛肉，含含糊糊地道：「一天的時間够長的，你說，咱們如何消遣?」

上官恕曖昧地笑道：「一男一女，共處一室，又沒有第三者在塲，妳說，做甚麼消遣最好呢?」

「貧咀，」她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接着又媚笑道：「說眞的，我們好幾天沒有親近過了。」

「抱歉，這幾天，實在太忙……」

「現在不忙了，正好趁機補償……」

她不但眉挑目語，還使盡渾身解數，裝出一副不勝飢渴狀。

上官恕却不但一點也不動心，反而冷笑一聲道：「很抱歉!我不想步甄子虛的後塵。」

胡媚臉色一變，道：「你……你在食物中下了毒?」

「小意思，酒裏面也有毒!」

「是我不對，我該先下手的……」她頓然長嘆。

急怒交迸，加上毒藥發作，她那張本來足以顛倒衆生的俏臉，已是一片煞白。

「的確是妳不對，妳也是老江湖，怎麼連『先下手爲强』這句話，都忘了哩!」他笑了笑，笑得好得意。

胡媚又嘆了一聲：「方才，甄子虛罵我最毒婦人心，想不到你這個臭男人的心，比婦人心更毒。」

「這叫作無毒不丈夫啊!」上官恕笑道：「但我也有好心的，待會，我會將妳也送進銅棺，有甄子虛作伴，黃泉路上，才不會寂寞。」

他一頓話鋒，又笑道：「千萬記着，下一輩子，可別忘了『先下手爲强』。」

胡媚忽然目光一亮，蒼白的臉上，居然展現出了一片笑容。

上官恕够機警，也够沉着，他已由胡媚的目光中意識到背後有了高明的敵人。但他却是頭也不回地，仍然向胡媚笑道：「想不到妳還有這麼高明的後援。」

胡媚回答的是無聲的冷笑。

「但我要特別提醒你，除了我的獨門解藥，即使是大羅金仙，也救不了你。」

他的話似乎並未誇張，勉强支持着的胡媚，於咀唇牽動了一下之後，徐徐地倒了下去。但她倒了下去之後，却語聲微弱地說道：「丁少山，爲何還不下手……」

現在，上官恕明白了，後面的敵人不是胡媚的助手，是他的死對頭丁少山。

其實，他背後的敵人又何止是一個丁少山。

周文文，水東流二人也到了。

周文文和丁少山並肩站在上官恕背後丈遠處，水東流則卓立周、丁二人的後面，三個人成爲一個「品」字形，也都是一臉的冷肅。

上官恕身軀一震，但他那原先面對胡媚端坐的姿勢，却並未挪動一下。

丁少山沉聲叱道：「老賊!你的報應期到了，別裝孫子，站起，轉過身來。」

上官恕漫應道：「你們爲何還不動手呢?」

由這句話，也足以證明，他心中明白，來的決不止一個丁少山一個人。

丁少山冷冷笑道：「我不屑由背後出手。」

「有志氣，」上官恕仍然是頭也不回地道：「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

「可以，問吧!」

「方才，我確定，沒人跟踪我……」

「是沒有人跟踪你……」

「那你們是如何找到這兒的?」

「你何妨多想想看哩。」

「是木銳告訴你們的?」

「不錯。」

「該死的忘八蛋!」

丁少山怒聲道：「你更該死，罪該萬死。」

上官恕忽然縱聲大笑，笑得古墓頂上的塵土紛紛下落。

是的，古墓秘密既已揭穿，他是可以縱聲大笑了。

丁少山怒聲道：「有甚麼好笑的?」

上官恕仍然是頭也不回地道：「在世俗的眼光中，我的確是罪該萬死，但我自信，當代武林中，沒人能殺得了我，你們三個小雜種，更是談也不要談。」

丁少山一臉的殺氣，却是沒接腔。

周文文恨聲道：「丁大哥，偏是你規矩太多!」

丁少山一楞，道：「我……?」

周文文頓足嬌嗔道：「難道這老賊一輩子不轉過身子來，咱們就這樣耗一輩子嗎?」

丁少山這才啞然失笑道：「哦……」

他的「哦」聲未落，上官恕忽然一躍而起，一個電旋，向他們飛撲過來——

上官恕在武功上，也的確有驚人的造詣。

他本來是背向着丁少山他們趺坐地面，手中也沒兵刃的。

但他躍起，旋身，亮劍，飛撲，快得就像是一個動作。

而且由於丁少山，周文文二人正是因說話而微一分神之間，所以，他對於機會的掌握，也是恰到好處。

兩方面的原因湊合在一起，使得戰況成一面倒之勢。

雙方甫一交手，丁少山，周文文二人立即被迫得連連後退。

丁少山的左臂上，血漬殷然，顯然是掛了彩。

倖虧水東流適時支援，三戰一，才將頹勢穩住。

但他們僅僅是穩住陣脚而已，上官恕

仍然威猛得有如一隻瘋虎，一枝長劍，縱橫捭闔，顯得威風八面。

惡戰一開始，于子畏也悄然出現。

但是，他沒出手，也好像沒有出手的意圖。

于子畏不但好像沒有出手的意圖，甚至對眼前的戰況，也好像漠不關心。

他這種令人莫測高深的表現，倒使得上官恕心中有點不安起來。

當然，上官恕之所以感到不安，並不是完全爲了于子畏的出現，以及于子畏那令人莫測高深的表情，而是他覺得低估了面前的三個年輕對手。

因爲，他的三個年輕對手已由穩住陣脚而開始攻擊了，而且，反擊的力量越來越強。

這是表示他的三個年輕對手，有着無比豐富的潛力，而他一開始所造成的優勢，不過是由於他那出人意外的快速行動，和三個年輕對手的閱歷還不够豐富而已。

當然！丁少山，周文文二人志切親仇，水東流職責攸關，也是原因之一。

× × ×

上官恕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重，不得不被迫而逐漸後退起來。

好在這古墓中相當寬敞，足够四位高手活動的。

上官恕雖然在逐漸後退，却並未慌亂，不但不慌亂，而且還表現得很沉着，從容，這表示他還保持有反擊的餘力。

但情況對上官恕實在不利，因爲，于子畏雖沒有參戰，却將出口擋住了。

如果說，上官恕對于子畏絕對沒有顧忌，那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只見他且戰且退，一面向于子畏冷笑道：「于子畏，既然來了，何不參戰？」

于子畏含笑着道：「你儘管放心，老夫說過的話，絕對算數。」

「那你跑來幹嗎？」

「看熱鬧，看看小三奇大顯身手，爲他們自己復仇，爲江湖除害，不也是人生一快麼？」

丁少山，水東流，周文文三人，都是武林三奇的弟子，于子畏稱他們爲小三奇，倒是很恰當的。

同時，小三奇也並未令于子畏失望，三枝長劍，使得神出鬼沒，將不可一世的上官恕逼得連連後退。

尤其是丁少山，儘管他由於還不够老練，並因說話分神，而一開始就左臂掛彩，却算他表現得最爲突出。

上官恕一聽于子畏絕不參戰，算是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但表面上，他却冷笑道：「哼，小三奇，老子馬上就敎他們變成三個小鬼……」

話沒說完，他的左臂已被丁少山劃破，而且，他受傷的位置也跟丁少山的左臂一樣。

于子畏呵呵大笑道：「好！這叫做以牙還牙，小老弟，眞有你的……」

丁少山那以牙還牙的一劍，似乎是激發了上官恕的兇性。

只見他怒叱一聲，一陣急攻，居然將小三奇逼退了一大步。

但小三奇也立還顏色，戰況形成一來一往的拉鋸之勢，在古墓中移動着。

當上官恕退到那早已中毒倒地，生死不明的胡媚的身邊時，出人意外地，胡媚忽然飛起一脚，踢中了上官恕胯下的命根子。

這眞是要命的一踢。

儘管胡媚早已中毒待斃，她那蓄意復仇的一脚，並沒多大力量，但上官恕還是痛得把握不住手中長劍，被水東流一劍挑飛，丁少山，周文文並雙雙刺中上官恕的前胸要害。

只聽胡媚那微弱的語聲道：「上官恕，黃泉路上，咱們還是得結伴同行……」

周文文，丁少山却同聲悲叱：「老賊，你也會有今天……」

上官恕仰首長嘆道：「老天，我終於死在女人手中，女人，眞是禍水啊……」

女人眞的是禍水嗎？

誰敢做一個肯定的答覆呢？

× × ×

當丁少山一脚將上官恕的屍體踢飛丈外時，水東流含笑說道：「丁老弟，周姑娘，恭喜二位親仇湔雪，但我還得勞駕丁老弟，幇我將這批財物和上官恕的人頭，護送前往京城銷差哩。」

由於周文文父喪待殮，所以，水東流只請丁少山一人護送。

丁少山連連點頭道：「小弟理當效勞的。」

「那我先謝了！」水東流轉向于子畏笑道：「師傅，三個月之後，請看咱們小三奇的精彩表演吧！」

于子畏一本正經地道：「好！如果不精彩，當心我擠出你的蛋黃來……」

（全文完）

下期預告

劍氣長虹故事之

中篇連載 俠情小說 「飲馬黃河」

温凉玉 新著

作者以最新姿態，爲本刊撰著是篇，該故事題材最新奇，文詞並茂，論武功驚心動魄，說兒女私情，則繾綣旎旖，纏綿悱惻，開武俠小說之新一頁，請留意下期刊出。

司馬洛傳奇故事

冷面財神（三）

馮嘉·文　子成·圖

囚身貨倉　泗水逃亡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與藍莉爲脫出焦鈞的勢力範圍，於是駕車逃去，當車子駛至中途，發覺有人駕車追踪而來，並對他們射擊，幸虧司馬洛的車子有防彈裝置，所以安然無恙，繼續前進，但前面不遠却停了一輛卡車，橫擺路上，司馬洛施放了一陣烟幕，才藉烟幕掩護衝前，逃到隣市。

司馬洛與藍莉他們現在還是在郊區的公路上，沒有看到屋子，也沒有車子駛來。司馬洛以非常高的速度向前飛馳着，後來到達了一個分叉路口，就轉了進去，登上山坡，同時把速度減到很低，因而車子也沒有再發出刺耳的馬達聲了。

「你在幹什麼？」藍莉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我在出發之前已經小心研究過了地圖，」司馬洛說，「我當然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了！」

他的車子慢得有點像一隻蝸牛似的行走着，終於爬上了那座山坡的頂上。這時藍莉就知道減低速度果然是爲了減低聲音了，因爲這裏是一個環境優美的郊外住宅區，都是單層的洋房，不過又不是有花園，祇是每間屋子都佔着一片面積相當大的草地，有些草地上有樹林，有些則沒有。每間屋子都停着一部汽車。沒有自用車根本不能住這地方的。

司馬洛把他的車子開進了一叢樹林裏，停下來。那是還沒有到達住宅區的地方，還沒有接近任何一間屋子，因此並不會有一間屋子的人奇怪是誰把車子停在自己的屋外了。

司馬洛說道：「好了，我們現在可下車！」

「司馬洛，」藍莉低聲說，「你不是打算偷一部車吧？」

「我正是打算偷一部車，」司馬洛說，「我不是不想買，可惜這裏沒有賣車的地方，亦不會有人賣車。而我們現在急需一部別人認不出的車子。」

他們一起離開樹林，沿路而行，到達了那座住宅區，盡可能顯得若無其事，似乎是在散步似的。

「現在我就但願你變回女人了，」司馬洛說，「一男一女是情侶，在這裏散步一點也不出奇的事情，但是兩個男人在這裏走，則未免有點那個了。」

「什麼有點那個？」藍莉問。

「兩個都是男人，」司馬洛說，「走在這裏，人家不會懷疑我們是竊賊嗎？」

「我們正是賊！」藍莉說。

他們到達了一間完全沒有燈光的屋子。這屋中的人可能是已經睡着了，亦可能是全部出外了。雖然屋外停着一部汽車，亦不表示屋中是一定有人在着的。有些人擁有兩部車子，那麼就多數時候總會有一部車放在屋外了。

司馬洛就像當那是自己的車子似的，輕而易舉地就把車門打開了，坐上司機位，又開了另一邊車門，讓藍莉也上去。他低聲說：「不要關上車門，就這樣掩着就行了！」

那是因爲關上車門會有聲音的，他不想驚動屋中的人。

他把手掣放掉了，用不着發動馬達，車子就自然地沿着斜斜的私家路溜下去。

這樣是不會有馬達聲的，由於馬達根本就未曾開動。車子溜了一段路，到了大路上距離那間屋子比較遠之後，司馬洛才發動了馬達。這樣，車子的原主即使是在屋中，還沒有睡着，聽到了也祇會以爲是別人的車子在開動而已。自然，司馬洛沒有這車子的鎖匙，不過以他的本領而言，不用車匙而把一部車子開動，實在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了。他祇是伸手到儀器板後面去把打火綫接上。

他們的車子離開了這個住宅區，回到公路上，飛馳而去。司馬洛微笑，說：「現在，我們是安全了。」

「對了，」藍莉親熱地挨在他的身上，頭枕在他的肩上：「你眞了不起！你是一個最會解決問題的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不過這祇是一個小問題吧了，還有許多大問題尙還沒有解決呢！」

「讓我們找個地方去睡覺吧，」藍莉說，「我要好好地享受一下——跟你在一起！」

「這個要遲一點了，」司馬洛說，「目前我們還有工作要做。」

「現在？」藍莉不大明白地看着他，「難道你現在就要去找財神嗎？」

「自然不可以馬上找到他，」司馬洛說，「但是我們要逐步逐步找他。現在是走第一步。假如不走第一步的話，就沒有機會走第二步，那就永遠都捉不成了。」

「哦，是嗎？」藍莉說，「那第一步又應該怎樣走法呢？」

「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司馬洛說，「不過，暫時請你別太親熱好不好？你現在是一個男人了，太親熱了實在不大好看！」

藍莉說：「哦，對了，我倒忘記了！」她祇好改爲正襟危坐。

司馬洛大模厮樣地開着那部車子，一直駛進市區。藍莉忽有所觸地說：「這車子終於會被發現失竊的呀！」

「所以我們要把它棄掉，改乘的士了。」司馬洛說，「暫時還不會有危險！」

「我不是這個意思，」藍莉說，「我是說，車主報失，警方就自然會在那裏找到你的跑車，而他們很容易就會猜出你是在那裏換車，他們會找尋那跑車的主人，那麼焦鈞也會知道跑車的主人是誰了！」

「他不會知道，」司馬洛說，「那跑車的車牌號碼是假的！」

「這眞好了，」藍莉說，「但是假如車子到了手，難道他們就查不出這車子眞正是屬於誰的嗎？」

「他們不會把車子拿到手的，」司馬洛說，「因爲車子現在已經爆炸了！」

「現在已經——？」藍莉愕愕地看着他。

「很對不起，」司馬洛說，「現在那個住宅區的人大概都要給驚破好夢了！」

「這——不浪費一點嗎？」藍莉愕愕着說道。

司馬洛微笑：「你喜歡那車子嗎？我也是喜歡那車子的，不過必要時，也祇好這樣做了。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也是值得的。總之，聘用我的人付得起這代價，我們就不必替他們心痛了！」

他把那部偸來的車子在路邊一個停車位中停好，掏出手帕來，把車上的指紋都抹乾淨了，與藍莉一起下車，又把車子外面門柄上的指紋也抹去了，然後與藍莉沿着街步行，轉了兩個街口，截住一部經過的計程車，坐上去，對司機說了一個地址，便閉上眼睛，鬆弛地靠在那裏。藍莉則沒有那麼靠鬆弛了，她還不知道目的地是何處。

的士載着他們通過市區，到達了一個荒涼的區域，那裏則是海邊的碼頭區。的士在一座荒涼的貨倉面前停了下來，司馬洛付了車資，藍莉迷惑地跟着他下了車。

司馬洛帶着她走到那座貨倉的正面，一度供行人進出的小門前面。那門看來應該是已經鎖上了的，但是現在一推，就應手而啓了，他們兩個人踏進了裏面，既沒有人制止他們，亦沒有人迎接他們。

司馬洛把門鎖好了，領着藍莉踏進了一座載貨的升降機。這座升降機上升，把他們帶到頂樓，門開了之後就可以看到頂樓之內的擺設却不像貨倉，倒像是一間大公司的辦公廳了。他們這時才第一次遇到人，一個戴着近視眼鏡的中年女職員對他們微笑，然後說：「請到七號房去吧！」

他們沿着鋁質間格的走廊而行，走到了門上有七字的房間，推門而入。裏面是一間舖了地毡的房間，有幾座大沙發，相當舒適，然而可以看得出這是一個在匆忙之間臨時佈置起來的地方。

「坐下來吧。」司馬洛說。

藍莉坐了下來，狐疑地四面看望着，說：「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我們的臨時總部。」司馬洛說。

「爲什麼我們要到這裏來呢？」藍莉問。

「我們要到這裏來做報告，」司馬洛說，「以及聽取最新的情報。」

另一個比較年輕的女職員拿着一隻盤子進來了，盤子上放着兩杯咖啡。

「我看你一定需要這個了，」司馬洛說，「喝下去吧！」

他自己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藍莉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她是的確需要這咖啡的。

那個女職員出去了一會兒之後又進來了，拿着另一隻盤子，這盤子上亦是有咖啡，除此之外還有三文治。

她把藍莉喝了一半的咖啡換去了，留下新拿進來的那一盤，出去了。

司馬洛則拿起了旁邊的電話，跟什麼人低聲講話，藍莉則呷着那杯新的咖啡等着。後來，司馬洛放下電話了，藍莉問道：「有什麼新的情報嗎？」

「我們可以說幸運，也可以說不幸，」司馬洛說：「焦鈞第二天中午找回了那部失去了的運鈔票汽車，馬上展開密切的調查。剛好有人看到我這跑車當夜從棄車那樹林裏出來。這是不幸的地方，我沒有預算剛好會有人在那裏看到的。那附近剛好有一雙情侶停車在黑暗中談情。焦鈞馬上找尋這車子，但那時已經是晚上，我已經買好了東西回來了，這則是我們幸運的地方。」

「那就不是有人背叛你而告密了，」藍莉說，「祇是運氣。」

「是的，」司馬洛說，「運氣是人生最大的敵人，也是最大的朋友，你不能避免它跟你作對，但是當你有意與它結交的時候，這位朋友却又未必交得上！」

「唔，」藍莉說，「這裏的服務眞周到，我的咖啡才喝了一半就換了一杯。我們算是很特殊的貴賓了。」

「是的，」司馬洛說，「剛才收去的咖啡杯上有你的指紋。」

藍莉「砰」的放下了手中的杯子，瞪着司馬洛：「這是什麼意思？」

「不過是例行手續吧了，」司馬洛說，「你是陌生人，他們要查清楚。」

「你——你原來一點不信任我！」藍莉生氣得在發抖着。

「那是他們的事情吧了，」司馬洛說，「怕什麼呢，祇要你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行了，」

藍莉掩着臉哭起來了。

「對不起，」司馬洛按着她的肩，「這不過是例行手續吧了！」

「原來你一直都當我是個罪犯！」藍莉飲泣着說道。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司馬洛說。

「很好，」藍莉說，「你現在什麼都知道了！」

「你有什麼事情瞞着我的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藍莉說，「沒有什麼你不應該知道的，但是，過去總是多多少少有一點點不名譽的事情了！」

「犯法的事情？」司馬洛問。

「當然，」藍莉說，「不然，你們也查不出來了。」

「是什麼事情？」司馬洛問。

「總之不是我的錯就是了，」藍莉說，「你也不必問我，看到了報告，你自然就會知道。」

「那不要緊，」司馬洛說，「人人都是或多或少有點不名譽的事情，不想別人知道的了，這些事情也不一定對你目前的環境有所影响，正如你所講，又不是你的錯！」

「但你一點都不信任我！」藍莉說。

「誰這樣說過？」司馬洛說。

你老遠把我載到這裏來，」藍莉說，「就是爲了騙我的指紋，調查我，這算是信任我嗎？」

「我並不是爲了調查你到這裏來的。」司馬洛說。

「那麼是爲了什麼？」藍莉問。

「爲了幫助調查，」司馬洛說，「你見過這個財神的樣子，我們就是希望你辨認一些照片，以及把他的樣子形容出來，讓我們砌一個圖像。你知道的，那種砌形貌的圖像。」

「我知道，」藍莉叫道，「而且我很多謝你。這之後又怎樣？要不要把我割開成幾塊，再檢驗清楚？」

「你說什麼了？」司馬洛說，「我做錯了什麼嗎，藍莉？」

「你並沒有做錯什麼，」藍莉說，「不過我却做了大傻瓜！」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說道。

「我一直都感激你，」藍莉說，「你保護我，你對我好，原來祇是因爲我有這樣的用途！」

「天，你們女人，」司馬洛呻吟着，「你們究竟想證明什麼呢？我不錯是知道你有這樣的用途，但是——我的確是喜歡你的。這兩件事情並沒有衝突，難道我喜歡你就不能夠帶你回來帮助我們了嗎？」

藍莉祇是掩着臉哭泣着。

「很好，」司馬洛說，「假如你認爲這樣做不舒服的話，弗不要做好了。我們現在就走。我私人保證，他們不會制止你。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送你去，然後我自己想辦法把這個財神找出來好了！」

「我——我沒有什麼地方好去！」藍莉嗚咽着。

司馬洛走到她的身邊，輕輕擁着她：「好了，藍莉，別那麼孩子氣吧，你又不是孩子了。堅强一點，在這裏，你並不是一個囚犯，我們是會好好地安置你的，並不是利用了你之後就把你關起來或者把你踢出去！」

「那麼你呢？」藍莉又飲泣着問。

「我什麼？」司馬洛有點莫明其妙的問。

「你不會再理我了？」藍莉說。

「這個——我不一定能够陪着你，」司馬洛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我正在做一件工作，這件工作還沒有做好！」

「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做嗎？」藍莉問。

「別孩子氣好不好？」司馬洛說，「我並不是去旅行。我是做事，而且是可能有生命危險的事情，難道你很有興趣爭取一個冒生命危險的機會嗎？」

「也許我是做出了味道來了，」藍莉說，「忽然之間我很有興趣。」

「我們可以以後再談清楚這個問題，」司馬洛說，「我們認爲你適合做這件事情的話，那就不妨讓你參加，但假如認爲你是不適合的，就不勉强了！」

「好吧！」藍莉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但目前，」司馬洛說，「你肯先帮我們認出這個財神的身份嗎？我並不是存心利用你，不過既然有可以利用的機會，我也沒有理由要放過了，是不是？」

「好吧。」藍莉點頭。

這時就有人敲門了。司馬洛說：「進來！」

剛才那個送咖啡和三文治的女郎進來了。她說：「藍小姐，你準備好了沒有？假如你已經準備好了，就請跟我來吧！」

藍莉把咀巴湊到司馬洛的耳邊：「有人聽到我們講話嗎？」由於這個女郎來得太合時了，而且她剛才進來之前不敲門，這一次却是先敲門才進來。

司馬洛微笑：「何止聽到，而且還看到。這裏有電眼，不過你不會察覺的。」

「噢！」藍莉說着，臉色也微紅起來了。她又說：「司馬洛，你跟我一起去好嗎？」

「你去就行了，」司馬洛說，「我還得跟老板談談，一會兒再見你如何？」

藍莉委屈地走了。司馬洛也跟着她出去，但不是同路而是走向走廊的另一頭。

他進入了一間白色的大房間裏，那裏面的設備也是相當簡單的，也看得出是一個臨時設立的地方。那張大辦公桌後面坐着一個商人氣味很重的中年人，但實在並不是商人，而是聘用司馬洛的人。他就是馬先生，掌管這個龐大的反罪惡情報組織。他也就是要常常出高價聘用司馬洛做事的人。當然都是非常困難的任務，馬先生自己的人也做不來的任務，不然的話就不值得那麼多錢了。

「恭喜你，司馬洛！」馬先生諷刺地說。

「恭喜什麼？」司馬洛問。

「恭喜你又帶回來了一位美人兒，」馬先生說，「你的艷福眞不淺，不論做什麼，不論到什麼地方去，你總是可以碰到美女的。」

司馬洛有點尷尬地搔着自己的後腦：「這不是我的錯，這是命運的錯，我是命犯桃花！」

「這算是錯嗎？」馬先生說，「命犯桃花，許多人都求之不得呢！」

「別跟我講風凉話好不好？」司馬洛

說，「反正這個女人是對我有利的！」

「那就不知道了，」馬先生說，「假如不是有她，你現在可能已經把財神帶回來了。就是因爲她，所以財神不坐在那車子裏！」

「那不是她的錯，」司馬洛說，「而且財神的下落也是我計算出來的。這一次不成功，下一次，我就不會失敗了！」

「希望會有下一次吧！」馬先生說，「現在，財神知道有人要找他了。」

「不一定吧，」司馬洛說，「我們的目的祇是那箱錢吧了。」

「你去告訴財神吧。」馬先生說，「他不是天眞的人，起碼他會有這懷疑。」

「他懷疑就隨他去懷疑好了，」司馬洛說，「難道他懷疑就從此退休嗎？藍莉的紀錄如何呢？你查出來了沒有？」

「還沒有，」馬先生說，「你知道，總電腦不在此地，情報的往來是需要一些時間的。不過，她却有一個令我懷疑的地方。」

「懷疑什麼呢？」司馬洛問。

「爲什麼她沒受傷？」馬先生說，「當他們發現她是與錢箱一起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似乎應該是把她揍一頓的。」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司馬洛說。

「你不是退步了吧？」馬先生說，「難道你沒有想到過這是值得懷疑的一點？你沒有問她？」

「我沒有直接問她，」司馬洛說，「不過我就這一點提出過其他的問題。當你有所懷疑的時候，你不一定要直接提出問題的。照我問出來的就是，第一，那時夜總會裏似乎並沒有一個人敢拿主意把她打一頓。第二，那裏並沒有一個喜歡打人的人，第三，他們一定要馬上就打電話向焦鈞請示，焦鈞吩咐他們把她帶到他那裏去再問，那她就沒有理由會受到毆打了。你認爲這個推測怎樣呢？」

馬先生聳聳肩：「相當合理。不過，我的工作就是懷疑別人。在沒有絕對的相反證據之前，每一個人都是可疑的。」

「我並不怪你，」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亦是一樣，你叫我發誓保證她的可靠性，我也不敢的。」

馬先生聳聳肩，司馬洛又說：「至今爲止，你的情報並沒有指出有人知道是我正在辦這件事吧？」

「還沒有，」馬先生說，「他們追的不過是那部車吧了，但是那部車已經毀滅了。」

「我還是不大舒服，」司馬洛說，「當我告訴藍莉我的名字時，她就認得了。看來我是太出名一點了。假如我是電影明星，出名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不是電影明星，幹這工作還是不要太出名的好。」

「你可以慶幸的就是她聽到你的名字就認得，但是看見你的樣子時却不認得，」馬先生說，「那你祇要改一個名字就行了！」

司馬洛說道：「這總算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至於我寄給你的那幾張美鈔又如何呢？」

「還是跟以前找到的一樣，巧奪天工，」馬先生說，「就是紙質不同。一舊了就太軟了。此外油墨的質地也不同，我們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用某種化學物品一漂，眞貨與假貨的變色程度就相反了。但這並沒有什麼用處，總不能夠通知每一間找換店和銀行都用這化學物品試試的，試出不是假的時候，眞貨也是要壞掉了！」

「不錯，」司馬洛說，「這事可眞麻煩。」

「而我們還是不知道財神究竟是在攪些什麼鬼！」馬先生又嘆一口氣道。

這的確是最大的一個謎，他們至今仍不明白財神究竟是弄什麼玄虛。攪一個犯罪組織大聯合？這是可能的事情。但是爲了誰而攪的？他們並沒有得到這樣的情報。財神究竟是一個代表呢，抑或他自己就是主持人？也許這些問題焦鈞或者與焦鈞同等地位的人是能够回答的，但是焦鈞未必肯說眞話，他們亦不敢把焦鈞之類的人物捉起一個來，逼供一番，因爲這可能會收到打草驚蛇的反效果。總之財神正在大洒金錢，一定有某種目的或者是正在進行一項什麼大陰謀。

他們要在得到若干眉目之後，才適宜進行清剿的行動。要捉的話，起碼要捉住的人是財神，焦鈞這一級，就是捉住了也沒有什麼用處的。捉起焦鈞的話，財神可能就永遠失踪了。

司馬洛就是一直在向這方面努力，直到這一次，他本來是可以把財神捉住的了，然而却又功虧一簣，祇是捉到了藍莉而已。

「一會兒，」司馬洛說，「我們知道了財神是誰的時候，不也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在攪什麼鬼了嗎？」

「也許吧，」馬先生說，「假如藍莉說的是眞話。」

「你爲什麼老認爲她是說謊呢？」司馬洛問道。

「除了我所了解的人之外，我懷疑每一個人！」馬先生說，「夜總會裏究竟是不是發生了偷錢箱的一幕，我們還不能肯定呢。我們有的祇是藍莉的口供吧了。」

「爲什麼你不調查一下呢？」司馬洛說，「出了這樣一件事情，夜總會中人總不會守口如瓶，一定會有些傳說的，而事實上他們亦不可能守口如瓶，他們簡直要把整座城市翻開來似的，要把藍莉找出來，這難道還有假的嗎？」

馬先生沒有做聲。

司馬洛又嘆了一口氣：「眞奇怪，你知道嗎？你懷疑我的判斷力，這也等於是你自己的判斷力退步了，你是不應該懷疑的！」

「算了，」馬先生說，「讓我們等着一會兒看看事實好了！要喝點什麼嗎？」

「我剛才已經喝了很足够的咖啡。」司馬洛說道。

「我的意思是酒，」馬先話把抽屜拉開，取出一瓶威士忌和兩隻杯子，「好東西，三十四年陳的蘇格蘭威士忌。」

「你沒什麼吧？」司馬洛驚異地看着他，「你以前是從不喝酒的！」

「現在也不嗜酒，不過不想浪費吧了，」馬先生說，「我們的總務是一位新人，爲我佈置這寫字間的時候也爲我預備了一瓶酒。他並不知道我不愛好這東西的。既然酒已經在了，總不成把它丢掉，那就

不如拿來奉客了。看，還有冰！」他又從抽屜中取出來一隻冰桶。

司馬洛接受了一杯威士忌加冰，靠在沙發上，淺淺地呷着，後來，大約半小時之後，那個年輕的女職員便送進來兩隻文件夾，交給馬先生。馬先生說：「藍莉的資料！」便把其中一隻文件夾遞給司馬洛。顯然這些資料乃是一式一兩份的。

司馬洛微笑：「那麼薄，看來不會有什麼大不對吧？」

因爲那份資料裏的紙看來不會超過三張。

「看看就知道了，」馬先生說。

兩個人把文件夾打開來，看裏面的資料其中大部份都是有關這個人的細節——年齡，籍貫出身之類。但由於這些資料並不是根據姓名去查出來，而是根據指紋去查出來的，因此，可能藍莉是的確有案底或者有不大乾淨的底子的。普通一個乾淨的人就是不可以憑指紋而查出他的資料。

果然是有案底的。有一次被判案紀錄，罪名就是誘人作不道德行爲。警方去掃蕩一個私營的妓寨，藍莉也與幾個女人在那裏。她說她並不知道，她祇是去探朋友而已，那位女朋友幾個人一起合資租了層樓接客，她並不知道，她們一定不好意思告訴她。不過她雖然不能證明自己無關，警方也不能證明她是眞的有關的，於是法官作了一個折衷的判決：入獄三個月，緩刑一年。唯一的案底。

「這是不太公平的，」司馬洛說，「沒有坐牢，但是有了案底。有案底的人許多事情都不方便！」

「你認爲她是寃枉的？」馬先生問。

「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司馬洛說，「多年以前她是怎樣一個人，我當然不能絕對肯定，不過依常理去推測，她不會是這樣的人。她不會是做妓女那種人。但你也許不會相信了。」

「相反地，我是相信的。」馬先生說道。

「這倒是奇蹟了，」司馬洛說，「你忽然間又對她這樣有信心。」

「很簡單，」馬先生說，「她那些朋友們後來都有再犯和判監，她却沒有。」

「唏！」司馬洛叫起來，「你怎麼知道？」

「這裏不是寫着嗎？」馬先生說。

「我這裏並沒有寫着！」司馬洛說。

「哦，」馬先生微笑，「我這個是原著，你的是普通版！」

「還有什麼是我這個普通版上沒有的嗎？」司馬洛問。

「沒有了，」馬先生說，「就是這一點而已。你自己看看好了！」他把他那一本遞過來。司馬洛沒有接。既然肯遞過來，那就不是說謊的了。

他們都把資料放下了，呷着杯中的威士忌。過了一會，馬先生說：「好了，現在我們再去看看她的成績如何吧！」

他站起來，領着司馬洛出了房外，經過走廊，到達了另一間房間之中。那是一間空房間，房中祇有牆壁上有一隻玻璃櫥窗，裏面的綠絨上釘着幾張佈告之類。不過這玻璃櫥窗實在都是僞裝的，馬先生一拉，整隻櫥窗就像二度門似的打開來了，露出一個方洞，方洞之內則是一片玻璃，可以看到隣房之中的情形。

在隣房，藍莉就坐在一張椅子上，在暗淡的燈光之下注視着一隻幻燈機的幕。那幕上已經有了一個臉部輪廓和一雙眼睛，一隻鼻子了。

這櫥窗打開了，那邊房中的人毫無感應，顯見這玻璃必然是單面的，這邊望過去是透明，那邊望過來則並不透明了。

藍莉正在說：「不，不是這樣，長一點，尖一點！」

那隻鼻子不見了，跟着又有一隻不同鼻子再出現在那個臉部輪廓中，這一次則是一隻較長也較尖的鼻子。砌面貌這工作是艱苦而費時的。

「差不多了，」藍莉說，「不過，讓我想清楚一點……」

「她正在工作得很努力，」馬先生說，「很好，很好！」

「又是意外了，」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會說她是正在說謊！」

「這玩意却是不能胡說八道的，」馬先生說：「假如她亂說一通的話，幾分鐘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她也可以隨便把一個人的樣子形容出來呀，」司馬洛說：「譬如有一次她在一家餐室見到的侍者之類，你們拿着這樣一張圖樣去找的話，恐怕找上一輩子都找不到了。」

「將來就知道了。」馬先生說着，又把櫃子的門關上，「她形容出來的，應該是一個有案底的人！」

司馬洛明白馬先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那隻裝錢的鐵箱上並沒有留下財神的指紋，那些鈔票上亦沒有，司馬洛在把鐵箱棄掉之前是曾經檢驗過的，鐵箱上有的祇是焦鈞那幾個手下的指紋而已，財神顯然很小心不讓自己的指紋留在什麼地方，可能是戴上了手套。

假如他的指紋不是可能暴露他的身份的話，他似乎是不需要戴上手套那麼小心的。相當明顯的答案就是，假如他的指紋到了他認爲不對的人的手中，人家就可以根據他的指紋而追查他了。

「但這必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司馬洛說：「他的神出鬼沒的程度是相當高强的，忽然之間就不見了，忽然之間又出現！」

「我們看看就知道了。」馬先生說：「現在，讓我們回去再喝點酒吧，現在喝開了頭，忽然之間，我就覺得酒並不是太難喝的東西了！」

司馬洛微笑：「但我却勸你最好小心一點，別喝個大醉，像你這樣一個人，喝醉了的話，那可眞是天下大亂了。」

「別担心，」馬先生說：「我是一個懂得節制的人，而且我也有相當堅强的意志力，即使酒精也是不能影响我的意志力的。」

「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

他們回到了馬先生的寫字間裏，馬先生又替司馬洛添了一杯酒，他們不慌不忙，淺淺地呷着，憑藍莉的進度看，他們知道他們是還要等待相當長一段時間的。

沉默了一會之後，司馬洛又說：「我跟她的談話你是聽到的，你認爲如何？」

「你指的是那一部份呢？」馬先生問道。

「關於她願意替我們工作的部份。」司馬洛說。

「你也看過她的資料的。」馬先生說：「你認為她能够做些什麼呢？」

「她也並不太差！」司馬洛說：「起碼她有胆量在偷那隻錢箱，而且還想到偷的辦法！」

「但她並沒有成功！」馬先生說。

「那祇是意外而已，」司馬洛說：「就像我一樣，運氣不大好，假如不是為了她，我可能已經把財神捉住了，而假如不是為財神，她錢已經到手了！」

「這要看看她認出一個什麼人來了，」馬先生說：「不過無論如何，他對我們是有用處的，她可以成為香餌。」

「什麼？」司馬洛皺眉看着馬先生。

「她可以成為餌，」馬先生說：「財神的眞面目她見過了，很可能財神現在是正在找她了。假如把她放出去！——」

「不！」司馬洛堅決地搖着頭，「我們不能這樣做！」

「為什麼？」馬先生問。

「因為這等於拿她去送死！」司馬洛說。

「你敢打賭嗎？」馬先生說：「我認為他們決不會一看見她就把她殺掉，我認為他們一定會先把她捉起來，問清楚她究竟是替誰工作的，我們用她做餌，即使找不到大魚的巢穴，也可以釣到些中魚。」

「不。」司馬洛還是反對。

「但這是不需要急急決定的，」馬先生說，「還是先看看她能够帮我們什麼忙吧！」

「對了，」司馬洛說：「讓我們先等着看清楚！」

他們等着，司馬洛靠在沙發上，不知不覺睡着了，等的人也是那麼疲倦，負責工作的人，應該是更加疲倦了。

後來，他給推門聲吵醒了，那個年輕的女職員，又走進來了，把一份文件放在馬先生的桌子上。馬先生把文件打開來，司馬洛看着他。

馬先生舉起兩張臉譜畫像，一張是用綫條砌成的，另一張是很工整的水彩畫，是畫家根據那張綫條畫像，綜合藍莉的形容而繪成，這張水彩畫像當然較為準確。

一個臉容冷酷的男人，臉色相當難看，很黃，似乎不大有血色，的確像是那種不喜歡微笑的人，而這種畫像不是藝術作品，祇是力求像眞而已，這個人的臉色不大好看，並不是因為畫家喜歡用黃色，而是因為他的健康不太良好。一定是的。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 × ×

「這個人叫葉兆雄。」司馬洛對藍莉說。

「你們有他的資料嗎？」藍莉問着，身子貼近司馬洛，隨即又離開了，四面望望：「有人看見我們嗎？」

「沒有，」司馬洛說：「也沒有人聽見。我親自檢查過的，假如馬先生騙我，那我會把他殺掉！」

「那就好了，」藍莉說：「我還不敢洗澡呢！」

這裏是總部用以安置她的一間套房，裏面的佈置還算舒服，就是地點不大好而已——還是在貨倉的樓上。

「總不能够連私生活也監視着人家的。」司馬洛說。

「這個葉兆雄，」藍莉說：「你們有他的資料嗎？」

「很完整的資料，」司馬洛說：「以前他是在賭場裏維持秩序的，後一個時期轉做走私生意，走私毒品，在這期間之內他殺過好幾個人，你知道的，那種生意，沒有什麼人是絕對可靠的，反叛的人就得用嚴厲的手法對付，殺一警百，不過利之所在，還是不斷有人各出奇謀，勾心鬥角，後來他變成了販毒集團的劊子手了，再後期，他就成為了專業的劊子手，他終於發現了自己的專長是什麼。他的確是一個不會笑的人，認識他的人從來沒有見過他有笑容。」

「他就一直幹這工作？」藍莉問。

「是的，」司馬洛說：「要改行已經太遲了。太遲了！」他的眼睛凝視着她。

「那麼，」藍莉說：「你們祇要把他抓回來就行了。」

「你認識了他多久？」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他。」藍莉說。

「但是你把他的樣子形容得很詳細，」司馬洛說。

「你知道我花了多麼大的努力嗎？」藍莉說：「我的頭現在還在痛！」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視察着手中那張畫像。後來他把畫像一丟，畫像便打着旋轉飛出去，好像飛碟似的落進了廢紙簍裏。

「這是什麼意思？」藍莉說：「難道你對我有什麼懷疑嗎？」司馬洛這個動作，的確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動作。

「我希望我能够相信你，」司馬洛說：「聽我說，藍莉！」兩隻手扶着她的肩，「你得對我講眞話！」

「我已經講了眞話，」藍莉猛的把她的雙手打開了，「你還想怎樣？」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葉兆雄一年之前已經死掉了！」

「什麼？」藍莉驚愕地看着他。

「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司馬洛說：「也許你也不知道吧了。」

「我不明白你在講什麼，」藍莉說，「這是不可能的！」

「對呀，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一個死了一年的人，怎麼可能再出現呢？」

「你們一定弄錯了。」藍莉說。

「別人也許會弄錯了，」司馬洛說：「但是這一個則不會弄錯，他是馬先生的人打死的，他們覺得這件事情並沒有宣傳的必要，這些資料是從已結束的部份找出來的。」

「這是不可能的！」藍莉叫道。

「你聽我講，藍莉，」司馬洛說：「也許你跟這個葉兆雄有什麼過不去，你需要報復，但你不應該跟我們開這玩笑！」

「我不認識他。」藍莉叫道。

「我看你還是講眞話好些，」司馬洛說：「到了這裏，你說謊也沒有用了！」

藍莉祇是看着他。

「你有什麼苦衷，」司馬洛說：「我們可以替你解決，你祇要把眞話說出來就行了，最好就是雙方的問題一齊解決。」

「拍！」藍莉的回答就是一掌摑在他的臉頰上，摑得那麼重，使司馬洛也呆了一陣。

他嘆了一口氣：「我並不是侮辱你，藍莉，我不過是向你解釋道理吧了。你再給我一掌，我的講法也還是一樣的！」

藍莉跳起身：「讓我走！」

「不，」司馬洛搖頭，「你不能走，你不能離開這裏，在把眞話說出來之前，你不能離開這裏！」

「你試試制止我吧，」藍莉說。

「我不會制止你，」司馬洛說，「但有人會制止你的，總之你就是離不開這裏的！」

藍莉掩着臉哭泣起來，又坐下了。

「你想清楚好了，」司馬洛則站起來：「你有什麼話要講的，你祇要開門出去，講一聲就行了！」

司馬洛走到門口，開門出去，又把門關上了。藍莉哭了一陣，也停止了，爬起身來，走到門口，拉開門，走廊的轉角馬上出現了一個年輕的女郎。

「藍小姐，」她說：「你有什麼需要嗎？」很恭敬地。

藍莉向她一直進過去，到了身邊的時候忽然揮動拳頭，她的拳頭究竟想擊在什麼地方就不知道了，總之並沒有擊中目標，這隻拳頭忽然轉向，那是因為才擊出了一半，就被執住了。執住她的拳頭的手把她的拳頭一扭，藍莉便很服從地轉過身來，背對着那個女郎，手臂也給扭在背後去了。

「藍小姐，」那女郎還是溫和地說：「你有什麼需要嗎？」

「我要離開這裏！」藍莉叫道：「讓我走！」

「對不起，藍小姐，」那女郎說，「上頭的命令是暫時不讓你離開這裏，你要別的東西的話，我可以給你拿來。」

「我不要別的東西。」藍莉叫道。

「那麼請你回到房間裏去，好嗎？」那女郎仍然是溫婉地說。

她放了手，藍莉祇好回到她的居所去了。她是不能離開這裏的，而她現在也知道了，她關上了門，走進睡房裏，走到窗前望望，下面就是海。她這居處是在貨倉的後部，臨着海面的。

呼救有用嗎？很可能沒有用，她知道司馬洛這是些什麼人，就是警察上門，也很容易給他們說走的。也許假如她跳下海，游泳離開就可以的，下面的水看來相當深，可惜窗口有鐵柵攔着，她鑽不出去，她祇好在床上躺下，閉上了眼睛，但是毫無睡意，雖然人是已經很累了。後來，她聽見有人開了外面的門，便連忙爬起身跑出去，但來的人並不是司馬洛，又是那個輕易把她制服的女郎。這個女郎推來了一架小車子，車子上裝着的就是一份晚餐。

她說：「藍小姐，我看你應該吃點東西。」

「你又要扭着我的手把東西塞進我的咀巴嗎？」藍莉恨恨地說。

「不，藍小姐，」那女郎說，「我不會這樣的！」

藍莉聳聳肩，走回睡房裏，她聽見那個女郎關上門出去了，她再在床上躺下來，過了一會，就開始感到肚子餓了。人並不一定心情不好就不想吃東西，這些事情是沒有什麼準則的，肚子餓起來就是餓。

藍莉再走到外面的廳中，看見那份晚餐仍然在着，並沒有拿走。她坐下來，動手吃了。

吃飽了之後，人就明顯地舒服得多，而睡意亦來臨了，她想洗一個澡，不過又覺得身子不很髒，而且實在懶洋洋，最需要的還是睡覺。於是他就閉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有點迷惘，因為似乎睡得太熟一點了，雖然這使她得到了很充份的休息，因而精神好得多，但是要走進浴室裏，用冷水洗了一個臉，才能清醒過來。

她頗有點懷疑她的食物裏可能是有痲醉藥之類混着，所以才造成了這種深深的睡眠的，但假如是痲醉藥的話，她却不明白究竟目的何在了，要搜身的話也用不着把她痲醉的。

她在廳中坐了一會，仍然不想去洗一個澡，仍然害怕會有人看見她。

她再走到浴室之中，看着鏡子，那鏡子之內就可能有人正在看着她了。很可能鏡子是單面的，這邊看去是鏡面，而另一邊望出來則是玻璃而已。目前，她則祇是看着自己在鏡中的怪樣子。還是穿着那套男女兩性都可以用的牛仔裝，不過假髮則已不在頭上了，像個很新潮的飛女。

她聳聳肩，再走回廳中去，走到窗前，向下面望去，夜已經很深，下面的海是一池墨水似的，而遠遠的海面上已經沒有什麼動靜了。這個時間，來往的船隻也已經減少。

她相信假如不是有鐵枝把窗口攔住的話，她是可以借這窗口而逃出去的，她憤恨地執住那鐵枝，搖動起來。

鐵枝看來不大可能給她搖斷，但是還搖得動，因為這裏是一個已經相當舊的地方了，這裏的一切都是不大結實的。

一個相當舊的地方，她低頭細細看看鐵枝插入的地方，那窗框是木的，而且是已經過了相當年代的木頭，雖然未至於霉腐，但是却已經不是如新時那麼結實，起碼會是鬆脆得多的了。藍莉忽然若有所觸地回到廳中去。

她那份吃剩的晚餐仍然放在那裏，是一份西餐，所以餐具之中就包括刀叉了，她拿起了一把餐刀．再走到窗前去，小心地試試用刀子去割那窗框的木，果然之間，那木框已經並不結實了，一下子就割下來一小塊。藍莉馬上興奮地，狂熱地割着，切着、祇要鐵枝旁邊的木割開就行了，那時，整隻鐵格就可以給她拿下來了。

沒有人制止她這樣做，似乎司馬洛講的是眞話，她住在這裏沒有人用電視眼監視着她，祇是不讓她逃出門口吧了，不過她還是要快，因為隨時可能有人進來帶她去審問，甚至進來把那些餐具拿走的，當有人進來的時候，她即使還差一點點不成功，就是失敗了。每一分鐘都要爭取，她忽然很悔恨自己睡了那麼久了，睡着的時

間，也是浪費了的時間。

在狂熱的工作之下，她弄得一地都是木屑，而那些鐵枝的底部的木框一處又一處給割開了，總共有四根鐵枝豎直在那裏，而中間就有一根橫的扁鐵貫串着。

假如不是有這根扁鐵在着的話，她祇要把其中二根鐵枝取下來，就有足够的空位逃出去了，但是由於有那根扁鐵在貫串着，她就必須把全部的鐵枝都取下來才行了。

她低聲咒罵着那根扁鐵，一面盡快地工作着，很難講，差一分鐘就是一分鐘，假如最後一步還沒有完成就有人進來，那她就是等於什麼都沒有完成了。

但是，這是講運氣了，在深夜的時間，他們大概沒有理由進來問她什麼的吧；除非他們有了什麼新的發現。司馬洛說給她一些時間考慮，那起碼要等到天亮，才算考慮時間是結束吧？在這之前他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進來騷擾她，而假如在這之前他們有了一些什麼新的發現而需要進來跟她講話的，那是眞的非常之不幸了。

結果並沒有發生這種不幸。終於，最後的一根鐵枝下的木都給她割開了，那四根鐵枝就連同貫串着的橫枝都給她取了下來。

這窗口阻不了她了，第二步，她就是匆匆跑進房間裏，把房中的床單扯了下來，用餐刀在幾個邊緣的地方割開一個破口，然後撕下來，成爲長條，再打結接駁起來，就成爲了可以代替繩子的布條了，要用餐刀割開破口才能够撕開，這表示床單的布質是很够堅韌的，而這也即是說她的安全程度會大大提高了。

她知道那下面的海水應該是相當深的，因爲白天望下去的時候是一片墨綠，就這樣跳下去，應該不會觸到水底的石頭，不過，還是保險一點的好，既然她有時間，而且就這樣跳下去，聲音會太响了，假如用床單帶子吊着下去，則一定沒有那麼狼狽。

她結好了布條，把一頭縛在隣窗的鐵枝上，另一頭則垂下去。妙就妙在這是一座貨倉的頂樓，下面是不同的格式，那布條一直垂下去。都沒有經過什麼窗子。

下一步，藍莉就是把身上那套牛仔衫褲脫下來，連同鞋子捲成一團，用餘下的一段布條束住了，這並不能避免衣服給海水浸濕，她祇是爲了使這套衣服不阻碍她游泳而已。她亦不能够就這樣放棄衣服而跳下海，因爲她終於要上岸的，而在上岸的時候就需要穿衣服了。

她就這樣携帶着那捲衣服，拉着布條爬下去，終於到達了海面，就把布條放了游向海中心。

不時，她會回頭看看貨倉，那窗口一直是亮着燈光，而布條垂在那裏，在微風之下懶洋洋地飄揚着、沒有人出現在窗口，也卽是沒有人發覺她逃走了，而後來，她已經游到很遠，那窗口她已看不清楚了，祇是一點燈光，看不出有沒有人在窗口出現。

後來，她就不再去注意那窗口，而祇是直向對面的岸邊游去帶着那包濕衣服。

那是很遙遠的目的地，但幸而她也是一個游泳健將，以前游得極好，近來已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下過水了，不過游起來還是很不錯的。

終於，在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好像過了一年似的，她在岸邊登陸了。

她完全不知道這裏究竟又是什麼地方，不過燈光很疏落，應該不會是市區了。

她發覺那裏是郊區。她登陸之處是一片沙灘。她連忙向旁邊走，避免踏上去，因爲在沙灘上是會留下脚印的，她沿着淺水走到一處有石頭的地方，才通過石叢走上岸，進入了一座樹林，她發覺這裏是郊外住宅區。

屋子是很疏落的，遼遠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座別墅式的屋子，僅有一隻窗子亮着燈。

公路亦不在可以看到的範圍之內，否則她就是看不到過往的車子，也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路燈的。

她所選擇的目的地看來是很理想的。她本來可以在許多比較近的地方着陸，但是她偏偏選擇最遠的地方。這樣，他們發現她失踪了的時候，要找她也沒有那麼容易了。

她把那包衣服解開，扭乾了，張開，在樹枝上掛起來，鞋子也插在兩根禿枝上。身上餘下的一副乳罩及一條三角褲她亦掛在樹枝上了，反正這裏沒有人，就是有人也看不見她，光禿禿也無所謂了，幸好不是下雨天，那套衣服應該在不太長的時間之後就可以凉乾的，而且也幸好近來都是流行免燙的衣料，一洗一晾就可以穿了，自然，這套衣服乾了之後會多了一點鹽份，但這祇是她自己可以感覺出來吧了，人家是看不出來的。

她就是坐在那裏，吹着海風，等着，不時會去摸摸那套衣服，看看乾了沒有，沒有一套乾的衣服，她是什麼地方都不能去。

後來，到天色微明的時候，衣服才總算乾透了，於是她再穿回身上，現在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她該走到什麼地方。

她慢慢地繞着山坡通過樹林向上走。並不是要以那間別墅式的屋子爲目的地，祇是相信公路可能是在那附近而已。

她走了一段的時候，就聽見狗吠聲。一隻狗穿過樹林到達了她的脚邊，向她吠叫起來。但那並不是一隻可怕的狗，是一隻可愛的玩狗，而牠向她吠也是頑皮多於敵意的。藍莉站在那裏看着牠。小狗不吠了，也坐下來看着她。

「波比，波比！」有人在叫。

那隻小狗回頭吠了幾聲，仍然坐在原位，藍莉也站在那裏等着。

一個拿着手杖的老人出現了，還是穿着睡衣的，老人的精神相當好。小狗跑回他的脚邊，又轉向藍莉，頑皮地吠叫。

「小姐，」那老人詫異地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又在這裏幹什麼？」藍莉問。

「晨運，」老人說，「我每天早上都出來散步的！」

「我也是在這裏晨運。」藍莉說。

「但是你不住在這裏。」老人說。

「你怎麼知道？」藍莉問。

「因爲這裏祇有我一間屋子，」老人說，「你不開車也來不到！」

「那又怎樣？」藍莉問，「難道你要把我抓上警局嗎？」

「不，不，」老人忙說，「這地皮又不是我的，我祇是覺得奇怪吧了，我看你的頭髮，你好像是游泳來的。」

「正是。」藍莉說。

老人看着她，等着她作進一步的解釋，因爲游泳而來並不算是解釋，更引人入勝的問題就是爲什麼她會游泳到這裏來。

藍莉聳聳肩：「我是從對岸跳下海的，我想自殺，但是跳進水裏之後又不想死了，於是我一直游，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老人搖頭嘆息着：「年輕人，是爲了愛情的煩惱嗎？」

「還有別的嗎？」藍莉說道。

老人又搖頭嘆息起來：「這種事情，過幾天你就會覺得是不值得這樣做了。」

「現在已經覺得了。」藍莉說。

「很好，」老人說，「你何不到我家裏來坐坐呢？我告訴你人生是怎樣的。」

「不妨碍你嗎？」藍莉問。

老人微笑：「假如你的意思是那個，那你大可不必爲我担心了，因爲我的太太已經死了十五年。」

藍莉微笑：「我姓鍾。鍾美茵。」

「我姓沈，」老人說，「你也聽過我們沈家吧？」

「對不起我沒有聽過，」藍莉說，「我是剛剛來了此地不久的。我受了騙，一個男人利用了我，之後就是這個男人撇下我走了。」

「我們沈家是以有錢出名的，」老人說，「來吧，到我們家來參觀一下吧。我看你也餓了，你到我的家來，我請你吃早餐。」

「謝謝你，沈伯伯。」藍莉說。

（未完）

玄機妙算

死姚崇賺生張說



機智子・文

姚崇和張說，都是唐玄宗的二個得力臣子。二人一向意見不合，彼此互相懷恨，互相猜忌，但是爲了二人自己的面子，卻從來也不會公開決裂過。姚崇病了很久，知道自己終究會死，臨終時告訴他兩個兒子說：「張丞相和我素來不合，他生活奢侈，尤其喜歡服飾古玩，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來祭弔的，你們可以把我死前經常穿着或玩弄的寶帶古器等，排列在靈帳前面，他如果看都不看一眼，可見得恨我的心理尚未消除，這樣你們前途的坎坷，簡直不堪設想；他若是喜歡看這一些衣服古玩，便立刻收集起來，一起送給他，並請他爲我作一篇神道碑的碑文。拿到了這篇碑文，即抄一份，副本送給皇上參閱；並且先將碑石磨好，他的碑文一到，立即趕工刻碑文，再報告給皇上知道，張丞相他平常剖析事理，雖然也正確，但總是比我慢一步，幾天後，他一定會反悔，派人來把碑文要回去，你們可以將所有的實情告訴他，並再帶他去看已刻好的神道碑。」

推想姚崇希望由張說寫一篇讚頌自己功德的神道碑文，可能有二個作用：一方面張說也是當時名臣，大家都知道他們彼此合不來，現在他死了，張說反而極力推崇他，可見姚崇在各方面的成就一定高人一等，張說才會爲他親作此文；另一方面，他和張說不合，彼此都知道，現在張說既然公開的爲他作了一篇文章，如果再對他生前行爲攻擊批評，或對他的子孫找麻煩，一定會教人看不起。

他死了之後，張說果然來憑弔，注視了三、四件陳列靈帳前的服飾古器，姚崇的家人選了送去，再請他寫了一篇神道碑，這文章寫得非常好，轟動一時。姚家很快的刻好碑文。過了幾天，張說果然派人來，說是碑文中辭意欠妥當，要拿回去再加修改，姚崇的家人領來人去看刻好的神道碑，並且說明已經另抄了一份，呈給皇上看了，那人才喪氣的走開。

張說聽到那人的報告，非常悔恨，嘆息道：「死了之後的姚崇，能計算活的張說，我今天才發現我的智慧，眞的是趕不上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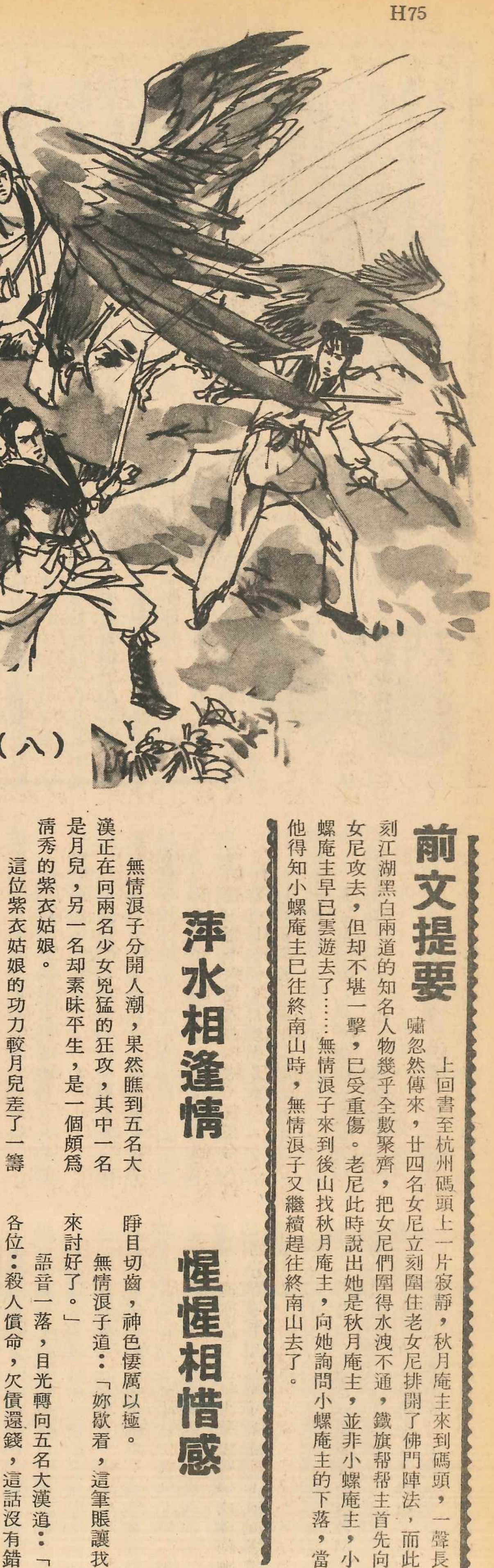
孫叔敖囑子請封

孫叔敖是春秋時代，楚國執政的大臣，才識卓越，不同流合汚，居高位，握重權，享厚祿，他却不恃此而驕，盡力把自己的錢財拿去救濟窮人，所以做了很久的官，深得民心；楚王對他更是倚重信賴，楚國也因他而日益富强。

他得了重病快死之時，叮嚀告誡他兒子說：「國王曾堅決定要封我一個地域，我沒有接受。如果我死了，國王一定會封給你，但是你千萬不可接受那好地方，那會因政治上的糾紛常變動，子孫無法長保的；在楚越兩國交界處，有個地方叫『寢丘』，這個地方很不好，而且叫『死者停處』這種名字，楚國人信鬼越國人崇神，都不會被重視的，所以可以保爲子孫長有之處，只有這個地方。」

孫叔敖死後，國王果然要將一塊好地方，封給他兒子，他兒子沒有接受，請求以「寢丘」相封，國王也就將「寢丘」封給他了。

「寢丘」這地方，位置偏僻，名字討厭，其他大臣所傳的較好的封地，常因政治關係，不時變動，只有「寢丘」，從未有人注意，果然使其子孫長保封地無失。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皋·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杭州碼頭，秋月庵主來到碼頭，一聲長嘯忽然傳來，廿四名女尼立刻圍住老女尼排開了佛門陣法，而此刻江湖黑白兩道的知名人物幾乎全數聚齊，把女尼們圍得水洩不通，鐵旗帮帮主首先向女尼攻去，但却不堪一擊，已受重傷。老尼此時說出她是秋月庵主，並非小螺庵主，小螺庵主早已雲遊去了……無情浪子來到後山找秋月庵主，向她詢問小螺庵主的下落，當他得知小螺庵主已往終南山時，無情浪子又繼續趕往終南山去了。

萍水相逢情　悭悭相惜感

無情浪子分開人潮，果然瞧到五名大漢正在向兩名少女兇猛的狂攻，其中一名是月兒，另一名却素昧平生，是一個頗為清秀的紫衣姑娘。

這位紫衣姑娘的功力較月兒差了一籌，但打法却兇悍無比，因而對付她的大漢竟有三名之多。

無情浪子瞧了一眼，已斷定月兒與紫衣姑娘都很難再支持十招，因而振吭大喝道：「住手！」

這一聲叱喝是貫注內力而發，如同暮鼓晨鐘，不由他們不停下手來。

月兒見是無情浪子，心頭一喜，立即招呼紫衣姑娘，一起向無情浪子奔來。

「公子！小姐她……嗚嗚……」

她無法說完一句話，就已放聲嚎哭起來。

無情浪子心頭一懍道：「妳快說，月兒，大雪她怎樣了？」

月兒勉強止住悲啼，但仍咽哽着道：「死了，是他們一夥的人幹的。」

月兒指看適才圍攻她們的五名大漢，睜目切齒，神色悽厲以極。

無情浪子道：「妳歇着，這筆賬讓我來討好了。」

語音一落，目光轉向五名大漢道：「各位：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話沒有錯吧？」

這五人一律長髮披肩，如非仔細瞧看，很難分辨他們是男是女。

他們穿看杏黃緊身排扣武士裝，服色也頗為鮮艷。

其中一名身材高大，使用鋸齒刀的大漢一哼道：「你說錯了，朋友，在神鷹堡，殺人不必償命，欠債麼，更不須還錢了，只有一點……」

無情浪子道：「這一點自然是武功了，是麼？」

使鋸齒刀的大漢道：「不錯，只要你能勝過咱們兄弟，要命也可以給你，不過你們還是活不了，你信是不信？」

無情浪子道：「在下一向只管今天，不問明天，我看咱們少說一點廢話，街頭有空地，請。」

他們奔到街頭空地，小翠首先摘下長劍道：「公子：讓我試試，好麼？」

無情浪子道：「好的。」

小翠躍立場中，冷冷說道：「那位先來？」

使鋸齒刀的大漢說道：「老三！你先上。」

老三是一個傻大個子，掌中一根鐵杵，怕不有五十來斤。

此人奔上來一言未發，單臂一掄，鐵杵以橫掃千軍之勢向小翠攔腰急掃。

如此沉重的兵刃，小翠自然不敢硬接，纖腰一擰，便將鐵杵避了過去。

但她脚尖還未立穩，一片勁風又已急湧而來，此人雖是身形笨拙，變招之快，使得小翠大吃一驚。

所幸她已習會流星身法，鐵杵威風八面，却對她無可奈何。

人總是血肉之軀，無論此人的氣力多麼強大，在揮出十幾二十杵後，動作自然會緩慢下來。

小翠已經蹩了一肚子的怒火，此時有機可乘，她那裏還會客氣。

一聲嬌叱之下，劍光連續閃動三次，鬥場之上立即現出一幅驚心動魄的場面。

傻大個子的雙臂齊肩削落，斗大的頭顱也不翼而飛。

小翠這位俏丫頭眞够心狠手辣的，連續三劍，竟將傻大個子來了個五馬分屍！

這幾名神鷹堡的屬下呆了，他們決不想到小翠的功力如此驚人，而出手又是這般殘忍。

他們一呆之後紛紛撲了上來，刀劍並舉，向小翠展開兇悍的圍攻。

俏紅見狀，第一個撲了出去，月兒與紫衣姑娘也待出手支援，却被無情浪子阻止下來。

「月兒，妳們不必去，有她們兩個已經够了。」

的確够了，只見人影翩飛，劍氣縱橫，片刻之間，地上又躺下了兩對。

其實俏紅小翠每人只揮出了兩劍，但每一劍揮出，必然有一個敵人濺血橫屍。

現在神鷹堡全軍盡墨，總算替大雪索還了這筆血債。

此時一名身着土布長衫的老者由人叢中鑽出，他向無情浪子雙拳一抱道：「小的王昌，是本鎮的地保，公子的同伴刀傷五命，小的不知如何才能向縣府交待！」

無情浪子道：「他們五人是江洋大盜，想強刦在下的兩名女友，咱們是自衛殺人，老丈適才曾經親自瞧見，我想老丈只要照實情呈報，不會有什麼麻煩的。」

他說話之際，同時塞給地保王昌一張五十兩的銀票，有錢能使鬼推磨，這一關自然輕易的就通過了。

回到客棧，無情浪子為月兒及紫衣姑娘另外訂了一個房間，並向店小二要來飯食，好叫月兒她們塡飽肚皮。

飯後，無情浪子詢問月兒道：「月兒，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月兒道：「聚集杭州的黑白兩道，只要是稍有名望的，都接到神鷹堡的一紙請柬……」

無情浪子道：「妳們也接到了？」

月兒道：「沒有，我家小姐原是要找公子商議的，但大小姐不肯，堅持咱們自行前往神鷹堡，結果……」

無情浪子道：「別急，月兒，妳慢慢說。」

月兒道：「咱們在距離神鷹堡約莫十里的山嶺之上，就遇到十幾名神鷹堡的門下，他們每人帶着一頭巨鷹，正在向淸淸姑娘父女展開攻擊……」

紫衣姑娘花容悽厲的一嘆道：「是咱們父女害了月姊主婢，她們原是可以避開的。」

月兒道：「行道江湖之人，怎能見死不救？唉，想不到那般人功力如此之高，那十幾隻巨鷹更是嘴尖爪利，令人防不勝防！」

無情浪子道：「妳們兩人是怎樣逃脫的？」

月兒道：「那時大小姐及星兒已經遇難，我家小姐及淸淸的父親也已身負重傷，小姐要小婢逃走找公子給她報仇，咱們在他們兩人全力掩護之下，總算僥倖逃了出來，但那般人一路追殺，依然放咱們不過。」

無情浪子一嘆道：「大雪是一個良善的姑娘，想不到竟遭到橫禍，實在令人為她惋惜，月兒，妳今後怎麼辦？」

月兒幽幽道：「除了跟着公子，我還能怎麼辦？」

無情浪子道：「妳們是紅楓谷的，大雪姊妹的不幸，妳總得向紅楓谷主禀報一聲。」

月兒道：「咱們是紅楓谷的，都不明白紅楓谷座落何處，往日我家小姐接受命令，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忽然出現，小婢縱然想向紅楓谷禀報也無從報起。」

俏紅道：「月兒已無家可歸，就叫她跟着咱們吧，如果紅楓谷要跟她連絡，他們自會找來。」

無情浪子道：「好吧，淸淸姑娘呢？尊府住在那裏？」

紫衣姑娘道：「我想回苗山去，爹死了却留下很多問題必須處理。」

俏紅道：「苗山距此迢迢千里，妳一個人走這麼遠實在叫人放心不下。」

紫衣姑娘道：「姊姊放心，小妹還有自保之能，唉，家父慘死，頡利族人就失去領導之人了，小妹如是不趕回苗山，可能會發生可怕的劇變。」

俏紅道：「如此說來，咱們倒不便勉強留妳了，浪子哥哥，我想將流星身法傳給她，你看可好？」

無情浪子道：「妹子古道熱腸，我怎能說不好？」

俏紅嫣然一笑道：「淸淸姑娘，我傳給妳一項身法，妳可願意？」

淸淸道：「姊姊這般成全，小妹焉有不願之理。」

俏紅道：「流星身法堪稱武林絕响，如果所傳非人，很可能會為江湖帶來罪惡和災亂，姑娘習會之後，千萬不可隨便傳給他人。」

淸淸道：「是，姊姊，小妹會牢記妳的吩咐的。」

於是，俏紅將流星身法傳給了頡利淸淸，也同時傳給了月兒。

翌晨他們分道揚鑣，在分別之際，頡

利清清不勝依依的道：「無情公子，俏紅姊姊，小妹會在苗山爲你們祝福，他日希望你們能駕臨苗山，咱們好好的聚聚。」

俏紅道：「多謝妳，清清妹子，如果可能，咱們會到苗山找妳的。」

頡利清清再與月兒小翠話別，然後互道珍重分道而去。

× × ×

峽口是仙霞嶺下的一個鎮集，過了峽口就進入仙霞嶺的山區了。

此時才是晌午，無情浪子等一行就在鎮上住了下來，他們需要恢復連日跋涉所消耗的體力，而且此時上山必然趕不到神鷹堡，那就要露宿山中了。

本鎮雖是一個山鎮，却是逌楓嶺關，至福建浦城的必經之處，一般商旅多半在此地寄宿。

歇在鎮上的旅客十分之多，却瞧不到一個武林中人，因而無情浪子詢問月兒道：「月兒：此地妳是否到過？」

月兒道，「到過，前次我跟小姐來就是經過此地進入仙霞嶺的。」

無情浪子道：「妳見到他們麼？」

月兒道：「公子是說神鷹堡？」

無情浪子道：「不，我是說前往神鷹堡的黑白兩道，他們人數十分之多，妳應該會遇到的。」

月兒道：「沒有，就跟現在一樣，一個也沒有見到。」

無情浪子道：「這就怪了，難道…」

俏紅問道：「浪子哥哥，你可是在担心？」

無情浪子道：「我的確有點担心。」

俏紅道：「你担心什麼？」

無情浪子道：「我走過不少日子的江湖了，從來沒有聽到神鷹堡這個門派，它却於忽然之間崛起江湖，這個門派必然十分可怕！」

俏紅道：「難道它能一網打盡黑白兩道？」

無情浪子道：「但願它不能，哦，小翠，妳將金剛一指禪教給月兒吧，咱們人單勢孤，每一個都必須具有獨當大局的能力。」

小翠道：「是，公子。」

這半天一夜，除了月兒在努力學習武功，無情浪子等都在放鬆的歇息。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相偕登山，沿着一條蜿蜒的山路，一逕向着神鷹堡奔去。

他們走着走着，月兒忽然間傷心起來了。

小翠道：「月兒：莫非此地就是妳們小姐遇難之處？」

月兒道：「就在前面那座山上，啊，神鷹……」

月兒在驚恐的呼叫之時，無情浪子早已瞧到了，那是兩隻巨鷹，正在輪番向一名大漢展開攻擊。

無情浪子脚尖一點山地，身形以巨鶴摩空之勢向那名大漢急撲，他瞧出那人已然身負重傷，如不及時馳援，可能會喪生在巨鷹的利爪之下。

他只是幾個縱躍，就已到達人鷹惡鬥之處，巨鷹竟然放棄那名傷者，口中發出一聲勁嘯，鐵翼突然一收向他俯衝而來。

這是罕見的異種巨鷹，較常鷹大了不只一倍，縱然是一個身具武功之人，也很難抵擋此種巨鷹的攻擊。

無情浪子冷哼一聲，右手食中二指一挺，向兩頭巨鷹吐了出去

指力嘶風，聲如裂帛，佛門無雙絕藝，果然不同凡俗，那兩隻兇悍的巨鷹，全被指力洞穿腹部，口中一聲哀鳴，一起摔了下去。

無情浪子不再理會巨鷹的死活，轉身奔向那名傷者。

他找到了那名傷者，但此人受傷之慘烈，幾乎使他不忍卒覩。

衣衫破裂，體無完膚，左眼只剩下一個血洞，臉上血肉模糊，已然不似人形。

如此沉重的傷勢，縱然華陀再世，只怕也救他不活，因而無情浪子一吁道：「朋友，在下能爲你做點什麼？」

「請告訴少……少帮主……符威，叫他……隱姓埋名……」

「啊，朋友，你是鐵旗帮的？」

「在下……施日昇，閣下是……」

「無情浪子，咱們在西湖曾有一面之緣。」

「少俠……是你……」

這位鐵旗帮白虎壇的香主似乎精神一振，但他又嘆息一聲道：「快回去吧，少俠，你不該來的！」

無情浪子當眞不該來麼？那神鷹堡爲什麼會這般可怕？

鐵旗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前來神鷹堡的黑白兩道遭到了什麼噩運？

這些問題只有詢問施日昇，因而無情浪子伸掌貼着他的後心，替他輸進一股眞力。

約莫頓飯時間，施日昇的精神已大爲好轉，無情浪子才將右掌收了回來。

於是，施日昇長話短說，道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

× × ×

聚集杭州的的黑白兩道，以及天下武林的知名之士，全都獲得神鷹堡的一份請柬。

他們各有不同的理由，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接到請柬的人，神鷹堡非來不可。

神鷹堡是天堂，也是地獄，但不管它是什麼，來到神鷹堡的人，必然是有去無回。

武林各派的高人，幾乎全部投入神鷹堡，但統率全派人力來到神鷹堡的，只有鐵旗帮及西門世家。

這兩派是黑白兩道的泰山北斗，實力之强，無人能出其右，但當他們到達神鷹堡之後，堡主康人驥立即提出一個十分驚人的要求。

他認爲江湖所以時生動亂，是因爲門派太多，管理不易，爲了消弭動亂，造福人羣，因而要求他們歸併神鷹堡，奉康人驥爲武林主宰。

這項要求，自然不會爲鐵旗帮及西門世家所接受，一場武林罕見的人魔之鬪，因而展了開來。

結果人不如鷹，名震武林的鐵旗帮及西門世家竟敗下陣來。

最後他們作了城下之盟，今後江湖之

上，就不會再有鐵旗帮及西門世家了。

這是一項驚心動魄的敍述，但如非親眼瞧見施日昇被巨鷹攻擊得如此之慘，必然無人願意相信。

縱然如此，俏紅仍然詢問道：「施大俠是怎樣逃出來的？」

施日昇道：「人鷹之戰剛剛開始，在下就計劃着逃亡。後來我伏在死人堆裏，趁他們不備之際逃出，但，唉……」

俏紅道：「施大俠不必難過，你只是受了外傷，只要休養一段時日就可以無碍了。」

施日昇一嘆道：「老鷹爪上有毒，在下已……啊……」

俏紅一驚，叫道：「施大俠……施大俠……」

無情浪子道：「他已經離開這個人世了，重傷加上劇毒，他如何能够不死！」

俏紅道：「我原想問他小螺庵主的踪跡的，想不到他……」

無情浪子道：「這不要緊，反正咱們要進去的，何況他不一定知道。」

俏紅道：「咱們還要去？這分明是一個陷阱！」

無情浪子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既已上了仙霞嶺，好歹也要到神鷹堡瞧，來，大家帮帮忙，咱們將施大俠埋起來。」

無情浪子的決定，沒有人能够反對，他們只得埋好施日昇，然後繼續向神鷹堡前進。

約莫申酉之後，他們到達一了個隘口，這是神鷹堡的門戶，因而防守得極端嚴密。

數十名懷抱長刀的勁裝武士，穆肅的分立在隘口的兩側，天空巨鷹盤旋，爲數不下百隻，勁急的鳴叫之聲，聽來使人汗毛直竪。

隘口之前立着一男一女，男的青衫皂履，背負長劍，年歲的莫四旬左右，雙目神光逼人，必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女的白衣黃裙，腰際懸着一柄狹狹的刀鞘，像是一個三十不到少婦，姿色頗爲不俗。

無情浪子踏前數步，向青衫人雙拳一抱道：「在下無情，特來求見貴堡主康大俠。」

青衫人道：「可有本堡的請柬？」

無情浪子道：「有。」

他由懷中掏出了請柬，交給青衫人過目。

青衫人向請柬瞥了一眼道：「好，少俠請。」

無情浪子想不到這一關竟是如此容易，但他剛剛邁步踏上隘口，身後忽然响起一聲驚呼道：「浪子哥哥……」

無情浪子回身一瞥，敢情他雖是通過了，但俏紅等却被攔住去路。

於是他再度抱拳一拱道：「兄台：他們都是跟隨在下來的。」

青衫人道：「對不起，咱們認柬不認人，閣下的請柬之上並未註明携帶從人，所以她們不能進去。」

無情浪子道：「聽說貴堡此次遍邀黑白兩道，有些幾乎是整帮整派來到貴堡，請問他們是怎麼樣過去的？」

青衫人道：「他們的請柬中都有說明，自然可以過去。」

無情浪子道：「能通融麼？朋友。」

青衫人道：「對不起，這點兄弟愛莫能助。」

俏紅道：「如果咱們硬要過去呢？」

青衫人冷冷道：「違犯堡規者，格殺無論。」

俏紅道：「那很好，咱們縱然過得了隘口，也難逃與鐵旗帮相同的命運，現在我開始跟你們鬪鬪未嘗不可。」

青衫人面色一變道：「本堡適才曾經派遣兩隻神鷹追殺逃犯，你們瞧到了？」

俏紅道：「瞧到了，鐵旗帮的那位施香主還眞是一條漢子，他拚掉一條老命，却毁了兩隻鷹兒。」

青衫人面色一變道：「我不信，咱們那兩隻神鷹準是你們殺的。」

俏紅道：「朋友：咱們並不畏懼神鷹堡，却也不喜歡替別人揹黑鍋，而且你也不必把話拉得太遠，你倒是說說，究竟讓不讓咱們過去？」

青衫人冷冷道：「要過去容易，先過了這一關再說。」

俏紅道：「哦，閣下想動武？好吧，是一對一，還是一起上？」

青衫人道：「別往臉上貼金，對付妳這種丫頭片子，還用得着依多爲勝？」

俏紅說道：「那咱們就不必再說廢話了。」

青衫人摘下長劍往懷中一抱道：「姑娘請賜招。」

此人將長劍往懷裏一抱，神色立即一肅，似乎在這剎那之間，他已將心神融入武道，像此等之人，必然是造詣極高的武林高手，俏紅不由心頭一懍。

高手過招，生死之機往往繫於一點小小的錯誤，俏紅明白這一點，她的神情也跟着凝重起來。

「閣下注意了。」

她向青衫人打了一聲招呼，長劍微微一顫，一招揮了出去。

這一招是太極慧劍的招式。

太極慧劍是武聖當年成名的絕學。

當今之世，沒有人敵得過太極慧劍，青衫人自然也不能够。

他沒有傷在劍下，却已被迫得連退兩步。

俏紅一聲輕嘯，點足彈身，跟踪進擊，青衫人連出招的機會也沒有，就被圈入寒氣侵肌的劍光之內。

與青衫人一道的黑衣姑娘大吃一驚，她忽然撮口一聲長嘯，縱身向俏紅撲去。

小翠哼了一聲道：「怎麼，想依多爲勝？哼，沒有那麼便宜。」

她縱身一躍，攔住了白衣姑娘去路。

白衣姑娘的武功較青衫人遜了一籌，小翠用的也是太極慧劍，因而一上來她就落了下風。

神鷹堡守隘口的兩名主將一上手就處於挨打的地位，這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不過適才白衣姑娘那聲長嘯，却爲無情浪子等招來兩批强敵，一是隘口兩側的數十名武士，二是盤旋空際的那些巨鷹。

要顧到四週的敵人，還要顧到頭上的

巨鷹，此種作戰，必然會對無情浪子等十分不利。

因而無情浪子大喝一聲道：「俏紅小翠速戰速決，鷹兒由頭上攻來了！」

要速戰速決十分容易，因爲對方根本不是她們的對手。

俏紅只是點出一指，青衫人就應指倒了下去。

小翠可沒有她那麼好心，刷的一劍刺出，白衣姑娘的喉頭立即冒出一股血箭。

兩名主要的敵人，一死一被制，衝上來的那般武士不由脚下一窒。

無情浪子乘機大喝道：「朋友們識相一點，你們如果找死，不妨上來試試！」

這般武士果然不敢再上，因爲人沒有不怕死的。

還有另外的一個原因，就是空中的巨鷹已經衝下來了。

神鷹堡的巨鷹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其中最厲害的十九隻巨鷹稱爲十九天蓬。

十九天蓬刀槍不入，能够生裂虎豹，威力的驚人，由此可見一般。

就拿一般的鷹兒來說，一個武林中普通高手，都很難抵禦一隻巨鷹的攻擊，如果碰到兩隻以上，他就很難逃過刧數了。

鐵旗帮的香主施日昇算得是一個高手，但在兩隻巨鷹攻擊下，他竟死得那麼慘烈。

現在近百隻巨鷹已向無情浪子等俯衝下來，那些武士就沒有動手的必要了。

此時無情浪子將俏紅叫了過來，與月兒等四人排成一個圓周，這樣他們集中一處可以互相帮助，鷹兒太多，攻擊一個小面積，牠們倒是有點不便。

第一次俯衝攻擊的是八頭巨鷹，俏紅小翠連續點出兩指，無情浪子是雙手齊吐，八頭衝來的巨鷹，立即死了四對。

旁觀的武士呆了，他們想不到這幾個少年男女，竟能在擧手投足之間，一擧殺死八隻神鷹。

神鷹堡的神鷹是無敵勇士，估不到此時却遭到無情的敗績。

人怕死，鷹兒何嘗不怕，當牠們瞧到八隻巨鷹慘死後，就一起飛回天空去了。

俏紅吁了一聲道：「好怕人，你如若沒有教給咱們金剛一指禪功，今天的局面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無情浪子道：「別發愁，就算不用金剛一指禪，太極慧劍同樣也可以打發這些鷹兒的。」

無情浪子語音甫落，小翠忽然驚呼道：「啊，又來了，好多喲！」

這次牠們是空羣而來，近百隻巨鷹聯合撲出連天空的陽光都被牠們遮着了。

無情浪子一行四人之中，似乎以月兒的功力較弱，她雖然也習得金剛一指禪，由於初學乍練，還沒有擊傷巨鷹的把握。

但這次她却第一個出手迎擊，不過她使的並非金剛一指禪。

那是一種獨門暗器，稱爲「月牙追魂刀」。

月兒有十二把「月牙追魂刀」，是插在一個皮套之內，此種暗器影同月牙，鋒利無比，她用一種極端玄奥的獨門手法發出，威力驚人已極。

但見銀芒流轉，作弧形飛馳，只要碰到巨鷹，立即羽毛紛飛，鮮血四濺，一頭頭鷹屍向四外墜落。

神鷹第二次撲擊，又遭到澈底的失敗，還未接近攻擊的距離，已經被月兒連續發出三招「月牙追魂刀」殺死四十多隻。

幸能不死的再度飛回空中，牠們只是在空中盤旋，再也不敢飛下來了。

這是無情浪子等與神鷹作第一次兇狠的搏殺，他們却已獲得輝煌的勝利。

無情浪子知道巨鷹不敢再下來了，正擬招呼俏紅等進入隘口，一陣雜亂的足音忽然傳了過來。

無情浪子擧目向隘口一瞧，只見來人共有三個。領頭的是一名年約四旬，背揷雙槍的黑衣大漢，他身後跟着兩名年約三旬，懷抱長枴的漢子。

他們奔出隘口，瞧到滿地鷹屍，竟然神色大變。

黑衣大漢再向被制的青衫人，及被殺的白衣少婦瞥了一眼，道：「如龍：快解開青衫狠俞雄的穴道，叫武士將他夫人的屍體抬回去。」

如龍姓鄢，是他身後的兩名大漢其中之一。

這兩人是同胞兄弟，老大鄢如龍，老二鄢如虎，江湖稱他們刀枴雙絕，在關外極負盛譽。

當鄢如龍遵命處理青衣狠俞雄夫婦之際，黑衣大漢忽然向無情浪子雙拳一抱，說道：「在下江長流，是本堡的總管，適才奉堡主之命前來迎接無情大俠，想不到遲一步，竟使無情大俠受了一點虛驚。」

此人不愧是神鷹堡的總管，神鷹堡受到如此慘重的損失，他却隻字不提。

無情浪子倒是有點過意不去，只得抱拳一禮道：「原來是江總管，失敬，適才那位俞兄不容許在下的隨從通過隘口，雙方一言不合，才導致這場誤會，不過咱們是自衞，尚請江總管多多諒解。」

江長流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各位請。」

他吩咐鄢氏兄弟暫代青衣狠俞雄夫婦守住隘口，獨自陪同無情浪子等向神鷹堡走去。

隘口之後是一片廣大的平原，遙望百丈外的神鷹堡，當得是氣象萬千，雄偉無比。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神鷹堡的上空，巨鷹飛翔，不時發出鳴叫之聲，爲數之多，縱然不到千隻至少也不會少於八百。

以如此龐大而又經過特殊訓練的異種巨鷹，用牠們來對人類作直接攻擊，縱使是千軍萬馬，只怕也消受不起。

無情浪子等四人全都身負絕學，但不管他們武功多高，以四人對付近千隻巨鷹，結果怎樣？似乎不必多作說明了。

不過無情浪子並沒有因此而感到害怕，在進行之際，他神色不動的詢問江長流道：「請問江總管，聽說小螺庵主在貴堡，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江長流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也許只是江湖謠傳吧。」

無情浪子道：「如果當眞是江湖謠傳，也是貴堡傳出去的，貴堡發請帖請人，用的就是這一記殺手鐧！」

江總管道：「兄弟在敝堡的職司，是管理內部，接待來賓，如果超出兄弟的職權那就無法明白了。」

無情浪子道：「原來如此，那麼西門世家及鐵旗帮等黑白兩道的朋友，必然都是江總管接待的了？」

江總管道：「不錯，這般江湖朋友，的確是兄弟負責接待的。」

小翠道：「貴堡將他們怎樣了？」

江總管一怔道：「姑娘是說……」

小翠道：「鐵旗帮的香主施日昇，被貴堡派兩隻巨鷹追殺，他在嚥氣之前，對咱們說了一些話……」

江總管道：「一個將死之人，神智已然不清，他的話豈能相信！」

小翠撇撇嘴道：「那時咱們公子以內力支持他，所以他的神智清醒得很。」

江總管道：「咱們堡主對無情少俠十分看重，因而以本堡的貴賓相待，別人怎樣姑娘就不必管了。」

他的話已說得十分明白，前來神鷹堡的黑白兩道，只怕已全部做爲神鷹堡的階下之囚了。

無情浪子等不明白的是神鷹康人驥究竟是何許人物，他竟有如此驚人的魄力，一網打盡天下黑白兩道的武林高人！

那麼今後整個江湖，將是神鷹堡的天下了，他可以統御武林，爲所欲爲，神鷹康人驥豈不十分可怕！

江長流似乎不願再回答什麼問題，脚下微微加勁，向堡門一陣急馳，片刻之間便已到達門前。

神鷹堡是一種城堡式的建築，由於依山而建，是以節節高昇，形勢之巍峨，在江湖道上不易多見。

堡門是一塊沉重的石閘，啓閉均須以機關操縱，如若放下石閘，除了會飛的鷹兒，就無人可以出入了。

無情浪子瞧到這等險峻的設備，心頭也爲之暗暗震驚。

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一定要查明小螺庵主是否落在他們的手中，縱使前途有險，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們經過幾重嚴密的關卡，江長流將他們引到一個景物優異的別院，道：「今日天色已晚，請各位在此處歇息，兄弟當即禀報堡主，安排時間與各位相見。」

無情浪子道：「多謝，總管請便。」

待江長流背影消失，無情浪子才轉身打量這一別院，但見花木扶疏，亭台處處，景物頗爲不俗。

此時四名白衣婢女已迎了上來，她們向無情浪子襝衽一禮道：「小婢春夏秋冬參見公子小姐。」

無情浪子揮揮手道：「四位姑娘不必多禮。」

他說話之間，目光却在向四婢打量，她們長相清秀，擧止穩重，是幾個頗有敎養的女孩子。

她們的左胸之上，各綉着一個紅色的字，令人一目之下，就能够叫出她們的名字。

無情浪子向綉着「春」字的少女道：「春兒……」

春兒說道：「小婢在，公子有什麼吩咐？」

無情浪子道：「咱們的住處準備好了嗎？」

春兒道：「住處飲食全都準備好了，請公子小姐盥洗之後進食。」

無情浪子道：「好，請帶路。」

他們分花拂柳，來到一幢精舍之前，春兒請他們進入客廳，四婢立即替他們奉上剛沏好的熱茶。

無情浪子流目打量這幢精舍，只見設備精緻，當得是富麗堂皇，由此可見，神鷹堡必然是一個富豪之家。

晚餐之後，無情浪子遣開四婢，與俏紅等對應付未來作了一番研議。

「俏紅：我實在想不透，堡主康人驥爲什麼對咱們這麼客氣？」

「我也想不透，不過江總管說過，康堡主對你十分看重。」

「這不成理由，無論名望及武功，超過我的還多得很呢。」

「不，名望超過你的的確很多，武功能有幾人超過你那就很難說了。」

「我是說在我尚未顯露師門武功之前，時至今日，知道我底細的爲數不多。」

「說的也是，不過你縱然掩藏武功，但在年青一代之中，能有你這般成就的也不易多見。」

「這個……我想事實上決不會如此簡單，其中可能別有蹊蹺。」

「你顧慮的也對，不過咱們既已進入神鷹堡，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小翠道：「人心難測，公子還得小心一點。」

無情浪子道：「這個我知道，好啦，妳們去睡吧，但要警覺一點。」

寄身狼虎之窩，自然應該提高警覺，但這一夜却也安然無事。

翌晨早餐之後，一名眉目清秀，約莫十五六歲的白衣少年來到別院。

「小的劍僮參見無情公子。」

「不必多禮，你是帶在下去見堡主的麼？」

「堡主因事出堡去了，小的是奉二公子之命來請公子的。」

「哦……」

「咱們二公子名叫康元玠，他對無情公子十分傾慕，誠心想與公子交朋友。」

「原來如此，好，咱們走。」

無情浪子與俏紅帶着小翠月兒，跟着劍僮去見二公子康元玠。

他們經過無數房廊，見到不少神鷹堡的武士，無情浪子有一種感覺，這是一個訓練精良，組織嚴密的門派。

及在花廳見到二公子，他的心頭又是一怔。

康元玠約莫二十四五，面貌英朗，身材修長，穿着一襲儒衫，有如臨風玉樹一般。

此人不只是長相英俊，更有一股超凡逸俗的氣質，在擾攘塵寰之中，此等人物不易多見。

如果以無情浪子與他相比，他們的不同之處，只是氣質上略有差別而已。

康元玠熱中名利，具有富豪一方的威儀，無情浪子則飄逸洒脫，具有不爲名利所拘，視富貴如浮雲的清高性格。

不過，他們同樣是少年英俊，塵寰罕見的，此時雖是初會，已有惺惺相惜，相

見恨晚之感。

因而他們雙手相握，投目相視，然後若平生的哈哈大笑起來。

「快請坐，無情兄，咱們得好好的聊聊。」

「別忙，康兄，在下先要弄清楚一個問題。」

「哦，什麼問題?」

「咱們在貴堡是什麼身份?」

「這還用得着問?自然是敝堡的貴賓了。」

「貴賓的行動，應該不受限制的，對麼?」

「對，敝堡任何一處，無情兄都可隨意參觀，對於去留也悉聽尊便。」

「康兄在貴堡能做得幾分主?」

「全部，家父對兄弟言聽計從，神鷹堡的一切，全是兄弟一手規劃的。」

「好，在下交你這個朋友。」

康元玠道：「不，我倒希望能有你這麼一位三弟。」

「這……二哥……」

「三弟……」

江湖中人，就是這麼豪放，兩位萍水相逢之人，竟然傾蓋論交，稱兄道弟起來了。

俏紅見過這位二哥，小翠月兒跟着參見二公子，康元玠的兩名侍僮旗兒劍兒，自然也要參拜三公子及俏紅姑娘了。

接着康元玠帶領他們去拜見堡主夫人，及大哥康元璞，四妹康元瑜。

堡主夫人鄒氏是一個慈祥的老婦人，終天吃齋念佛，根本不問外事。

康元璞是一個老實人，一切問題，都惟康元玠的馬首是瞻。

康元瑜就不同了，她不只是人生得美，心眼兒也十分之多，連總攬一切，權傾神鷹堡的二哥康元玠也要讓她三分。

神鷹堡的主要人物除了康氏兄妹，還有堡主夫人的侄兒鄒小湖，及堡主的弟子曲弘炬，余河，吳毅等。

無情浪子不喜應酬，但這一天他却在酬酢中渡過。

俏紅並不比他好受，她雖然不必像無情浪子一樣的應酬，却被康元瑜纏上了，行動幾乎失去自由。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只是與無情浪子見面的時間比較少了一點而已。

翌晨康元玠叫康元瑜帶着無情浪子到處參觀，因爲他十分忙碌，所以將這份差事交給他的小妹。

在康元瑜來說，這是一份優差，領導無情浪子參觀，她是十分樂意接受的。

自然，俏紅小翠月兒也要跟着開開眼界了。

說他們是開眼界，決非過甚其辭，因爲他們瞧到了神鷹堡的最高機密。

而且這些機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 × ×

一個山洞的入口，是以機關操縱的。

山洞之內甬道縱橫，密如蛛網，如非熟知通路的人，很容易迷失在那些蛛網式的甬道之中。

何況甬道之中，機關處處，一個不明內情的外人，決難通過那些甬道。

康元瑜將他們帶到一間關卡重重的大廳之上，無情浪子流目一瞥，心中竟然昇起一股不安的感覺。

因爲這座大廳有一塊橫匾，寫着少林館三字。

少林館，莫非這兒是少林僧侶居住的地方。

不，這兒雖然也有少林僧侶，但絕大多數是俗家子弟。

此地只有一個年約六旬，身材瘦小的僧人，經康元瑜介紹，才知他是當代少林達摩院的主持廣法禪師。

除了這位少林高僧，另外還有七名年逾五旬的老者，他們有些在以手脚比劃，有些在瞑目思考，看情形，好像在研究少林派中的高深武學。

瞧過少林館，接着是武當，峨嵋，青城，天山，長白，華山，終南，八卦，太極，形意……

幾乎天下任何一門派，以及擁有一技之長的武林世家，可以說應有盡有，當得是琳瑯滿目。

瞧完這些，康元瑜微微一笑道：「三哥!你覺得怎樣?」

無情浪子道：「我不懂得爲什麼要這樣?」

康元瑜道：「有兩種理由，一是研鑽各派武功，使它發揚光大，二是將各派絕藝集中一處，以達成武林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

無情浪子搖搖頭：「理想的確崇高，祇不過小兄不敢苟同。」

康元瑜道：「說說看，三哥，你爲什麼不敢苟同?」

無情浪子道：「請問四妹，他們研究多少時間了?」

康元瑜道：「三五年不等，最少的也在兩年以上。」

無情浪子道：「有沒有成果?」

康元瑜道：「有，他們每半年必須呈報一次，只是收獲不多。」

無情浪子道：「這就是了。」

康元瑜道：「怎麼說?」

無情浪子道：「這就是人性的弱點，他們縱使研究一百年，只怕也無法超越他們的門派。」

康元瑜一呆道：「三哥是說他們不肯認眞研究，還是有意藏私?」

無情浪子道：「兩者都有，因爲人性是自私的，無論咱們使用何種手段，都很難祛除這與生俱來的人性弱點。」

康元瑜道：「人生不過爲了名利二字而已，咱們訂有很高的獎金，縱使是一得之愚，也會給他們相當高的報酬的。」

無情浪子淡淡一笑道：「財帛動人心，但金錢決不是萬能的，由他們研究的成果來說，證明這一點並沒有錯。」

康元瑜道：「照你這麼一說，咱們多年的心血豈不是白費了，三哥，你得想個法子。」

無情浪子道：「很抱歉，四妹，小兄弟實在無能爲力，而且對這項措施，引不起什麼興趣。妳應該知道，武學一道深如浩海，窮個人畢生精力也不見得就能使某一獨門絕藝獲個理想的成就，現在你們居然想兼收並蓄，這實在令人不敢想像。」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計飛久

混沌書生

計飛久滬東人，父操舟業，常客燕豫，飛久幼從父游，因得習少林，既長歸理父業，爲客載運貨物往來於寧贛蘇越間，平安無事，時髮亂初平，盜賊遍野，巨商大賈，輒被所害，惟飛久護之，可保無虞，而亦不過昂其值，故時人咸樂雇其舟，初飛久載貨渡太湖，有盜艇十餘艘，圍刦之，舟中人皆隱匿，飛久獨踞船首，隻手與羣盜敵，羣盜紛紛墮湖，無有能上其舟者，一盜善射飛叉，連發三叉以擊之，飛久雙手承其二，最後齒拑其一，三叉俱獲，乃反擊之，盜中而殪，羣盜大駭，佯言搆和，請飛久入巢飲酒，而豫伏健男於兩側，飛久隻身赴宴毫不顧忌，筵既設，有以利刄刺肉進者，飛久張口承之，凡十餘次，而刃端俱折，乃吹氣噴之，刃鋒紛紛射柱上，相離各寸許，酒至半酣，羣盜忽息燈火，伏卒蠡起。刀劍紛下如雨，齊撲飛久座中，飛久縱身躍樑上，靜待其變，未幾，伏卒散去，羣盜携犬來，笑語曰，飛久殆虀粉矣，及入，猶見兀坐破椅上，神色怡然，盜驚怖萬狀，瞠目無所措，皆倒拜乞恕，飛久挽笑之，而亦不加以責言，盜魁感其仁厚，禮送之，且贈小旗一方，以誌紀念，自是凡樹此旗渡湖者，不論船貨若干，咸得安全無事，一時名震遐邇，雖婦孺莫不知有計飛久其人者，誠滬東之豪傑也。

康元瑜說道：「不，三哥，咱們並不是想要習得天下所有的武功，只是……只是……」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只是分派專人研究，使各派的絕學獲得突破性的發展而已，是麼?」

康元瑜道：「是的。」

無情浪子道：「如若他們的研究，當眞獲得突破性的發展，他還會受你們控制麼?」

康元瑜道：「這個……」

無情浪子道：「我說過，這是一個很完美的理想，但理想與現實是有距離的，好啦，咱們不談這些，請問四妹，小螺庵主現在那裏?」

康元瑜道：「不知道，咱們曾以全力偵察，就是找不出小螺庵主的踪跡。」

無情浪子道：「你們投書各派，聲言小螺庵主現在神鷹堡中，難道這是一個騙局?」

康元瑜道：「對不起，三哥，讓你受了騙，其實，有時候使用一點手段是必要的。」

無情浪子道：「說的也是，他們呢?怎麼一個也沒有瞧到?」

康元瑜道：「咱們只留下幾個，其餘的都放回去了，在地下室咱們有這樣客人十多個，待會小妹領着三哥前去瞧瞧。」

無情浪子道：「不必了，咱們先回去吧。」

康元瑜道：「三哥!你似乎不高興咱們這麼做?」

小翠冷哼一聲道：「咱們公子一向光明正大，這種事的確很難叫他高興。」

無情浪子說道：「小翠!你不要亂說話。」

康元瑜微微一笑道：「小翠說得對，我也感覺得出來。不過有一點三哥只怕沒有想到。」

無情浪子道：「哦，什麼事?」

康元瑜道：「江湖之上，原來以爲西門世家的留雲山莊，以及紅楓谷是兩個十分神秘的所在，再也沒有人想到神鷹堡比他們更神秘，甚至沒有人知道神鷹堡，你說是麼?三哥。」

無情浪子點點頭道：「不錯，小兄走過不少日子的江湖，就從來未聽說神鷹堡這三個字。」

康元瑜道：「但事實證明神鷹堡才是最神秘的門派，而且只有神鷹堡才是武林泰斗，在江湖上具有舉足輕重之勢。」

無情浪子冷冷道：「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小兄對神鷹堡的雄心壯志，實在感到萬分欽佩。」

康元瑜幽幽一嘆道：「神鷹堡的一切作爲，不只是三哥不會滿意，也很難獲得一般武林同道的諒解，只是江湖之上是十分現實的，强存弱死，眞在假亡，咱們是迫於無奈!」

無情浪子道：「哦……」

康元瑜道：「三哥是不相信了，其實江湖之上，眞正神秘而又極端可怕的門派只有一個，而且山雨欲來，武林同道正面臨一項恐怖的浩刦，本堡以詐術將聚集杭州的各派騙來，只是想團結力量，以對抗這一邪惡的組織而已。」（未完）



血戰紅葉橋　摧毀風雲教

孫二輕咳了一聲，便待轉身離去。

就在這時候，一名腰背微拱，面帶愁容的敝衣老人，忽從廳外一路拭着額角走了進來。

丁玄像想起什麼似的，忽然點頭道：「慢點走，孫老二。」

孫二應了一聲是，又轉過身來。

丁玄等敝衣老人經大廳進了後院，才遙指着老人背影問道：「你們這位老東家，一天到晚，唉聲嘆氣的，到底爲了什麼事？」

孫二笑笑道：「爲了天時不正。」

丁玄道：「他有風濕病？」

孫二笑道：「沒有。」

丁玄道：「否則，天氣跟他有什麼關係？」

孫二笑道：「天天下雨，客房一半以上空着，酒菜無人問津，收入大大減少，你叫他怎麼高興得起來。」

丁玄忍不住皺眉道：「這個賭老頭，在太平鎮上雖數不上首富，也是少數幾名好佬之一，年紀也已經這麼大了，怎麼還這般看不開？」

孫二聳肩道：「誰知道。」

丁玄輕輕嘆口氣道：「聽說這老頭兒無兒無女，除了抽兩袋烟，連酒也不喝，他這麼貪財，難道死後帶進棺材裏去？」

孫二忽然發現，這位血鏢丁玄似乎並不如江湖上謠傳的那麼可怕。

因爲他發現這位人人稱之爲魔鬼殺手的血鏢，無論說話或行事，都顯得十分通情達理。

一個通情達理的人，身上就很少會帶暴戾之氣。

一個不帶暴戾之氣的人，就很少會是一個惡人。

至少，他絕用不着像提防巴東五毒那樣，來提防這位血鏢丁玄。

孫二心頭一安定，像報知遇之恩似的，忽然壓低了嗓門道：「天天下雨，令人怪膩煩的，但少俠一股勁兒喝酒，也不是辦法……」

丁玄苦笑道：「否則怎辦？江寡婦跟人跑了，青狠老陳失了踪，小方老吳聽說也出了意外，這鎮上還有什麼好去處？」

孫二低聲道：「到安樂巷去轉轉啊，聽說，兩三天前，那邊又來了個叫玉妃的娘們，無論身裁、面貌、或談吐，都不比上次那位什麼九尾金狐遜色。」

當孫二開始提到安樂巷時，丁玄微微閉上眼皮，只是搖頭。

但當他聽完最後一句之後，他的眼睛突然睜開了。

他瞪着孫二道：「你只是聽說？」

孫二面孔微微一紅道：「不，不，我去看過，人品的確不錯，只是……咳咳……只是價錢太貴了。」

這位孫老二歡喜嚐鮮的僻好，丁玄也微有所聞，這麼一說，就對上路了，如果不是那娘們身價太高，他孫二會替別人牽綫？

現在，有一件事，已可確定，安樂巷那邊的確來了一位新姑娘。

但這一點並不足以令丁玄動心。

令丁玄怦然心動的，是孫二最後的一句比喻。

這使他忍不住懷疑，難道又是陰玉嬌那小妮子玩的花招？

他如此懷疑，並非毫無根據。

因此那小妮子也許也聽到了風雲教主的兩種嗜好，一時不肯死心，又想以身作餌，誘那魔頭露面。

丁玄想到這裏，不禁又急又恨。

那妮子雖然出身武林世家，但本身武功並無超人成就，她如此一再任性胡來，縱非自尋死路，也不啻自取其辱。

一個女孩兒家，一旦清白受到汚染，今後又將如何做人？

孫二低聲催促道：「少俠意下如何？要不要去轉轉？」

丁玄道：「身價貴到什麼程度？」

孫二道：「這娘們目前是只陪酒不賣身，陪一席酒的花費，是紋銀叁百兩！」

丁玄道：「只要人品好，叁百兩銀子

也不算貴呀！」

孫二道：「在你丁少俠來說，區區之數，當然不算什麼。」

丁玄道：「到了安樂巷沒有不賣身的理由，她有沒有定下一個梳攏的價格？」

孫二道：「我問過澆花水壺，他說：姑娘要的價格是三千兩，但人品方面，必須她先看中了意才行。」

丁玄緩緩站起身子道：「好，有意思，我去看看。」

× × ×

安樂巷的妓院，還像以往的老樣子。

唯一不同的地方，便是少了一個在走廊處嗑瓜子，見了老客人嚕叨不休的馬婆子。

丁玄跨進大門，第一個迎上來的是澆花水壺老張。

這位由伙計升上來的妓院老板，當然不會不認識丁玄。上次，他建議神龍上官杰換房間，結果差點害丁玄送命的那段波折，雖然不是他有意算計丁玄，同時丁玄事後也沒有見怪於他，但在這位澆花水壺心裏，多少總是個疙瘩。

所以，他如今見丁玄再度登門，臉上儘管掛滿笑容，心頭却止不住七上八下，忐忑不已。

丁玄笑道：恭喜你啦，張老板。」

老張一躬到地道：「不敢當，不敢當，歡迎少俠光臨！」

丁玄道：「聽說你這兒新來了一個名叫玉妃的姑娘？」

老張道：「是！」

丁玄道：「人品如何？」

老張道：「還可以。」

丁玄道：「替我擺桌酒怎麼樣？」

老張道：「遵命。」

× × ×

最好的房間，最好的酒菜，最伶俐的使女。

如果老張誇一句口，說這是他們這家妓院招待客人有史以來最隆重的一次，也不爲過。

但這並不表示這位老張比以前的馬婆子更懂得巴結客人。

這位澆花水壺其實是在以實際行動，彌補上次他對丁玄的一份歉意。

老張這份用心，丁玄當然看得出來。

這一頓酒，丁玄喝得十分愉快。

丁玄喝得愉快的原因，並不是因爲房間好酒菜好，或侍候的使女伶俐，而是當那位玉妃姑娘步入房間的一刹那，他一眼便瞧淸對方並不是小妮子陰玉嬌的化身！

× × ×

吸血鬼孫二沒讓丁玄上當，這個叫玉妃的新姑娘，的的確確是個難得一見的美人兒。

如果認眞比較，這個玉妃縱然無法勝過陰玉嬌，實際上也絕不比陰玉嬌遜色多少。

如今，丁玄只對兩件事感覺遺憾。

第一，過去三天，他不該喝那麼多酒，尤其今天，他更不該一喝就喝了個八分醉。

第二，這一點比第一點更重要，孫二不該在三天之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

一個已經有了八分醉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補足其餘的兩分，眞是太容易了。

丁玄終於醉倒。

× × ×

當人們完全淸醒時，如果一位大將軍和一名馬伕走在一起，誰也不難一眼看出，誰是大將軍，誰是馬伕。

但如果大將軍和馬伕一起喝醉，那就叫人很難分辨得出，誰是大將軍，誰是馬伕了。

喝醉的人，通常被喊作醉鬼。

醉鬼的意思，就是說這時候這個人的德性，已不再像是一個人。

大將軍和馬伕都是一樣。

丁玄也是一樣。

矜持而文雅的丁玄，突然失去了君子風度。

× × ×

他搖搖幌幌的拉着玉妃的手，一邊噴着酒氣，一邊不斷含混地重複着：「你中意不中意？三千兩，小意思，我們來……來……來……」

玉妃羞得滿臉緋紅，想掙又掙不脫，只好叫丫頭們去找老張。

老張來了，微微皺眉道：「玉妃，還就一點，他喝醉了。」

玉妃道：「他是這裏的老客人？」

老張道：「老客人雖談不上，但却是一位最好的客人。」

玉妃道：「出手大方？」

老張道：「風度也不錯。」

玉妃指着被緊握不放的右手道：「你瞧，死纏活纏的，這叫風度不錯？」

老張道：「男人喝醉了，還不都是這個樣子。」

丁玄頭已垂下，口中仍在迷迷糊糊的道：「放心，血鏢丁玄，有的是銀子，只要……只要……」

話沒說完，人已咕弄一聲倒了下去。

老張連忙過來帮忙將丁玄抱上了床，一面轉向玉妃道：「他這一醉，至少要到明天天亮才會醒轉過來，你要走你就先走吧，這裏我叫春香她們輪流照顧着他就是了。」

玉妃望着床上的丁玄，咬唇沉吟，似乎有點不忍心，終於毅然道：「不，我跟春香她們一起留下好了，他爲人的確不錯，同時又是奴家第一個客人，我就在這邊椅子上，暫且直打個盹兒，等過了三更天，如果他還不醒過來，我再回房安歇也不遲。」

丁玄這個客人，不比普通客人，玉妃答應留下，老張自是感激不盡。

老張走了，兩個丫頭撤去杯盤酒盞，另外端上兩份茶點，並在鴨咀爐內燃起一撮上等檀香。

窗外，濛濛細雨，仍在下個不停。

房內，燭影搖紅，幽香嬝嬝，美人和衣假寐。

良宵。

美景。

奈何——人已酩酊！

× × ×

丁玄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咀巴時張時闔，起初還喃喃發出囈語，但沒隔多久，便告沉沉睡去。

這樣過了約莫半個更次，玉妃忽然緩緩睜開眼皮，打着呵欠，慢慢站起

她望望床上沉睡如死的丁玄，皺眉自語道：「這些丫頭，被子也不替他蓋一條，要是着了涼，如何是好？」

她欵步走近床前，輕搖了丁玄兩下，低喚道：「丁公子，丁公子……」

丁玄的一表人才，顯已贏得伊人芳心

如果丁玄這時只有七分醉，伊人一舉一動，全都瞧在眼底，然後倚醉賣醉，軟硬兼施，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也許不到兩個更次，便可赴劉阮的天台之行了。

只可惜丁玄不是七分醉，而是足足的十分醉。

玉妃替他蓋上被子，他沉睡如故，連鼾聲都沒有中斷一下。

玉妃輕輕嘆了口氣但並未立即退開。

她仍存着最後一綫希望？

就在這時候，窗外突然响起細細的聲音道：「玉妃，丁公子酒醒了沒有？」

語氣中充滿了關切之意，像是老張的口吻，但絕不是老張的聲音。

玉妃似乎並不感覺意外，輕輕哼了一聲，沒有回答。

窗子忽然打開，冒出了一張白白淨淨的臉。

這張臉雖然白淨，但這人的牙齒却比醉貓老吳的臉還更黃。

尤其是他的舌頭，居然也是焦焦黃黃的，根本就不像是屬於人類的一張嘴巴。

玉妃啐了一口。

「丁公子醉與不醉，你何必這樣子關心。」

這人露出了一個淫邪的笑容：「他若眞的醉了，自然應該找個人代勞代勞。」

「虧你敢說出這種話，倘若教主聽見，不拍扁你的狗嘴才怪。」

「嘻嘻，若是姐姐成全小的這番心願，別說是拍扁嘴巴，就算是拍扁腦袋也是值得的。」

他的說話雖然淫猥，但玉妃竟然「噗哧」的笑了出來。

那斯也笑了。

他的「色胆」也不算小，竟然從窗子鑽了進來。

他鑽進房子的身手，靈活得就像隻猴子，而躺在床上的丁玄，却沉睡如死。

這人是誰呢？

玉妃知道，但丁玄却不知道。

丁玄從來都沒有見過他，只覺得他的武功也實在很不錯。

× × ×

丁玄眞的醉了嗎？

本來是的，但他有了一種特別的本事，就是醉了之後，又隨時都可以再清醒過來。

這一種「本事」看來很簡單，但要眞正辦到却難之又難。

但魔鬼殺手果然有魔鬼般的本領。

分明已醉得一塌胡塗的丁玄，忽然就像殭屍復活似的，一手就抓住那個白臉人的脖子。

就算眞的是殭屍復活，出手也未必有這般快。

那人的咽喉發出「咯」的一聲，整張臉不再白，而是變成了灰色。

但玉妃的臉却青了，她想不到丁玄竟然還是和平時般可怕。

「饒……饒……饒……」

那斯一連說了三個「饒」字，但饒來饒去最後的一個「命」字還是沒有說出。

丁玄微微一笑：「現在本該是丁某風流快活的時候，閣下竟然插上一脚，可惜這種事不比吃飯喝酒，只能讓兩口兒幹，第三者加入，請恕丁某難以接受。」

玉妃輕輕嘆了口氣，用一種細細的聲音對丁玄道：「他叫孫老三……」

「孫老三？」丁玄冷冷一笑：「他是孫二的甚麼人？」

玉妃皺眉道：「孫二若不是給他害得半天不吊，他現在應該在京師裏有一份很不錯的差事。」

丁玄道：「哦！他是吸血鬼孫二的弟弟？」

那斯不住的點頭，一張臉彷彿已快窒息似的。

丁玄終於放開了手。

但他的手中，赫然又扣着一口鏢。

血鏢！

× × ×

孫老三的臉又再變了另一種顏色。

他的臉色現在幾乎是綠色的。

丁玄沉下了臉：「朋友，現在是你最後的一次選擇。」

孫老三聽得毛骨悚然。

丁玄的語氣冷如冰。

甚至比冰還冷。

孫老三的武功也許不錯，但剛才丁玄一出手，他就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力。

他並不是不想反抗，而是不能反抗。

丁玄一出手，就已把他全身的要害都封死，而且還把他的脖子捏着。

面對着這個「瘟神」，孫老三唯有後悔自己的行動未免是太魯莽了。

丁玄冷笑一聲，道：「你是不是孫二的胞弟？」

孫老三點點頭。

但他一點頭，門牙就立刻少了兩枚！

他根本就沒有看見丁玄出手打他，他只是覺得嘴巴一陣劇痛，舌頭裏便啣着兩枚滿是鮮血的牙齒。

雖然他沒有看見丁玄出手，但他仍然知道那是丁玄在自己的嘴角上揍了一拳。

他看不見，只因爲丁玄的出手實在太快。

就算用「快如閃電」四個字來形容也絕不過份。

丁玄神色冷漠地又再問：「你是不是孫二的胞弟？」

仍然是那一句話。

但這一次孫老三的回覆却並不一樣。

他搖頭。

他開始知道，現在是說老實話的時候了。

血鏢丁玄是個怎樣的人，他雖然不曾親眼領教過，但却已聽過不少有關丁玄的故事。

這個小煞星，斯文起來的時候像個飽學之士，但發起狠勁的時候，嘿嘿！

丁玄連眼角都沒有瞧他一眼，淡淡的再問：「你叫甚麼名字？」

孫老三沉吟着。

丁玄蹙眉道：「你是不想說，還是不敢說？」

孫老三呆了半晌，才道：「我並不叫孫老三，和孫二也絕對無半點關係。」

丁玄冷冷一笑：「這一點我知道，我現在想知道的是你在風雲教中的地位和眞正的名字？」

冒認孫老三的人壓低嗓門，輕聲道：「我姓……」

但他只說出了兩個字，窗外忽然就响起了一陣很奇怪的聲响。

那是暗器的聲音。

不是一支暗器，而是三支！

颯！

颯！

颯！

那竟然是三支毒弩，分別向丁玄、玉妃和那個冒認是孫二胞弟的人來招呼。

突如其來的暗襲，最先遭殃的是那個冒認孫老三的人。

毒弩插在他的後腦上，就算弩箭沒有毒，也已足够要了他的性命。

那人登時了帳。

還有玉妃，她也沒有閃避開去，但她中弩箭的地方是在右臂。

唯一能倖免於難的，只有丁玄。

但丁玄沒有被弩箭射中，也不能用「倖」字來形容，他本來就是個使用暗器的高手，那根弩箭是給他用血鏢擊落的。

弩箭被擊落後，丁玄更再發一鏢。

窗外又是傳來「叮」一聲响，顯然連丁玄的血鏢也被對方擊落。

丁玄心中一凜。

能够避得開血鏢的人已不多，能把血鏢擊落的人更是罕見。

窗外那人，必是高手無疑。

丁玄一聲暴喝，正待追出去，但另一支弩箭又再破窗而入。

然而，這一箭並不是射向丁玄，而是射在床側的一根木樑上。

箭上有一張黃色的紙條。

丁玄觀察了好一會，肯定紙條上無毒，但他也不必親手把紙條拆下，就可以看見上面寫着的字。

字體寫得很端正，筆法也很蒼勁。

「紅葉橋，明晨請早。」

× × ×

字寫得不錯，但這七個字却未免寫得太簡單，也沒有甚麼氣派。

但除了這七個字之外，紙條上還有一個方方正正的印鑑。

印鑑上共有四個篆字，連丁玄看見都爲之心中一凜。

那四個篆字是——風雲教主。

玉妃雖然中了一支毒弩箭，而且毒力早已發作，但她仍然未曾斃命，她斷斷續續的對丁玄道：「你……要小心……」

丁玄嘆了口氣，正想給她診治，但她的嘴角忽然冒出了血。

血是藍色的，她嚙舌自盡。

現在就算丁玄要救她的性命，也已太遲了。

「風雲教主！」丁玄喃喃地，不斷重複着四個字。

「風雲教主！」

「風雲教主！」

「風雲教主……」

這本是良宵美景，而且丁玄也再無酒意，但佳人却已變成了死人。

奈何！奈何！

× × ×

紅葉橋上，冷霧迷離。

晨曦的霧，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鎖，鎖住了整座紅葉橋，也鎖着了丁玄的心。

風雲教主會不會眞的出現呢？

丁玄沒有去想這一點。

這些年來，他已學會了一件事：凡是想不通，老是浪費時間的事情，一概不去想。

他不怕風雲教主來，也不怕風雲教主不來。

無論這個既可怕、也可惡的教主是否出現在紅葉橋上，丁玄都一概不關心。

反正自己來了，就算那一張紙條只不過是無聊的人在放狗屁，却又何妨？

丁玄的衣衫很單薄，此地雖非高處，却也有「不勝寒」之感。

但他不在乎！

他只希望那些枉死在風雲教下的冤魂，今天都能在紅葉橋上，看着風雲教主是個怎樣的人，也看着風雲教主怎樣了帳。

倘若風雲教主眞的出現，而今天他又不曾了帳的話，那麼了帳的人極可能就是丁玄。

但丁玄並不想死。

他不想死並不是怕死，而是他若死在風雲教主的手下，今後江湖中恐怕又有不少人會遭遇到這個惡魔的毒手。

丁玄在江湖上，有人稱他爲少俠，但也有人稱他爲殺手。

而且是極可怕的魔鬼殺手。

但丁玄像個魔鬼嗎？

他不像。

除了江湖敗類視丁玄爲魔鬼之外，他的確不像個魔鬼。

但風雲教主呢？

他又是個怎樣的人？

這一點，丁玄也沒有去想，但就算他再想三百個晝夜，他也絕對想不到風雲教主是個怎樣的人。

× × ×

霧中，丁玄看見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如霧般虛幻，身如黃葉隨風飄逸的黃衣人。

他的一雙眼睛從霧中出現以來，一直都沒有眨動過。

丁玄的眼睛亮了。

因爲這個人的眼珠是碧綠色的，而他的頭髮却是一片金黃。

金黃得就像是黃金。

他的手中，有一塊兩尺長的鐵牌。

鐵牌看來並不比他的頭髮顏色奪目，但却有一種令人說不出的邪氣，從鐵牌上的一大堆文字透露出來。

鐵牌上有字。

密密麻麻的字，在丁玄的眼中看來，就像是一堆草。

一堆亂七八糟的草。

他們兩人就在紅葉橋上對峙着，你望我，我望你的。

良久，丁玄終於首先問第一句說話：

「閣下就是風雲教的教主？」

黃衣金髮人臉上露出一種冰冷而高傲的神態，冷冷的回答道：「我就是風雲教主！」

丁玄嘆了口氣，道：「你不是中原人氏。」

風雲教主道：「本座來自西方。」

「西方何處？」

「西方之西。」

「西方之西？」丁玄沉聲說道：「極西？」

「不錯。」

「極西之地，豈不是西方極樂世界了麼？」

「也不錯。」

丁玄好像一切都已明白，但他眞正瞭解的還是並不太多。

例如風雲教主所說的「極西」之地，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這一點，恐怕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很難眞正的體會，眞正的明白。

他與西藏密宗是否有某種深厚的淵源呢？

但現在丁玄已無暇去思索這一個問題，他面對着的是天下第一邪教的教主，他不能把自己的精神分散。

風雲教主忽然微笑，道：「這些日子以來，丁少俠對於本教的事，實在關心的很！」

丁玄立刻否認。

「我寧願關心一隻狗是否拉矢過多，也絕不會去關心貴教的事。」

風雲教主道：「但本教已有不少好手，死在下閣的手上。」

丁玄也否認這一點，冷冷說道：「他們不是死在丁某的手上，而是死在自己的手中。」

風雲教主道：「你這句話，本座聽不懂。」

丁玄道：「他們若不找丁某的麻煩，又怎會弄出這許多不必要發生的事？」

風雲教主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目注着丁玄半晌才緩緩的說道：「照丁少俠言下之意，他們都的確該死，該死！」

丁玄道：「但在教主看來，最該死的並不是他們，而是血鏢丁玄。」

風雲教主微微皺眉道：「你若該死，早就已經死了，又怎會活到現在？」

丁玄淡淡地笑了笑：「教主說的不錯，近日來丁某接二連三遭遇到不少殺人專家的追殺，但卻僥倖的還能活到今天，而且就站在教主的面前大放厥詞，看來的的確確並不該死！」

風雲教主點點頭：「現在本座也沒有殺你之意。」

丁玄道：「殺與不殺在於閣下，能否殺得了丁某也要看看閣下的本領。」

風雲教主道：「有人說你很狂，但也有人說你是個謙謙有禮的君子，看來兩種人你都像。」

丁玄道：「像丁某這種人，閣下一定看不慣。」

風雲教主悠悠一笑，又盯了丁玄半晌才道：「本座最欣賞的也正是你這種漢子，勇敢，不怕死，一句說話，閣下『硬是要得』。」

丁玄臉上並無喜悅的神態，風雲教主對他的說話，似乎沒有產生任何的作用。

風雲教主似是思索了一會，又向丁玄說道：「丁少俠對於昔年的一宗袈裟血案，似乎有很大的興趣。」

丁玄眨了眨眼皮，道：「我對不少事情都很有興趣，就算是貓狗打架，我也會仔細的慢慢研究，看看誰的本領大，誰的爪牙更兇猛。」

風雲教主道：「如此說來，你倒是一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物。」

丁玄道：「你可以這麼說，我也不怕承認，這個世間上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往往都並不相同。」

風雲教主輕輕咳嗽一聲：「咱們似乎把話題扯得太遠了。」

丁玄卻立刻搖頭。

「我覺得現在才是說話轉入正題的時候，教主可知道昔年的血案，在中原武林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大事？」

風雲教主笑了笑，道：「那是中原武林的庸人自擾，密宗的事，他們根本就毋須理會。」

「毋須理會？」丁玄嘿嘿一笑：「現在你大概已不怕承認，自己就是那宗血案的主謀了？」

風雲教主用一種漫不經心的語氣說道：「本座從來就沒有否認過這件事是我幹的。」

丁玄冷冷道：「憑風雲教的力量，不錯是可以在江湖上弄個天翻地覆，但你若以為中原武林的人都不堪一擊，那可是大錯特錯。」

風雲教主嘆了口氣：「就以丁少俠來說，就已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你對本教甚至對本教主早存偏見，否則……」

他的話沒有說下去。

丁玄並不笨，他當然已聽出了他言下之意。

但丁玄一口就拒絕了對方的「好意」，他冷冷的說道：「就算你把風雲教整個拱手相送，丁某也絕對無法接受。」

風雲教主又嘆息着，道：「難道你一定要逼本座出手？」

丁玄道：「教主武功蓋世，你一出手我很可能就會變成死人，但丁某不自量力，還想向教主討教幾招。」

這完全是一派江湖人通常挑戰的口吻，風雲教主就算是涵養再好，也忍耐不住了罷！

但，風雲教主看來仍然還沒有動手之意。

不過丁玄絕不會上他的當。

風雲教主的神態越是悠閒，他那致命的一擊也就隨時都會向丁玄攻至。

丁玄並不笨。

他一點也沒有猜錯，就在風雲教主摸了摸鼻子，微微伸直了腰肢的時候，他手中的那塊鐵牌突然像鋒刀般，向丁玄的脖子上削去。

丁玄只覺得那塊鐵牌突然閃起一股寒森森的光芒，風雲教主動作之快疾，實在是難以形容。

丁玄好像呆了一呆。

但他並非眞的呆住，否則在這種兇險的情況下，他可能連風雲教主的第一招都

接不住。

颯！

丁玄足尖一點，身子一縮，整個人就像怪鳥般向上疾拔而上。

風雲教主一聲長嘯，手中鐵牌陡地一翻，向丁玄的腰間疾拍。

這一下的勢子快絕無倫，在電光石火之間，就足以判決了丁玄落到地上的時候，是否還是個活人。

但丁玄不愧是個「魔鬼殺手」。

「魔鬼殺手」當然有魔鬼般的本領，風雲教主這一擊眼看必可得手了，但丁玄身在半空，居然還能一歪再歪，又把鐵牌避開。

風雲教主又是一聲冷喝，鐵牌反手刺出。

又是一連串兇險之極的激鬥。

風雲教主奇詭的招式，幾乎已把丁玄的雙手逼得無法招架，更別說反擊了。

丁玄一退再退。

看情況，他今天很可能就要吃一場敗仗。

風雲教主充滿自信的，把丁玄步步逼退。

雖然丁玄還可以向後退下去，但他的勁力似已漸覺虛弱。

但風雲教主的自信，忽然開始漸漸變成冷汗！

目前他無疑是佔盡優勢，但既已佔盡優勢，又為甚麼還未能把丁玄擊敗呢？

答案只有一個：丁玄並不如風雲教主想像中的脆弱。

雖然風雲教主一直都很看得起丁玄，但是，他一直都認為丁玄絕不是自己的敵手。

他認為單憑自己的信心，就已足夠擊敗丁玄而有餘，又何況自己的武功更在丁玄之上？

可惜的是，他不知道，過份的自信，再加上錯誤的估計，就會變成愚不可及的驕傲。

而高手相爭，驕傲只會帶來失敗，甚至是死亡。

×　×　×

霧仍是那末濃厚。

但丁玄的眼中忽然射出一股凌厲的光芒，好像是兩把飛鏢，一直穿過風雲教主的心臟。

一直都對自己充滿信心的風雲教主，突然覺得自己的力量已開始崩潰。

丁玄雖然赤手空拳，但他的一雙手就已是極厲害的武器。

他的手像刀，人也像刀。

但丁玄最擅長的武功是那一種呢？

答案只有一個。

鏢！

血鏢！

×　×　×

當風雲教主第一次感到驚慄的時候，也就是血鏢向他咽喉插進去的同時。

沒有人能形容風雲教主這個時候的表情。

鏢影一閃，只是一刹那間的時間，但風雲教主卻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全身都在發抖。

丁玄發出這一鏢之後，他整個人也好像已陷入虛脫的狀態。

剛才風雲教主給他的壓力，是無可比擬的，也是無法形容的。

丁玄已不只一次觸摸到死神的手。

但上天畢竟還是眷顧心地善良的人。

套一句老生常談，那是：「邪不能勝正」。

無論你對丁玄這個人的觀感如何，他一直都沒有幹過眞正傷天害理的事。

雖然他曾被人視為江湖煞星，但他並不是正義的煞星，而是邪惡的煞星。

再套另一句老話，他是替天行道。

風雲教主一直都自視為天人。

但到最後，他被上天摒棄，掉進死神的懷抱裏……

(尾聲)

風雲教已風流雲散。

對於風雲教主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劇。

不但風雲教完蛋，連教主也賠上了一條「寶貴、高貴、甚至是尊貴如帝皇的性命」。

這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但對於中原武林，那又是一件怎樣的事呢？

這一點，絕對不難想像！

如果中原有一百萬個武林人物的話，那麼最少該有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人額手稱慶。

還有剩下來的那一百人又怎樣？

他們却狠狽極了。

他們變成了無主孤魂，又像沒有家的野犬，更往往被人視作毒虫惡獸，成為了人人誅殺的對象。

他們當然就是風雲教的餘孽！

×　×　×

丁玄一舉毀滅了風雲教之後，這個號稱血鏢的俠士，忽然間就在江湖中銷聲匿跡。

誰都不知丁玄去了甚麼地方。

丁玄難道靜悄悄的就此退出武林？

不。

他還年輕，他還有凌雲壯志，他胸膛裏還有翻騰不息的熱血。

他當然不會繼續在江湖上，過着遊俠的生活。

直到丁玄忽然又在江湖上露臉的時候，已是翌年暮春三月。

地點仍然是揚州，紅葉橋。

又是大霧迷離的一天。

丁玄在這條橋上靜坐了整整半天，等到霧漸散後，他才從紅葉橋不遠處僱用了一輛舒適的馬車，囑咐車伕送他到揚州最大的一間賭場。

丁玄給別人的印象，是對賭博有很大的興趣，也有很大的本領。

現在，他又去賭了。

他賭的是銀子，還是用自己的性命賭別人的性命呢？

丁玄不知道。

他只知道，揚州最大的一間賭場裏，又出現了幾個大魔頭。

他就是準備去跟他們狠狠地賭一場的……

——全文完——

八仙鬥八魔

何張加盟武八仙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玄、呂崇岩、韓劍平、藍啓明等四人一路向衡山而來，第四天深夜，才到達衡山山脚。然後由識途老馬的藍啓明引路，走向他和何可人約定之處，去尋訪何可人。果見何可人騎着一頭青驢從林中走出，李玄一見何可人，即斷定此人必是一位姑娘，他認爲韓劍平具有吸引異性的魅力，於是便暗示藍啓明爲韓劍平引見，李玄與呂崇岩則遠遠的在觀察。韓劍平與何可人相見之後，竟似故舊重逢，十分投契，韓劍平便把來意說出，何可人甚爲高興……。

韓劍平聽到此處，方發覺自己失態，遂把張俊臉，漲得通紅地，趕緊連連搖手，陪笑說道：「何兄千萬莫要誤會，小弟是爲何兄的絕世風儀所醉，以致有點出神失態，我既有所求，那有不願將內情相告之理。」

何可人聞言，雙頰紅意更添，但卻並無慍色！

韓劍平繼續笑道：「我們企圖如此做法之意，是想使『衡山隱叟』張太和，參與『武林八仙』盟約！」

何可人問道：「什麼叫『武林八仙』？」

韓劍平笑道：「就是韓劍平等，要聚集八位形容略與『八洞神仙』相似的武林奇客，彼此定盟，結爲兄妹！」

何可人目光一亮，撫掌笑道：「妙事，妙事，韓兄既號『玉笛韓湘』，定在『武林八仙』之中，担任風神獨秀的『韓湘子』了？」

韓劍平愧然笑道：「小弟濫竽充數，不敢當何兄謬讚！」

何可人笑道：「以此類推，你那位生性詼諧的李大哥是『李鐵拐』，身着道裝，相貌清奇的呂二哥，是『呂純陽』，調皮搗蛋的藍啓明是『藍采和』，再加上韓兄這位最恰當的『韓湘子』，已經把『八洞神仙』之數，湊成半數了呢！」

韓劍平見何可人已知其四，遂面含微笑地再加解釋說道：「『崑崙處士』曹長吉，是名副其實的『曹國舅』，倘若再能邀得『衡山隱叟』張太和，担任『張果老』，便告只缺一位『漢鍾離』，和一位『何仙姑』了！」

何可人聞言，便指着那頭青色俊驢，向韓劍平笑道：「組盟『武林八仙』，確是一樁罕世佳話，小弟願促其成，這頭青驢，敬以相贈，韓兄不要再推却了！」

韓劍平自然不會再推，便即抱拳致謝！

何可人兩道秋水眼神直注在韓劍平臉上，揚眉笑道：「韓兄，你們『武林八仙』組成之後，因係盡結絕世高手，定可睥睨海宇……」

韓劍平不等何可人話完，便自搖手笑道：「何兄，小弟等組盟『武林八仙』之意，不在爭霸武林，只有一樁大願！」

何可人道：「這樁大願小弟可否得聞？」

韓劍平點了點頭，正色說道：「當世武林，有八位厲害的魔頭，不是嘯聚稱霸，爲禍一方，便是獨往獨來，窮兇極惡，故而韓劍平等意欲組盟『八仙』，共蕩『八魔』！」

何可人再度撫掌笑道：「組八仙，蕩八魔，又是一樁妙事，也是一樁盛舉，但不知『八魔』之稱，係屬何指？」

韓劍平含笑答道：「神環魔脩通化頭陀，神劍魔道顧凌霄，神劍魔尼王師太——」

何可人聽得點了點頭，插口說道：「這僧道尼三位，出家方外，不務清修，行爲淫邪，心地狠辣，確是應該加以蕩除的魔道人物！」

韓劍平又復屈指數道：「『藍面魔君』呼延西與『逆天魔醫』施不施郎舅，化外兇苗飛魔峒主，『魔心秀士』古玉奇——」

何可人靜聽至此，雙眉微挑，截斷韓劍平的話頭，以一種關切神情說道：「『魔心秀士』古玉奇除了一身詭異武功之外，心計也毒辣無比，韓兄若是到了他那座『秘魔莊』中，必須步步小心才是！」

韓劍平謝過何可人的關切情意，微微笑說道：「八魔之中，我已說過七位，最後一魔便是將於明年九九重陽，在『南海普陀』，舉行雙十壽宴的『魔鈴公主』諸葛飛瓊！」

何可人笑道：「韓兄打不打算參與明年九九重陽的這場熱鬧？」

韓劍平點點頭答道：「我們打算『八仙過海』，前往『普陀』，替這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來個『八仙上壽』！」

何可人搖頭一嘆，含笑說道：「這『八仙過海』及『八仙上壽』，都是古代神仙盛事，不想竟見之於今日武林，小弟到時也必趕往『普陀』，一開眼界！」

韓劍平見何可人與自己話語投機，遂故意苦着一張俊臉，眉峯深聚說道：「正因如此，而我們必須在明年九九重陽以前，湊足『武林八仙』，否則便將所願難成的大煞風景！」

何可人微笑道：「韓兄何必掛慮，常言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你們如今業已聚有六位之多，那怕『武林八仙』盟約不能成立？」

韓劍平忽然面色一正，站起身形，向何可人深深一揖！

何可人恭身還禮，訝然笑道：「韓兄爲何忽然如此多禮？」

韓劍平一雙俊目之內，朗射神光，凝注何可人臉上，語音神色，均顯得極爲誠懇地，含笑說道：「韓劍平有樁大事，意欲有所奉求於何兄——」

何可人舉手微搖，接口笑道：「韓兄且請收回這『奉求』二字，我們雖係風萍初聚，但因氣味相投，無殊知己深交，不論是甚麼大事，只消有韓兄一言，小弟均願爲盡力！」

這幾句話兒，聽得韓劍平心內感覺有一種

說不出的異常受用，目光中深蘊眞情，再度長揖笑道：「韓劍平敬請何兄不吝下交，參與『武林八仙』盟約！」

何可人聞言，大出意外地微微一愕，但旋即秀眉雙揚，含笑說道：「韓兄，小弟本覺『武林八仙』之盟，極爲高雅有趣，故而對你這一邀請，理應立時答允，但『八仙』之中，『韓湘子』與『藍采和』均已有了適當人選，你難道竟要小弟挺起大肚皮，手搖芭蕉扇地，去裝扮那位『漢鍾離』麼？」

韓劍平覺得這位巾幗奇英，委實會裝胡塗，不禁失笑說道：「何兄，你猜錯了，『漢鍾離』的人選，還須另外找尋，韓劍平是請你担任我們『武林八仙』之中的『萬綠叢中一點紅』呢！」

何可人自然懂得韓劍平這句「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涵意，遂紅暈生頰，又似嬌羞，又似嬌嗔地，妙目雙翻，反向韓劍平問道：「韓兄，你是因爲我姓何，才異想天開，要叫小弟易弁而釵地，去作『何仙姑』麼？這樁事兒，恕難從命，因爲或許小弟這個『何』字，只是個假姓——」

韓劍平不等她再復推諉，遂自懷中取出那條繡有「可人」小字的淺綠羅帕，雙手捧向何可人，低聲笑道：「這條羅帕，想是何——何仙姑所失，韓劍平敬爲璧返，並再度懇請何姑娘參與八仙盟約！」

這樣一來，任憑何可人如何灑脫不羈，也難免玉頰全紅，耳根發熱地，「呀」了一聲，含羞說道：「想不到這方羅帕，竟會失落在韓兄手中，才讓你識破了我的廬山面目！」

韓劍平見她微帶嬌羞之下，風神之美，益發絕代傾城，遂心中好生陶醉地，再作請求笑道：「何姑娘——」

誰知何姑娘三字方出，何可人竟妙目微飄，柔情似水，梨渦雙現地，截斷韓劍平話頭，向他揚眉笑道：「韓三哥，你既要我參與『八仙之盟』，便不應該再生生分分地叫我『何姑娘』，從今以後要親熱些，叫我『八妹』！」

韓劍平想不到會一請便允，更想不到何可人在被自己揭破女孩兒家身份以後，仍然這等倜儻大方，不禁喜心翻倒，眉飛色舞地，含笑說道：「何——何——八妹，我們等『八仙』齊聚之後，尚須重行序齒定盟，你何必如此自謙，甘居末席？」

何可人嬌笑道：「韓三哥，我不是自謙，實在是自知年齒最幼，鐵定只能作小妹呢！」

韓劍平聞言，又想動問，又覺難以啓齒地，囁囁嚅嚅說道：「八妹，你……芳齡……」

何可人見他這副神情，忍俊不禁地，揚眉笑道：「韓三哥，你是名滿乾坤的浙東大俠，應該倜儻無羣，風流絕世才對，怎麼心中想問我年齡多大，口中却有些說不出來呢？我今年十九歲，豈非做定『八妹』，難道還有十八歲的『曹國舅』和十七歲的『鍾離權』麼？」

韓劍平是俠中君子，並非好色之徒，但如今對於這位何八妹的絕代風神，倜儻舉止，却自然而然地，看在眼底，愛在心頭，等她話完之後，低聲笑道：「八妹既允加盟，我們且一同出林，與李大哥等相敘，並向他們報告這樁天大喜事！」

何可人目光一轉，微笑說道：「韓三哥，我雖答允勉附驥尾，得列仙班，但却暫時不能和你們這些李鐵拐、韓湘子等相聚一處，因爲我有要事在身，連與李大哥們，都不及互敘地，便須立即告別！」

韓劍平聽完話後，因覺不便對何可人強留，立時黯然神傷地，別緒堆眉，離愁滿面！

何可人剔透玲瓏，善體人意，見狀之下，遂盈盈一笑，靠近韓劍平身邊，低聲勸慰說道：「韓三哥不必如此惜別傷離，小妹雖然要等明年九九重陽，才能趕到『南海普陀』，與諸位兄長，共締『八仙之盟』，但人事如雲，飄浮莫定，也許能在極短期間，便可互聚。」

韓劍平無可如何地，苦笑說道：「八妹既有要事，暫難相聚，也應該去與李大哥等，見上一禮，然後彼此爲別——」

何可人好似靈機忽動，頗爲俏皮地，揚眉笑道：「韓三哥，倘若彼此見面禮敍，總得談上幾句，難免誤了小妹大事，這樣好了，你先出林去告知李大哥等，我已答允加盟，然後小妹便在告別之前，親向你們這些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每人奉贈一件薄禮，以表心意！」

韓劍平失笑說道：「八妹，你這算是什麼花樣，世間那有如此厚臉皮的哥哥，不但不給你見面禮，反而先接受小妹厚贈？」

何可人嬌笑說道：「不接受也要接受，誰叫你們佔了便宜做哥哥呢？說不得只好請對我這向來任性的刁蠻小妹，多多包函慣縱！」

她一面含笑發話，一面果然極爲嬌俏刁蠻地，將那頭青驢絲韁，交給韓劍平，並把他推向林外！

韓劍平拗她不過，只好牽驢出林，那頭青色俊驢，竟對他毫不倔強，異常乖順！

藍啓明見韓劍平牽驢出林，不禁頗爲高興地，笑聲叫道：「韓三哥，你眞有一套，但驢子雖已弄來，那位驢主人呢，到底她是不是巾幗奇英，肯不肯參與我們的『八仙盟約』？」

韓劍平尚未答言，李玄便已怪眼雙翻地，向藍啓明笑罵說道：「藍小四，你是眞笨，還是裝笨，韓老三滿臉春風，目光中閃射出象徵高興到了極點的心花怒放光芒，連走路都有些飄飄然，還用得着再問對方是不是巾幗奇英，以及那巾幗奇英對韓老三怎麼樣麼？」

韓劍平眞被這位結盟大哥「鐵拐酒仙」，嘲弄得滿面通紅，只有蹙眉苦笑！

李玄對藍啓明說完之後，又向韓劍平怪笑問道：「韓老三，我猜得可對，我們『武林八仙』之內，是否又添了一位『何仙姑』，只缺一位『鍾離權』了！」

韓劍平手牽青驢，緩步走到李玄等人身前，含笑點頭說道：「何姑娘業已答允加盟，但她因身有急事，暫不能和我們相聚，並已與小弟約定，準於明年九九重陽之前，趕到『南海普陀』，參加『八仙渡海』，爲『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祝賀雙十生辰的那場熱鬧！」

李玄聽得韓劍平果然達成了雙重任務，不禁極爲高興地，哈哈大笑說道：「韓老三，這位何小妹雖然目前不能與我們相聚，但彼此既已訂盟，總得敍個禮兒，我這作老大的，縱或拿不出什麼珍貴見面禮物，也該敬她一杯美酒，略表微意！」

韓劍平大笑說道：「李大哥不必準備見面禮物，何八妹這就出林，她還要分送我們每人一樣見面禮呢！」

李玄「咦」了一聲，向呂崇巖、藍啓明等，揚眉笑道：「呂老三和藍小四聽聽，我們作哥哥的，反有見面禮物可得，這位何八妹也着實是個刁蠻風趣的妙人兒呢！」

李玄話音方了，一條飄逸如仙的白衣人影，已自林中出現！

何可人雖自林中馳出，但足下却未絲毫停留，她身形捷如燕掠，輕似雲飄地，在距李玄等人的丈許之前，一閃而逝！

但就在這一閃之間，却凝眸送笑地，嬌聲叫道：「小妹因身有急事，不能奉侍清談，尚請諸位兄長寬宥我失禮之罪，且等明年九九重陽，趕到『南海普陀』，再復拜見！」

一面嬌笑發話，一面纖手微揚，便有四樣物件，分向李玄、呂崇巖、韓劍平、藍啓明等

四人，淩空飛來！

李玄等人，剛把飛來之物，接在手中，何可人嬌笑發話的尾音餘韻，已在五十丈外！

藍啓明驚奇得一伸舌頭，向「鐵拐酒仙」李玄失聲說道：「這是『鸞翔九天，壺公縮地』的最高輕功身法！慢說我這飯桶笨蛋似的藍小四，望塵却步，不可企及！就連李大哥這等神通廣大的絕代奇俠，恐怕也未必定能辦得到吧！」

李玄雙眼一瞪，佯怒罵道：「藍小四不要嘮叨，我早就從何小妹的雙目神光之中，看出她具有難以意料的絕世身手！『武林八仙』盟約之內，添了這樣一位『何姑娘』，確實大增光彩！我既身爲老大，倒要設法好好獎勵獎勵這次立了大大功勞的韓老三呢！」

這時，何可人身形早杳，一千奇俠遂觀看這位刁蠻小妹，所送給自己的是甚麼禮物？

李玄手中所接之物，是粒大如龍眼，含有奇異香味的白色丸藥！

他手持丸藥，湊向鼻端仔細嗅了嗅，頓時眼笑眉開地，幾乎高興得要在地上打滾。

藍啓明訝然問道：「李大哥，這是一粒甚麼足以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罕世靈丹？你怎麼高興得好像快要瘋了？」

李玄笑得幾乎連嘴巴都合不攏來地，一面把那粒藥丸，揣入懷中，一面揚眉答道：「這不是一粒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罕世靈丹，而是一粒功能使滿甕清泉，立化美酒的難得『酒母』！」

呂慕巖聞言，暗對何可人的慧質靈心，好生讚嘆！心想這位盟妹委實深諳「寶劍贈壯士，紅粉贈佳人」妙旨，才極爲恰當地，送給嗜酒如命的「鐵拐酒仙」李玄，一粒難得「酒母」，使李大哥高興萬分，珍如拱璧！

他一面心中讚嘆，一面察看着自己手中之物。

呂慕巖的手中是一根烏黑如鐵，但份量却比鋼鐵重得太多，不知係何物所製的「純陽道響」！

除去質料奇異，顯非凡物之外，何可人把這根「純陽道響」，送給「純陽劍客」呂慕巖，確實也極合身份！

李玄搖頭笑道：「這個何小妹，名如其人，算是一位絕世難尋的可人兒！韓老三，你若不大加努力，而錯過這一段姻緣，我李老大非用『大悲金剛掌』力，重重摑你三個大耳括子不可！」

語音了後，目光一注韓劍平，不禁與呂慕巖、藍啓明等，相顧大笑！

原來，李玄與呂慕巖均在察看何可人所送之物，但韓劍平却目光中顯然深蘊情思地，凝視着何可人所去方向，失神呆立！

藍啓明俊眉微軒，含笑叫道：「韓三哥，其人已去，其物猶存！你不曾練有『天眼通』，看不見何八妹了，不如看看她送給你的是甚麼罕世珍奇之物？在小弟想來，定然比送給李大哥及呂二哥的東西，更爲貴重難得！」

韓劍平被藍啓明這樣一叫，方從失神呆立的悃悃情思之中，驚悟過來，見李玄等均帶着滿面神秘笑容，目注自己，不禁雙頰通紅，奇窘無比！

李玄怪笑問道：「韓老三，何小妹送我一粒極爲珍貴的難得『酒母』，送呂老二一根質料不凡的『純陽道響』，均投所好，頗爲適合我們這兩個老酒鬼老雜毛的身份！故而我好奇心起，要看看她送你甚麼東西？難道匆促之間，這位可人小妹，還能從身邊尋出適於送給你這位『玉笛韓湘』之物？」

韓劍平因適才惜別失神，只知自己接在手中的是樣柔軟物件，聞言之下，遂向李玄等人，舒掌相示！

這件東西，在場四人，都曾見過，原來就是那條被藍啓明自何可人身邊偷來，而由韓劍平出面奉還，繡有「可人」兩個瘦金小字的淺綠羅帕！

李玄看見這條羅帕之後，滿面安慰神色地，點頭笑道：「佳人深有意，羅帕贈郎君！韓老三，你趕緊好好珍藏，這條羅帕之上，分明蘊有何小妹對你的萬斛柔情，價值之高，遠過於趙璧隋珠，莫邪干將！」

韓劍平聞言，遂以一種又慚又喜心情，把這條繡有「可人」小字的淺綠羅帕，靦然揣入懷內！

李玄怪眼雙翻，向藍啓明注目問道：「藍小四，你得到的是甚麼東西？」

藍啓明舉着手中一個小小白布包裹，微笑說道：「何小妹聰明可人，送給你們的東西，都恰如其分，深愜心意，當然不會草草的對她藍四哥有所吝嗇！」

李玄「哼」了一聲，冷笑說道：「藍小四，你不要替你自己往臉上貼金！照我李老大的看法，何小妹上次已作弄你和靑驢賽跑，把你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前氣不接後氣，足見對你的印象不好！何況你又偷過她的羅帕，她還會有好東西送給你麼？」

藍啓明劍眉雙軒，哈哈大笑說道：「李大哥，你完全弄錯！我認爲何小妹除了對韓三哥是三生緣定，一見留情之外，就應該對她藍四哥的印象最好！假如若不是我藍啓明上氣不接下氣地，費了那番苦力！及施展空空妙手，偷來那條羅帕，她怎會位列仙班？更怎麼會與我韓三哥『俠士美人相邂逅，仙姑湘子兩留情』呢？」

李玄大笑罵道：「藍小四牙尖舌利，好一張刁嘴！」

藍啓明微微一笑，向韓劍平叫道：「韓三哥，不是藍小四刁嘴，而是我對韓三哥與何小妹間的這段良緣，委實功勞不小，藍小四把話說在前面，萬一何小妹送我的這個白布小包之中，不是甚麼好東西？則我定要在你們花燭之夕，想盡花樣，窮兇極惡地大鬧洞房，作爲報復！」

韓劍平雙頰生紅，無法答話！

藍啓明遂一面動手打開布包，一面向李玄笑道：「李大哥，這布包雖小，却頗沉重，其中大概是塊黃金？何小妹眞是妙人，她在以『酒母』贈酒鬼，『道響』贈老道，『羅帕』贈情郎之後，又以『黃金』贈神偷，件件恰如身份，怎會不令人佩服她靈心慧思？」

說到此處，小包的外層白布，已被解開，但其中却還有一層白布！

藍啓明不禁有點目瞪口呆，李玄則哈哈大笑說道：「藍小四，你慢慢看吧！倒看看何小妹對於你這位藍四哥的印象，究有多好？」

藍啓明仍然不服地，揚眉笑道：「李大哥，我不服輸，我認爲包裹得越是周密，便越是顯得其中所藏，價值甚高，絕非俗物！」

話音方了，第二層白布，又已解開！白布之中，又是白布！

李玄剛剛打了一個哈哈，藍啓明便對他搖手笑道：「李大哥，你不要笑，其中沉甸甸地，定有東西，決不會層層是布，對我大加作弄的！」

藍啓明說得不錯，在第三層白布解開之後，布中所藏之物，便自赫然現出！

羣俠目光齊注，各自表情不一！

呂慕巖是忍俊不禁，掩口葫蘆！李玄是縱聲狂笑，樂得打跌！藍啓明是神情羞窘，臉色慘白！

只有韓劍平是把兩道烱烱眼神，凝注在藍

啓明的手掌之上！

原來，第三層白布之中，只是一塊毫無奇處的尋常石子！

藍啓明無以解嘲，只有俊臉通紅地，向韓劍平赧然一笑道：「韓三哥，你小心了！在你與何小妹洞房花燭吉夕，藍小四要大展神通，錦衾之內，可能有蠍子，馬桶之內，可能有蛇，床底下也可能正在你們鸞鳳和諧，巫山夢好之際，會大煞風景地，鑽出一個靑面獠牙的山精海怪！」

話完，便把手中石子，隨意扔向草內！

韓劍平神功早聚，把手一抬。那粒石子便在尙未及地之時，飛向他的手內！

這種舉措，不僅藍啓明深感驚愕，連李玄與呂慕岩，也覺莫測高深。

韓劍平用「太乙神功」，吸回小石，先翻覆看了一看，然後仍向藍啓明含笑遞去。

藍啓明莫名其妙地，惑然問道：「韓三哥，你這是何意？難道藍小四看走了眼，這塊小石，並不尋常，而是前古神仙女媧氏煉來補天的——」

韓劍平不等藍啓明話完，便自微微一笑，朗聲吟道：「石本無奇豈足珍？可人情意總深深！留題不是尋常語，上得山多防損身！」

藍啓明與李玄呂慕巖等，聽完韓劍平所吟，再向那塊小石之上，仔細注目，方看出石上鐫有七個針尖般的字兒，寫的是「上得山多終遇虎！」

李玄是失聲一嘆，然後撫掌狂笑說道：「奇女子，奇女子！這位何小妹的心胸舉措，技藝風華，那一樣也均稱得起超凡絕俗！韓老三的前生，準是連當了九世和尙，世世苦行孤詣，戒律精嚴，才感動了西天佛祖，上界天神，修得今生福慧！」

韓劍平又被這位無語不詼諧的「鐵拐酒仙」李玄，說得赧然笑道：「李大哥，你有幾句正經話兒沒有？……」

李玄雙眼一瞪，截斷韓劍平的話頭說道：「韓老三，你急些什麼？我老花子身爲老大，怎會沒有幾句正經話兒？」

語音至此一頓，轉面目注藍啓明。果然一本正經地，沉聲說道：「藍小四，何小妹送你這『上得山多終遇虎』七個字兒，含義極深，價值高於千雙玉璧，萬兩黃金！你能不能體會出她對你的一片關懷情意？」

藍啓明點頭笑道：「小弟體會得出這七個字兒之中的所涵深意！」

李玄嬉笑怒罵已慣的那張滑稽臉龐之上，那裏綳得住多久正經？「噗哧」一聲，又復現了原形地，怪眼雙翻，向藍啓明罵道：「藍小四，你既已識得好歹，還不趕快向你韓三哥賠禮？並保證在他與何小妹洞房花燭之時，馬桶之內沒有毒蛇，錦衾以內沒有惡蠍，床底下也沒有山精海怪！否則，新郎官準會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叫他們鸞鳳如何和諧？神女襄王怎生合夢？」

藍啓明聞言之下，果向韓劍平深深一揖，含笑說道：「韓三哥，小弟向你賠禮！請三哥儘管放心，在你良辰吉日之時，錦衾中縱或有上隻把兩隻蠍子，但蠍尾毒鈎，也定被藍小四早已掐掉！」

韓劍平皺眉搖頭，呂慕巖看得失笑叫道：「李大哥與藍小四你們這一對專門搗蛋的難兄難弟，不要再尋韓老三的開心，我們應該辦點正事，去拜訪『衡山隱叟』張太和了！」

李玄手指峯頭，怪笑道：「張太和那三間茅屋，就蓋在這『祝融峯』的近頂之處！我們應該先派個人去，和他談談，邀請他加入『八仙之盟』他能一口答允，自然最好，倘若假作清高，不識抬舉？再攷慮採取其他刁鑽古怪的邪門手段！」

韓劍平點點頭笑道：「先禮後兵，原該如此！」

藍啓明看他一眼，含笑說道：「韓三哥，既然先要正大光明的拜會『衡山隱叟』張太和，則似乎以你這名滿江湖的浙東大俠，是最適當的使者人選！」

韓劍平也竟義不容辭，正待點頭允諾，李玄忽然連連搖手地，向藍啓明軒眉怪笑說道：「藍小四你說錯了，張太和自命清高，隱居『南嶽』。性情必極怪僻！要想勸服這種怪人，參與『八仙盟約』，那裏會是三言兩語，便可如願？故而先去見他之人，不應該是位正大光明使者，而應該是位口若懸河，舌如利劍，能把死人說成活人的刁嘴尖牙之輩！」

藍啓明聽得把頭一縮，搖手苦笑說道：「李大哥不要罵了，你口頭的那些德行，和我差不許多！但因你身居老大，可以美稱爲『滑稽玩世』，我身居小四，只能落得個『刁嘴尖牙』！你是不是要我這藍小四，去向『衡山隱叟』張太和，賣弄賣弄口舌之利？」

李玄點頭笑道：「藍小四頗有自知之明，我正要你去！」

藍啓明抬頭一看天時，微笑說道：「藍小四願當此任，大概有個把兩個時辰，我或許就能將張太和弄到這頭靑驢背上，手持漁鼓，成爲『張果老』了。」

話完，立即施展輕功，飄身上峯，李玄又向他怪笑叫道：「藍小四，我只命你向張太和，賣弄刁嘴尖牙，却不曾命你向他賣弄毛手毛脚？你莫要——」

藍啓明一面騰身，一面笑聲答道：「李大哥放心好了，常言道：『盜亦有道』，我不僅知道張老頭兒隱居清苦，禁不起偷！並還記得何小妹送給我那句話兒，『上得山多終遇虎』呢！」

韓劍平見藍啓明身形隱沒以後，便向李玄及呂慕巖，含笑說道：「藍四弟伶牙俐齒，巧言善辯，此去可能會馬到功成，出頭露臉。」

李玄冷笑一聲，搖頭說道：「韓老三，我的看法，和你不同，我認爲藍小四此去，不是出頭露臉，而是灰頭土臉！」

韓劍平大笑說道：「李大哥既然料定藍四弟此去可能會弄得灰頭土臉而回，又何必多此一舉？」

李玄微笑說道：「韓老三，這種『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之舉，用意只在探測探測『衡山隱叟』張太和的語氣，和他目前狀況？然後才好針對對方弱點，再共同商議妙策，實現這樁『硬抬果老上靑驢』的武林佳話！」

說完，取出背後的酒葫蘆來，又自縱聲笑道：「這『祝融峯』脚的景色不俗，我們且騁懷游目，飲上幾杯，等待藍小四噘着嘴兒，來報消息！」

呂慕巖、韓劍平等點頭笑諾，盟兄弟三人遂一同暢飲，「鐵拐酒仙」的豪情萬丈，「純陽劍客」的道骨仙風，「玉笛韓湘」的風流俊逸，再配上名山美景，看去簡直就是一幅丹靑妙手所繪「神仙行樂圖」的模樣！

個把時辰過後，一條矯捷藍影，自「祝融峯」上馳落！

李玄目光一注，便向韓劍平冷冷笑道：「韓三弟，你佩不佩服你李大哥的神機妙算？藍小四的那張嘴兒，噘得總有一尺多長了吧？」

語音方畢，藍啓明果然面帶苦笑地，走到他們身前，向「鐵拐酒仙」李玄，皺眉問道：「李大哥，你饞不饞？」

李玄被他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兒問得愕然，片刻以後，方自拍着肚皮，怪笑幾聲答道：「我們在飲無肴寡酒，如何不饞？但『九疑麝宮

『業已毀於封火，『藍面魔君』呼延西不知逃往何方，還有誰能請我們吃甚麼『五龍一虎』，和『清蒸天鵝』呢？」

藍啓明也模仿李玄那滑稽神情，怪笑幾聲說道：「李大哥，你想吃『五龍一虎』以及『天鵝肉』等，自然難以辦到！但若只想大快朵頤地，解解饞兒？則藍小四倒有妙策貢獻！」

李玄大喜笑道：「甚麼妙策？趕快講來！不要暗使捉狹，想吊得我李老大的饞涎亂滴，食慾大起！」

呂慕巖與韓劍平，見李玄、藍啓明這一老一小，一個不報上峯正事，另一個也不問經過情由，却互相如此胡攪胡纏，不禁看得又覺氣，又覺好笑！

藍啓明聽完李玄話後，便指着何可人所贈的那頭青色俊驢，縱聲狂笑說道：「常言道：『天上龍肉，地下驢肉』，尤其這頭驢子，既能跑得那般快法？牠的四隻驢蹄，定是人間絕味！李大哥倘若同意拿牠解饞，便請把那副漁鼓折斷，給我藍小四拿去生火！」

李玄聞言眼珠微轉，向藍啓明問道：「藍小四，你少替我繞着圈子，亂耍花樣！莫非那『衡山隱叟』張太和，業已死掉了麼？」

藍啓明搖頭笑道：「李大哥，你平日確實像是能掐會算，有點道行，但今天却靈光忽昧，所料欠準！那張太和活得好好，並未曾死，最低限度也不會在明年九九重陽之前，和閻老五交上朋友！」

李玄「哼」了一聲說道：「那就是你碰了釘子，人家根本就不願意參與甚麼『武林八仙』盟約？」

藍啓明笑得幾乎打跌地，指着李玄搖頭說道：「李大哥呀！平時你是威靈顯赫的『拐李大仙』，今天的確只配做個笨頭笨腦的爛脚臭要飯的！」

這位「鐵拐酒仙」一向詼諧別人，如今却被藍啓明大加調侃，使呂慕巖與韓劍平看得相顧揚眉，均有點忍俊不禁。

「鐵拐酒仙」李玄怪叫道：「我猜那『衡山隱叟』張太和拒絕參與『八仙盟約』，怎會有甚不對？」

藍啓明把嘴兒一披，冷然答道：「當然不對，這位『衡山隱叟』張太和，認爲我們聯盟『武林八仙』，共扶正氣，掃蕩『八魔』之舉，是曠代盛事，絕頂妙策！遂毫不考慮地，答應參與盟約，彼此結爲兄弟！」

呂慕巖與韓劍平聽得藍啓明此去，居然馬到功成，均自喜形於色！

李玄却眼珠亂轉，把白眼翻了幾翻，驀然劈胸一把，抓住藍啓明所着藍衫，冷笑說道：「藍小四，你居然敢在李老大的面前，弄鬼說謊？」

藍啓明一本正經地，皺眉說道：「李大哥，你不要擺出老大威風，胡亂寃枉好人！我藍小四雖然調皮，却生平決不說謊！」

李玄見藍啓明仍不認帳，遂怒聲罵道：「藍小四，你狐狸尾巴在外，早就現了原形，還敢飾詞抵賴？」

藍啓明苦着臉兒，向韓劍平長揖說道：「韓三哥，李大哥只會欺負我這小四子！請你說句公平話兒，你藍四弟的尾巴何在。」

韓劍平聽得正自皺眉失笑，李玄却向藍啓明冷冷問道：「藍小四，你既狡辯，我就把你那根狐狸尾巴抓住，讓呂老二和韓老三看個清楚！我來問你，張太和既允加盟？你爲何要叫我把靑驢殺死解饞？把漁鼓折斷生火？」

呂慕巖與韓劍平，聽了李玄這兩句問話，也覺得藍啓明無法彌補漏洞，遂一齊向藍啓明含笑相視，倒看他怎樣答話？

藍啓明聞言，不慌不忙地，含笑說道：「李大哥，那位『衡山隱叟』張太和，雖然一口應允參與『武林八仙』盟約，但我們可不可以不要他呢？」

李玄聽了藍啓明的反問之語，不禁又是一愕！怪眼雙翻，訝聲問道：「我們是爲了這張太和，才特來『衡山』，他若不肯參與，我們還要設法來個『硬拍果老上青驢』，如今，他既一口應允，却爲何反倒不要他來作我們的一位盟兄弟？」

藍啓明失笑說道：「這理由容易了解，譬如李大哥聞得有柄前古神兵，特以萬金求購！但看了貨色以後，却發現這所謂前古神兵，徒負虛名，只是廢鐵，你還願不願用萬兩黃金買廢鐵呢？」

李玄「哦」了一聲說道：「我懂你的意思了！你大概是說這『衡山隱叟』張太和，老掉了牙，不堪再攖江湖鋒鏑？」

藍啓明笑道：「這『老掉了牙』四字，恐怕還形容得有些不夠？反正我若說出上峯所見所聞，包管李大哥情願紅燒驢肉解饞，也不要這張太和參與我們的『武林八仙』盟約！」

李玄皺眉說道：「藍小四要說便說，不要再亂賣關子！」

藍啓明伸手笑道：「李大哥先賞口酒兒，讓我潤潤喉嚨如何？」

李玄瞪他一眼便把酒葫蘆遞過。

藍啓明接過葫蘆，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舉袖抹抹嘴唇，含笑說道：「小弟到了『衡山隱叟』張太和所居茅屋之前，叩扉求見，是位十二三歲的小童應門，把我引到內室榻前，與那躺在榻上的張太和互相答話。」

呂慕岩一旁問道：「他怎麼躺在榻上見客？莫非這位『衡山隱叟』張太和眞的是有病在身？」

藍啓明看了呂慕岩一眼，未答是否地，繼續笑道：「小弟單刀直入，開門見山地，根本未作虛僞客套，便向張太和說明我們意欲聚盟『武林八仙』，共扶正氣，掃蕩『八魔』之事！如今『八洞神仙』，已聚其六，只缺一位『張果老』，及一位『鍾離權』，此來拜訪之意，便是邀他加盟，擔任『張果老』的脚色！」

李玄聽到此處，皺眉說道：「藍小四，我記得你方才說過張太和對於加盟之事，業已一口應允！」

藍啓明點頭笑道：「他確實大加贊成，一口應允，小弟見事情如此順利，爲了使他高興，遂告知張太和，我們業已爲他打造了一具漁鼓，並費盡心思替他覓得一頭日行千里的神駿青驢！」

李玄訝然問道：「事情到了這等地步，還會有甚麼變化？」

藍啓明搖手笑道：「大哥別急，變化馬上就來！那張太和聽完話後，越發高興，要我趕緊把靑驢送去，至於那具漁鼓，暫時倒無大用，因爲他萬一事與心違，不能隨我們出山行道，便可把那頭靑驢，殺來解饞，他那十二三的小徒弟，最愛吃驢肉呢！」

韓劍平訝然問道：「張太和既允加盟，怎又有『事與心違，不能隨我們出山行道』之語呢？」

藍啓明苦笑說道：「我也是這樣問他，那張太和才掀起身上所蓋的破棉被，指着兩條乾癟腿兒，說是他雙腿久癱，要我們先設法替他醫好宿疾，方能隨同我們蕩魔任俠！」

李玄皺眉道：「既然如此！且讓我去看看他那兩條腿兒，應該怎樣醫治？」

藍啓明搖手笑道：「李大哥，你不必去，你是冒牌『李鐵拐』，身後大葫蘆中藏的只是美酒，而不是仙家妙藥，去又有何用處？張太和已說明他是三十多年的老寒腿，普天之下，

只有一人一技，可以醫得好這種頑强痼疾！」

李玄聽了『三十年老寒腿』之語，不禁臉色一沉，冷然說道：「張太和所說的『一人一技』，大概指的是『逆天魔醫』施不施所曠世獨擅的『雷火金針』！」

藍啓明點頭說道：「李大哥猜得不錯，『逆天魔醫』施不施雖然在『九疑魔宮』之內，輸了東道，答應由你指定，替人治一次病！但一來呼延西斷臂，『九疑魔宮』被焚，彼此間已結深仇！二來你一時也無處找他，如何能把那『逆天魔宮』施不施弄來，施展『雷火金針』秘技，爲『衡山隱叟』張太和，治療他病了三十多年的老寒腿呢？」

李玄聽得眉頭深結，默然不語！

藍啓明又復苦笑說道：「小弟向張太和告別之際，他限我在明晨以前，先要把靑驢送去，然後再找『逆天魔醫』施不施替他治病，否則他就認爲我們不够義氣，拒絕參與『武林八仙』之盟！」

李玄也自搖頭苦笑說道：「張太和這老傢伙倒也刁鑽，他居然要我們把這靑驢，當作押頭，才會費盡心力地，找人替他治病！」

藍啓明笑道：「李大哥，你如今總該明白我方才爲何要折斷漁鼓，殺死靑驢之意？我認爲與其把這頭長耳公，送給『衡山隱叟』張太和，和他徒弟解饞，還不如利不外溢地，由我們弟兄打打牙祭！」

李玄怪眼雙翻地，想了片刻，忽然當胸一把，又將藍啓明所着的藍衫緊緊抓住！

藍啓明冷不提防李玄會有這麼一着，不禁嚇了一跳地，苦笑問道：「李大哥，我已經把話說明，其中決無半句虛言，你——」

李玄冷「哼」一聲，不等藍啓明再往下說，便伸手在他藍衫大袖之中，摸出一隻風鷄，一塊臘肉！

韓劍平笑道：「藍四弟，你眞是『賊不空回』，張太和驢肉尚未吃到，却先送了你這兩樣下酒妙物！」

李玄怒聲問道：「藍小四，你臨走之時，我怎樣囑咐於你，只動口舌，莫動手脚，你也自稱記得何小妹送給你的『上得山多終遇虎』那句話兒，怎麼還是賊心不改，毛手毛脚地，摸了人家兩樣東西？」

藍啓明涎着臉兒笑道：「李大哥，小弟一半是因手癢難耐，一半是見這風鷄臘肉，彷彿頗爲味美，遂順手各自梢上一樣，帶來給大哥下酒！」

李玄聽他這樣說法，遂又換了一臉怪笑說道：「藍小四是偷來給我下酒的麼？這樣說法，自又不同，趕快設法弄熟，讓大家嚐嚐滋味吧！」

說到此處，又向呂慕岩韓劍平揚眉笑道：「這也難怪藍小四會手癢，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許他那神偷偷東西，就等於不許我這酒鬼喝酒一般，簡直是比殺頭還要難過！」

韓劍平與呂慕岩，見了李玄藍啓明這一雙忽莊忽諧，均以嬉笑調謔爲樂的難兄難弟怪相，不禁齊覺失笑！

藍啓明生起了一把野火，烤熟風鷄臘肉；盟兄弟四人，遂在「祝融峯」脚，對月飲酒！李玄扯下風鷄屁股，塞入口中，嚼得津津有味地，向韓劍平怪笑說道：「韓老三，你對於藍小四所說『衡山隱叟』張太和的事情，有何意見，認爲應該怎樣應付？」

韓劍平舉盃就唇，呷了一口美酒，微作沉吟之後，緩緩答道：「小弟認爲在決定怎樣應付以前，先要知道張太和那雙三十多年的老寒腿，到底是眞是假？」

李玄點頭說道：「韓老三的想法，與我相同！」

呂慕岩微笑說道：「這事不問可知，張太和所稱他那三十多年的老寒腿，定是假的！」

李玄怪笑問道：「呂老二是根據何事，而作如此判斷？」

呂慕岩笑道：「這位老頭兒十數年前，曾以『無影身法』馳譽武林，怎會是什麼三十多年的老寒腿呢？」

韓劍平聞言笑道：「呂二哥，這『三十多年老寒腿』一語，是指病因種於三十多年以前，老來氣血漸衰，方始發作，並非一向風癱在牀，不能行動呢。」

呂慕岩臉上一紅，愧然說道：「我總覺他是假病，不妨設法試上一試！」

李玄揚眉問道：「怎樣試法？」

呂慕岩笑道：「放把火兒，將他那幾間茅屋燒掉，張太和只要能逃出火窟，豈不便足證明是假風癱了麼？」

韓劍平微笑說道：「呂二哥，你這放火試病的法兒雖好，但似只宜對付假病，萬一張太和竟是眞病，豈不成了大烤活人了麼？」

呂慕岩雙眉一挑，失笑說道：「這樣好了，我們分作兩批，我和李大哥負責放火，韓三弟與藍四弟負責救人，你們在火勢四合，證明張太和確是風癱在床，不能轉動之後，便即衝入火窟，把他救出！」

藍啓明聞言笑道：「呂二哥，我本來以爲你與韓三哥全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仁人，誰知道你的滑頭之處，竟也不下於李老大呢！」

呂慕岩皺眉問道：「藍四弟，你認爲我怎樣滑頭？」

藍啓明向呂慕岩扮了一個鬼臉，怪笑說道：「你和李大哥放火燒房，多麼輕鬆，我和韓三哥入火救人，多麼艱苦，呂二哥把好差事派給自己，而苦差事派給人家，還不是個大滑頭麼？」

呂慕岩聽他這樣說法，也不禁啞然失笑！

這時，李玄方把一隻風鷄翅膀，舉向嘴邊，忽然臉色微變，抬頭目注峯壁五六丈上的一堆古藤，怪笑說道：「藤後是誰？我老花子來個『風鷄迓客』如何？」

一面說話，一面便把手中風鷄翅膀，向那大堆古藤凌空打去！

李玄語音未了，鷄翼剛剛出手之際，古藤之後，便自縱起一條瘦小人影，身法靈妙無比地，垂空飛落，並還順手把李玄所發的鷄翼接去！

展眼間，人落面前，是位瘦小枯乾的白鬚白髮老叟，但雙眼宛如冷電的懾人神光之中，却顯然蘊有盛怒！

藍啓明一見來人，便向呂慕岩狂笑說道：「呂二哥，你猜對了，他那三十多年的老寒腿，果是假病！」

韓劍平聞言便知來人身份，生恐雙方鬧翻，遂趕緊站起身形，向這白髮老叟，長揖爲禮，含笑說道：「這位老人家，莫非就是『衡山隱叟』張太和兄？」

張太和並未答話，却向放在石上的風鷄臘肉，看了幾眼！

李玄狂笑說道：「張兄不必看了，這風鷄臘肉，大概是你手製之物，滋味絕佳，我弟兄正欲拜謝厚賜！」

張太和眉頭微皺，仍未答話，只伸手撕了一塊鷄脯，入口大嚼，並把兩道烱烱眼神，不斷在藍啓明及那頭靑驢身上，掃來掃去！

李玄見狀，便即含笑問道：「張兄，你對藍小四和那頭驢子，看了半天，總該有所決定，究竟是來抓小偷，還是來作驢子主人，參與『武林八仙』盟約？」

張太和臉色漸漸平和地，含笑說道：「我

認爲那隻驢子，確實長得漂亮，看起來竟比三隻手的『藍采和』，還要討人喜歡一些。」

藍啓明氣得掀起嘴唇叫道：「我們遠來相訪，便吃你一隻風鷄，和一塊臘肉，也不算多，你怎麼這樣小氣，把我比得連隻驢子都不如了呢？」

張太和冷笑一聲，剛待發話，韓劍平已先替他斟了一杯美酒，陪笑說道：「張兄怎會忽然變了主意，這等痛快地，慨允參與我弟兄盟約？」

張太和笑道：「『武林八仙』的這樁盟約，極爲有趣引人，但其組成份子，是否良善妥當，也似應在答允加盟之前，先有相當了解，故而我遂假稱寒腿風癱，不能走動，好在暗中對你們細加察看！」

藍啓明怪笑問道：「張老頭兒，你只這樣一看，便能把我們看清楚了麼？」

張太和指着韓劍平，向藍啓明含笑說道：「只要你所言不虛，盟約中眞有『玉笛韓湘』在內，我便還有什麼疑惑不決之處？」

藍啓明向韓劍平咋舌說道：「韓三哥，你聽聽你這浙東大俠『玉笛韓湘』的高大名頭，如何能令人信服，比我藍小四的利口尖牙强得多了！」

張太和飲了一口酒兒，目注呂慕岩微笑說道：「但天下事巧合太多，適才呂兄若非提出『放火試病』之議，則誤會必成，今夜定在這『祝融峯』下，有番龍爭虎鬥！」

呂慕岩聞言，苦笑說道：「張兄此語，却是何意，小弟還以爲你聽了我縱火燒房之語，難免會盛怒相責呢！」

張太和皺眉一笑，伸手指着「祝融峯」上，向李玄等人說道：「諸位請看，那就是我居住的茅屋所在！」

羣俠聞言，一齊順着張太和的手指看去，只見峯上閃動着火光，並不時有濃烟騰起！

呂慕岩恍然大悟地，失聲叫道：「張兄，難道你所居茅屋，業已被人放火燒掉了麼？」

張太和目光微注藍啓明，點頭笑道：「火起之後，我認定是藍老弟所爲，遂頗爲憤怒地，趕來尋他理論，誰知恰巧聽得呂兄正作縱火建議，則燒我茅屋者，顯必另有其人，彼此問竟自然而然地，消弭了一塲莫大誤會！」

李玄聽得縱聲怪笑說道：「妙極妙極，呂老二剛剛提議縱火，就有人已搶先施爲，眞是巧——」

他話猶未了，藍啓明驀然起立，向呂慕岩深深作了一個長揖！

呂慕岩訝然笑道：「藍四弟怎的忽然多禮起來？」

藍啓明苦笑說道：「這把火兒，起得太怪，若非呂二哥恰好提出『縱火之計』，必然使我藍小四負屈含寃，跳下黃河洗不清，又要高升一級，由剪綹小偷，升成了放火大盜！」

韓劍平啞然失笑地，向張太和問道：「張兄神功絕世，難道竟不曾發現縱火之人的絲毫踪跡？」

張太和搖頭嘆道：「此人身法之快，不在你我之下，火光一起，我立即追出屋來，業已看不到縱火之人的絲毫踪影，只從門框上起下對方所留的一件表記而已。」

李玄怪眼微翻，「哦」了一聲說道：「這人膽量不小，還敢留下表記？」

張太和探手入懷，取出一枚小小金鈴，遞向李玄說道：「李兄請看，這是何人表記？我多年隱跡，未履江湖，對於目下叱咤睥睨的一干英雄豪傑，委實所識太少！」

李玄見這枚小小金鈴，大若桃核，製作得十分精巧，鈴上並鐫有「南海之尊」四個篆字，遂在給衆人傳觀之後，向韓劍平揚眉問道：「韓老三，這枚金鈴表記，我也未曾見過，但看來似是諸葛飛瓊之物！」

韓劍平點頭笑道：「諸葛飛瓊既有『魔鈴公主』之稱，所居『南海普陀』，又復恰與『南海之尊』鐫字有關，這枚金鈴，定然毫無疑問地，是她表記！」

這時，峯上火光，猶在閃爍，呂慕岩向張太和含笑問道：「張兄怎的聽其焚燒？要不要我們帮助你同去救火？」

張太和揚眉笑道：「不必救了，從此以後我便將倒騎青驢，懷抱漁鼓地，再游江湖，深山大澤，到處爲家，還要那幾間破屋則甚？」

李玄大喜說道：「張兄既允加盟，我們便叙叙年庚！」

張太和手捋銀鬚，微笑說道：「我屬鼠的，今年七十二歲！」

李玄長嘆一聲，搖頭苦笑說道：「完蛋！『武林八仙』中老大的威風，從此讓給你抖，我只能做個跟在張老大青驢屁股後面的李老二了！」

羣俠重新定盟之後，張太和仰頭含笑叫道：「龍兒，你還不下來拜見四位師叔？」

一個相貌淸秀的十二三歲小童，已應聲飛降，輕功火候居然是業已有了七八分的上乘家數！

張太和爲羣俠一一引見之後，指着這淸秀小童，微笑說道：「他叫龍庸，自幼便與我相依爲命，你們身爲師叔，有暇之時，應該好好栽培栽培他呢！」

藍啓明拍着龍庸肩頭，含笑說道：「龍賢侄，你李二師叔，呂三師叔，韓四師叔，甚至那位與你韓四師叔最要好的何八師叔，都有一身驚人絕學，可以對你栽培！但只有我這藍五師叔，却是個學不得的下流小偷——」

藍啓明話猶未了，龍庸便笑臉迎人地，揚眉接口說道：「藍五師叔，龍兒不學你的妙手神偸，只學你那套得自『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嫡傳的『鳳落岐山身法』好麼？」

藍啓明聽得一伸舌頭，驚笑說道：「乖乖，你師傅眞是年老成精，居然把你這小東西，也調教得如此刁鑽古怪？但你做我師侄，還不到半盞茶時，却怎會把我這賊師叔壓箱底的功夫，都弄清楚了呢？」

龍庸笑道：「龍兒那有這大本領，還不是我師傅告訴我的了。」

藍啓明聞言看了張太和一眼，向龍庸皺眉說道：「我和你師傅，也是初識未久，他怎會知道我的底細？」

龍庸笑道：「藍師叔，你以爲我師傅當眞是深隱『衡山』，不問世事麼？其實三湘一帶武林中所發生的大大小小事兒，那一樁也逃不出他老人家的耳目之外！」

張太和瞪了龍庸一眼，失笑罵道：「龍兒太以大膽，怎麼能把你師傅的私事，都對外人抖露了呢？」

龍庸微笑說道：「師傅，你不能怪我，這些都是師叔，那裏有甚麼外人在內？」

李玄撫掌狂笑說道：「這句話兒回得好，我們『武林八仙』盟約，倘若組成，以八人之力，對你共同栽培，眞能造就出個罕世絕無的小精怪呢！」

張太和聞言，自然頗爲高興地，目注李玄問道：「李二弟，我在峯上聽得藍五弟說是『武林八仙』之內，已尋得七位濁世神仙，只差一位『鍾離權』了！」

李玄點頭笑道：「大哥說得不錯，從如今開始，我們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找尋『鍾離權』，七級浮屠只差他這塔尖兒，便可告功德圓滿！」

張太和微笑說道：「塔尖舍利，異寶難尋

，我們若是要想找尋一位極理想的『鍾離權』，却不是這樣找法。」

呂慕岩揚眉問道：「張大哥認爲應該怎樣去找？」

張太和哈哈笑道：「不撒大網，怎得大魚？如今距離明年的九九重陽，尙有相當時光，我們五人，不要聚在一處，應該南北東西，分搜宇內！這樣做法，共有三點用意，一來可以多跑一些名山大川，尋找最理想的鍾離權人選，二來可以就便游俠，先把與『魔鈴公主』諸葛飛瓊互通聲氣的一干魔頭勢力，略加削弱，或是除掉，三來還要通知『崑崙處士』曹長吉，叫他如期趕到『南海普陀』，擔任『曹國舅』的脚色！」

李玄連連點頭，含笑說道：「張大哥這種打算，頗有道理，就請你以老大身份，南北東西，替我們分派一下行動方向，並規定互相集合的時間地點便了！」

張太和手捋銀鬚，略作沉思之後，目光微掃羣俠，緩緩說道：「往西方走，因須通知『崑崙處士』曹長吉，故而路途最遠，我有靑驢代步，應該由我擔任！」

藍啓明聞言笑道：「公平公平，我藍小五恭送老大直上西天！」

張太和看他一眼，微笑說道：「藍五弟，西天是極樂世界，會收我這老討厭麼？我們遊俠風塵，所爲功德雖多，罪孽亦必難免！活在世上，尙可逍遙自在地，竊號『八洞神仙』，但只要一口氣提不上來，雙腿一伸，兩眼一瞪，還不都是『阿鼻地獄』之中的一羣，寃魂怨鬼？」

說到此處，轉對李玄笑道：「往東方走，因接近諸葛飛瓊巢穴，以武功神妙，應變機警之人，擔任爲宜，李二弟走走如何？」

李玄濃眉雙挑，怪笑說道：「東行多勝地，蘇杭之景，紹興之酒，我李老二可以攬盡風光，佔得便宜不少！」

張太和微微一笑，又向呂慕岩，韓劍平等兩人說道：「呂三弟南游兩廣，韓四弟北上幽燕，你們有無異議？」

呂慕岩與韓劍平一齊含笑點頭，表示願意分遊南北！

張太和見狀，含笑說道：「既然無甚異議，我們就決定這等辦法，各自細心尋覓『鍾離權』的理想人選便了！」

話方至此，藍啓明忽然搖手叫道：「且慢，且慢，不能這樣決定！」

張太和含笑問道：「藍五弟還有甚麼高明見解！」

藍啓明劍眉微挑，目閃精芒說道：「昔日周公瑾赤壁鏖兵，東風破敵，諸葛武侯坐帳遣將，截擊曹阿瞞之際，是因關羽和孟德有舊，才單單不派雲長！如今張大哥衡山遣將！竟也單單不派我藍啓明，却是何故？莫非記恨我剛才那句『送你上西天』麼？」

張太和聽得哈哈大笑說道：「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內好撑船！我張太和既然做了老大，怎會這等沒有度量？」

藍啓明揚眉問道：「你既不怪我，怎不派我？」

張太和微微一笑，反向藍啓明問道：「你怎知道我不派你？」

藍啓明皺眉說道：「東西南北，業巳各有專人，難道你把我派在這『祝融峯』上，替你重修那幾間茅屋？」

李玄聽到此處，向張太和怪笑說道：「張老大，你千萬不能有這種打算！倘把藍小五派在『祝融峯』上，等你倦遊歸來之時，可能連整座『南嶽衡山』都會被他偸走！」

張太和目注藍啓明，失笑說道：「照你李二弟的口氣稱呼，你是我們弟兄盟約中，排行最末的藍小五——」

藍啓明表示不服地，接口說道：「藍小五不是最末一個，比我小的，還有那十九歲的何小八呢！」

張太和搖手笑道：「何小八不在眼前，你就是最小的一個！」

藍啓明雙眼一翻，冷笑說道：「最小又怎麼樣，難道應該倒霉，聽憑你們這些老大老二，隨意欺負？」

張太和呵呵大笑說道：「誰欺負你，一羣兄弟之中，最小的必佔便宜，最倒霉的必是老大！」

藍啓明「哼」了一聲，哂然說道：「我佔了什麼便宜，你又倒了什麼霉呢？」

張太和笑道：「西行路途最遠，雪地冰天，無邊大漠，旅途又極艱苦，我身爲老大，只好自任其難，怎麼還不倒霉？」

藍啓明苦笑說道：「算你會講，但說我佔了便宜，總該是欺人之談了吧？」

張太和微笑說道：「我們這些張老大李老二、呂老三、韓老四等，全都硬性規定，派往東南西北，只對你藍小五，不加規定，讓你隨意選擇一方，難道還不是佔便宜麼？」

藍啓明聞言，這才轉怒爲喜地，揚眉笑道：「張大哥，你是讓我隨意選擇去那裏麼？」

張太和搖頭一嘆，向李玄苦笑說道：「李老二，你由這小事之中，都可以看出世事澆漓，人情刻薄，我剛剛說出這點便宜，藍小五便把咬牙切齒，化成滿面春風，連稱呼上也從張老大改爲張大哥了！」

李玄怪笑幾聲，目注藍啓明問道：「藍小五，你是不是隨我東遊？」

藍啓明把嘴角微撇，搖頭說道：「李二哥，你的脾氣太怪，又會倚老賣老，我何必跟你同游，鎮日被你罵得像個小鬼一般？」

張太和含笑說道：「藍五弟，與我同遊如何？我可以和你輪流騎驢子呢！」

藍啓明搖手笑道：「張大哥，剛才你巳說明，西行路途最遠，雪地冰天，無邊大漠，我爲何有福不享，而跟你去吃苦頭呢？」

韓劍平聽得失笑說道：「藍五弟既然這樣說法，是要在我和呂三哥中，選一人了？」

藍啓明向呂慕岩看了一眼，含笑道：「呂三哥是『呂純陽』，在『八仙』之中，仙蹟最多，給世人印象最深，我這『藍采和』的『花籃』，尙未鑄好，顯不出仙風道骨，跟在他的身邊，豈不被人當作『柳樹精』麼？」

李玄笑道：「這樣說來，你是跟定韓老四了！」

藍啓明笑道：「我當然跟隨韓四哥，這樣我們才會互有好處。」

李玄怪笑說道：「什麼好處？不妨說來聽聽！」

藍啓明含笑答道：「韓四哥玉笛被毁，缺少稱手兵刄，萬一遇上勁敵，有我這還不至於過份飯桶的藍小五在身邊，多少有個接應，更何況長期漫遊，或許有機會讓我替韓四哥偸回一根『白玉笛』呢！」

李玄笑道：「這是你對他的好處，但他對你的好處，又是什麼？」

藍啓明目閃神光，軒眉笑道：「這好處就更大了，韓四哥倜儻無儔，風華絕代，是位極容易引鳳求凰的標準小白臉，但他既遇何八妹，便巳名花有主，名樹有根，對於其他的飛來艶福，自然不敢再復接受，我藍啓明跟在他的身邊，少不了定有便宜可檢，常言道：『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這一趟遠遊下來，我可托我韓四哥之福，也交上一位素心人，免得像你們張老大、李老二一般，活到這麼

一大把年紀，還是孤孤寡寡，連個小『張果老』，和『小李鐵枴』，都耽誤了呢！」

張太和聽完他這番話後，不禁皺眉笑道：「藍五弟，你這種想法對了，我保證你定然可以找到一位極理想的素心人！」

藍啓明大喜說道：「多謝張大哥的金言，但不知你是根據何事，如此判斷？」

張太和一揚雙眉，突然縱聲大笑道：「我是根據你這兩張薄嘴皮，才斷定你必會找到一位像『羅剎女』、像『夜叉婆』、像『河東獅』般的素心人，鎮日橫眉豎目，揪住你兩隻耳朵，管得你連個屁兒，都不敢輕易放呢！」

韓劍平剛剛飲了半杯美酒，聞言之下，不禁失聲狂笑，噴口而出，嗆得連連咳嗽不已！

藍啓明撇着嘴兒說道：「張大哥，你莫要老欺負我，我們應該暫時分手的了，但不知彼此聚會時地，究竟定在何處？」

張太和聞言，向李玄看了一眼，似要李玄代爲決定。

李玄遂對韓劍平怪笑說道：「韓老四，你不是曾派人前往『舟山定海』，托那『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替藍小五打造一隻『聚寶萬花籃』麼？我們便定於明年八月底前，聚會於『舟山定海』，然後再同去『普陀』，參與『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重陽壽宴！」

藍啓明點頭笑道：「李二哥的這個聚會時間，及聚會地點，都訂得頗爲恰當，但我對於張大哥分頭尋找『鍾離權』之計，却還有點意見！」

張太和微笑問道：「你有什麼意見？」

藍啓明揚眉笑道：「我們東西南北，四向尋找之下，倘只尋得一位『漢鍾離』，自然無甚問題，但萬一尋來兩位，三位，或是四位『漢鍾離』，却便如何，豈不攪了局麼？」

張太和先是聽得一愣，但旋即搖了搖頭，含笑說道：「五弟放心，決對攪不了局，萬一當眞尋來四位『漢鍾離』，我們就在『舟山定海』，先舉行一場『鍾離大會』，選出一位最理想的『漢鍾離』，來參與『武林八仙』的盟約！」

藍啓明拍手笑道：「妙極，妙極，我企望能夠在『舟山定海』，看到這場生面別開的『鍾離大會』，必然大有趣味！」

張太和見諸事均已交代完畢，遂向李玄等人，含笑爲別，意欲帶着他那龍庸愛徒，西赴「崑崙」而去！

藍啓明忽然想起一事，朗聲叫道：「大哥慢走！」

張太和訝然問道：「五弟，你還有什麼事兒？」

藍啓明目注李玄，揚眉笑道：「李二哥，你忘了把你那副漁鼓筒兒，交給張大哥，何況我們還應該合力把張大哥抬上青驢背呢！」

張太和接過漁鼓竹筒，蹙眉地問道：「你們要合力抬我則甚？難道我還上不了這青驢背麼？」

藍啓明怪笑說道：「張大哥，請你委屈一些，我們有兩大原因，非抬你上驢不可！」

張太和越發莫明其妙地，向藍啓明皺眉笑道：「藍五弟，你眞會弄鬼，還有這多歪理，我就不相信會有什麼兩大原因，要被你們抬上驢去！」

藍啓明目光一閃，含笑答道：「張大哥，你不相信也不成，第一點原因是我們曾經計議過『硬抬果老上青驢』之語，如今自然要實踐所言，不輕然諾！」

張太和連連搖頭，「哼」了一聲，又向藍啓明問道：「第二點原因，又是什麼，你不妨一併說給我聽！」

藍啓明軒眉狂笑說道：「第二點原因更是冠冕堂皇，因爲張大哥是三十年的老寒腿，上起驢來，定有不便，我們這些做兄弟的，自然義不容辭地，應該助你一臂之力。」

張太和聞言，不禁苦笑無語。

李玄、呂慕岩、韓劍平、藍啓明等人，一閧而上，果然把張太和抬上青驢，倒騎驢背，帶着他那愛徒龍庸，西向「崑崙」而去。

接着，便是按照所計，彼此含笑爲別。「鐵拐酒仙」李玄東遊沿海諸省，「純陽劍客」呂慕岩則飄然南行！

展眼間，這衡山「祝融峯」脚，只賸下了藍啓明與「玉笛韓湘」韓劍平兩個人，默然對立！

半晌，藍啓明忽然雙眉微蹙，苦笑說道：「四哥，兄弟相聚之時，互相笑謔取樂，極有趣味，如今這一風流雲散，頗令人有點黯黯然呢！」

韓劍平點頭笑道：「江文通在他那篇傳誦千古的『別賦』之上，一開首便說，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

話方至此，驀然聽得一陣極爲快速的馬蹄之聲，自東北方向傳來！

韓劍平因聽出馬行太速，是匹千里龍駒，遂愕然住口，與藍啓明一同循聲注目望去！

果然，瞥見東北方風馳電掣般，捲來一團滾滾黃雲！

這團黃雲，是一名十三四歲的黃衣俊童，騎着一匹金黃駿馬，從韓劍平、藍啓明身前數丈，疾馳而過，馳向正北！

韓劍平目光如電，看見這俊童手中，並挽着一件青色長衫，不禁「咦」了一聲，向藍啓明笑道：「五弟，你眼力頗佳，見識頗廣，可看得出這黃衣俊童，究竟是甚麼來歷？」

藍啓明搖頭笑道：「四哥可把我考住了，我看不出對方是什麼來歷，只看得出馬既不俗，人也不俗，似乎……」

話猶未了，東北方又響鸞鈴！

這次所出現的，是一匹銀光閃閃，毫無雜色的雪白龍駒，馬背上，端坐着一名十三四歲，極爲靈秀的白衣少女！

這白衣少女的手中，持着一個長形小匣，並於馳過韓劍平面前之際，在馬背上略一欠身，向他檢衽爲禮！

韓劍平見這白衣少女，與先前那名黃衣俊童的所行方向，完全相同，是從東北馳來，奔向正北，不由「咦」了一聲，軒眉笑道：「人又不俗，馬又不俗！」

藍啓明冷笑說道：「豈但人、馬不俗，據我看來，我們的前途，竟然還頗不寂寞，有不少好戲可看哩！」

韓劍平訝然問道：「五弟此語何來？」

藍啓明目射神光，揚眉答道：「因我已看出這兩匹馬兒，及馬上兩個人兒的來歷了！」

韓劍平蹙眉問道：「五弟，你方才不是說看不出——」

藍啓明不等韓劍平話完，便自接口笑道：「方才我只是看見黃馬及馬上的黃衣俊童，故而猜想不出，但如今又看見白馬，及背上的白衣少女，遂發聯想，恍然大悟！」

韓劍平聽他這樣說法，遂含笑問道：「五弟既有所悟，這兩人兩馬，到底是何來歷？」

藍啓明看着韓劍平，俊眉雙揚，微笑道：「四哥，你久居『雁蕩』，是浙東馳名大俠，應該聽說過在這東南沿海一帶，威風不小的兩人兩馬才對，怎會反來問我了呢？」

韓劍平被他這一言提醒，想起江湖傳聞，不禁失驚道：「五弟提醒我了，這一黃一白，兩匹極爲罕見的龍駒，似是傳聞中『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最心愛的『金狻猊』，和『玉獅子』呢！」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三奇與岳湘離開徐宅，途中得丐帮總舵主楊衡告知風塵三俠中之老大鐵大鵬、老三任天豪的下落。李、岳兩人按址前往，果然見到鐵、任兩俠，於是四人同返徐家，豈料上船渡江之際，鬼王仝釗及其手下沈重、冷保三人已先在艙內。他們要爲五行鬼報仇，挑戰三俠，命冷先出戰，三俠則由李應敵。冷、李打成平手。鬼王來到揚州，並非專爲門下報仇，而是另有意圖的，後得知三俠與他來揚州追查的事無關，便不再鬥，各自他往，李等四人直趨徐家……

喬裝探幽秘　岳湘遇青蓮

岳湘道：「平常時日，想找一個丐帮弟子，俯仰皆是，現在，想在揚州城中，找一個丐帮中人，情況十分困難了。」

鐵大鵬道：「如若丐帮沒有甚麼變化，我想楊衡應該很快的找上來。」

坐在一側閉目養息的李三奇，突然睜開雙目，說道：「楊衡已經告訴我了，揚州分舵，確已爲仙女廟所控制。」

鐵大鵬道：「楊衡既然知曉此事，豈能坐視不管？」

李三奇道：「揚州分舵既爲仙女廟所控制，楊衡一時之間，也無法着手，但他既然趕來揚州，必會設法解救，也許這三五天內，丐帮會有大批的高手到此。」

任天豪道：「咱們既然到了這裏，總不能坐以觀變。」

岳湘微微一笑，道：「鬼王仝釗，大概是眞的不知內情，他能忽然罷手，不追究五鬼被殺的事，想必是震驚於鬼母到此消息，我想早則今夜，遲則明晚，鬼王必會設法一探仙女廟。」

鐵大鵬拂鬚沉吟了一陣，道：「岳老弟的意思可是要咱也去瞧瞧？」

岳湘道：「仙女廟中人，如若全力對付鬼王，必然有很多的疏露，給人以可乘之機。」

鐵大鵬點點頭，道：「嗯！」

任天豪道：「岳兄可有胆子和兄弟同往仙女廟中一行麼？」

岳湘道：「可以，不過，在下主張，咱們此志在尋幽探密，所以，不宜明目張胆，必須改裝易容，暗中探查。」

鐵大鵬吁一口氣，欲言又止。

任天豪低聲道：「岳兄，大哥不反駁，就是同意了，咱們走吧。」

原來，風塵三友中鐵大鵬生性耿直，作事一向主張直來直往，對於江湖上那種易容探密的行法，素所不喜。

這時，譚長風，羅剛，都行了進來，見過了鐵大鵬和任天豪。

這兩個人近來很忙的，衣不解帶，蓆不暖暇。

岳湘設計的十面埋伏陣法，就由兩人負責去聘請人手，和日夜操演。

徐百萬瞭解了部份內情之後，已自知成了騎虎難下之事，這就只好硬着頭皮撐下去，好在，事情發展的已用不着他出面，只要他肯出銀子就行。

揚州第一富豪的徐宅，原來是花團錦簇的一座豪華宅院，現在，却變成了刁斗森嚴的一處所在。

羅剛出面，僱請了大部份鏢局子鏢師和趟子手，操練十面埋伏陣法。

這本是一座很深奧的陣法，這岳湘把它分解開來，各有一方專司，學起來就容易，單純多了。

羅剛和譚長風起初之時，對這十面埋伏的陣法，並未看的很重，但岳湘堅持要練演此陣，只好應付一下。

但兩人這一習練下去，發覺了確有道理，這就十分認眞的習練起來。

以徐宅的第二進院落的大廳爲主，陣勢向四面擴散。

初學時，不覺甚麼，但兩人越練越覺個中奧妙，也就更加起勁，所以鐵大鵬等到此之後，兩個人仍然忙的抽不出身子。

待兩人抽出空暇，岳湘和任天豪，已要出外去。

譚長風說明了陣法變化，和人手調動的情形。

岳湘點點頭，道：「目下揚州情勢詭異，咱們要想法子訓練出一批人手，但要一時之間，使他們武功精進，很難辦到，只有用陣法變化，以補不足。」

譚長風道：「羅總鏢頭也覺得這陣法奧妙，甚至，日後保護重鏢，行走江湖時，也用得着。」

岳湘道：「熟能生巧，這中間，還有很多變化，現在情形變化多端，有些混淆不清，但日後一挑明，徐府很可能會成衆矢之的，至少，也將是仙女廟先要對付的地方，那時，咱們以劣勢對抗強敵，必須借重十面埋伏之力，雖無勝敵把握，但至少可增強不少防守之力。」

羅剛微微一笑，道：「這一點，岳少俠儘管放心，我和譚師父已經練上癮頭，就算你岳少俠讓我們休息，我們也閑不下來了。」

岳湘低聲道：「由一件很普通的勒索案子，變化到現在這種武林中高人對抗的局面，徐百萬雖非武林中人，但却捲入這個漩渦之中，現在就算想擺脫，也有些不容易了。」

譚長風笑道：「敝東主也感覺到事情複雜，不過，他倒想開了，又撥了一部份銀子出來，要咱們放開手幹，他不能動手帮忙，但錢銀上却全力支援，不管化多少銀子，他都會全力支援。」

岳湘點點頭，道：「徐百萬能想得這樣開，倒有些出人意外。」

× × ×

仙女廟的半個月連期廟會，還沒有完結，仍然是人山人海，四枱大戲，數萬遊人，難得出門一步的大姑娘小媳婦，却出現廟會之上，粉紅黛綠，爭艷鬥麗。

這就引得地面上不少游手好閒之徒，猛趕熱鬧。

岳湘和任天豪夾雜在遊客之中，兩個人，完全改變了樣子。

爲了掩人耳目，兩個人改扮的都很徹底，穿着一身揚州土混混常穿的衣服。

仙女廟神跡常現，靈驗異常，所以，求子求財的人，絡繹不絕，廟會之期，更是列隊以後。

岳湘和任天豪約定了連絡之法，兩個人，分別行入了仙女廟中。

任天豪閃到了一處僻靜的屋角，飛身躍入廟內。

岳湘隨着人潮，由大門中擠了進去。

儘管廟前大殿處，人潮洶湧，但廟內却是異常的靜幽。

一牆之隔，完全是兩個世界。

任天豪四顧了一眼，發覺自己停身之處是一所跨院的門口，立時一閃身，進入了跨院。

小巧的三合院，靜的不聞聲息。

院中所有的門窗，都緊緊的關閉着。

盡管日光普照，但這小跨院中，却給人一種幽凄的感覺。

任天豪心中暗道：如若廟內，到處都是如此的景像，就算進入這跨院之內，也沒有甚麼可以發現的了。

忽然間，傳過來了一清冷的女子聲音，道：「你怎麼進來的？」

任天豪着實吃了一驚。

那聲音就起自他的身後，人到他身後，他會竟然不知。

轉頭望去，只見院門口處，站着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

一個身着布衣的中年婦人，就和一般的中年婦人一樣，很普通的容貌。

但任天豪却感覺出了她的與衆不同。

那一身絕頂的輕功，竟然是使他這個第一流的江湖高手，也不知她何時到了身後。

原本，他對仙女廟的事，心中還有些存疑，但現在，他不得不相信了，暗暗忖道：看來，這地方當眞是臥虎藏龍。

心中念動，吸一口氣，暗作戒備，笑道：「我跑進來的。」

那中年婦人冷冷說道：「跑進來的，說的好輕鬆。」

風塵三俠，都是久走江湖的人，自然對江湖中事，相當的熟悉，除鐵大鵬生性方正，一向直來直往外，李三奇和任天豪都比較能夠隨機應變。

任天豪道：「這仙女廟是揚州城中的大廟，任人遊玩、觀賞的地方，難道不允許我們來瞧瞧麼？」

中年婦人道：「仙女廟內住的都是女信徒，施主，男賓一向不許進入後院，但閣下却跑了進來。」

任天豪道：「這倒沒有聽人說過。」

中年婦人道：「你不是本地人？」

任天豪道：「我雖不是揚州城中土生土長的人，不過，我也在這裏住了十幾年，從來沒有聽說過仙女廟不准男人進來的事。」

中年婦人道：「哦！現在，你已聽說了。」

任天豪道：「所以，在下就只好離開了。」

中年婦人笑一笑，道：「不知者不罪，你既然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老身也不來怪你，你現在可以出去了。」

任天豪心中暗道：就這樣被他擄了出去，豈不是空入寶山一行？

心中念轉，目光四顧一陣道：「這裏幽幽靜靜，空空蕩蕩，怎麼不見人踪？」

中年婦人冷笑一聲，道：「你要找人麼？」

任天豪道：「不！不！夫人說這裏住的，都是婦道人家，怎麼在下一個也未瞧見。」

中年婦人道：「老身不是人麼？」

任天豪暗道：這女人口氣奇緊，只怕很難從她口中挖出一些甚麼，既然已被發現了行踪，這裏也不便久留了，倒不如離開此地算了。

當下點頭一笑，道：「不錯，你夫人也是人啊！此地既是不便男人停留，在下這就告退了。」

中年婦人道：「想走了。」

任天豪道：「不能留這裏，在下只好走了。」

這時，上房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一個藍布衣服的少年，突然出現在門口，道：「既然來了，何不進來坐坐？」

任天豪訝然道：「原來屋裏還住的有人。」

中年婦人的臉色變了，變的很難看。

任天豪目光轉注到中年婦人的身上，笑一笑道：「老夫人，這就是你的錯，你說男人不能進入這仙女廟內，這一位不是男人麼？而且，還是很年輕的男人。」

中年婦人道：「這麼說來，你也很想留在這裏了。」

任天豪道：「如是這個年輕男人可以留下來，在下自然也可以留下來了，再說，仙女廟既然有男人可以留下來，多留一個，又有何妨？」

中年婦人突然微微一笑，道：「既然被你瞧到了，只好把你也留下來了，小兄弟，你可知道，你留在這仙女廟，有很多好處……」

任天豪接道：「甚麼好處？」

中年婦人道：「好處太大了，一兩句話也說它不清楚，何況，這地方也不是談話之處，咱們到裏面坐吧。」

任天豪心中冷笑道：別說是幾間瓦舍了，就是龍潭虎穴，我任老三也要見識一番。

但他絕不大意輕敵，仍然凝神戒備，向室內行去。

那藍衣少年打開木門，閃入室內。

任天豪心道：就算你小子隱在門後暗算吧！

暗中運氣，滿佈全身。

出人意外的是，那藍衣少年並未施襲擊，却盤膝坐在室中一張蒲團之上。

那中年婦人也跟着行了進來，伸手掩上了木門。

任天豪笑一笑道：「老夫人，甚麼好處，可以說說了。」

中年婦人笑一笑，道：「最大的一宗好處，就是讓你變成鬼。」

任天豪呆了一呆道：「變鬼？」

中年婦人右手一探，已托住了任天豪的右肘關節要穴。

左手伸入懷中，取出一個玉瓶，打開瓶塞，道：「聞聞看，香不香？」

任天豪閉住呼吸，但身子却搖了搖道：「這是甚麼東西，我頭暈的很厲害。」

中年人婦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給我送入地窖中去。」

任天豪已閉上雙目暈了過去。

藍衣少年扶住了任天豪的身子，道：「護院嬸嬸，我實在沒有想到外面有人，所以……」

中年婦人冷冷說道：「所以，你就衝出去？」

藍衣童子道：「不錯啊。」

中年婦人道：「哼！你們太大意了，如是被人瞧出了破綻，那還得了……」

語聲一頓，接道：「甚麼事？你大白天的就向外跑？」

藍衣童子道：「那位姑娘的傷勢有了變化，我要急着去告訴主持。」

中年婦人道：「我知道了，我會去告訴主持，你先下去吧，把這個人給鎖起來，別再出了麻煩。」

藍衣童子應了一聲，抗起任天豪，行出邊門，轉向廚房。

任天豪一直無法判斷他暈過去的事，是對，是錯，因爲，他無法了解那中年婦人手中藥物的反應，只能憑藉江湖的經驗推斷，裝作暈了過去。

他的推斷很正確。

那青衣童子的氣力很大，抗起任天豪，竟然是若無其事。

廚房一角，有一個放置碗筷的木櫃，那竟是一道活動的暗門。

藍衣童子伸手在木櫃上摸索了一陣，房角處立刻出現一個洞口。

任天豪微啓一目，發覺了一道階梯，向地下通去。

轉了兩個彎，地下突然開闊起來，藍衣童子一甩肩，把任天豪給摔到了地上。

爲了探幽窺秘，任天豪不能引起他的懷疑，只好暗裏咬牙，忍受那一摔。

耳聽得脚步聲逐漸遠去，任天豪才緩緩睜開雙目。

這是地下一處密室，隱隱有光亮透入，並非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停身的密室不大，但却已經有了兩個人。

兩個人都坐在地上，身上被鐵索扣着，衣着襤褸，蓬首垢面，看樣子似乎是關在這裏面不少時間了。

任天豪心中一動，伸手一摸牆壁，才感覺了牆壁是堅牢的黑岩石砌成。

他久走江湖，立刻想到了這是專門用來囚禁犯人的地下石牢。

只聽一個冷冷聲音，道：「小子不用裝作了，你根本沒有暈倒。」

任天豪轉頭望去，發覺那說話之人，坐在靠北面的蓬髮人。

吁一口氣道：「咱們都是難友……」

北面蓬髮人冷笑一聲，道：「你這種小混混，怎麼能和我們論交？」

任天豪道：「大家都是被囚在此地的人，身份高低，還有什麼分別？」

那人嗯了一聲道：「你小子能不能起來走動。」

任天豪道：「大概可以。」

那人道：「好——你過來。」

任天豪道：「老兄怎麼稱呼？」

蓬髮人沉吟了一陣，道：「老子鄧充，不過，名字不是你叫的，你小子，叫我鄧二爺就是。」

任天豪道：「原來是鄧二爺。」

鄧充道：「你這小混混，看上還不算太討厭，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任天豪道：「石任三。」

鄧充道：「好！咱們如若能够離開此地，鄧二爺就帶你在江湖上走動走動，你小子可以跟着我作個跟班。」

要風塵三俠的任老三作個跟班，這人的氣派未免是太大了一些。

幸好任天豪現在是任三，笑一笑，道：「咱們能離開了此地，在下會好好的想想這件事情。」

人却站了起來，行近鄧充。

行近身側，看得眞切，發覺了鄧充的雙腕，雙腿，和腰部，都被鐵鍊子鎖了起來，鐵鍊由牆上幾個洞口伸出來，通到另一處地方。

除非能把鐵鍊扭斷，很難有別的辦法了。

但這鐵鍊粗逾母指，再大手勁的人，也不太容易。

何況，這人身上，有五條鐵鍊。

鐵鍊通往牆壁那面，可以收放自如。

任天豪發覺了這牆壁上有很多的洞。

顯然，這地方，是專門用來囚禁武林中的高手之用。

鄧充低聲道：「能不能想辦法弄斷這鐵鍊子。」

任天豪搖了搖頭，道：「這……不太容易。」

鄧充道：「你小子自然沒有辦法，不過，只要你替我們傳個消息出去。」

任天豪道：「給什麼人？」

鄧充道：「湘西鬼王。」

任天豪心中一動，暗道：原來，這兩人是湘西鬼王的手下。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湘西鬼王在湘西。」

鄧充道：「不用你跑那麼遠，只要你到……」

突然，住口不言。

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一個全身黑衣大漢，行了進來，大漢手中拏着皮鞭子。

只見他一揮手，一鞭抽來，任天豪被鞭子抽中，摔了一個觔斗。

很疼，鞭子抽中的痛，和摔在地上的疼，但任天豪既沒有運功抗拒，也沒有出手反擊！

黑衣人冷冷喝道：「回去，坐下。」

任天豪依言行了回去，坐了下去。

黑衣人雙目盯注在任天豪臉上瞧了一陣，道：「你小子聽着，老實點，也許過兩天，你可以出去，如是要在這裏搞和，當心我手中鞭子，抽你個皮開肉綻。」

任天豪忍着胸中氣苦，連連應是。

黑衣人手中皮鞭揮動，又抽了鄧充兩鞭子。

鄧充沒有閃避，其實，他雙手雙腿，都被鐵鍊扣住，就算要閃避，也無法閃避得開。

兩鞭子抽的很重很重，皮鞭落處，衣屑紛飛。

任天豪運目極力看去，發覺了皮鞭落着之處，明顯的泛起兩條血痕。

但鄧充咬着牙沒有出聲。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姓鄧的，想活命，那就別妄想要什麼花招。」

避充沒有回答，閉上雙目，靠在石壁上。

黑衣人喝罵一陣，退了出去。

任天豪裝作很傻，至少那黑衣人相信他是揚州城中的小混混，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武林中人。

艮久之後，鄧充突然吁一口氣，低聲說道：「石任三，你怎麼樣？」

任天豪道：「那一跤摔的不輕！」

鄧充道：「走過來。」

任天豪猶豫了一下，起身行了過去。

鄧充道：「小心一些，他由壁上的洞孔中，監視咱們，聽咱們說話。」

任天豪點點頭。

鄧充道：「看樣子，他們還有用你的地方，如是你運氣不錯，一兩天就會出去了。」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微，就是任天豪，也只是勉强聽到。

只聽鄧充接道：「你小子要記淸楚，帮了我們這個忙，有得你任三的好處。」

任天豪道：「大忙我是帮不上，傳個信，在下定可作到。」

鄧充道：「你知燕子樓麼？」

任天豪實在不知道，但只好硬充知道，點點頭，道：「我知道。」

鄧充道：「去燕子樓，找大掌櫃，告訴他我囚禁的地方。」

任天豪道：「就說這些就行了。」

鄧充道：「還有，告訴他，就說我說的，要他給你兩百兩銀子。」

任天豪道：「好！我如能出去，一定把這個信，給你傳到，如是我也出不去，那就有負厚望了。」

鄧充點點頭，道：「你回去坐吧！由現在開始，咱不再交談。」

任天豪看到了鄧充身上的傷痕，血痕宛然，看來，那黑衣人的皮鞭，落勢很重，對自己倒似乎手下留情了。

他明白，仙女廟的人，還一直把他當作一個土混混看，自然，他忍痛的裝作，也十分像，使對方信以爲眞。

不大的工夫，一個黑衣人帶走了任天豪。

那是一處相當寬敞的地方，奇怪的是，裏面所有的佈置，都是黑色，地道中本就有些黑暗，但這停身的地方更黑。

任天豪十分小心，不敢運足目力，那會使一對眼睛在黑夜中發出了光亮。

事實上，他已感覺到這片奇黑的地方，有不少的人。

他不想露出任何破綻，只有靜靜的站着。

任天豪忽然想到了岳湘，岳湘和他一起混入了仙女廟來，不知到岳湘的遭遇如何。

突然間，亮起了一抹燈光，任天豪才發覺了自己停身在一座大廳之中。

果然，這座大廳中，站了不少的人。

那燈光由大廳一角中照射過來。

燈光照在一張大方桌上，桌上擺着十

五杯酒，和十五個夾肉的薄餅。

這大廳中有十五個人。

原來，有不少人錯入仙女廟中，所以，任天豪才不會受人重視。

一個冷厲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今夜，就要放你們出來了，想來，你們都很飢餓了，一個人一個薄餅，一杯酒，吃完喝下，你們就可離開了，我只有一點要求，希望你們離開之後，別和人提起這件事情。」

也許，他們早已算好時間，這些人，都有些餓了。立刻伸手取食。

有五個人站着沒動。

任天豪是其中之一。

他心中暗忖道：就這樣把我們放了，那肉餅，杯酒中定然會有些古怪。

今天有如此衆多誤入仙女廟的人，過去定然也有，但仙女廟的隱密，却一直沒有在江湖上傳揚！

難道就和這肉餅，杯酒有關。

忽然間，他有所警覺，如若不食餅，飲酒，定會引起人家懷疑。

他緩步向前行去，一面想着，如何才能把這些肉餅，杯酒藏起，而不爲人發覺呢。

任天豪心中明白，四面黑暗中一定會站着人，還有很多隻眼睛在監視着他們，如若被他們發覺了，那就會招惹很大的麻煩了。

任天豪取過了餅、酒。

看他向口中吃下，但事實上，他却把一張餅撕成幾塊，丟入了袖口。

那杯酒也被他借兩個人影阻擋時，倒在地上。

這些動作，他進行的十分小心。

所以，沒有被人發覺。

他久年在江湖上走動，見識過不少大陣仗，但却從來沒有如此的小心過。

任天豪隨着人羣，行出了仙女廟。

是天色黎明的時分。

就是黎明前的一陣黑暗，掩護了這些人的行動。

仙女廟的會期，仍然未完，所以，天色雖然仍然還早，但已經有了不少的人，只是夜色沉深，誰也看不清楚。

任天豪留心觀察，他們正從一處邊門中行了出來。

沒有人嘻笑，也沒有人呼叫，沒有那種脫險的喜悅。

就像這些人是很早起身，趕廟會的一樣，彼此未招呼一聲，已分散開去。

任天豪由袖中取出了撕碎的肉餅，放入口袋，却選擇一人，跟在他身後而行。

那人行向一條荒涼的小徑上。

任天豪留心觀察，四下確無跟踪，監視之人，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攔在了那人身前，道：「老兄，早啊！」

那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青布長衫，不像是種田出力的人。

青衫人停下脚步，打量了任天豪一陣，道：「你是誰？」

任天豪道：「我是趕廟會的，老兄，從那裏來？」

他想求證一下自己的推斷，那肉餅和酒，會不會使一個人神志受到了傷害。

青衫人吁了一口氣，道：「從家裏來的。」

任天豪道：「現在呢？」

青衫人道：「回家去。」

任天豪道：「哦！老兄的家在什麼地方？」

青衫人有些茫然，四顧了一眼，道：「我記不得了，我正在找。」

任天豪笑一笑，道：「好！老兄，慢慢找吧，在下先走一步了。」

青衫人未再多言，仍然舉步，向前行去。

任天豪覺着，這些人可能只是很平凡的人，他們不會武功，也不是江湖中人，但他們是什麼樣的反應很重要。

所以，任天豪仍然是暗中跟着那青衫人，看到他行入一座宅院之內，暗暗記下地址，才轉回徐府。

這時的徐府，已有了很完好的準備，雖然在大白天，也有着很森嚴的戒備。

不過，這些戒備都在暗中。

所以，任天豪由後門閃入了徐府時，立刻由兩個佩刀的大漢閃身而出，攔住了去路。

任天豪道：「我找譚師父。」

譚長風很快趕到。

原來，這十面埋伏大陣，已經訓練完成，譚長風總司徐府中防守責任。

任天豪被接入第三進院中，也是徐府中的防守中心。

李三奇的傷勢已經養息復元，正在爲任天豪和岳湘的遲不歸來，感到担心。

鐵大鵬望了任天豪一身打扮，笑道：「你探出了什麼消息沒有？」

他爲人正大，喜歡直來直往，對權謀，策略，素不看重，這問話，也隱隱含有諷刺之意。

任天豪道：「探出了很重要的事，很重要的消息，也證實了仙女廟，確是一個不單純的地方。」

鐵大鵬道：「哦！說說看，是怎麼回事？」

任天豪說出了詳細經過。

鐵大鵬霍然站起身子，道：「既然證據明確，咱們就該找他們去問個明白。」

李三奇道：「大哥，這件事，不可莽撞。」

鐵大鵬道：「風塵三俠闖南走北，經過了無數的風浪，難道還眞的害怕一個仙女廟不成。」

李三奇道：「仙女廟如是好與之輩，丐帮怎能一下子被他們控制住呢？」

鐵大鵬道：「哦！」

譚長風道：「仙女廟目前唯一顧忌的事，似乎是他們還不願把此事公諸江湖，而且，又正逢廟會之期，成千上萬的人，趕赴廟會，一旦有了什麼事，只怕官府也會出面干涉。」

鐵大鵬道：「那諸位的意思是……」

李三奇接道：「我看這件事，咱們先和丐帮中人連絡一下，還有湘西鬼王的舉動，也要摸個清楚。」

鐵大鵬道：「老三，岳湘呢？」

任天豪道：「我們在仙女廟前分了手了。」

鐵大鵬道：「也可能失落在仙女廟中了，老二，咱們不能不管，立刻動身到仙

女廟瞧瞧去。」

李三奇道：「大哥，岳湘一身武功，不在你我兄弟之下，而且，他胸有奇謀，這個人不會出事，咱們再等等看。」

任天豪道：「還有，我追踪那人，也希望譚師父派兩個精明的人，去查查看，是怎麼回事，他們被放出來，必該有些作用?」

譚長風道：「這一點，不用閣下費心了，在下這就派人去查查看。」

任天豪道：「那就有勞譚兄了。」

譚長風道：「在下兩個時辰，就有回話。」

轉身出廳而去。

鐵大鵬道：「老二，目下的情勢好像是很陰沉，一派密雲不雨，這情形，我最受不了。」

任天豪低聲道：「大哥，忍耐一二，仙女廟不但是一個很大的組合，而且，也是一個很精密的組織，他們在仙廟女中建了很多的地下密室，通道，這等工程，也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完成的。」

鐵大鵬道：「這件事，你都已經說過了。」

任天豪道：「小弟的意思，是他們早已有了很充份的準備。」

鐵大鵬道：「你和老二的用心一樣，咱們坐以觀變。」

任天豪道：「大哥，正是這個意思，至少，咱們不用搶到湘西鬼王前面去。」

鐵大鵬道：「好!這件事，你們要如何?我不強你們所難!不過，我要提醒你一件事，那就是交友之道，義氣爲先，老二，你和那位岳湘是好朋友，咱們不能不管，如是明天還沒有消息，你們就跟我一起到仙女廟要人。」

任天豪道：「好，岳湘如是明天還不回來，咱們就照大哥的吩咐辦。」

× × ×

岳湘也進了仙女廟，不過，他和任天豪的遭遇不同。

他輕巧的身法，高度的警覺，和精密的思慮，使他也進入了另一座地下密室之中。

不同的是任天豪是被人帶下去的，岳湘卻是自己溜進去的。

仙女廟有很多獨立的跨院，岳湘，也閃入了一座跨院之中。

他隱身在一間小廳的橫樑之上，發覺了一個長髮姑娘，打開了廳角處的一扇密門。

岳湘記下了開啓之法，俟機潛入。行完了一段甬道，進入了一座地下雅室之內。

雅室內瀰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氣，似乎是女子的閨房。

岳湘正欲進去，卻聽見人聲傳至，心中一急，閃入一張大床之後。

進入室中的，竟是青蓮子。

她脫下了身上道裝，露出了一身玄色緊身勁服。

取出一面銅鏡，打開一鬢秀髮，對鏡梳粧起來。

岳湘隱身床後帳下，心中有些焦急。

但他久走江湖，既有着很豐富的對敵經驗，又是位心思縝密的人，立刻想出了幾種應變辦法。

盡量隱藏，不讓青蓮子發覺自己。

青蓮子如是上床休息時，那就出其不意，一下子點了她的穴道，再和她談判。

最壞的一種結果是，被青蓮子事先發覺，那就只有隨機應變了。

青蓮子把長髮挽成了一個宮髻，放好銅鏡，回身一笑，道：「你自己出來，還是要我揪你出來。」

很不幸的，竟然是最壞的一種情況，被人事先發覺。

青蓮子的沉着，使得岳湘不敢妄動，緩緩行了出來。

但岳湘也是久經大敵的人物，舉止也十分瀟洒。

青蓮子發覺了室中藏的有人，但卻未料到會是岳湘，不禁一呆。

但也不過是一眨眼間，就恢復了鎮靜，笑一笑，道：「你穿這樣的衣服，臉上似乎是也經過一番化粧了。」

岳湘道：「我是誰。」

青蓮子道：「無影劍——岳湘，你們殺了湘西鬼王手下的五鬼，卻嫁禍在我們身上。」

岳湘道：「湘西鬼王，難道已經找上了仙女廟。」

青蓮子道：「不錯，不過，你們嫁禍江東的陰謀，並未完全得逞。」

岳湘道：「哦!那是說，鬼王已經相信了你們的解說。」

青蓮子道：「他也許不會信，但他沒有發作，而且，和我談的很好。」

語聲一頓，接道：「你的胆子很大，竟然找到了我的住處。」

岳湘道：「在下也奇怪，仙女廟很多房子你不住，爲什麼住在地下密室中。」

青蓮子道：「仙女廟在表面上，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大廟……」

岳湘接道：「所以，你們作那些見不得人的事，都在地下。」

青蓮子搖頭道：「岳湘，我好爲你可惜。」

岳湘道：「可惜什麼?」

青蓮子道：「你這身手，和在江湖上的聲譽，竟然爲一個商人效命。」

岳湘道：「你是說徐百萬。」

青蓮子道：「對!徐百萬給了你多少銀子，竟把你給買下來。」

岳湘道：「徐百萬化了不少銀子，但都捐到山西賑濟去了。」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這就是你們替他賣命的原因?」

岳湘笑一笑，道：「爲千萬人請命，難道這題目還不夠正大麼?」

青蓮子道：「哼!想不通，徐百萬一個傖夫俗子，竟也使你們這些人爲之降尊紆貴，爲他力效力……」

語聲一頓，接道：「人要知機，你們已經討了不少便宜，現在應該放手了。」

岳湘略一沉吟，道：「主持的意思，是否可以說的清楚一些。」

青蓮子道：「可以，你和風塵三友，明天離開揚州，既往不究。」

岳湘道：「只怕是不行，湘西鬼王已經知道我們殺了他門下五鬼，只怕不會輕易的放過我們，鬼王門向人尋仇，一向如

寃魂纏身一樣，不鬧出一個結果，從不放手。」

青蓮子道：「你們很怕鬼王門。」

岳湘道：「怕倒不是怕，只不過，人已經下了水，不會再怕天下雨了。」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岳湘，願不願意和我們合作?」

岳湘道：「怎麼個合作法?」

青蓮子道：「現在，我們還在用人的時刻，你如願投效合作，必獲重用。」

岳湘心中一動，暗道：看來，她早就發覺我了，但卻一直忍耐不動，而且故作從容，不知用心何在，既已入了虎穴，倒要放胆見識一番，和她鬥鬥智謀辯才。

心中念轉，微微一笑，道：「要在下合作?」

青蓮子道：「除了合作之外，你似乎是已經無法離開此地了。」

岳湘道：「這個在下相信。」

青蓮子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爲什麼和自己過不去呢?」

岳湘笑一笑，道：「青蓮子，我應該如何稱呼妳，叫妳主持呢?還是道姑，還是姑娘。」

青蓮子道：「隨便什麼都好，反正只要適合我身份都行。」

岳湘笑一笑，道：「那麼妳算什麼身份呢?」

青蓮子道：「女人。」

岳湘道：「出家人，該稱道姑。」

青蓮子道：「但現在，我已脫去了道袍，我是青蓮子。」

岳湘故作不解，道：「你是一廟之主，想來權勢很大了。」

青蓮子道：「不算太大也不太小。」

岳湘道：「這麼說，在妳之上，還有首腦人物了?」

青蓮子道：「你不是已見過九陰鬼母了麼?」

岳湘道：「她才是眞正的首腦?」

青蓮子道：「雖然見過九陰鬼母的人不多，但她卻是名滿江湖，比風塵三俠，湘西鬼王，還高明一些，這一點，你承不承認。」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嗯!」

青蓮子道：「如若我說的她還不是眞正的首腦，你信是不信?」

岳湘道：「這個，這個……」

青蓮子接道：「你就很願意相信，但也想不出還有更高的人，對麼?」

岳湘心頭震動了一下，默然不語。

青蓮子道：「你的機會不錯，我們現在需要人手，那是因爲，我們還不願炫耀實力。」

岳湘道：「難道風塵三友，加上區區，還不值得你們拿出眞正實力麼?」

青蓮子道：「也許你的武功，比我高明一些，但咱們一百招內，絕不會分出勝負，風塵三俠的名氣比你大，但他們眞正的武功，却未必比你高明。」

岳湘接道：「好大的高帽子，在下倒有些受寵若驚了。」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我說的是眞話，你們都很有名氣，但還不是我們要對付的人。」

岳湘道：「啊!」

青蓮子道：「你不用動腦筋，要你想，你也想不出來。」

岳湘道：「風塵三俠，和我岳某人，至少比徐百萬高明了一些吧!」

青蓮子道：「我們對付徐百萬，只不過是想拿他們的家人作個試驗，當然，也想敲他一筆銀子。」

岳湘道：「仙女廟的收入，已經相當的不錯，妳不覺太不知足麼?」

青蓮子道：「我們現在正需要錢，徐百萬爲富不仁，迫他交出一些銀子，也不算什麼大事。」

岳湘道：「哦……你們調查的很清楚啊!」

青蓮子道：「但我們千算萬算，實在算不到你們竟然會出手。」

岳湘道：「現在，你們又作如何打算呢?」

青蓮子道：「岳湘，有一件事，我想，你先要明白，我說需要人手，只是目前，過上一段時間，你就算想報效我們，只怕也沒有機會了。」

岳湘道：「哦，這樣說來，姑娘是特別的照顧在下了。」

青蓮子笑道：「你終於想明白了，其實，當我發現你時，我可以悄然而去，然後，再派人來對付你。」

岳湘道：「可是，你爲什麼不作。」

青蓮子道：「如果我這樣作，那會要你的命。」

岳湘道：「這麼說來，妳對我，倒是有些手下留情了。」

青蓮子道：「不錯，因爲，我一直希望你能合作。」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你們這個組合，雖然不算很龐大，但卻十分神秘，如是只想在江湖上爭一席立足之地，那倒是十分容易，但如說，要爭霸江湖，在下就看不出你們有什麼特殊的恃仗了。」

青蓮子笑一笑，道：「我只能告訴你，我們和一般江湖上門戶不同，我們有一個很龐大的計劃，我們對一切事情，卻有着很嚴密計算，但對你和風塵三俠和我們作對的事，確沒有計算在內。」

岳湘道：「鬼王找上門來，只怕也不在你們的計劃之內了。」

青蓮子道：「鬼王已經到過了仙女廟來……」

岳湘怔了一怔，接道：「你們談和了麼?」

青蓮子道：「岳湘，你如是眞的希望知道詳細的內情，爲什麼不肯投入我們這個組合之中呢?」

岳湘道：「我正想這件事，我本是江湖上獨來獨往的人，隨便慣了，驟然間，受人束縛，只怕會不太習慣。」

青蓮子笑一笑，道：「這倒不用担心，天下任何一個門派，都有很多的門規，戒律，只有本門沒有這種約束。」

岳湘道：「青蓮子，你們這個組合，大概不是請我去作君主，掌門吧?」

青蓮子道：「我也不是。」

岳湘道：「所以，在我上門，一定還有很多管制我的人。」

青蓮子道：「不錯啊!」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駱江元要北上大都找尋石老人的下落，途中遇見冷古，兩人便結伴同行。在路上，蕭飛志橫車路前，阻住他們的馬車通過，顯然是找他們麻煩的。雙方一言不合，冷古便和蕭飛志打起來。打鬥間，有一騎飛奔而過，馬背上的白衣騎士因對冷古出言不遜，激怒冷古，他便停止和蕭飛志打鬥，前去追趕那白衣騎士，蕭飛志也隨着趕去，剩下江元，也正想趕去，這時惲冰突然而至，向江元略一打聽，便要求與江元同車上路，江元便載了她而去……

孺子遭毒手

江元一笑不語，這時小二已然送來酒食，江元含笑問道：「剛才也有一位坐車的客人，可是在你店裏？」

小二啊了一聲道：「不！不！他在對街黃家老店歇着！黃家老店最討厭，專門搶我們的生意。」

江元聞聲大笑，就連惲冰也笑了起來，說道：「一定是你們的菜不好！」

小二急忙道：「那有這事！你不信待會嚐嚐看，太太……」

他才說到這裏，惲冰秀目一瞪道：「你叫什麼？」

小二被她弄得一怔，答道：「我叫你太太呀！」

惲冰粉面通紅，罵道：「去你的！你才是太太！」

江元知道小二會錯了意思，含笑道：「小二，你不知道．就不要亂叫，怪不得人家不住你的酒店呢！」

小二連忙退了下來，心中好不奇怪，

少俠義施救

用手摸着頭，低聲自語道：「不是太太怎麼住一間房？……要不然就是姘頭！……還說我是太太，我要是太太早抖了！（神氣之意）還他奶奶的幹這個！……」

不言小二自語，再說江元和惲冰各自低頭用飯，不大的工夫，那餵馬的小童，已將惲冰的馬牽來。

惲冰給了他一塊碎銀，立時匆匆吃起飯來；江元不禁笑道：「就是要去也不用這麼急呀！連吃飯也趕成這樣子呀！」

惲冰却是不語，一會工夫已然吃完，站起了身子，含笑道：「謝謝你讓我搭車，以後還會見面，我要先走了！」

江元也不留她，點頭道：「好的！妳快走吧！」

惲冰又向他說了幾句謝語，立時出店，跨上了那匹比她高出一頭的駿馬（馬的高度以後頸爲準），一陣得意之聲，消失在寒冷的夜色裏。

江元一直坐在桌前未動，心中忖道：

這才是怪人怪事……

這時他又想到了自己的行程，忖道：由冷古趕車，走了這條路，現在越來越遠了，明天如果冷古還不回來的話，我就改走朱橋了！

他一人坐在桌前，獨自飲酒。

幾杯烈酒下肚，又勾起了江元的愁懷，他想到了師父，又想到了文瑤和鐵蝶。

他決定廣泛的接觸江湖上每一個會武的人，去探訪殺他師父的仇人。

現在這一路上，他已經意外的接觸了很多年青的人，可是非常令他失望，他們有的連「九天鷹」都不知道，就像惲冰這樣，在她身上又能得到什麼綫索呢？

唯一使他產生疑心的人，就是蕭飛志了！

江元似乎已經感覺到，蕭飛志一定關係着一件大事——不是與他的師仇有關，就是與石老人有關。

江元也不知自己爲什麼會產生這種懷疑起來，可是他却下了決心，忖道：我一定回去探個究竟！

這一頓酒，江元也不知道吃多少時候，直到四下沒有一個食客，小二在他身前縮着頸子，直打呵欠時，他才感覺到時間很晚了！

於是，他扶醉而歸，在小二的扶持下，向樓上走去。

這小二眞是多話，好像很關切的問道：「少爺！你心裏一定很愁悶吧？」

江元用手指着他的頸子，問道：「你怎麼知道？」

小二一笑，道：「我也是這樣，心裏一煩就喝酒，喝完就睡，第二天一醒就沒事了！」

江元笑道：「我不同，我喝了酒總是睡不着……」

說着小二已將他扶入了房間，他用極小的聲音，在江元耳旁低聲道：「少爺！要不要叫個姑娘？……」

江元起初不懂，繼之一想明白過來，別瞧他是身負奇技的少年奇人，這時居然也羞紅了臉。

江元紅着臉，瞪了他一眼，笑罵道：「胡說！我貪酒可不貪色啊！」

小二笑道：「這有什麼關係？你別犯嘀咕……」

他話未說完，江元已把他推開，說道：「出去吧！你要有興趣你自己去！」說着把門掩上。

小二被江元推出了好幾步，差點沒掉下樓去，不禁翻了一下小眼，低聲罵道：「沒種！」

江元一人在房中，酒後沉思，越發有一種冷清和孤獨的感覺。

他推開了窗，寒風迎面，使他清醒了一些。

這一霎那，他感到自己太孤獨了！

他沒有慈祥的雙親，在火爐前向他追述他孩童時代的趣事。

他沒有知己的朋友，在樽前酒後，與他暢談心語，策劃未來一生的事業。

他沒有愛戀的人，在花前月下，耳鬢廝磨，輕憐蜜愛，傾訴她的相思……。

他唯一的一個怪癖，就是冷酷的師父也消失了！

現在所剩下的，只有一個文瑤，但是她是多麼的愛戀着百里彤！

對於江元來說，文瑤只不過是一個美麗而又遙遠的影子，遙遠，遙遠……永遠的遙遠，永遠得不到！

一個人最痛苦的不是貧窮，也不是病痛，而是空虛！

空虛，就像是一棵毒苗，隱伏在你的心中，但你却還要用心血來滋潤它。

江元把頭埋在臂環裏，痛苦的伏在窗前。

這一霎那，他願意作一個最平凡的人，像趕車的，像跑堂的！

他們沒有過多的慾望，存錢、娶妻、生子……如此而已！

即使是一個下級的地痞流氓，也會在吃喝嫖賭中得到安慰。

不幸的是，那些不平凡的人，那些有大智慧的人，却永遠生活在痛苦的邊緣。

一陣迎面的寒風，夾着雨絲落在江元身上，

他震驚了一下，仰起了頭，窗前飄下毛毛雨，悉悉索索，像是耳語。

江元揉一下眼角，慘烈的笑了起來。

「我在這想些什麼？」

這個問題，把他由幻想拉回了現實。

他必須思索目前要辦的事情。

他忖道：我今夜一定要去探望一下蕭飛志的情形……最近在我面前張狂的人太多了！

「我先調息一下，然後，就可以動身了！」

江元想到這裏，把窗戶掩上，靜坐下來。

他定下了心，漸漸的進入佳境。

大約一個更次過去，江元悠悠醒來，酒意已然全消，精神也好多了。

他把窗推開，毛毛雨仍然下個不停。

四下一片黑暗，窗前的細雨，像是一根根發亮的短針，又像是一把把的灰塵，輕靈的在閃動着。

江元換了一套勁裝，結束停留後，輕輕的跨出窗戶，把窗門帶好，這才落下了地。

他輕得像一片落葉，隨着毛毛雨一同落地。

細小的雨絲，像是一根根的冰針，當寒風把它們吹到臉上時，使人感覺到一陣陣的疼痛。

江元認了一認地勢，飛快的撲向了對街。

他順着街心，慢慢的向前走去，細雨、寒風，交加的沐浴着他，他却有一種舒適的感覺。

轉過了這條街，他很容易的發現了一座樓房，嵌着兩盞昏黃的「氣死風燈」，

在昏暗的燈光下，江元看見了「黃家老店」四個大大的字。

江元心中想道：「就是這裏了！」

這時，他却發覺靠左角一間房子，隱隱傳出了燈光，甚是顯著。

江元不經思索，便可斷定那間房子必

是蕭飛志所居無疑的了！

他四下仔細的望着，雖然他知道這麼晚不會有人，可是他仍然絲毫不大意。

等他確定沒有別人時，他雙臂微微一抖「草顆飛螢」，身如一團黑雲，輕飄飄的落在了房頂上。

江元落下之後，略一打量，幾個縱身已然來到蕭飛志所居那間房子。

他伏在屋簷，俯身而下，剛好由窗縫可以看到室內。

蕭飛志坐在燈前，穿着一件白色的絲質長衣，質料極爲高貴。

他胸前掛着一塊純金嵌翠的金塊，在燈光下發出了耀目的光彩。

那隻巨大的木箱，就放在他身旁。

他緊閉着雙目，雙手合十，神色極爲虔誠。

他嘴皮輕輕的蠕動着，似在祝禱着什麼。

江元心中不禁驚異萬分，忖道：看他這身打扮，分明是貴人之後，說不定是那個王府的公子哥兒，可是他那裏來的一身奇技呢？

江元正在思忖之際，突聽他低聲的祝禱着：「爹！娘……你們保祐我！這一次的機會我絕不放過！你們慘死了三年了，我一定要報仇……這是最好的機會，您們一定保祐我……」

他虔誠的在祝禱着，雙目中流下了大顆的淚水。

他悲切，哀傷的語調，隱隱的由窗戶傳出，江元已不禁大爲感動。

他心中想道：「原來他有着血海深仇！可憐……」

蕭飛志低聲祝禱了一陣，他緩緩的睜開了眼睛，用雪白的衣袖擦拭着。

他一雙劍眉緊緊的皺着，滿面戚容。

這張面孔，足以感動所有的人！

這一霎那江元對蕭飛志產生了很大的好感。

他有些後悔，忖道：原來他是個孝子，我爲何來窺探他？

江元深深覺得自己不應該，蕭飛志亦沒有任何地方得罪了他。

可是那隻大木箱，對他却有一種莫大的誘惑，使他繼續的看下去。

蕭飛志拭掙了淚光，他雙手輕輕的把箱蓋打開。

江元一眼向箱中望去，不禁使他大吃一驚！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來箱裏睡着一個人，正是鐵蝶的師父石老人。他周圍墊着極華貴的被褥，雙手交錯在胸前，目光如炬，仍然很精神。

看樣子他很正常，可是却絲毫不能活動，猶如一個活死人。

蕭飛志恭恭敬敬的向老人施了一禮，含笑道：「石伯父，我昨天的話，你一定想過了，希望你能念在和先父相交一場，帮我報此血海深仇……」

江元心中忖道：原來石老人和他的父親却是舊交！

這時蕭飛志又接着說道：「石伯父，小姪這次的舉動，你一定能夠原諒我，實在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現在小姪的處境很困難，冷古可能就是我未來的大敵，還有駱江元，他一直在尋訪你，另外百里彤、卓特巴、陳小浪……。」

說到這裏，他面上現出一種莫大的驚恐。

石老人的雙目，像兩道奇異的光芒，一直停留在蕭飛志的臉上。

江元心中疑雲陣陣，他在思索蕭飛志的話，反覆的想道：「他爲什麼說冷古、百里彤、陳小浪是他的大敵？難道他們也與這件事有關？」

這時蕭飛志已開始說話了，他們的聲音是變得更爲懇切和悲痛：「石伯父！你說話呀，你爲什麼不回答我？」

江元更奇怪，忖道：石老人還會說話，那麼他到底歷過了刧沒有？

老人的目光注視了他良久，才發出了一聲低沉的長嘆。

蕭飛志見老人出了聲，似乎喜出望外，雙手扶住了石老人的膀子，連聲道：「伯伯！你快講話！快講……」

說着，他不禁流下了大顆的眼淚。

老人又嘆了一口氣，發出低啞的聲音道：「江元！你進來吧！」

這句話使得飛志和江元同時一驚。

江元忖道：好厲害的老傢伙！

這時江元身形已然暴露，也就不再隱躲，推開了窗戶，飄身而入。

他全身已被雨水淋透了，形狀甚是狼狽。

飛志臉上有一種不可形容的神色，也說不出是驚還是憤怒。

石老人繼續說道：「江元，他是我故友之子，你們不必互相仇視，拉拉手！」

由於剛才所看到聽到的事，江元對他早已沒有敵意，當下伸出了水濕冰涼的手來。

蕭飛志遲疑了一下，緊緊的握住了他的手，他們的友誼就這麼神奇的開始了。

蕭飛志似乎過度的興奮，幾乎流下了眼淚，他有些失常的說道：「江元，你……你快換衣服！」

江元連忙謙讓，可是飛志一再堅持，江元無奈，只好換上了他一套質地極佳的勁裝。

石老人躺在箱子裏，神態極爲滑稽，他笑了一下，說道：「江元，這一路辛苦你了！」

江元面上一紅，答道：「小姪實在無能，以至於……」

他話未說完，老人已然笑道：「不必說了，飛志這一手也是高人指敎，不必說你，就連我也算計不到，我所以奇怪，默念中似乎有一刧，可是久候不至，原來應在這裏呢！」

江元担心的問道：「師伯，你身體沒有關係吧？」

老人一笑道：「你問飛志好了！」

飛志面紅如布，尷尬的笑了一下道：「江元，你可別怪我，我到的時候，五羊婆和蘇月雯正打得厲害，你和鐵蝶也沒有注意到這邊，加上我輕功還可以，所以就趁虛而入……」

他說到這裏，老人由鼻中哼了一聲道：「你能逃過江元的警戒，也算是你的造化！」

老人的話是事實，可是却說得二人一起面一起來。

飛志停了一下，接着說道：「……我進去的時候，伯伯才渡過最厲害的一刧，眼看時辰就到了，時辰一到，伯伯可以活動，便知道我來的目的，一定不會見我，所以我就在他恢復活動的一霎那，用內功逼他服下一丸藥。這藥性可以使他老人家暫時痲痺，然後我就偷偷把伯伯帶走，要把他帶到大都去……」

江元這才明白，原來飛志有事要求老人，不得已出此下策，心想：「只要老人身體無傷，這就不關我的事了！」

老人乾咳了一聲道：「飛志，這法子可是三公敎你的？」

飛志紅着臉道：「是的！」

老人哼了一聲道：「這老傢伙！現在害得你要扶持我飲食便溺，像我這種人物，居然被關在箱子裏……」

老人說着似乎很不滿，連連的搖頭，江元見狀幾乎笑了起來。

飛志也不禁笑道：「你老千萬別生氣，到了大都我任你怎麼罰！」

老人哼了一聲道：「得了！我自會找三公算帳！」

江元不知他們說些什麼，又不好問，只有坐在一旁納悶着。

老人停了一下，又道：「飛志，並不是我忘記了和你父的交情，也不是故意避不見面，實在這件事有大難處……」

他話未說完，飛志又流淚道：「伯伯，你說要說個明白，那件事怎麼能怪我爹娘？他竟下了這等毒手！」

老人又嘆了好幾口氣，接道：「要說起這事來，實在不知道是誰的錯，你爹雖然寃枉，可是他也是受了騙，再說三年來他也夠懺悔的了！」

飛志把頭埋在臂上，哭道：「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親仇不共戴天！」

老人悠然長嘆，說道：「這事實在很難說，到了大都再談吧！」

老人說着又對江元道：「你現在可還要到大都去？」

江元點點頭，答道：「是的，我與一個朋友見見面，再說鐵蝶也要去，她找杜師伯去問你下落去了！」

老人點了點頭，又道：「那孩子倒有這份孝心……」

這時飛志已然止住了眼淚，說道：「江元，我們一同走怎麼樣？」

江元略一思索，答道：「明天冷古如果不來，我們就一同走好了。」

提到冷古，老人突然問道：「飛志，你能斷定冷古和你的事有關麼。」

飛志點頭道：「大致上不會差到那裏，不過是敵是友還沒法弄清楚……」

老人點頭道：「但願他不要牽惹進來，不然事情更複雜了，唉——百里青河臨走，還有這麼多恩怨，眞不知他如何開脫啊！」

江元聞言不禁大吃一驚，忖道：啊！竟是百里青河！

他心中不禁一驚，忖道：莫非他們都是與百里青河作對的？爲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呢？他們，冷古，還有剛才路上的那兩個年青人。

江元正在詫異，又聽石老人嘆了一口氣道：「唉——這件事你們選中了我，實在叫我爲難，只怕把事情越弄越糟呢！」

蕭飛志道：「石伯伯現在不必掛心，等到了大都再說吧！」

石老人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好吧！我現在不去也不行了，眞是！你們對我老人家也太無禮了！」

蕭飛志連忙又低聲道歉不已。

這時江元心中異常混亂，因爲他們已經與百里彤結拜爲兄弟，百里彤並且要江元帮助他，保護他父母的安全。

江元想着便對石老人及蕭飛志道：「師伯，既然你很安全，我就沒什麼事，現在我想回去了！」

蕭飛志面帶歉意，說道：「駱兄，這一次，實在是小弟的錯，希望你不要掛在心上，你既然也到大都，我們結伴而行如何？」

江元勉強笑了笑，說道：「不了，我們走的是兩條路，以後有緣再見吧！」

江元說罷，推窗而出

他們的話原是雙關語，蕭飛志有些莫名其妙，望着窗外，憤然道：「好狂的小子！」

江元心中混亂異常，他很快的回到自己的房間內，思忖道：百里彤不知是否到大都去了？如果這麼多人，都與百里青河作對的話，只怕是不容易應付的。

江元心中雖然焦急，可是這時也無法可想，思索了良久，最後才作了決定

他忖道：我只有先他們趕到大都，先保護着百里青河的安全再說！

江元作了決定之後，心中才稍微安定下來，睡倒在牀上

他又想到了冷古，忖道：他不知與秦長安到那兒去了？

他到底與百里青河是敵，還是友呢？

由於冷古的行事怪異，江元始終都推測不出來。

…………

翌晨，天邊才有曙色，江元已然駕車離去。

晨霧陰寒，天風冷冷，秋天的早晨，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冷清

這條驛道上，只有江元這一部車子，車聲轔轔，劃破了秋晨的寂寥。

他是一個血性極強的男兒，百里彤是他一生中第一個朋友，因此，他特別珍視這分可貴的友情。

車行如飛，寒風似刃，吹得人臉、手生痛；可是江元却沒有感覺到，他只是不停的想道：「只要我知道了這件事，我絕不能叫百里青河有毫髮之傷！」

「百里青河爲官很正直，應該是個清官，他化名爲馬百里，也在江湖上行了不少善事，爲什麼會有這麼多江湖奇人，誓要取他的性命呢？」

江元雖然想不透這個問題；可是他却

知道，這必然是江湖中一件最複雜的復仇事件。

江元駕車疾馳之際，突聽路邊右側，似乎有人呻吟之聲，心中不禁一動，忖道：莫非又出了什麼事情？

江元一念之下，立時將馬車勒住，走下了車來。

靠右邊是一條極寬大的土溝，往後便是一片竹林，生長得並不茂盛。

江元點足輕輕躍過溝去，走近竹林，却沒有再聽見一絲人聲。

江元雙目如炬，一掃之下，就發現在一排密竹之後，倒臥着一個人，一動也不動，猶如死了一般。

江元心中詫異，立時趕過去，他一瞥之下，不禁大為驚奇，脫口說道：「啊！原來是他！」

原來倒臥竹林之內的，正是往竹樓行刺的江小虎，昏迷的倒在地上，右手還緊緊的抓住一節竹子，他眼角掛淚，樣子很是可憐。

江元不禁皺着劍眉，自語道：「這孩子怎麼會倒臥在這裏？」

江元想着，把江小虎由地上抱了起來，仔細一看，不禁劍眉飛揚，怒髮沖冠，驚道：「啊！好毒的手，竟被人點了『五筋大穴』！」

江元說着，雙手輕托着江小虎，飛快的回到馬車上，把他平放在車篷裏。

江元把他的上衣解開，露出了一個涼冰冰的胸膛，江元不禁有些難過，他不知道這孩子有什麼大敵，點了他如此重的穴道

江元在他身旁坐下，氣納丹田，把本身的熱氣運在雙掌，他那雙虎掌，立時猶如火一般的發熱。

江元把一雙熱掌，分別貼住江小虎的前後心，全神貫注的為他打穴通氣。

良久之後，江小虎身上才微微的發熱，並發出了低聲的呻吟。

江元已經出了一身汗，心中暗自慶幸，忖道：這幸虧是遇見我，不然這孩子準沒命了！

不大的工夫，江小虎悠悠醒來，他緩緩的睜開眼睛，目光散亂的望了江元一眼，便用力的掙扎起來。

江元連忙用手把他按住，伏在他耳旁說道：「小虎！我是駱江元，你可不能妄動，不然就很難復元了！」

小虎聞言又看了江元一眼，這才認出來了，他喉頭發出了一些聲音，雙目中充滿了淚水，但他極力的忍住，一滴也未流出

江元又伏在他耳旁，輕聲道：「你的穴道已被我解開，只要養息幾天就可以好了，你不要難過，也不要說話，先睡在車上，到了驛站我們再休息。」

江小虎含淚點頭，神情很是悲痛，那雙明亮的大眼睛中，流露出一種眞摯的謝意。

江元小心的把他安置好，又為他披上了一件外衣，平睡在車篷中，把門簾放下，這才駕車離去。

由於江小虎尚未復元，江元不敢駕車太快，以免他受顛簸之苦，可是馬車的速度，仍然是很快的

江元緊皺着一雙劍眉，心中怒到極點，忖道：到底是什麼人，下手如此毒辣？如果犯在我手中，定要教訓他！……可憐這孩子，小小年紀，已然陷入了仇恨的漩渦！

半天的工夫，二人已然來到「朱橋」——這是距離掖縣最近的一座小鎭。

江小虎已然陷入了昏迷狀態，江元中途也曾三次停車，為他通穴順風，以防惡化

江元在一家客店前停了車，早有驛站的人接去換馬洗車，江元小心翼翼的捧着江小虎，在小二的引導下，進入了一間單房。

江小虎一直停留在半昏迷狀況，神智始終沒有清醒過，江元囑小二取來筆紙，匆匆的開了一張方子，遞予小二道：「小二哥，煩你快去把藥配來，快！」

小二見江小虎如此模樣，只當得了急病，早已嚇得不得了，連聲答應而去。

江元又仔細為他按了一下脈，發覺沒有什麼異狀，心中略為放心，在他耳旁低聲喚道：「小虎，你可聽見我講話？」

江小虎小臉通紅，勉强的睜開了眼睛，他原來明亮的大眼睛，現在已是黯然無色，充滿了痛苦。

他呆呆的望着江元，口中發出咿唔之聲，雙目含着眼淚；但却沒有流出來，足見他是多麼剛强的孩子。

江元心中很難過，用手摸着他發燙的額頭，低聲道：「小虎，不要難過，你的身體一定會復元的！」

江小虎臉上現出感激之色，張了一下口，却沒有發出聲音來。

江元又關切的說道：「你現在什麼話也不要說，好好的休養！」

江小虎無力的點着頭，把眼睛閉上，江元為他蓋上了一條棉被。

這時駱江元心中却焦急起來，他忖道：看樣子我要為這個孩子躭擱下來，豈不是要落在他們後面了？

江元心中雖然焦急，可是看江小虎如此模樣，勢非躭誤不可，焦急也是自廢。

不大的工夫，小二已經配好了藥，送進房來，縮着頸子道：「少爺！你這方子可眞不好配，我跑了整個鎭，還是差了幾味藥！」

江元聞言一驚，睜大了眼睛，緊問道：「怎麼？到底差幾味藥？」

小二打開了方子，點算了一陣，說道：「差了兩味！」

江元這才稍稍放心，收過方子細細一看，含笑道：「還好！重要的藥只差一味，你跟我去煮藥好了！」

江元說着，提起了藥包，與小二一同出房而去。

來到爐旁，江元親自調水倒藥，一切弄好，放在火上，對小二道：「小二哥，可要麻煩你在這看着，一滾要加三匙水，一直到三滾，就可以拿下來了！」

小二連連點着頭，笑道：「少爺！你放心，我在這看着，絕不會出錯！」

江元這才放心，準備回房，小二又笑道：「少爺！你要吃什麼吩咐一下，我叫他們送來！」

江元這才想起自己還沒有吃東西，點頭道：「好吧，你隨便配幾味菜，烙幾張餅就行了！」

江元說着離去，回到房中，見江小虎仍是昏睡未醒，又細心的為他按了一下脈，這才放了心，忖道：萬幸這孩子心脈還强，不然可要成殘廢了！

江元一人獨坐窗前，心中疑惑不定，推測何人傷了江小虎，並且下了如此毒手呢？

冷古、蕭飛志以及惲冰、秦長安，他都逐一的想到；可是都覺得沒有可能，因為不是有大仇的人，焉會點如此重穴。

江元又想到百里彤家宅中，江小虎姐弟深夜尋仇之事，心中甚是納悶，忖道：看樣子他們都是好人家的子弟，怎麼會與百里彤結下這等大仇？但願我能為他們化解開來！

想到百里彤，自然的聯想到吉文瑤，這些日子來，江元已經很少想到她。

那一晚，江元酒醉，與文瑤親切溫存，事後想來，却使江元陣陣的冒着冷汗。

雖然當初江元曾經發下了誓言，要得到這個姑娘；可是現在他放棄了，那是由於一種道德的觀念。

現在，他已與百里彤結拜為兄弟，他必須要放棄這一分感情，這是很自然的事，雖然痛苦，却不得不這麼去做。

這時江元只希望百里彤與吉文瑤早日結合，那麼這種誘惑他的力量，便可減少了！

他不時的想道：「我身負奇技，熟讀詩書，絕不能做出為人唾罵的事，這寧可孤獨一生，也不能與文瑤接近！」

江元這麼想着，心中雖然難過，可是也有一種自慰，下意識的感覺到：自己這種犧牲是很偉大的。

就在江元痴想之際，小二已然捧了藥碗來，笑道：「少爺！小少爺是現在吃還是要等一下？」

江元含笑接過，稱謝道：「辛苦你了！麻煩你再去燒鍋熱水，煮點稀飯！」

小二連聲答應着，點頭道：「這不算什麼！一切都現成！……我看這位小少爺病的不輕，要用大夫，你請叫一聲，我馬上去請！」

江元見小二如此熱心，心中也頗感動，笑道：「不必了，勞你操心，他只是受了風寒，吃過藥再歇一歇就沒事了！」

小二這才含笑而去，江元心中不禁忖道：一個小二都懂得對人和氣有禮，我為什麼不懂呢？……我以後一定要改過來！

自從花夢蝶死後，江元幾次三番的改變，現在除了使人感覺到「不凡」之外，已不再冷漠無情了！

江元等藥稍為涼了一些，把江小虎喚醒，就着枕邊慢慢的餵食。

江小虎渾身發熱，神智仍然不太清醒；但他知道有人在餵他藥，好幾次含糊的推開，口中斷續的說道：「不要！……我不要吃藥！」

江元從來沒有招呼過病人，這時不禁也被江小虎磨出一身汗，好勸歹勸才把這碗藥餵完。

江小虎飲藥之後，立時又沉沉睡去，這時小二送上了飯食，江元心不在焉的胡亂吃了一些。

他不時到窗口瞭望，令人奇怪的是，並不見有任何一個可疑的人物經過，也不見蕭飛志的馬車。

江元心中好不詫異，忖道：莫非他們改了道，不然，為什麼到現在還沒到這兒呢？

江元坐在窗前，直守了將近三個時辰，江小虎才悠悠醒過來，發出了低沉的呻吟。

江元連忙趕到床前，只見江小虎睜着一雙俊目，正在四下觀看，江元用手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小虎！你可覺到好些了？」

江小虎發現是江元時，不禁驚喜交加，用着粗啞的嗓子說道：「啊！你是江大哥！你怎麼會找到我的？」

江元聽他說話，仍是舌大氣虛，含笑道：「你能說話就好了！現在才離險境，不要多說話，待會吃過東西再談吧！」

江小虎點點頭，顯得很是聽話，他張了張口，又要說話，江元却搖手止住了他，笑道：「我知道！你可是要出恭？」

江小虎詫異的點着頭，似乎奇怪江元何以知道？

江元喚來小二，命他準備木盆及熱水，然後把江小虎抱到便房，服他入圓，然後放在了熱水中。

江小虎雖然躺在了很燙的熱水中，可是身子仍然一陣陣的發着冷，江元從囊中取出了一隻磁瓶，挑出了一些粉紅色的粉劑，笑對江小虎道：「這些藥粉泡到水裏，你可能感到很痛；可是沒有關係，你不要害怕！」

江小虎不停的點着頭，低聲說道，「不要緊，我不怕痛！」

江元點了點頭，笑道：「好孩子！你是會武之人，一定懂得納氣之法，等一下粉劑下水之後，你立時把中氣納入丹田，無論再痛，也不可鬆散，我再為你推拿，把體內的游氣通出就沒有事了！」

江小虎只是不停的點着頭，江元把粉劑傾入盆中，滿盆水立時化成了淡紅色，江小虎也立時皺起眉來。

江元立時捲起了袖子，為江小虎推拿游氣通血。

江小虎緊皺着眉頭，喉中發出了痛苦的聲音，江元心中忖道：可憐這孩子，受這麼大的罪，少時我定要問問你：是何人下的毒手？以後遇上了我，也要用如此方法加以泡製！

大約過了半盞茶的工夫，熱水已然變成了溫水，江小虎的痛苦也止住了，江元自身運氣，也不覺出了一身汗，他含笑問江小虎道：「小虎，你現在可覺得好一些了？」

江小虎滿頭是汗，用舌頭舔着嘴唇道：「我好多了，只是覺得身上沒力，別的沒什麼了！」

江元大放寬心，笑着說道：「這就好了！總算我沒白費氣力！」

江元說着把江小虎托出了水盆，那盆水顏色不深，可是江小虎全身的皮膚，都染上一層淡紅色。

江元用布巾為他擦拭，邊笑道：「沒關係！這顏色過一些時候，自然就會退去了！」

他又為江小虎穿上了衣服，送回床上，天色已然昏暗下來了！

江元累了整整一個下午，出了不少汗，也着小二換水洗澡，更了淨衣。

江小虎幾次要說話，都被江元攔了下來，直到扶他吃過了稀飯這才開始談話。

江小虎靠在床頭，身上披着江元的斗篷，燈光照着，雖然精神好得多了；可是仍是滿臉病容，他這條命總算保全了！

他用極度感激的目光，望了江元一陣，低弱的說道：「江大哥！我謝謝你！」

江元搖着頭，低聲的安慰着他，說道，「俠義中人，不必講這些話，你且把受傷的事，詳細的告訴我。」

江元說到這裏，只見江小虎一雙俊目中，射出了憤怒的火焰，似乎非常激動，連話都說不出來。江元連忙拍着他的肩頭，含笑道：「你不要太激動，慢慢的告訴我。」

江小虎這才平靜了一些，他含悲帶憤的，把他的遭遇告訴了江元，不禁把江元氣得怒髮冲冠，憤恨不巳。

原來江小虎、江文心姐弟，自從行刺不成，便隱匿在百里彤家宅以外，他們看見百里彤與江元作別之後，便一直追踪下來。

他們與百里彤有着血海深仇；可是忌諱他武功太高，沿途一直不敢出手，直到這日凌晨，在曙色蒼茫中，他們姐弟仍然遠遠的追隨着。

不料他們的行跡，早巳落在百里彤眼中，回身盤問，動起手來，最初還很客氣，後聽他們報出姓名，竟立時下了毒手，並且將江文心擄去。

江元天性嫉惡如仇，聞言氣得連連冷笑，搓手道：「眞想不到！百里彤居然會在你身上，下此辣手，眞個可惡！我倒要問個明白！」

江小虎也是怒形於色，緊接着道：「他們也是從這條道往下走，姐姐在他手中，不知會把她怎麼樣？我們要趕快去救姐姐！」

江元聞言不語，思索了一陣：「你不必担心，諒他不敢怎麼樣！你傷體初癒，今天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早晨，再趕路好了！」

江小虎心中雖然焦急，可是知道是事實，自己身體確是不可支持，徒急無益。

自從江小虎說出他受傷的經過以後，江元便一直陷入了思維之中，他一雙劍眉緊皺，不時的向上揚起，雙目便射出兩道凌人的光芒。

江小虎不知江元在想些什麼，正要發問，江元突然抬起了眼睛，非常嚴肅的問道：「小虎！與百里彤一起的，一共有多少人？」

「人不少，大概有三輛大馬車，都是自備的，漂亮得很，好像王爺一樣！」

江元點了點頭，繼續問道：「除了百里彤之外，你還發現有些什麼出奇的人物麼？」

江小虎略一思索，說道：「有一個女孩子，一直和他在一起，親熱得很，好像是他老婆一樣！」

江元心中一震，忖道：啊！是文瑤……難道她看他那麼為惡，都不加阻止麼？

江元越想越氣，決心要找他們一問究竟。

江元想到這裏，便對江小虎道：「小虎，你們到底與百里彤有什麼深仇大恨？為什麼要這麼死追不放？」

江小虎臉上湧上一層悲哀，搖着頭說道：「江元哥，恕我不能告訴你，因為姐姐再三告訴我，絕不能向任何人談及！」

江元點點頭，很了解的說道：「好！你不用說了，這件事我以後自會去辦！」

這時天已傍晚，寒風凜冽，發出了很大的聲響，江元順手把窗戶關上，說道：「天快下雪了！」

江元說着，眼角一掃，只見街心有一長衣少年，一晃閃進了一間店房，江元眼光雖快，只覺得這人有些眼熟，却未見清楚是誰。

江元心中一動，忖道：這人行跡鬼祟，我却不可不防！

江元正在想着，小二巳然進得房來，先換了熱茶，探望了江小虎的病，然後再問二人吃些什麼。

江元隨便點了些東西，與江小虎二人吃畢，整個天幕，巳然完全黑暗下來。

江小虎睡了一天，這時精神略好，便與江元談起天來，他今年不過十五歲多，人雖精壯，可是稚氣未脫，一連串的問些兒話，把江元不時的引得發笑。

他們就像是一對親生兄弟一樣，江元坐在床側，握手談心，充滿了同胞之愛。

一直到了初更時分，江小虎才感有些疲倦，說道：「江元哥，我們睡覺吧！明天還要趕路呢！」

江元想到他病體初復，也不能談話太多，於是點了點頭，自己長衣也不脫，在江小虎身旁躺下，二指虛點，燈火應手而滅。

江小虎向裏面讓了一些，說道：「江元哥，你快蓋被了，好冷啊！」

江元帶笑說道：「你不要管我，快睡吧！我還要練功夫呢！」

江小虎這才不言，他一會兒便發出了均勻的鼻息聲；江元心中很高興，因為他把這個孩子，由垂死邊緣，救活過來。

夜深寒重，江元身上只穿了一件深黑色的長衫，可是由於他久居山頂，似乎絲毫不感怯冷。

夜靜靜的躺着，心中很亂，一時無法入睡，腦中所想，全是些不着邊際之事，這些事有些與他有關，有些與他無關，雖然都不是可以立時解決的，但江元却無法控制着不想它。

他想到身旁的孩子，必定有着血海深仇，可是他自己呢？

他自己何嘗沒有血海深仇？花蝶夢的屍體巳經腐爛了，可是江元却始終找不到仇人，不但如此，就連一點綫索也沒有。

西北風的怒吼，恰似一個被人遺忘了的英雄，憤怒的向大地抗議着。

這個世界上憤怒的人太多了，雖然他們知道，這樣作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幸福，可是他們仍然在憤怒，這似乎巳成了一種人類的生活方法。

寒風刮起了遠處的砂石，打在了房頂、窗檽上，發出了一連串清脆的響聲，像是一大羣弱小靈魂的吶喊：「痛苦！痛苦！痛苦！」

人生來就痛苦，有什麼可值得驚怪的呢？

可是「人」實在是可憐的動物，他自己痛苦時，便會像暴雨中的石子般，發生了聲的吶喊。

然而當別人遭遇到痛苦時，他們却鼓舞歡笑，忘記了那狂風，忘記了隨時可遭到的悲慘的命運！

江元在遐想中漸漸睡去……

夜深更殘，西風悽涼——

昏黃的燈光，微弱的照拂着一條黃土街道，當風力略强的時候，那兩盞巨大的「氣死風燈」，便來回的搖幌着，它們的光芒，就變得更微弱了！

整個的世界，都是這麼冷清和悽涼，連秋虫的聲音都沒有，只有兩條喪家之犬，萎縮在一堆土牆的後面，一陣陣的顫抖着。

這時，有一條輕快的身形，由一堆土牆之後，輕輕的躍了出來。

他輕輕的搓着雙手，又低頭呵了一口氣，抬頭望了望對面的一排屋宇。

橙黃色燈光，照在了他的臉上，他生得非常英俊和魁梧，尤其他的一雙濃眉毛，特別的濃寬，高高的吊着，有一種不可輕侮的英雄氣概。

他猶豫了一下，輕輕的點了一下脚，巳然出去了兩三丈，正要作勢向一間樓房縱去時，却突然的又停了下來。

他由懷中掏出了一塊雪白的絲絹，很快的把自己口鼻掩着，只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俊目。

等他安排好之後，這才二次起身，身若狂風中的一片飛葉，輕飄飄的落在屋頂上。

就在他脚尖才點到屋面時，室內突然傳出了一聲輕笑，接着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我等你多時了！」

那夜行人猛一折身子，又翻了回來，就在這一霎那，一條身影，閃電般由窗口越出，輕飄飄的落在了街心。

他一轉身，原來是江元！

他仍然穿着那身長可及地的黑衫，軟絲的質料，在暗黃的燈光下，發出了柔和的光澤。

夜行人吃了一驚，他作勢要逃，可是江元却搖手止住了他，沉聲道：「你既然落入我眼，也就不必逃了，你可知道有人逃得過九天鷹之手？」

那夜行人果然停止了身子，用着沙啞的聲音說道：「駱兄！這不關你的事，你何必多管？」

他的語聲非常沉濁，使人分辨不出他是那裏人氏。

江元對他的語聲，感到非常熟悉，可是却想不出來。

江元發出了一聲冷笑，說道：「你來此可是為了那個孩子麼？」

夜行人略微的點了點頭，似乎是帶着笑說道：「不錯！可是我並無惡意，這孩子的身世你不知道，如果跟着你，豈不誤了他的大事？」

江元聞言心中詫異，可是面上仍然冷若寒霜，說道：「哼！這麼說你是百里彤手下人了？」

夜行人笑着搖頭，接道：「這你就不必管了！你可願意讓我把孩子帶走？」

江元毅然的搖着頭，說道：「你不必擔這份苦差事，至於江小虎，由我面交百里彤好了！」

夜行人發出一絲冷笑，他明亮的眼睛閃爍着，向江元上下望了好幾眼，說道：「這件事未必那麼容易解決，我看還是交給我吧！」

江元劍眉一揚，壓低了嗓門，用着憤怒的聲音說道：「我駱江元向來言出不二，你不要再多講了！」

那夜行人雙眉也微微的向上揚起，似乎在憤怒之中；可是他却隱忍下來，慢吞吞的說道：「駱江元三字名滿中原，我心儀巳久，老想能有機會討教一二，今夜月黑風高，冷清得很，正好……」

他話未講完，江元用着冰冷的聲音說道：「朋友！如果你不想過於得罪我的話，還是趁早動手為妙，我從來不喜歡聽這些閒言閒語的！」

夜行人被江元的話說得一怔，他略一遲疑，突然笑了起來，說道：「也好！我們就動手！」

他才說完這句話，身如幽靈，巳然接近了七八尺，停在江元面前。

江元臉上如常，心中却感驚異，忖道：想不到這一年的工夫，江湖上居然出了這麼多英雄，看來我駱江元要想保持盛譽，非要付出些代價才成！

江元想到這裏，也不再多說，一舉手道：「朋友！你接招！」

他右臂輕投，疾如旋風，一掌向夜行人前胸按到。

夜行人足下換步，身子錯過三尺，江元一掌落空，正要二次換掌，夜行人突然一聲輕嘯，雙臂像是一對飛鈎，閃電襲擊，兩股凌厲的掌風向江元雙肩分別扣到。

他這雙掌之力，沉猛軔黏，以江元這等人物，竟然無法辨出究竟是那一類掌法，心中暗暗吃驚。

江元長袖一拂，身子巳然閃出了八尺，雙目烱烱的望着他，他實在小看了這夜行人，却不料夜行人的第一掌，就使他震驚起來。

夜行人壓低了嗓子，啞笑道：「駱江元名滿天下，也不過如此！」

江元大怒，微微冷笑，點頭道：「看不出你有此功夫，這才堪我一擊！」

夜行人又發出了一聲冷笑，身進如飛

，右臂「長虹貫日」，二指如電，向江元雙睛便點。

江元發覺他指力淩厲，破空有聲，有心與他較勁，容他雙指來近，猛翻右掌，迎出了一般急勁。

夜行人却巧妙的躲開了，他像一個幽靈似的，繞到了江元身後，仍是二指點來，取江元「志堂穴」。

江元見他身形奇快，掌力沉勁，這等功夫可說少見，他心中暗自揣度他的來歷，移步換形，已經繞過了他的二指。

江元猛轉身，「拂指彈花」左手二指向那夜行人的「肩井穴」便點，這一次，江元用了六成刀，心中忖道：叫你也知道些厲害！

夜行人料不到江元身手如此之快，一眨眼之際，已然翻身，避招，出手，只覺一股極剛勁的指力向自己肩頭點到，兩下離得甚遠，可是已然覺得右臂發麻。

夜行人大吃一驚，飛身撤步，躲出了一丈之外，駭然說道：「駱江元名不虛傳，我算領敎了！」

他說着作勢欲去，可是江元已如飄風般落在他身前，平伸雙手，笑道：「勝負未分，朋友，你先前的威風那裏去了？」

夜行人用手整理了一下面巾，說道：「既然你如此看得起我，我不走就是！」

說着他身形一晃，改用一套小巧的功夫，把江元圍在中心，出招進掌，奇特異常。

江元以逸待勞，心中暗笑，忖道：你想以小巧功夫取勝，只怕不能如你之願！

他二人在寒夜淒燈之下，展開了一場罕見的厮殺，雖然他們起落、遞招之間，也帶起了很大的風响，可是却被午夜所掩沒，是以聽不到一些聲音，只是一味的啞鬥。

初冬之夜，靜寂如死，他們在街心躍高縱低，那夜行人身形更快，遠遠望去，只見一團黑雲，繞着江元團團打轉，快得出奇。

可是江元沉着應付，雙掌如雨，方圓之內，盡是掌力，那夜行人雖然多次猛攻，但終於無法欺進。

江元一邊與他動手，一邊留心觀察他的路數；可是始終無法判定他的門派，他所使用的小巧功夫，他絕不是常見的「燕青十八閃」、「醉荷飄葉」之類，可是威力却有過之。

夜行人打了半天，始終無法欺近江元，他似乎暴怒起來，低聲的「哼！」了一聲，身勢立時加速了一倍，攻勢也越發的猛烈了。

江元仍是以靜制動，毫不忙亂。

遠望過去，只見夜行人像是一團飛絮又似一隻怪鳥，才前又後，倏左忽右，身形的那分巧快，眞可說是江元平生僅見。

江元心中想道：「我定要知道他是什麼人物。」

江元想到這裏，不禁望了望他臉上的面巾，心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忖道：我何不把他面巾取下？

江元如此想着，正要改變掌法，突見夜行人一聲低嘯，身如箭弩，直射過來，他雙臂大張「歌舞昇平」，分別向自己右肩及腋下，十指如鈎抓到。

江元冷笑一聲，說道：「好厲害的掌法！」

隨着這句話，江元已然上拔了七尺，他淩空一個大盤旋，已然落在夜行人身後，二指輕投，點向夜行人的「鳩尾穴」。

這是江元自與他動手以來，第一次躍起，夜行人似乎沒有防到，大驚之下，拚命的向前一扭，雖然讓過了緊要穴位，可是江元的二指，仍然擦着他的胯骨滑過。

夜行人只覺大腿一陣酸麻，連忙運氣止痛，閃了開去，已然驚出了一身冷汗。

江元含笑而立，從容說道：「你把姓名留下，我絕不爲難你，放你而去！」

江元話才說完，夜行人突然大罵道：「放屁！你家少爺不信勝不過你！」

江元不禁大怒，他一雙劍眉高高揚起，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道：「小子！你太不知死活了！既然你要與我繫這個死結，你可別後悔！」

江元言罷不待答言，揉身而進。

這一次江元動了眞怒，出手又有不同，他決心要把這夜行人制服，然後詳細的問問口供。

夜行人見江元又來得猛，他奮起餘勇，二人再度打在一起。

他們這一次動手，比較剛才，聲勢又是大不相同，江元也展開了靈活之身，進退吞吐，自是比夜行人高上數籌。

那夜行人掌力，火候本就不如江元，原想以輕功取勝，却不料江元輕功更高，立時弄得忙亂起來。

他們二人火併一處，掌起身落，袖動衣搖，帶起了大片的黃塵，未成瀰漫，已被寒風吹散。

江元近幾月來，很少與人交手，更很少遇見這等高手，所以動手之間，心中愛惜他這身功夫，有了很多的顧忌。

就在這種情形下，夜行人才有還手之功，他雖然比江元差上一截；可是這身功夫，也是江湖罕見的了。

他們二人過了二十餘招，仍舊分不出勝負來，江元心中忖道：我們已經糾纏了一個更次，小虎一人獨在房中，如再有人來，豈不是會難以兼顧？

江元想到這裏，正要加緊攻勢，夜行人突然發話道：「駱江元，你還有壓箱底的功夫，一齊用出，不要折在我掌下又不服氣！」

江元大怒，冷笑道：「我一再相讓，你居然還敢激我，哼！難道我就眞拿不下你麼？」

江元說完，雙臂一振，發出了一聲低嘯，他雙掌猛翻，快似閃電，分別向夜行人前胸及小腹按到。

夜行人立覺奇勁撲身，大吃一驚，點足之下，拔上了一丈二三。

可是江元料中他有此招，幾乎在同一時間，也拔了上來。

夜行人才拔起空中，突覺黑影壓頂，心知不妙；可是他再閃躲已來不及，只覺嘴上一涼，他那塊蒙面的面巾，已然被江元淩空扯下。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岳飛（宋徽宗崇寧二年－高宗紹興十一年，西元一一〇三－一一四一）

岳飛，字鵬舉，河南湯陰人。少負氣節，喜習兵法。二十歲投軍，隸留守宗澤，復屢平巨盜，征程遍及黃河長江流域。高宗親書「精忠岳飛」製旗以獎之。畢生謹遵母刺「盡忠報國」之訓，以迎還二聖，光復河山為己任。金兀朮率兵分道南侵，飛屢敗之，尤以郾城一戰，大破金軍，追北至朱仙鎮，兩河豪傑，爭來歸附，民心士氣大振，方擬渡河直擣黃龍，而秦檜主和，促其班師，復假莫須有之獄，矯詔加害，年三十九。孝宗初即位，昭雪，謚武穆，封鄂王。宋史稱曰「一代傑出文武全器」，所撰「滿江紅」詞及「五嶽祠盟記」，愛國壯懷，讀之無不感奮。

李符桐敬撰　王伯礎拜書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寧神固本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